

27-04

8

DS
753
.C38
v.8

明紀卷第二十二

擢工部候補事虞衡司行陳鶴簒
贈知府銜繪雲騎尉職內閣候補事賈俊

孝宗紀二

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七年春正月辛亥改作肅州嘉峪關額曰鎮西 二月甲子以
去年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修省求直言命內外慎刑獄
決輕繫 馬文升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
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
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
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眩惑心志帝深納之 工部尙書賈俊
致仕俊廉慎居工部八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
千人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

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皆執奏得寢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南京禮部尙書劉璋代爲工部亦數有爭執名亞於俊 王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 顧溥鄧廷瓚等分五路刻期並進副使吳倬遣熟苗詐降誘也富架入寇伏兵禽其父子官軍乘勝直擣其巢連破一百一十餘寨生繫長腳以歸羣蠻震懼癸巳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爲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因上善後十一事帝悉從之 戊申兩畿捕蝗 夏五月甲辰陳銳及太監李興同劉大夏治張秋決河 設貴州都勻府於都

勻衛城升麻哈長官司爲麻哈州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爲
獨山州改清平長官司爲清平縣並屬府兼領都勻等長官司
初白昂請開高郵裏河六月工成賜名康濟 秋七月乙巳
京師地震 丙午工部侍郎徐貫巡撫副都御史何鑑經理南
畿水利 阿黑麻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陝巴及哈密乞朝
廷亦還其使者張海等以聞請再降敕宣諭廷議言先已降敕
今若再降有傷國體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諭不從命則仍畱前
使盡驅新使出關永不許貢仍檄罕東赤斤諸部相機進討又
言陝巴被虜孱弱可知即使復還勢難復立宜革其王爵居之
甘州今都督奄克孛剌總理哈密事與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哈
刺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領三種番人且修濬苦峪城塹凡

番人散處甘涼者令悉還其地給以牛具口糧若陝巴未還不必索取從之 馬文升謂復哈密非許進不可乃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南京太常寺卿陳音卒音負經術於世故瑣屑事多不解方爲翰林時論者以學問該博稱程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音各爲一時冠 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八月擢李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 九月丁亥以水災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畱關鈔戶鹽備振 蔣琮與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廣洋衛指揮石文通相訐連數百人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遣官按不服再遣司禮太監趙忠大理寺少卿馬中錫往一訊得實應天府尹樊瑩初若不爲

異者琮覘知大喜及奏上入其傷山脈事性除名琮下獄免死
充孝陵淨軍 興王祐杭之國安陸馬文升言今民田日稅四
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
一兩若絲縣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
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
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
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
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饋饟給
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
外諸司省繁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
敝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

本詔下所司詳議是時倪岳亦言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請頒成式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尙書童軒復陳工役之苦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湖廣按察使林俊言德安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請著爲例不從 李興至山東肆威虐絜辱按察使冬十月副使楊茂元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然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及陳銳專委劉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畫工藝士宜

悉放還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
山東撫按勘茂元守陳之子也 改鎮遼金容金達長官司爲
鎮遠州設流官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時南京地亦震御史
宗彝等請召用彭韶何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不報
劉大夏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
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
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畱至歸德分爲二一
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於淮然後沿張秋兩岸東西
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
以大掃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築長堤起胙
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互三百六十里又築金龍等口新堤起

于家店厯銅瓦廂東橋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水大治十二月
庚午帝遣行人齎羊酒往勞改張秋爲安平鎮甲戌大夏等言
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
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廷
議如其言 張海綏謙見敕書將棄陝巴甚喜卽逐土魯番貢
使羈其前使百七十二人於邊閉嘉峪關繕修苦峪城令流寓
番人歸其地拜疏還朝言官交章劾海謙經略無功下獄貶秩
己卯振甘涼被兵軍民給牛種 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
西被災稅糧 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爲奸弊矯旨授
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耿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而
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除

用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論奏裕亦再疏爭不聽廣復導帝遊西苑侍講學士王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少詹事王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

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慶成宴致仕刑部尙書彭韶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韶嗜學公暇手不釋卷小王子犯涼州壬子甘肅總兵官劉寧與戰抹山墩禽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陶楨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穉弱獲馬駝牛羊二千許進涖鎮告諸將曰小醜陸梁謂我不能深入

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何以慰遠人諸將難之乃獨與
劉寧謀厚結小列禿使以四千騎往殺數百人小列禿中流矢
卒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午邱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
謚文莊劉文泰往弔濬妻顧氏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齟王
公負不義名何弔爲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
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矯激聞者駭愕 徐
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宗人
多不悅平樂義寧二王訐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詔與
湖廣巡撫都御史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送數十里不絕屬吏
以羨金贐揮之去至湖廣值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
於民爲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構於帝 乙丑禮部侍郎李東

陽少詹事謝遷入閣預機務遷方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 劉
大夏築塞黃陵岡及金龍等口七處旬有五口而畢河上流復
歸蘭陽考城分流南人於淮潰決之患少息運河上下無大患
者二十餘年 三月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己亥夏地震
十二水聲如雷壞邊牆墜臺房屋壓傷人 帝之爲太子也太
皇太后育之宮中省視萬方及是太后病瘍始愈詰諭羣臣曰
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猶一
日茲予偶患瘍皇帝夜顚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勤俾
老年疾體獲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兩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
徐貫初奉命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源委貫乃令
蘇州通判張昱濬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

復開吳淞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白魚洪鮎魚口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於江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達於海乃開湖州之漣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諸陡門洩漕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大江又令浙江參政周季麟修嘉興舊堤三十餘里易之以石增繕湖州長興堤岸七十餘里夏四月甲寅工成凡修濬河港涇瀆湖塘陡門堤岸百十五道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爲多 壬戌諭吏部都察院人材進退考察務得實跡不可偏聽枉人 乙丑封都督同知張延齡爲建昌伯鶴齡之弟也 山東撫按言楊茂元所奏供億之費

多過其實李興陳銳亦連章劾茂元妄詔遣錦衣衛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懇節乞還楊副使至下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老懇冤狀中官多感動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詔謫長沙府同知謝病歸 始設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副都御史以布政使金澤爲之 五月己丑免南畿被災秋糧 進陶魯湖廣右布政使魯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 國子監祭酒林瀚言監生在監者少不敷撥厯請開科貢倪岳言科舉已有定額不可再增請增歲貢人數而定諸司厯事須日月滿方與更替使諸生坐監稍久選人亦無壅滯從之 六月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

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許進劉寧爲請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卻之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楊時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府江永安諸獍亂閔珪調兵十萬分四哨往討戊子副總兵歐磐自象州修仁直擣陸峒所向摧破已偕諸軍連破山砦百八十斬首六千有奇 馬文升以阿黑麻桀驁欲大創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略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可得志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許進往討 太皇太后春秋高思一見崇王見澤帝特敕召之倪岳言數年來三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殫竭今召王復來往返勞費兼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

親王入朝雖有故事自宣德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敘之恩實塞疑讒之隙非故事也徐溥亦以爲言帝重違太后意不允旣而言官交章及之乃請於太后事得已八月癸亥以四方災異數見敕羣臣修省改馬湖府爲流官知府安氏自唐以來世有馬湖至是一方始靖冬十月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徐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從之倪岳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十一月詳次其日月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采納己酉免直隸被災秋糧許進厚結小列禿之子十六

阿歹使斷土魯番道無令東援牙蘭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丙午彭清以精騎千五百前行劉寧與中官陸閭統二千五百騎繼發十二月甲寅諸軍俱會羽集也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卧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悲鳴將士多而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眾以罕東兵未至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乙卯冒雪倍道進辛酉奄至哈密城下初馬文升授方略命進從間道往而進仍由故道牙蘭遂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並進拔其城獲陝巴妻女賊退保土刺者八百人問之皆哈密種或欲殲之進不可令勿攻遣使撫諭之遂下分兵守諸要害而還詔撰三清樂章徐

溥等言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
柱下史李耳當其一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親製豈可雜
以時俗詞曲臣等不敢奉詔且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
欲其謀謨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
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
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
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
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帝嘉納之初榆
林僅小堡屯兵備冬自移鎮後城隘弗能容巡撫延綏都御史
熊繡請增築千二百丈從之繡練兵積粟邊政修舉 韃靼數
入遼東諸處殺掠甚眾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駐牧小王子及脫

羅干之子火篩相倚日強爲東西諸邊患

九年春正月戊戌吏部尙書耿裕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諡文恪裕坦夷諒直諳習朝章在秉銓無愛憎亦不徇毀譽自奉澹泊兩世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中旨改徐恪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帝慰留之二月庚午免河南被災稅糧辛未右通政使張璞大理寺少卿馬中錫閱邊四川巡撫都御史馬俊請追卹朱濂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三月鞮鞞入宣府大同黃花鎮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旦暮虞寇閏月阿里麻復來攻固守不下始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請給廩食處之

內地葉淇不可曰是自貽禍也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赴苦峪及瓜沙州耕牧以圖興復王越結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命仍致仕夏四月戶部尚書葉淇致仕淇直亮有執能爲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周經代淇爲戶部尚書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岷王膺鉅不檢下武岡州知州劉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膺鉅怒奏於朝戊子命遣錦衣官逮遜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

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赦撫按
官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紳等二十人錦衣衛獄六
科署空吏部尙書屠滹請令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講學士楊
守陞貽書極詆滹失守陞守陳弟也御史張淳方奉使還恥獨
不與抗疏論之儲巘及編修羅玘兵部主事何孟春進士劉麟
陸崑相繼爭滹亦帥九卿論救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月遜逮
至下獄貶四川都司斷事 禮部左侍郎徐瓊與皇后家有連
南京吏部缺尙書廷推瓊詔加倪岳太子少保往任之而以瓊
代岳 都御史張敷華巡撫陝西製婚娶喪祭之式納民於禮
妖僧據終南山爲逆廷議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此敷
華果以計縛僧歸 六月尹直表賀萬壽并以太子年當出閣

上承華箴一篇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帝卻之 庚子免
江西被災稅糧 甲辰朱暉襲封保國公永之子也給事中王
廷言永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世後皆侯詔可 秋八月壬
寅免湖廣被災秋糧 時外戚競營私利周或與張鶴齡至聚
眾相鬪都下震駭九月己酉屠瀟偕九卿言憲宗皇帝詔勦戚
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廛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
司執治以聞陛下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勦戚諸臣
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
之觀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勦戚
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
怨叢一身非計之得邇者長寧伯周或壽寧侯張鶴齡以瑣事

忿爭喧傳都邑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例裁定勛戚家人不得濫收帝從之禁勢家侵奪民利 冬十月升毫縣爲州 初廣西宜山縣蠻民弗靖割其地屬思恩府土人不服數倡亂總督都御史鄧廷瓚奏置永順永安二長官司俾土人領之忻城縣有流土二知縣權不相統廷瓚復奏革流官土人韋保爲內官陰主之遂獨任土官自是宜山東南棄一百八十四村西南棄一百二十四村忻城亦棄之蠻議者以爲失策廷瓚又請復鎮安府之歸順峒爲州設土知州治之從之 十二月給事中楊廉請頒薛瑄讀書錄於國子監從之并

賜瑄祠名曰正學 祀毛忠於甘州城東賜祠名曰武勇 初
千戶吳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給曰周皇親家也
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沒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己
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
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屍瘞之東廠
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
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家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
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周彖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御
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王
琦及聶母女當杖刑部典吏徐珪抗疏言聶女之獄哲斷之審
矣鵬拷聶使誣伏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合法司錦衣會問懼

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賊而以爲從令旁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及此女於市謫鎮撫司官戍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章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

司之人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雖死不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爲民旣而龐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爲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爲民爵及琦玉俱贖杖還職

十年春正月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周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已而帝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闕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爲生矣旣而勘者及巡撫都御史高銓言闕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赦

諸王輔導官毋導王奏請 置太倉州於太倉衛城析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益之 帝自八年後視朝漸宴李廣以燒煉齋醮寵二月徐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甚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

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
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
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土馬罷敝閭閻
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
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
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頗感
動大計京官楊守卮方掌翰林院事疏言臣與掌詹事府學
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
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
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
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此始三月辛

亥以旱癘修省求直言 觀政進士孫磐言近諫官以言爲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爲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瘝時不能用 戶部主事胡燿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陳戚晚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畱中 甲子帝御文華殿召見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旣畢賜茶而退自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

始再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先是有詔以下旬御經筵楊廉言故事經筵一月三舉苟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講有幾且經筵起而後日講繼之今遲一日之經筵卽輟一旬之日講也報聞 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嘗侍內庭宴帝如廁鶴齡倚酒戴帝冠他日復窺御帷長隨何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無人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衛獄問主使曰有問爲誰曰孔子孟子也龐泮言鼎狂直宜容楊鵬戴禮得罪先朝乃夤緣入司禮監害非小會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爲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周經及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復疏救帝以后故俱不納后竟使李廣杖殺鼎 夏四月給事中葉紳陳八事劾尙書徐瓊童軒侯瓚

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瓛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
罷斥又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
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
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開倖門大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眞
人王應禕輩稱廣爲教主眞人廣卽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
假果戶爲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
取勢逼致民破產罪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
守稱之爲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
張縉等亦以爲言不聽 時廷臣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
論救何鼎待罪者久徐溥等以爲言乃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
弗問 五月徐溥以年滿七十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

戊辰小王子犯潮河川指揮劉欽等二十七人戰死己巳犯大同鎮兵禦之亦敗績時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給事中屈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爲法事遂寢

六月己卯戶部侍郎劉大夏兵部侍郎李介並兼左僉都御史督理宣府大同軍饟周經謂大夏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介至大同寇已退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俾償所逋馬價邊人亦感悅 秋七月

癸丑都督楊玉帥京營軍備永平 封王清爲崇善伯源之弟

也 火篩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屠

瀟以王越名上冬十月詔起原官加太子太保總制甘涼邊務

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

鎮解巡撫事從之 諸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咸怨阿黑

麻阿黑麻悔十一月庚子歸陝巴及哈密之眾乞通貢如故廷

議謂無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陝巴前議廢今使

暫居甘州俟眾頭目俱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塹令復舊業從

之尋令王越兼經理哈密 初黔國公沐琮無子撫從孫崑爲

後琮卒崑當嗣西平侯雲南守臣言雲南人知黔國公不知西

平侯侯之恐爲所輕帝以爲然令嗣公佩印如故自是遂爲故

事 工部主事盛應期轄濟寧諸牘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寧畏應期投鹽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構之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錦衣衛獄璋筦衛河亦忤中貴者也獄具並降邊方驛丞 析湖廣房縣之潭頭坪置保康縣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振山東四川水災

十一年春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貢 布政使陶魯卒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鑿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板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用之賊善偵終不得要領厯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斬馘二萬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嘗言治寇賊化之爲先不得已始殺之耳

每平賊率置縣建學以興教化 三月己亥皇太子出閣就學
大臣請選正人爲官僚乃以王鏊兼諭德改侍讀楊廷和爲中
允侍講梁儲爲洗馬編修蔣冕兼校書修撰毛紀等同侍講讀
謝遷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東宮宦豎不欲太
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掌詹事吏部侍郎吳寬等言東宮講
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
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
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
且然况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夏五月戊申甘肅參將楊
翥敗小王子於黑山 秋七月己酉王越分兵三路襲小王子
於賀蘭山後敗之斬四十三級獲馬駝百餘 河決歸德管河

員外郎謝緝請亟塞決口遏黃水入徐以濟漕挑沁水之淤使
入徐以濟徐呂二洪從之 癸亥徐溥致仕 八月虜入遼東
都指揮王臣戰死 析廣東新會縣地置新寧縣 癸未振祥
符民被河患者 九月王越言哈密不可棄陝巴亦不可廢宜
仍其舊封令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費犒賜三種番人及赤
斤罕東小列禿也克力諸部以獎前勞且責後效報可 先是
倉場監督內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及是帝復增用少監莫英
等三人周經上疏力爭帝以己遣不聽 冬十月丙寅命工作
不得役團營軍士 先是李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又詔
修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何孟春抗疏極諫不
聽及毓秀亭成幼公主殤甲戌夜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

歲忌太皇太后移居仁壽宮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酖死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邪熒惑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勵精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司設監爲廣請祭葬祠額健等力諫乃罷葬費祠額弗給 丁亥敕羣臣修省求直言罷明年上元燈火 御史胡獻言屠瀟爲吏部尙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

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燿皆有論奏畱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爲內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 檢討劉瑞請罷醮壇時召內閣講官延訪治道又言李廣門下內臣宜悉治罪前太監汪直先帝罪人今來覲

用當斥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召復其官京師之萬春宮興濟真武廟壽寧侯第在外之興岐衡雍汝涇諸府土木繁興宜悉罷不急者都勻之捷鄧廷瓚言其功賀蘭之征王越啟其釁請追正欺妄之罪報聞給事中叢蘭言六事極論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先以罪擯斥復蚩緣還京其罪不可赦吏部遵詔書請擢用建言註誤諸臣而明旨不盡從非所以示信失儀被糾請免送詔獄畿內征徭繁重富民規免他戶代之宜釐正章下所司帝疑李廣有異書使使卽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且命言官指名劾奏諸交結者走張鶴齡求解

羅玘言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輿然天下及四裔皆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惡啟遠人慢朝廷心言官未見籍記憑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攻摘且玷終身臣請降敕密諭使引疾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爲朝廷羞而仕路亦清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交章劾玘妄言亂聽且言尙書屠滸白昂必不可不去帝竟從玘言十一月壬子免陝西織造羊絨閏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雍王祐檄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周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 胡獻之上書也張鶴齡及韋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錦衣衛獄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備上書救不聽謫獻藍山縣丞久之釋易備欽之孫也

初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等因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絲繒易馬番人因闌入私易鐵器既出塞復潛兵掠蔚州陷馬營轉剽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瓛鎮守中官孫振又不以實聞已而事發吳世忠往勘上疏備陳大同邊備廢弛士卒困苦之狀因極言英瓛等貪利畏敵蕩無法度英落職瓛振召還昶及游擊劉淮參將李興等俱逮問 乙酉罷福建織造絲布 言官劾李廣黨皆及王越越間憂恨十二月卒於甘州贈太傅諡襄敏越姿表奇偉久厯邊陲知敵情僞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成算獎拔士類籠罩豪俊其膽智過絕於人睦族敦舊振窮卹貧如恐不及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其死而將餒卒情冒功糜饟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庚子禁中外奢

靡踰制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建議增築塞垣自山海關西
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
百七十所悉城緣邊諸縣因奏減防秋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
賚費數萬計鍾又以所部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
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寇得長驅直入上言關
以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庫約餘二丈可鑿爲兩渠分殺水勢
而於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
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壩地馬文升等覆奏行之
壬子以清寧宮災詔赦天下 虜寇遼東都指揮劉剛戰死
免山西陝西南畿廣東廣西被災稅糧 中官織造者請增給
兩浙鹽課二萬引周經等言鹽筴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

明紀卷二十二
三
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
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爲何事是知供用
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爲
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免慶成宴 先是南北
言官指陳時政頗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監生江瑑劾劉
健李東陽杜抑言路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瑑於獄健東陽力救
得釋 二月壬辰免山東被災夏稅 戊申嚴左道惑眾之禁

李東陽與典誥敕侍郎程敏政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
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景劾敏政鬻題詔展放榜期敏政毋再
閱卷其所錄者東陽及同考官覆校經寅卷皆不在選中東陽

以聞言者猶不已林廷玉攻敏政可疑者六事景經寅及敏政先後下獄坐經嘗贄見敏政賄其家僅得試題寅嘗從敏政乞文並黜爲吏敏政勒致仕景言事不實調南京太僕寺主簿廷玉謫海州判官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或言傅瀚欲奪敏政位令景奏之事秘莫能明也初景等下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令六科共鞫東廠言給事中胡易等皆景同僚不當與訊得旨下錦衣衛獄比景獄成胡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爲言始令復職寅江南才士舉鄉試第一旣黜歸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陽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年五十四而卒 初王驥平麓川與之約誓非總兵官符檄不得渡金沙江及張誥等討孟密調孟養思陸兵戮力思陸遂遣大陶孟倫

索帥蠻兵象馬過江已襲據騰衝之蠻莫又合木邦兵攻孟密鎮守金騰太監吉慶貪暴爲請朝貢三月雲南巡按御史謝朝宣言蠻莫乃水陸會通之地蠻方器用咸自此出江西雲南大理通逃之民多赴之宜裁金騰添設太監嚴鎮夷關守備驅思陸令歸江外移騰衝司於蠻莫并木邦孟密不得窺伺乃爲萬全之策詔下鎮巡官議之 夏四月癸巳敕宣大延綏備邊田州土知府岑溥爲子猯所弑猯亦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之赴制府告襲歸至南寧頭目李蠻來迎驥慮蠻奪己權殺其使蠻帥兵至舊田州驥懼誣蠻將爲變乃調思恩岑溶以兵納猛溶受驥賄納其女挾猛約分其六甲地北至田州蠻拒不納驥以猛奔思恩幽之鄧廷瓚檄副總兵歐

磐攝濬久乃出猛置於會城得奏命猛襲知府驥濬要泗城岑
接東蘭韋祖鉉各起兵攻蠻接祖鉉入田州殺掠八百餘人驅
之溺水死者無算濬攻舊田州據之殺掠五千餘人蠻逃去磐
及參政武清詣田州勘治督兵送猛還府 前禮部主事楊循
吉應詔馳疏請復建文帝尊號下禮部議格不行 免湖廣江
西被災稅糧 五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 六月甲辰闕里
先聖廟災衍聖公孔以和方在朝故衍聖公以敬帥子弟奔救
素服哭廟蔬食百日以和還亦齋哭如居喪詔遣侍讀學士李
傑慰祭 秋八月免河南南畿被災夏稅 遼東總兵官李景
與巡撫都御史張玉鎮守中官任良掩殺三衛旨功三衛訴於
朝命副都御史顧佐往勘 國子監缺祭酒部議起謝鐸帝素

重鐸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鐸屢辭不許 初普安州土判
官隆暢妻死娶霑益州土知州安民女米魯爲後妻已而出之
暢老子禮襲與暢不相能米魯居父家與營長阿保通因令阿
保諷禮迎己禮遂與阿保同丞米魯暢聞怒立殺禮燬阿保寨
阿保挾米魯與其子阿鮮等攻暢暢走雲南貴州總兵官東寧
伯焦俊巡撫都御史錢鉞和解之米魯於道中毒暢死九月壬
午與阿保據寨反暢妾適烏與二子別居安南築寨圍之又別
築三寨於普安令阿鮮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號無敵天
王出入建黃纛官兵不能制俊禮之孫也 致仕大學士徐溥
卒贈太師諡文靖溥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
過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

繫言官委曲調劑帝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 石
城王宸浮與母弟宸浦庶兄弟宸濶宸濶互訐奏得其淫縱殺
人事宸浮宸浦並革爲庶人宸濶宸濶奪祿 甲申重建清寧
宮成太皇太后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劉健等諫不聽冬十一
月太皇太后還居清寧宮 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
好佛老嘗遣中官齋眞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
或白晝散燈市上劉健等皆力諫帝重違兩宮意不聽長寧伯
或有賜田侵及官地有司請釐正之帝不許太皇太后曰奈何
以我故亂皇帝法使歸地於官 岑濬之攻田州也以間劫龍
州奪其印納故知府趙源妻岑氏又匿黃驥於家濬嘗築石城
於丹良莊屯兵千餘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帥府令毀之不聽歐

磐自田州還乘便毀其城濬帥兵來拒殺官軍二十餘人官軍敗之俘其目兵九人卒夷其城鎮巡官檄濬受撫并令反侵地罪首惡納龍州印并官私財物不聽於是鄧廷瓚言濬罪惡宜調官土兵分哨逐捕按問其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區畫降府爲州毋基異日尾大之患從之 給事中張時行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尙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

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由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塵物異初政者八帝下所司 十二月建陽縣書坊火

明紀卷第二十二終

明紀卷第二十二終

明紀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簋

卹贈知府銜繪畫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主事書纂堯家參訂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訖弘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十三年春正月給事中許天錫言去歲闕里孔廟災今茲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爲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禮樂爲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尙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災變之作似欲一掃積習宜因此遣官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如論範論學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之類悉行禁刻其於培養人才實非淺鮮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報可

二月戊子免山西被災稅糧 刑官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姦列聖因時推廣於是乎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宜及時詳定庚寅白昂等會九卿議增厯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九卿執奏乃不果改自是律例並行網亦少密 初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都御史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王府勦賊莊田例畝徵銀三分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灘地周經抗章執奏命戶部侍郎許進太監朱秀覆勘經言地已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畝徵

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卹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恆產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

乙未嚴旌舉連坐之法 獐賊劫平樂府魏橋殺推官吳景暉
夏四月勒任良回京李杲張玉致仕 甲午彗星見 火節

自大青山數道入威遠衛游擊將軍王杲登城望之見敵止二十餘曰失此不擊令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敵誘杲入伏中騎七千餘噪而出橫突官軍陳離爲五亡軍士千

餘裨將死者五十二人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列營甚近逗遛不敢進杲遂大敗乙巳陳銳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監軍許進提督軍務禦之杲等皆論死巡撫都御史洪漢總兵官王璽奪官謫戍有差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丙辰召劉健等至平臺面議去畱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帝領之韶墳之弟也 火篩復以五萬餘騎入大同左衛陳銳無將略與副總兵劉寧不協止諸將毋戰敵大掠八日癸亥游擊將軍張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爲策應而親禦之荆東莊依河結營力戰敵始卻帝聞大喜立擢俊都督僉事代王璽爲總兵官 吳世忠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

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
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
給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尙有石亨楊洪邇所用李杲阮
興趙景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帥
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鎮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旣
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懾強敵壯國勢乎此任人足
憂也政多舛乖民日怨咨京軍敝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覬恩
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
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壓萬餘家大同馬炭踣二千匹此天
意足憂也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
經略宣大以飭邊防策免諸臣不肖者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

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則賊將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多言詆毀切責之工部尙書徐貫刑部尙書白昂戶部尙書周經禮部尙書徐瓊吏部尙書屠滸並致仕編修吳一鵬上疏請畱經不聽廷推馬文升代滸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爲然六月召倪岳爲吏部尙書而加文升少傅甲申免江西被災秋糧停山陝采辦物料給事中御史劾陳銳金輔玩寇庚子召還朱暉及太監扶安往代益兵禦寇侍郎史琳爲右都御史經略紫荆關秋七月起劉大夏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二童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己巳京師地震鄆縣民得玉璽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獻之朝禮部尙書傅瀚等言秦璽完

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倣爲之且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 初周世子安瀆與弟平樂王安泛義寧王安浹爭漁利置囹圄刑具集無賴爲私人其父惠王同鑣戒之不從惠王薨羣小交構安瀆奏安泛壞社稷壇營私第安泛亦誣奏安瀆諸陰事頃之安瀆卒子睦穉幼安泛侵世子妃安浹亦訐妃出不正其子不可嗣命太監魏忠刑部侍郎何鑑按治安泛懼益誣世子毒殺惠王世子妃淫亂鑑等奏其妄八月廢安泛爲庶人幽鳳陽安浹亦革爵 辛卯振江西水災 九月復置陝西靈州於河口靈州所城直隸布政司 行人王雄上疏極言朱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

重將權中官謂雄阻軍下錦衣衛獄謫浪穹縣丞 冬十月戊申兩京及鳳陽府地震 小王子諸部寇大同 十二月辛丑火飾寇大同南掠百餘里張俊不能禦命戴罪尋移俊鎮宣府馬文升以饟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謝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倪岳亦爭之議遂寢 小王子部入居河套犯延綏神木堡鎮巡官俱得罪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延安慶陽二府同華諸州咸陽長安諸縣潼關諸衛地震連日有聲如雷河南陝州永寧盧氏二縣平陽府安邑榮河二縣俱震有聲蒲州連震至九日朝邑縣至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壓死人畜甚眾縣東地坼水溢成河

吏部侍郎王鏊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綱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尙書秦鉉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爲聲援厚卹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 馬文升言陝西地震此外寇侵凌之兆今火篩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

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撤陝西織造內臣振卹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內臣立召還 南京右僉都御史林俊上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占役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鐸少卿儲嚙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 二月己亥罷陝西織造中官 初御史何舜賓謫戍廣西慶遠衛遇赦還所居蕭山好持吏短長蕭山知縣鄒魯者亦以御史謫官貪暴狡悍舜賓求其陰事訐之兩人互相猜邑有富人奏舜賓以戍卒潛逃擅自冠帶章下所司覈治魯隱其文牒捕舜賓徑解慶遠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餘干昌國寺夜以溼衣閉其口

壓殺之復捕其妻子舜賓妻朱氏子競逃之常熟已而魯遷山西僉事將行競乃潛歸與族人謀合親黨數十人各持械伏道旁伺魯過奮擊之矐兩目鬚髮盡拔競欲殺魯眾勸止乃與魯連鎖赴按察司而預令族父澤走闕下訴冤詔遣刑部郎中李時等雜治擬魯故屏人衣食至死競部民毆知縣篤疾律俱絞朱氏復搥登聞鼓訴冤乃命大理寺正曹廉會巡按御史陳銓覆治眾辭伏改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徒三年法司改議競聚眾持凶器傷人遣戍魯如廉等議從之競後遇赦得歸又九年卒自喪父哀服終其身 南京鴻臚寺卿陳壽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蒐軍實廣間諜分布士馬爲十道使互相應援軍聲始振夏四月火篩連小王子諸部大入延綏寧

夏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指揮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襲擊斬獲甚多 史琳

請濟師庚辰工部侍郎李鏐督延綏邊饟戊子朱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寧五將往而以太監苗達監其軍與琳分道進師延綏 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職分既卑聽其指使以外簾官預定去取名爲防閑實則關節乞敕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員主考庶前弊可革時未能從 內使劉雄怒儀真知縣徐淮廚傳不飭愬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建淮繫詔獄許天錫及御史馮允中論救卒調淮邊縣 戊戌免陝西山西物料 五月庚戌振大同被兵軍民免稅糧 辛酉免陝西被災稅糧 戊辰重建

闕里先師廟 命各布政使上地里圖 思陸與思揲搆怨不
已巡撫雲南都御史陳金奉詔發緬甸干崖隴川南甸諸部兵
聚糧十二萬爲征討計而遣副使曹玉參議郭緒往撫之參將
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往諭皆畱不報和懼還
軍至干崖遇玉戒勿進玉從之緒不可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
南甸峻險不可騎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
以象輿來緒乘之行毒霧中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
手自爲檄諭以朝廷招徠意譬曉禍福甚備思陸得檄聞使者
纔數人與其下相顧驚愕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卻之出
敕諭宣示思陸繼至緒先敘其勞次白其冤狀然後責其叛諸
酋咸俯伏呼萬歲乃盡出所畱使人還所據蠻莫等地十三處

撤象馬蠻兵渡金沙江而歸 章懋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

以親老堅不起帝登用羣賢眾議兩京國子監當用名儒乃起
謝鐸爲祭酒六月南京祭酒缺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

秋七月丁未朔泰寧衛賊犯遼東掠長勝諸屯堡部議令守臣
遺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賞屈伸等言在
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懷之道犯邊不以
爲罪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啟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
之道帝悟書不果遣時遼東屢失事巡撫都御史陳瑤等以捷
聞伸及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遣使按治 初潮河川
興工鑿山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御史弋福給事中馬子聰等
劾洪鍾巡撫張烜等請罷役不聽及是工成侍郎張達偕司禮

中官往視還言石洞僅洩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屈伸等劾鍾欺妄三罪諸給事中御史及兵部皆請逮鍾帝以鍾爲國繕邊不當罪停俸三月 焦俊錢鉞發十衛及諸土兵萬三千人分道討米魯責安民殺賊自贖民乃攻斬阿保父子於查刺塞米魯亡走俊等責民獻米魯民陰資米魯兵五百襲殺適烏及其二子據別寨殺掠又自請襲爲女土官貴州副使劉福陰索賂於米魯故緩師賊益熾會俊卒鉞及總兵官曹凱鎮守中官楊友再發兵進討大敗於阿馬坡都指揮吳遠被擄普安幾陷癸亥命南京戶部尙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往討 朱暉等至寧夏寇已飽掠去苗達見陳壽奏捷豔之欲乘勝擣巢戰馬三萬匹日費芻菽不訾壽請出牧近塞就水草

眾有難色壽跨馬先行眾皆從之省費數十萬達檄大同宣府
卒爲探騎張俊持不遣達遂劾俊部議俊所守當帝宥俊而命
發卒如達言丁卯暉達史琳以五路之師夜襲小王子於河套
寇已徙帳暉等斬首三級獲馬駝牛羊千五百而還 庚午分
遣給事中御史清理屯田 小王子以十萬騎分道而入閏月
乙酉都指揮王泰禦之於鹽池敗死 南京吏部尙書林瀚言
在外司府以下官俱三年一考察兩京及在外武職官亦五年
一考選惟兩京五品以下官十年始一考察法太闊略章下所
司 初宣府參將王傑有罪巡撫都御史雍泰劾之下泰勘問
泰又請按千戶八人帝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參
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泰凌虐

帝遣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
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壻納賂事法司覈上禡爲民
戊戌振兩畿江西山東河南水災 八月己酉免河南被災
稅糧 火篩諸部犯固原大掠韋州環縣萌城靈州副將魯麟
不能擊遣都指揮楊琳邀之孔壩溝琳大敗麟不救敵遂轉掠
平涼慶陽戕殺慘酷關中震動 己巳減光祿寺供應如元年
制 火篩諸部犯寧夏東路是時兩鎮將嬰城不敢戰朱暉等
亦畏怯不急赴比至斬首十二級還所掠生口四千遂以捷聞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丁亥大理寺丞劉憲太僕寺少卿
王質分道募兵於延綏寧夏甘肅涼州 言者謂秦紘有威名
雖老可用甲辰詔起紘戶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

務召史琳還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躬祭陳亡將士掩其骸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卹軍士戰沒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帝以軍興缺饟屢下廷議劉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饟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 冬十月甲寅吏部尙書倪岳卒年五十八贈少保

諡文毅岳爲吏部年餘嚴絕請託不徇名譽尤善斷大事每盈
廷聚議決以片言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
人多傳錄之 楊友等遣人招米魯米魯揚言欲降益擁眾攻
圍普安安南衛城斷盤江道勢愈熾遂乘閒劫執友右布政使
閻鉦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等死焉
岐王祐綸薨無子封除 延綏之役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
死者徧野諸郡困轉輸廷臣連章劾苗達朱暉史琳罪帝不問
十一月達等上擣巢有功將士萬餘人劉健及吏部尙書馬文
升持之帝先入達等言竟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賚
癸巳刑部侍郎何鑑大理寺丞吳一貫振卹南畿山東河南饑
民 十二月戊辰遼東大饑振之 巡按浙江御史陳銓言致

仕南京工部尙書胡拱辰退休十餘年生平清操如一日乞加禮異以勵臣節詔有司月給廩二石歲隸四人 寇出河套免湖廣江西山西山東陝西河南畿內被災稅糧

十五年春正月丙子朱暉帥師還帝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屈伸等極論曰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一役也糜京帑及邊儲其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餘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不知幾萬萬也朱暉苗達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置重典帝不聽以暉總督團營領三千營右府如故 二月癸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三月癸未罷

饒州督造瓷器中官 夏四月壬寅朔卹京城貧民 復設南京國子監司業以羅欽順爲之虛祭酒位以待章懋 小王子入遼東清河堡至密雲五月西掠偏頭關 初寇未入河套平涼固原皆內地無患自孛來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爲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秦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爲州身畱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強幹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爲家軍以將爲命自樂趨役而有戰

心計之得者也紘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

劉健請蚤朝辰未二時奏事從之 吳世忠請大同增置臺堡

以閒田給軍耕墾不徵其稅下所司議行 庚子免湖廣被災

稅糧 馬文升改吏部帝召劉大夏爲兵部尙書大夏屢辭六

月始拜命既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

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

故辭耳帝默然 詔劉健等擬釋迦啞塔像讚健等辭許之

鎮遠侯顧溥卒諡襄恪溥清慎守法卒之日囊無餘貲張懋出

布帛以斂 升陝西開城縣爲固原州 給事中吳仕偉言誠

意伯乃功臣其子孫不當爲博士秋七月己卯以劉瑜爲處州

衛指揮使世襲祿之孫也 王軾至貴州以便宜調廣西湖廣

雲南四川官軍士兵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參將趙晟破六墜砦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進解安南衛圍通及曹愷都指揮李政亦各破賊砦賊還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陳金以雲南兵連破之賊遁歸馬尾籠寨官軍聚攻益急土官鳳英等格殺米魯餘黨遂平凡用兵五月破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俘獲一千二百己丑捷聞帝大喜嘉勞召軾還辛卯命各邊衛設養濟院漏澤園八月遼東巡撫韓重効鎮守中官廖玘給事中鄒文盛郎中楊茂仁勘實其罪謫長陵司香朵顏三衛屢擾邊文盛還奏制馭六策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茂仁茂元之弟也庚戌以南京鳳陽霖雨大風江溢爲災遣使祭告敕

兩京羣臣修省 劉健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
馬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遊宴停不急務止
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帝皆褒納劉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
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不果行 御史車梁條列時政申言
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
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
郎中霆先以罪爲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錦衣衛獄給事中
御史交章論救得釋 致仕尙書項忠卒家居二十六年年八
十二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忠倜儻多大略練戎務彊直不阿敏
於政事故所在著稱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光祿寺卿王
珣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戊子命乾明門

虎南海子猫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放減有
差存者減其食料 火篩諸部復以五千騎犯遼東長安堡副
總兵劉祥禦之斬首五十一級敵乃退 冬十月癸卯太監李
興請辦明年元夕煙火有詔減省工部尙書曾鑑請盡罷之從
之 戶部尙書侶鍾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
減常出之資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
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率河南山東邊
饑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
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帑殫絀而冗
食冗費日加於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損節且敕廷臣共求
所以足用之術帝命下羣臣議 十一月壬申瓊州黎賊符南

蛇作亂 甲午罷廣東采珠 十二月己酉大明會典成 辛亥帝有疾不視朝 初太祖以西番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著令以蜀茶易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帝用劉大夏薦擢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往陝西督理之 致仕尙書何喬新卒 免南畿被災秋糧

十六年春正月癸酉遣官代享太廟 思陸遣陶孟招剛等入貢雲南鎮巡官言蠻莫等地今始平定旣不可復與木邦孟密又不可割畀隴川干崖南甸宜暫於騰衝歲檄官軍四百分番守之思陸前有助平思揲功今悔禍納款請賜以名目冠帶部議蠻莫等處本木邦分地宜仍還之思陸名目冠帶不宜輕畀

時思陸覬得宣慰司印部執不予於是仍數出兵與木邦孟密
仇殺無寧歲 二月辛丑帝視朝 戊申大祀天地於南郊賜
劉健李東陽謝遷蟒衣閣臣賜蟒白健等始 秦紘見固原迤
北延袤千里閒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
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
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
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爲梗紘乃奏
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怯弱矣
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旣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
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韋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
修築將畢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眾且

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
爲便帝下詔責憲引罪卒行紘策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
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爲重鎮 江西民王武爲盜巡
撫都御史韓邦問不能靖命林俊巡視俊身入武巢武請自効
悉禽賊黨詔以俊代邦問俊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
僉都御史張鼐巡撫遼東時軍政久弛又許餘丁納貲助驛
遞給冠帶復其身邊人競援例避役鼐言不可因條上定馬制
核屯糧清隱占稽客戶減軍件數事悉允行尋劾分守中官劉
恭貪虐罪三月請築邊牆自山海關迄開原薊陽堡凡千餘里
夏四月辛亥敕宣大嚴邊備 章懋服闋復固辭不允始泣
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爲得師監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

泣懋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 夏五月衍聖公孔以和卒
以敬子聞韶襲以和生七月而孤奉母孝與以敬友愛無閒言
初雲南景東衛言雲霧黑暗晝夜不別者凡七日宜良地震
如雷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陳金等先後以聞戊子敕
羣臣修省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察官吏問民疾苦 詔劉
健等編通鑑纂要 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六月中官
鄧瑤以請帝又許之曾鑑等極言乃命減三之一 符南蛇眾
至數萬總兵討之不下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令副使胡富調
狼土兵繼進戶部主事馮容言黎人之亂乃知府張桓余濬貪
殘苛斂所致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夷攻夷有功
則復舊職不數月可奏績劉大夏奏行其策秋七月南蛇圍儋

州富與參議劉信往覘賊突至信被殺富手斬劇賊一人賊乃退富還益兵討平之 申王祐楷未就藩薨無子封除 升江西寧縣爲州 初廷臣議倡鍾疏條上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騰驤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工番僧供應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凡十二事多權倖所不便者疏畱數月不下鍾復以爲請乃報可而事關權倖者終格不行 九月丁丑振兩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被災軍民時南畿米價翔踴參贊尙書韓文請預發軍饌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當之乃發廩十萬六石米價爲平 進建昌伯張延齡爲侯 冬十一月甲戌曾鑑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造器物及明年上元煙火龍虎山

上清宮工作從之 免南畿被災秋糧 十二月丙午免淮揚
浙江物料 宣府妖人李道明聚眾燒香千戶黃珍言其將引
北寇攻宣府巡撫都御史劉聰信之株連數十家及逮訊無驗
刑部尚書閔珪奏止坐道明一人誅之餘悉得釋珍抵罪聰亦
下獄貶官 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源請毀濟寧岡城石堰而築
岡城迤西春城口子決岸疏洸口至濟寧壅塞帝命李鏊往勘
言岡城石堰一可遏淤沙不爲南旺河之害一可殺水勢不慮
戴村壩之衝不宜毀近堰積沙宜濬其洸口不可疏宜疏柳泉
至濟寧汶泗諸水會流處二十餘里春城口外障汶水內防民
田堤卑岸薄宜與戴村壩修築從之

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郎高銓振應天饑 御史陳

茂烈以母老乞終養許之 壬午嚴誣告之禁 初江西王府徵歲祿率倍取於民以林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叔段京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宸濠怒伺俊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 初廣東歸善縣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鬢古三仔等因作亂二月潘蕃調兵討平之 楊一清言我朝以陝右宜牧設苑監跨二千餘里今諸監皆廢牧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尙無不足開城安定水泉便利宜爲上苑牧萬馬廣寧萬安爲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清平地狹土瘠爲下苑萬安可五千廣寧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足供三邊用惟宜多蓄種馬增滿萬匹請支太僕馬價銀買補又養馬

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及發邊衛充軍者增爲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廄馬旣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帝皆從之 甲寅減供用物料已未嚴識緯妖書之禁 庚申免浙江被災稅糧 劉大夏又申前請帝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幼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疏以聞餘悉如議制下舉朝歡悅 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真人劉健等力諫得寢 三月壬戌太皇太后周氏崩 樊瑩至

雲南劾鎮巡官罪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廉知景東之變乃指揮吳勇侵官帑圖脫罪因雲霧晦冥張其事劾罪之而還

小王子上書請貢許之竟不至 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劉健等曰陵有二隧若者窒若者可通往來皆內臣所爲此未合禮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章奏先朝大臣爲國如此先帝亦不得已耳欽天監言通隧上干先帝陵堂恐動地脈朕已面折之窒則天地閉塞通則風氣流行因問祔廟禮健等言祔二后自唐始也祔三后自宋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曩者定議合祔孝莊太后居左今太皇太后居右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二后已非況三后謝遷曰宋祔三后一繼立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

耳祖宗來一帝一后今並耐壞禮自朕始且孝穆皇太后朕生
母也別祀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稍寬朕欲奉太皇太后於此
他日奉孝穆皇太后於後歲時祭享如太廟其會羣臣詳議以
聞癸未禮官集議典誥敕尙書吳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別廟眾然之於是張懋馬文升等上議曰宗廟之禮乃
天下公議非子孫所得私伏觀憲宗敕諭有曰朕心終不自安
竊窺先帝至情以重違慈意勉從並配之議羣臣欲權以濟事
不得已而爲此議也據禮區處上副先帝在天遺志端有待於
今日帝復召健等至素幄袖出奉先殿圖指西一區曰此奉慈
殿也又指東一區曰此神廚也欲於此地別建廟奉遷孝穆皇
太后神主併祭於此健等皆對曰最當制遂定 夏四月戶部

員外郎席書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傷
痕發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
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
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
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
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太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古
人有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
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此何理也乞陛下以臣所言弊
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羣臣條奏興革章
下所司 岑濬掠上林武緣諸縣死者不可勝計又攻陷田州
岑猛僅以身免掠其家屬五十人潘蕃諭濬罷兵不從乃請調

三廣兵討之鄒文盛方覈兩廣軍儲上言田州廣西之藩蔽李
蠻田州之干城參政武清受濬重賂以計殺蠻釀成禍亂制敕
房供事參議岑業濬之從弟爲彌縫於中漏我機事請先誅二
人而後行討業遂乞養去清尋以考察罷 己酉葬孝肅皇太
后於裕陵 閏月辛酉朔闕里先師廟成遣李東陽祭告 庚
午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亥以四方災荒敕羣臣修省 庚辰
命諸司詳議害民弊政劉大夏復上數事 五月壬辰罷南京
蘇州杭州織造中官 陞廣西河池縣爲州析湖廣武岡州地
置城步縣析綏寧縣地益之 李東陽言臣奉使過行適遇亢
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
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

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
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
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
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
太眾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軍士供役
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
已親王之藩俱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
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
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閭河官吏莫不奔
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
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

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經歲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采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 東廠偵事者發倡鍾子瑞受金事鍾屢疏乞休命馳驛歸召秦紘代之 許天錫言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法已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察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居官率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不能及期今請以六年爲期通行考察其大僚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儆有位古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霖輒避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

銜俟天心既回徐還厥職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十四人他管事無數畱都亦然憑陵奢暴蠹蝕民膏膏梁厭於輿臺文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敕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永爲定制帝善之六月乙亥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聽命著爲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內官考察事格不行 劉大夏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剋之狀極言之帝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

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剋過半安得不窮帝歎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帝聞韃靼諸部謀犯大同辛巳召劉健李東陽於暖閣議邊務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健等退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癸未火篩入大同殺墩軍指揮鄭瑞力戰死別部犯宣府及莊浪守將衛勇白玉等禦卻之帝惑苗達言銳欲出師秋七月壬辰再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健等皆力諫帝召劉大夏問曰卿在廣知苗達延緩擣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穉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

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眾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乃不出師癸巳李鑑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參議叢蘭分道經略邊塞甲午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分理邊饟 禮部尙書典誥敕吳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寬行履高潔不爲矯激而自守以正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貧者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李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眾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坐死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

議以聞謝遷嘗言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犯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饌其弊尤甚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是時健等同心輔政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旣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呼爲先生而不名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而已帝察知劉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因乘閒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

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帝嘗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謝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戴珊亦被帝知造膝宴見尤數珊老疾數求退輒優詔勉畱遣醫賜食大夏爲言珊實病帝曰主人畱客堅客則强畱珊獨不能爲朕畱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去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大同巡撫都御史劉宇私市善馬賂權要劉大夏因召見語及之帝密遣錦衣百戶

邵琪往察宇厚賂琪爲之抵諱後大夏再召對帝曰健薦宇才
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豈可用哉由是知內閣亦未可盡信
也宇聞以大夏不爲己地深憾之 掌國子監侍郎謝鐸致仕
鐸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
諸生貧者周卹之死者請定制官爲之斂 初有命考察給事
中吳舜王蓋連疏詆馬文升戴珊且言珊縱妻子納賄御史馮
允中言文升珊厯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
舜蓋錦衣衛獄命文升珊卽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
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
詐譖者得志帝命上兩人事蹟八月黜舜爲民蓋聞住劉健等
因召對力言蓋罪輕宜調用帝不納 戊辰命天下撫按三司

官奏軍民利病士民建言可采者所司以聞 甲申免南畿被

災夏稅 丁亥召馬文升戴珊史琳至暖閣諭以明年考察務

訪實跡秉公黜陟以求至當以文升年老重聽再呼告之命左

右掖之下階 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

司統五衛祖宗意亦當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

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

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

間不得行 九月庚寅諭法司不得任情偏執致淹獄囚 甲

寅太常寺少卿孫交經略宣大黃花鎮諸邊增垣塹廣樹藝制

敵騎馳突 丁巳御暖閣諭劉健等諸邊首功巡按御史察勘

動淹歲年非所以示勸自今奏報以遠近立限違者詰治諭講

官進講直言毋諱 太僕寺少卿儲燿言古者左右史記注言
動典至鉅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
與聞史官莫由紀錄恐歲月緜遠傳聞各異乞敕廷臣曾蒙召
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報可 秦紘以年老連章乞致仕冬
十月許之歸月廩歲隸如制紘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
西陲者莫及 冬十一月戊子罷雲南銀場 初遼東都指揮
僉事張斌以罪廢斌孫天祥入粟得祖官有泰寧衛部十餘騎
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毛喇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爲
射貢使者張鼎等遂奏捷巡按御史王獻臣疑之移牒駁勘斌
婦弟指揮楊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隙詐爲前屯衛文書呈獻臣
具言劫營事未報而獻臣以他故爲東廠緝事者所發徵下獄

帝命吳一貫及錦衣衛指揮楊玉會巡按御史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劉健等出東廠揭帖示之令逮諸人會訊健等言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眾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眾證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獄逮千人何卹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帝御午門親鞫之曰彼賊也殺之何罪而當以死玉委罪一貫帝問一貫對曰臣固嘗疑之帝曰罪疑則當從輕何以從重一貫語塞帝

欲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對曰臣幼讀孟子見瞽瞍殺人臯陶執之之語則珪所爲無足異也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執耳乃謫一貫嵩明州同知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欽論死斌以下並宥之仍紀天祥等功帝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惟天祥及滿倉兒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 十二月庚午申閉糶之禁 甲申免湖廣被災秋糧 陝巴嗜酒培克失眾心部下阿孛刺等咸怨阿黑麻幼子眞帖木兒年十三其母卽罕慎女也阿孛刺等迎之使主

哈密陝巴懼挈家走苦峪奄克孛刺與寫亦虎仙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爲番眾所服令還輔陝巴百戶董傑與偕行傑有膽略既抵哈密阿孛刺與其黨五人約夜以兵來劫傑知之與奄克孛刺等謀召阿孛刺等計事立斬之其下不敢動乃令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會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爲速檀與諸弟相仇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願倚奄克孛刺曰吾外祖也邊臣慮與陝巴隙居之甘州

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三萬騎圍靈州入花馬池遂掠韋州環縣命楊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戶部侍郎顧佐理陝西軍餉甲辰小王子陷寧夏清水營指揮仇鉞總兵李祥擊走之江西賊攻瑞金縣知縣萬琛帥民兵數十人迎戰殺

賊二十餘人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而死賊至廣昌知縣王祐亦戰死 二月兵部左侍郎熊繡清釐騰驤四衛勇士尋令內臣所進勇士必由兵部驗送乃給廩五年籍其人數著爲令 崇明縣賊施天泰降宥死并家屬遣戍 帝覽天下戶籍視國初反減咎有司溺職戊辰御奉天門諭戶兵工三部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戶口軍伍日就耗損此皆官司撫卹無方因循苟且所致其悉議弊政以聞 掌詹事府學士張元楨請講筵增講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元楨清癯長不踰中人嘗充講官帝特設低几聽之 戶部郎中李夢陽應詔上書陳二病曰元氣之病謂士氣日衰曰腹心之病謂中官日橫三害曰兵害民害莊場饑民之害六漸曰匱

之漸盜之漸壞名器之漸弛法令之漸方術蠱惑之漸貴戚驕
恣之漸凡五千餘言極論得失末言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
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辯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
訕母后罪當斬時皇后有寵后母金夫人泣懇帝遂下夢陽錦
衣衛獄指揮使牟斌傳輕比得不死羅玘言壽寧侯託肺腑當
保全夢陽夢陽不保爲侯累帝深納焉未幾宥夢陽奪其俸金
夫人懇不已帝弗聽會帝游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皇
太子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游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得聞
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毋重罪而予杖以
洩金夫人憤帝弗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
殺直臣快左右心乎 奸人徐俊等造謠言帝遣官齎駕帖至

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三月南京御史李熙等言陛下於此事威與明少損矣倘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之害帝納之夏四月戊寅刑部侍郎何鑑兼僉都御史往河南湖廣陝西閱實戶口撫輯流民甲申帝不豫五月庚寅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帝力疾起坐自敘卽位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宮聰明但年尙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健等欷歔頓首受命而出辛卯帝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六帝方釐諸弊政凡所欲興罷者健等悉以遺詔行之下中官張瑜太醫劉文泰高廷和獄給事中邊貢劾其用藥之謬故也壬寅太子卽位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賦

小王子乘喪大入宣府連營二十餘里張俊遣諸將李稽白
玉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寇由新開口毀垣入
稽遽迎敵玉等各帥所部拒於虞臺嶺俊急帥三千人赴援道
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
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復援出鎮又分兵救稽玉稽玉亦潰
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絕死諸軍已大困收兵還寇追之行且
戰僅得入萬金右衛城士馬死亡無算戊申敗聞俊及中官劉
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山言俊扶病馳援勸懲不宜偏
廢乃許贖罪 庚戌苗達監督軍務朱暉爲征虜將軍充總兵
官史琳提督軍務帥京軍往宣府禦寇 禮部尙書張昇言大
行皇帝初崩真人陳應禱西番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參等以祓

除帥其徒入乾清宮請置之法詔奪真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
人名號逐之 工部言大行皇帝遺詔惓惓以節用愛民爲本
乞敕內府諸司凡葬儀冥器山陵殿宇務從減省帝是其言
劉瑞疏陳端治本九事請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
雍泰而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
磨余濂等 潘蕃與鎮守太監韋經總兵官伏羌伯毛銳調集
兩廣湖廣官軍士兵十萬八千餘人令參政王璘副使姜綰副
總兵毛倫湖廣都指揮官纓等分六哨進討岑濬賊分兵阻險
拒敵官軍奮勇援崖而進濬勢蹙遁入舊城諸軍圍攻之六月
濬死城中人獻其首前後斬級四千七百盡平其地自進兵及
班師僅踰月蕃還討南海豐湖賊禍元祖指揮使張祐先登遂

平之銳忠之孫也 楊一清選卒練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湖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武安侯鄭英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肅然英宏之子也 延綏副總兵曹雄參將王戟游擊將軍姜漢分道援大同宣府 寇入蔚州廣昌 初薊州民田多爲牧馬草場所侵又侵御馬監及神機營草場皇莊貧民失業草場亦虧故額屢遣給事中周旋侍郎顧佐熊翀等往勘皆不能決復命大理寺少卿張泰偕錦衣官會巡撫都御史周季麟再勘泰密求得永樂間舊籍參互稽考田當歸民者九百三十餘頃而京營及御馬監牧地咸不失故額奏入駁議者再戶部尙書韓文力持之會大喪畱中未下及是再請始出泰奏流亡者咸得復業 占城國王古來卒子沙古卜洛遣使

入貢不告父喪但乞命大臣往封別具奏言安南侵奪狀微及父卒事給事中任良弼等極言遣使宜慎禮部亦以古來存亡未明請令廣東守臣移文勘報從之 孝肅太皇太后之崩將建新廟而欽天監奏年方有礙廷議請暫祀孝肅於奉慈殿正中徙孝穆皇太后居左從之 初建皇莊七所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 秋七月給事中葛嵩清覈營弊十二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嵩力抗權倖剔抉無所徇得各監局占役者七千五百餘人有旨送營備操旣而中官魏興蕭壽等撓之格不行 小王子轉掠大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朱暉等奏捷 八月甲寅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潘蕃言思恩宜設

流官岑猛搆兵失地宜降同知俾還守舊土兵部議猛世濟凶惡宜降爲千戶徙之福建而遴選有才望者假以方面職銜分守二府仍賜敕以重其權乃擢雲南知府張鳳爲廣西右參政掌思恩府事平樂知府謝湖以右參政掌田州府事 錄康茂才五世孫江爲世襲千戶 馬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畱太僕寺少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 劉大夏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大夏又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未幾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

帝意乃解而復福敬等官如故舊制監局倉庫內官不過二三人後漸添注或一倉十餘人上林苑林衡署至三十二人韓文力請裁汰亦報寢文以卽位賞賚山陵大婚諸費需銀百八十八萬兩有奇部帑不給請先發承運庫不許文言帑藏虛請敕承運庫內官核所積金銀著之籍且盡罷諸不急務帝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 丙子召朱暉等還 京師淫雨自六月至於是月 劉健等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餘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

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溫詔答之時東宮舊豎劉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又號八虎而瑾尤狡狠嘗募王振之爲人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大行遺詔罷中官監槍及各城監局瑾皆格不行給事中劉滄言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卽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

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畱健等
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掩公是閣臣不得與
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
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九月甲午南畿地震 振
陝西饑 致仕尙書秦紘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紘廉介絕
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士大夫
識與不識稱爲偉人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肅入鎮夷守
禦所指揮劉經死之 忠順王陝巴卒其子拜牙卽自稱速檀
命封爲忠順王 庚午葬敬皇帝於泰陵廟曰孝宗 劉健等
以山陵旣畢請開經筵帝勉應之十一月甲申御文華殿日講
已而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不聽

熊繡既受命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漸變繡力持不顧得詭冒者萬四千人甯瑾等疏請復舊給事御史交章劾瑾劉大夏亦力爭帝不得已從之而甯瑾等不問羣奄復薦韋興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鎮均州劉大夏及給事中周璽御史曹來旬力爭不聽興遂復用而梁芳卒廢死初孝宗深悉內臣出鎮之害所遣皆慎選十二月劉瑾勸帝令鎮守者各貢萬金乃盡召先所遣者而易以其黨劉莊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飢虎不若養飽虎不聽瑾尋奏置皇莊漸增至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左都御史戴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十二月疾作遂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復設河南真陽縣小王子數萬騎寇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楊一清

帥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

明紀卷第二十三終

明紀卷第二十四

擢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養卹贈知府銜隸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象參訂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訖正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考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甲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劉大夏請卽命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從之乙酉享太廟己丑大祀天地於南郊榮王祐樞乞霸州信安鎮田故牧地也韓文言永樂中設立草場蕃育馬匹以資武備成化時近倖始陳乞爲莊後岐壽二府相沿莫之改正孝宗皇帝留神戎務清理還屯不以私廢公也今榮王就國有期

所請宜勿與從之 給致仕侍郎潘禮月米三石 二月壬子

御經筵 帝從太監夏綬請於眞定諸府歲加葦場稅又從少

監傅琢請履畝覈靜海永清隆平諸縣田又從太監張峻請稅
寧晉小河往來客貨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魯堂等二百餘

人畿南騷動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抗疏切諫因請革皇莊廷

議從之帝命再議韓文請命巡撫官召民佃畝徵銀三分輸內

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乃命每莊留中官一人校尉十人餘如

文議劉健等言皇莊旣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

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臣管莊撓民不省 乙

丑耕藉田 初外戚慶雲壽寧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奏請

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韓文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

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卽入登極詔中罷之己侯家復奏乞文等再三執奏弗從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忽邊防之重會景清復陳乞文等劾其桀悍請付法司帝不得已始寢前命 初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爲近習所撓劉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阻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況今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恆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姦回如骨肉曰復一日愈甚於前禍變

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邇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其爲阿順則罔上誤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謂之瀆擾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卽當斥責乃畱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

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等何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厯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甲申釋奠於先師孔子 何鑑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軍民利病以聞帝悉採納之 夏四月掌大理寺尚書楊守隨言每歲熱審行於京師而不行於南京五歲一審錄詳於在京而略於在

外皆非是請更定其制報可 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吏部尙書馬文升年八十曰懷去志御用監中官王瑞請用新汰傳奉官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劾瑞納賄瑞恚劾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兩廣缺總督文升推熊繡繡怏怏不欲出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復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文升旣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輟感不答 初焦芳旣謫久之復遷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厯吏部左侍郎劉健謝遷皆惡之芳曰於眾中謾罵健言及餘姚江西人以遷及彭華故肆口詬訾陰結言官使抨擊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又言禦邊四事以希進用帝卽位閣宦日用事芳益深自結會戶部言會計不足

廷議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
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耶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是檢索
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馬文升去遂擢芳吏部尚書帝
始微行先是劉大夏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
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以言不見用
數上章乞骸骨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事中王翊
張禴請留之不報丙申減蘇杭織造歲幣馬文升之去也
廷議推補御史王時中以閔珪劉大夏不宜在推舉之列劉漣
恐耆德益疎上疏極論其謬章下所司是漣言詔爲飭言官毋
挾私妄奏先是衢州知府沈杰言宋建炎中衍聖公孔端友
扈蹕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學爲聖廟賜田五頃以奉祭

祀五傳至洙元至元間讓爵於居曲阜之族弟治自是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主祀事仍減祭田之稅以供祀費帝可之六月授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世以孔氏在曲阜者爲北宗在西安者爲南宗

辛酉禁吏民奢靡 免陝西被災稅糧 大風雨壞郊壇獸

瓦 庚午劉健等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等不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

等言是朕當行之健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座隅朝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疏入報聞 諭羣臣修省 南京御史陸崑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爲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卽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尙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侍郎張元禎陳清屢劾不去賢不肖倒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畱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覈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頻見畱

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
考稽未行者易奏請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
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與南北爲限顯分重輕自今除
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
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岩
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嶺顧璘等二十人皆宜顯
擢章下所司 秋七月己丑有星見紫微西藩外如彈丸色蒼
白越數日有微芒見參井間漸長二尺如帚西北至文昌庚子
彗星見有光流東南長三尺越三日長五尺許掃下台上星入
紫微垣 升昌平縣爲州 兵部尙書許進應詔陳時政八事
極言內監役京軍守皇城內侍橫索月錢諸弊多格不行 御

史趙佑言太監劉瑾邱聚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櫛之變豈不爲兩宮憂鎮守內臣鄧原麥秀頗簡靜而劉璟梁裕擠代之戶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甯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雋段循俱夤緣增設乞置瑾等於法罷璟裕母遣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咨大臣臺諫不爲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不納張昇及給事中胡煜楊一瑛張禴相繼論諫亦不聽給事中陶諧請以瑾等誤國罪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其譌字令對狀諧伏罪乃已 帝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趙佑言左右以婚禮爲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與師旅遘饑饉將

何以爲計哉韓文亦連疏請命減四之一 八月乙卯太監崔
杲王瓚督南京織造 戊子立皇后夏氏 劉健等以帝旣大
婚請開講九月戊寅御經筵命停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曰再
進講力爭不聽 致仕南京左副都御史陳瑒卒 授劉閔爲
儒學訓導 崔杲等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中陶諧徐
昂御史杜昱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劉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
至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
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自知
之因命鹽引悉如果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
俞健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 楊一清建議修
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靈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

靈州地寬衍城堡復疏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疏牆塹曰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尙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旣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

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剷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

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
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
牆 陸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徽葛浩貢安甫史良佐李熙姚
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宏蕭乾元言自古奸臣欲擅
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極耳目之娛和
士開說武成母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
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
下嗣位以來天下欣然望治乃寵幸奄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
誠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其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
和災禍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
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廈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

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祈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感頽赴訴之無路昨雷震郊壇雩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巽順退託自爲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承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 吏部主事孫磐言今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與矧可使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鎮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剋白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衛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藉以資緣憲司莫敢詰

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急務也 五官監候楊源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遊弋獵無度以致然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林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祇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幸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曰事講習克修厥德以弭災變源瑄之子也 冬十月劉健等謀去八黨

連章請誅之趙佑與同官朱廷聲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健等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禮太監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尙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且邪正不並立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廷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韓文退朝對僚屬語及泣下李夢陽進曰公大臣義其國休戚徒泣何爲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帥大臣固爭去八虎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卽屬夢陽草疏丁巳偕諸大臣張懋等伏闕上疏略曰人主辨

奸爲明人臣犯顏爲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
焉關臣等伏覩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
仰窺聖容日漸清削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
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
優雜劇錯乘於前至尊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無復禮體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細人惟知
蠱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
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齎粉若輩
何補於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相承以至陛下先
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以累

聖德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削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入帝驚泣不食使司禮太監李榮手疏至左順門召諸大臣入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眾相顧未言文乃抗聲數八人罪吏部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有鐵裏耶敢壞國事帝復遣榮及陳寬王岳范亨徐智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大臣

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謇直慨然曰閣議是亨智亦以爲然具以健等語告帝健約文及九卿科道詰朝伏闕面爭兵部尙書許進曰過激將有變健不從焦芳陰洩其謀於瑾瑾大懼夜帥永成等伏帝前環泣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人司禮監收岳等下獄戊午文等復詣闕爭左都御史張敷華言陛下宴樂逸遊曰狎儉王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干人心下拂今給事中劉蒞御史朱廷聲徐鉉等連章論列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歎惑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

壞之有餘願陛下審察帝皆不聽以瑾掌司禮監聚大用提督
東西廠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岳亨
智充南京淨軍健遷李東陽卽曰辭位中旨去健遷而留東陽
東陽恥之己未再疏乞去不允劉蒞及給事中呂翀抗章乞留
健遷翀言二臣有不可去者五一先帝所簡以遣陛下陵土未
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二二臣之去實由言違計沮不
得其職陛下聽之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嫌
三今民窮財殫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
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四二臣旣去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
陛下所爲非國家之福五二臣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同日
去國新進將益用事不報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

何泣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 劉瑾欲引焦芳入閣廷議獨推王鏊王成芳兼文淵閣大學士鏊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芳遂導瑾變置成法荼毒縉紳濁亂海內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裁閱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先賂芳 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姪得林掌錦衣衛事給事中艾洪力爭不聽 巡按京畿御史劉玉馳疏言劉瑾等佞倖小臣巧戲弄投陛下一笑顧讒邪而棄輔政此亂危所自起況今白虹貫日彗見紫微宮星搖天王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不改圖天下將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劉健謝遷輔政不報玉遂引疾歸 劉瑾每奏事必偵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瑾不學批答

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參決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南京太常少卿羅玘貽書李東陽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生之籍東陽得書頽首長歎而已 戊辰停日講 劉瑾追殺王岳范亨於途筆徐智折臂巡撫山東都御史朱欽言岳亨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厭人心臣知岳爲劉瑾輩所惡必瑾譖毀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懲瑾讒賊疏至瑾屏不奏 京師霾霧時作楊源言此眾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源三十 十一月升浙江安吉縣爲州 劉瑾恨韓文甚令人口伺文過會有以僞銀輸內庫者甲辰降文一級令致仕謫郎中陳仁鈞州同知給事中徐昂乞留文原官中旨責其黨護

落文職削其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籍并徐昂名文
出都門乘一籃輿行李一車而已 楊守隨言陛下嗣位以來
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朝
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致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
月以內劉瑾等八人奸險佞巧誣罔恣肆而瑾尤甚方竊攬威
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冗
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附己者進官忤意者褫職內
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向也二三大臣受遺夾輔今則
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機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心痛疾今則有
畫策主文依附時勢者矣而且數易邊境將帥之臣大更四方
鎮守之職志欲何爲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於兵刑財

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復何憚於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藏竭於上財力匱於下武勇疲於邊陛下猶不覺悟方謂委任得人何其舛也伏望大奮乾剛立置此曹重典遠鑒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疏入帝不省 十二月劉蒞呂翀艾洪諸疏傳至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所應天府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尙書林瀚見之太息於是給事中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遲及御史薄彥徽等連章請留劉健謝遷而罪馬永成劉瑾等又言先帝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罷傳奉乞官今高得林由傳奉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高鳳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瑾矯旨

逮之兵部主事王守仁御史陳琳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先後抗章論救守仁琳並下獄良臣亦被逮承慶輔之子守仁華之子也 丁巳命錦衣衛官點閱給事中

景帝廢后汪氏薨詔議祭葬禮王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從之輟朝致祭合葬金山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 癸酉除曲阜孔氏田賦 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卒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爲迂濶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至是卒 甲戌晦掌大理寺尙書楊守隨左都御史張敷華並傳旨致仕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衡州地裂壞雍府宮室雍王

祐樓薨無子封除 陶諧當出理邊儲以工科掌印無人請俟
行日遣官代署劉瑾中諧下錦衣衛獄廷杖斥爲民 中官黃
準守備鳳陽從其請賜旗牌曾鑑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邊守將
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 閏月庚戌杖給事中艾洪
呂翀劉蒞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於闕下各三十除名銑創甚卒黃昭道王宏蕭乾元逮捕未至
命卽南京闕下杖之南京禁衛久不行刑選卒習數日乃杖三
人幾殆王守仁亦被杖謫貴州龍場驛丞陳琳揭陽縣丞降林
瀚參政陸珩鹽運司同知與陳壽並致仕削趙承慶半祿閒住
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
屋以棲守仁冀元亨蔣信等從受業焉 南京御史蔣欽旣被

杖居三日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臣思畎畝猶不忘君況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爲腹心也給事中劉蒞指陛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爲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懵然不問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尙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

誅瑾以謝天下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閒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曰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再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

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
與此賊俱生疏入復杖三十卒於獄年四十九 牟斌善視獄
囚劉瑾惡之矯旨杖闕下降百戶閒住 工部尙書曾鑑禮部
尙書張昇刑部尙書閔珪並致仕 劉宇爲左都御史劉瑾初
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字首以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
瑾好摧辱臺諫宇緣其意請敕箝制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
益以爲賢 劉瑾劾例罪無輕重皆決杖永成或枷項發遣枷
重至百五十斤乙丑尙寶司卿崔璿副使姚祥工部郎中張瑋
以違制乘肩輿從者妄索驛馬枷璿及祥於長安門瑋於張家
灣數日幾死王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尙何
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乃釋之遣戍先後枷死者甚眾 南京

御史潘鏗嘗劾高鳳高得林黜爲民 二月裁內外添設兵備
勸農管糧捕盜水利官一百十八員尋又裁各處通判等官四
百四十五員 王良臣逮至戊戌杖於午門斥爲民 王時中
巡按宣大逮繫武職貪汙者百餘人爲東廠所奏捕下獄枷於
都察院病甚其妻往省之道遇劉宇哭且詬宇不得已言於劉
瑾釋之謫戍鐵嶺衛 兩廣總督軍務都御史熊繡與毛銳討
平賀縣獍 楊源上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
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劉瑾
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
異忠一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
斬蘆荻覆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爲士論重而源

小臣抗節尤人所難 三月封都督同知夏儒爲慶陽伯皇后
父也性長厚旣貴服食如布衣時 朱欽以山東俗淫酗嚴禁
市酤令濟南推官張元魁察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縊者
其母欲奏訴元魁與知府趙璜賄之乃已劉瑾使偵事校尉發
其事俱逮下詔獄勒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謫戍 時經筵尙進
講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傳經義規帝闕失指斥近倖尤切帝
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浮詞何爲瑾素惡廷和忠因諷吏部尙
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請添設吏禮二
部左侍郎以廷和忠爲之 劉瑾憾楊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
疾歸邊牆成者在要害閒僅四十里 南京祭酒章懋致仕
枷遼東督糧郎中劉繹於戶部 辛未劉瑾矯旨召羣臣跪金

水橋南宣示奸黨大學士劉健謝遷尙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
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
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
蕃牧相徐遲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
閔王宏李熙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
彥徽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鉦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
五十三人以戒羣臣 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順天府
丞周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衛都指揮楊
玉勘近縣皇莊玉劉瑾黨淮等三人皆下之璽詞色無所假公
移與玉止用牒文夏五月玉奏璽侮慢敕使瑾卽矯旨逮下錦
衣衛獄拷掠死 劉瑾怨謝遷未已焦芳亦憾遷嘗舉王鏊吳

寬自代不及己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
不爲民 戊午度僧道四萬人 寧王宸濠圖不軌賂劉瑾求
復護衛許之己巳復改南昌左衛爲寧王護衛 六月甲戌孝
宗祔太廟 戊寅罷修邊垣輸其費於京師 通鑑纂要成劉
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膳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李東陽東陽
大窘屬焦芳張綵爲解秋七月奪侍郎學士劉機以下俸餘致
仕爲民者二十餘人東陽等免究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
膳超拜官秩駿由光祿寺卿擢禮部尙書他授京卿者數人裝
潢匠悉授官 雲南師宗州賊阿本等作亂沐崑與巡撫都御
史吳文度督參議陳一經等分三道進一出師宗一出羅雄一
出彌勒而別遣兵伏盤江截賊巢遂大破之 初蘇松浙江運

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泝大江以達瓜州遠涉二百八十餘里
往往遭風濤督漕都御史洪鐘言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
河口舊置四閘徑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卽抵揚州運河
開濬爲便從之 錢能死所嬖奴曰寧冒錢姓推恩爲錦衣百
戶曲事劉瑾得幸於帝性嫵姣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爲
義子傳陞千戶寧遂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
諸番僧以祕戲進八月丙戌於西華門別構院籙築宮殿密室
旬連謂之豹房新寺帝自是不復入大內常在豹房恣聲伎爲
樂醉則枕寧臥百官俟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寧寧來則駕
出矣 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
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更其期宸濠生曰令諸司朝服以賀

清又不可去蔽膝而入宸濠積不悅會復護衛清有後言宸濠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宸濠陽輓留且請以女妻其子清力辭九月致仕 劉瑾初用事前侍郎馬中錫都御史張鼎數有執持瑾怨之瑾遣給事中王翊等覈遼東大同諸邊餉還奏芻粟多浥爛者遂以爲守臣罪冬十月甲申逮前後巡撫都御史鄧中錫及鄧璋周南湯全劉憲參政參議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張翼督糧郎中劉繹王蓋孫祿等下詔獄械送各邊責倍輸久之憲竟瘐死遼東總兵官毛倫等具奏諸人苦狀請得折價大同總兵官葉椿等亦爲南請免其倍數瑾勉從之閱三年事始竟皆斥爲民 焦芳旣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抗李東陽乃請召楊廷和丙戌命以戶部尙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東陽等差倚以自強 徐備與無錫民爭
田常州推官伍文定勘歸之民劉瑾入傭重賄興大獄巡撫都
御史艾璞巡按御史曾大有以下十四人皆被逮文定已遷成
都同知亦下獄斥爲民 禮部尙書李傑致仕 十一月衍聖
公孔聞韶言尼山洙泗二書院及鄒縣子思子廟各有祀事請
以弟聞禮主之帝授聞禮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聖
公弟爲之兩書院各設學錄一人薦族之賢者充焉 中官韋
靄等建議請輸兩廣各司所貯銀於京師總督軍務都御史陳
金疏言不可詔留二十餘萬餘如靄議 初岑猛降福建平海
衛千戶遷延不行謝湖至復陳兵自衛令祖母岑氏奏乞於廣
西極邊帥部下立功以便祭養詔總鎮官詳議以聞陳金言猛

據舊巢要求府佐湖不卽赴任爲猛所拒納饋遺徇要求宜逮
問從之 初朝鮮世子李顗夭死國王恠哀慟成疾請以國事
付其弟懌其國人復奏請封懌禮部議命懌權國事俟恠卒乃
封旣陪臣盧公弼等以朝貢至京復請封懌廷議不允十二月
恠母妃奏懌且長且賢堪付重寄於是禮部奏恠以痼疾辭位
懌以親弟承託授受旣明友愛不失通國臣民舉無異辭宜順
其請從之 壬辰開浙江福建四川銀礦從中官秦文等奏也
旣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
廣西馬平洛容獐獬獬陳金毛銳發兵十三萬征之俘斬七千
餘人斷籐峽苗時出剽金念苗嗜魚鹽可以利縻也乃立約束
令民與苗市改峽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陽受約旣乃不予直

殺掠益甚

韃靼入寧夏莊浪及定遼後衛諸境守將皆逮問

翰林學士吳儼家多貲劉瑾遣人求賄昭以美官儼峻拒之

瑾怒又聽劉宇讒怒御史楊南金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計外吏中旨儼致仕南金爲民 劉瑾憾

李夢陽不已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復撫他事下之
獄將殺之初瑾以修撰康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
及夢陽事急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
謁瑾瑾大喜倒屣迎海詭辭說之瑾意解明日釋夢陽瑾又欲
以湖廣倉儲汜爛坐張敷華贓罪海過之曰吾秦人愛張公如
父母忍相薄耶敷華亦得免 致仕南京尙書胡拱辰卒贈太
子少傅諡莊懿 初張綵爲文選郎中議論便利矯飾徼聲譽

馬文升愛之劉蒞嘗劾其顛倒選法數事文升悉爲辨析且譽其聰明剛正爲上下所推服詔令辦事如故綵卽五疏移疾去文升固留不得給事中李貫薦綵有將略楊一清舉以自代俱不起焦芳以綵與劉瑾同鄉力薦於瑾瑾欲致之二月己巳朔令京官告假違限及病滿一年者皆斥爲民綵乃就道旣見瑾高冠鮮衣貌白皙修偉鬚眉蔚然詞辨泉湧瑾大愛敬執手移時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時文選郎闕次當驗封郎石確疏己入瑾令吏部尙書許進追原疏以綵易之副都御史韓福坐累下獄瑾以同鄉故出之擢爲戶部侍郎福故強幹吏所在著能聲瑾時召與謀委寄亞於綵三月給事中趙鐸承劉瑾指請廣陝西河南山東西鄉試額乃增陝西爲百名河南九十

五山東西九十瑾敗復故 焦芳子黃中傲很不學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爲置二甲首芳不悅言於劉瑾徑授檢討劉字子仁求一甲不得厚賄瑾內批授庶吉士俄俱進編修芳以黃中故時時言東陽瑾聞之曰黃中昨在吾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 初御史涂禎巡鹽長蘆劉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畢眞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禎嘗爲江陰知縣有惠政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肅州創重卒於獄瑾怒未已取其子璞補伍 夏四月乙亥軍民納銀得授都指揮僉事以下官 己亥致仕吏部尙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莊

毅 劉瑾又創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摘發之坐楊守隨覆讞失
出逮赴京繫獄罰米千石輸塞上尋又誣楊一清冒破邊費逮
下錦衣衛獄王鏊曰一清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李東陽亦
力救得解先後罰米六百石自馬文升劉大夏而下數十人悉
破家死者繫其妻孥 武會舉取指揮僉事安國等六十人賜
宴於中府劉瑾要賄六十人者咸無貲瑾乃編之行伍有警聽
調禁其擅歸六十人者悉大窘儕於戍卒不聊生而邊臣憚瑾
竟無有收卹之者 哈密寫亦虎仙入貢不與通事偕行自攜
邊臣文牒投進大通事王永怒疏請究治寫亦虎仙亦奏永需
求永供奉豹房恃寵恣橫詔勿究兩戒諭之寫亦虎仙自是益
輕朝廷潛懷異志 劉瑾遣給事中御史清覈各邊糧草所遣

人率阿瑾意專務搏擊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
張或劉子厲獨無重劾五月下奎或獄枷幾死李東陽力救始
釋爲民希曾等亦皆杖斥 六月丁卯許天錫清覈內庫得劉
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
家人於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匿其狀而
遁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錦衣衛點閱六科給
事中劾天錫三日不至訊之死矣聞者哀之 西廠遣邏卒遠
出偵事江西民吳登顯等五月五日爲競渡誣以擅造龍舟身
死家籍遠州僻壤見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轉相避匿有司密
行賄賂無賴子乘機爲奸天下皆重足屏息 河南鎮守太監
廖堂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遷調許進等不能難給事中何紹

正劾之劉瑾不得已責堂自陳而心銜紹正致仕左都御史張敷華卒敷華性剛介劉大夏嘗薦之孝宗曰敷華誠佳但爲人太峻耳王辰得匿名文書於御道詆劉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承天門外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盡下獄是日酷暑主事何鉞順天府推官周臣進士陸伸暍死李榮以冰瓜啗諸跪者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爲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卽日勒榮閒住逐偉南京癸巳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諸臣乃獲宥後數日東陽疏言寬卹數事章下所司旣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秋七月壬子帝

諭內鐘鼓司康能等曰慶成大宴華裔臣工所觀瞻宜舉大樂
邇者音樂廢缺無以重朝廷禮部請選三院樂工年壯者肄習
之樂工方得幸言居外者不宜獨逸乃移各省司取藝精者來
京供應河閒等府奉詔送樂工居之新宅教坊所隸益猥雜筋
斗百戲之類盛於禁廷臧賢與佞倖角寵竊權俳優之勢大張
外官朝見畢必謁劉瑾僉事方良永父喪除赴選鴻臚寺導
詣左順門叩頭畢令東向揖瑾良永竟出或勸詣瑾家又不可
比吏部除良永河南撫民僉事中旨勒致仕中外章奏先具紅
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
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都御史屠濬帥屬跪謝乃已 劉瑾
私其同鄉提督操江都御史雍泰獨不與通會擢南京戶部尙

書甫四日中旨令致仕 給事中御史各一人察兩淮鹽引八月杖巡鹽御史王潤斥之逮前運使寧舉楊奇等 許進以才見用能任人性通敏多委蛇徇劉瑾意而瑾終不悅焦芳以干請不得劉宇亦欲得吏部其擠之會南京刑部郎中闕適無實授員外郎進循故事以署事主事二人上瑾以爲非制令對狀進不引咎三降嚴旨譙責進不得已請罪乃令致仕而以宇代進兵部侍郎曹元代宇亦瑾黨也宇在吏部銓政率由張綏不關白宇卽白宇宇必溫言降接綏抱案立語宇俯僂不敢當宇在兵部時賄賂狼籍及是權歸綏而文吏贈遺又不若武弁悒悵歎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元爲兵部瑾第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卽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瑾卽不問有反陞擢者

辛巳劉瑾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人謂之內行廠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中人以危法無得免者又悉逐京師傭客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致亂 劉瑾拊撫韓文萬端戶部有故籍遺失以爲文罪逼尙書顧佐上其事佐不可瑾卒逮文及前侍郎張縉下詔獄奪佐俸三月佐再疏乞歸從之已釋文罰米千石輪大同尋復罰米者再佐亦三罰米至千餘石文家業蕩然佐至假貨以償 山東盜起 劉瑾又以用雍泰爲許進及前尙書馬文升罪九月癸卯削泰文升進及前薦泰尙書劉大夏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籍其他罰米輪邊者又五十餘人進二子誥讚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 張綏居文選半載擢左

僉都御史與戶部右侍郎韓鼎同廷謝鼎老拜起不如儀爲谷
大用張永輩所竊笑劉瑾慙而綵丰采英毅大用等皆稱羨瑾
乃喜越二日卽罷鼎綵尋進吏部侍郎與錦衣衛使石文義表
裏作威福時稱爲瑾左右翼鼎弘治時爲給事中負直聲遷右
通政治水安平有勞績以同鄉爲瑾所引遂失其素望 初隆
平侯張祐卒無子從弟祿與族人爭襲訴於南京法司久不決
復訴京師劉瑾方擅政遂削前南京尙書樊瑩都御史高銓等
興化知府張嶺以郎承勘斥爲民祐祿皆信之曾孫也 陳壽
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
章自訴劉瑾廉知壽貧特免之 謝湖之被逮也委罪於潘蕃
韋經毛銳經復委罪於劉大夏劉瑾以嚴覈勇士事怨大夏劉

宇與焦芳譖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并逮四人大夏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至京繫錦衣衛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王鏊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屠浦亦持不可李東陽復婉解瑾誦大夏家實貧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乃坐大夏以不聽蕃言蕃不能撫猛俱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大夏歸也辛酉戍大夏蕃於肅州革銳太子太傅并歲祿之半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尙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絕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仕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

同死戍所耶尋以廣東應解贓罰諸物多朽敝梧州貯鹽利軍
賞銀不以時解復逮蕃下獄大夏及前左布政使沈銳等八百
九十九人罰米輸邊 癸亥振南京饑 湖廣以缺饟告韓福
往理之希劉瑾指益務爲嚴苛覈弘治改元後遇災蠲免民租
六百餘萬石指爲積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撫鄭時以下凡
千二百人奏至舉朝駭愕戶部尙書劉璣等議如福言瑾忽怒
福取詔旨報曰湖廣軍民困敝朕甚憫之福任意苛斂甚不稱
朕意其令自劾吏部舉堪代者以聞福引罪求罷乃召還冬十
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郎畢亨振湖廣河南饑 杖何紹正謫海
州判官 曹元周經壻也故引爲禮部尙書經固辭不許強赴
召受事數月謝病去 十一月乙未振鳳陽諸府饑 再以遼

東倉庫罰劉大夏及都御史王宗彝等米各千石郎中以下半之宗彝初名倫文之子也 給事中周鑰勘事淮安將還以劉瑾必索重賄貸千金於知府趙俊俊許之既而不與鑰計無所出至桃源自刎死事聞抵俊罪 初吳文度自雲南召爲戶部侍郎劉瑾以雲南產金寶屢責賄文度無以應會工部尙書李鏊致仕廷推文度及南京戶部侍郎王珩文度已進南京右都御史遂改南京戶部尙書與珩俱致仕 前南京尙書樊瑩卒十二月罷昌平州復爲縣 興安伯絕都督府求應爲後得徐良年五十傭大中橋汲水其從弟言良祖母故小妻己祖母乃定襄伯郭登女繼妻也良不當襲朝議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當襲壬午良遂襲封興安伯詳之五世孫也

四年春正月憲宗廢后吳氏薨劉瑾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王整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薄也用英宗惠妃禮以葬籍前都御史錢鉞家妻子皆謫配劉瑾矯旨言其擅更崇府祿米故也張綏言於劉瑾曰今天下所饋遺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於京師歸則以庫金償或剝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歸公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會御史胡節巡按山東還厚遺瑾瑾發之捕節下獄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同知趙良按事福建還饋瑾白金二萬瑾疏納金於官而按二人罪其他御史歐陽雲等以故事入賂得禍者甚眾乃遣給事中張檜等十四人分道察核庫藏有司爭厚斂以補帑苞苴之風少衰而掊克益熾天下騷然二月浙江有司應詔舉懷

才抱德之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至京師劉瑾以四人皆謝遷同鄉而草詔由劉健因欲此爲健遷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錦衣衛獄瑾欲併逮健遷籍其家外議洶洶遷與客圍碁賦詩自若李東陽力爲健遷解焦芳從旁厲聲曰縱貰其罪不當除名耶丙戌旨下削健遷籍禮等並戍邊劉宇復劾有司訪舉失實自布政使林符而下罰米者十九人遂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 三月甲辰振浙江饑 己酉吏部侍郎張綏請不時考察京官從之 江西盜起執南安同知殺官兵 夏四月前禮部侍郎黃景下獄并家屬皆戍邊 劉瑾更舊制令天下巡撫皆入京受敕因而索賄巡撫延綏都御史劉孟不至逮下獄宣府都御史陸完

後至命以試職視事已復改南院督江防軍完以都御史試職
非故事懼甚賄瑾召爲左僉都御史時中外大權悉歸劉瑾
王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焦芳專嬖阿瑾橫彌甚禍流縉紳
鏊不能救力求去疏三上乙亥許致仕鏊旣去李東陽勢益孤
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遷秩所司援會典故事以請
五月中旨以劉健等修會典多糜費降李東陽楊廷和俸掌詹
事府尙書梁儲庶子毛澄諭德傅珪毛紀侍讀顧清侍講朱希
周等皆降官已乃以實錄功復之而加焦芳少師瑾嘗贈諸翰
林川扇有人而拜見者修撰何瑋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
復拜謝瑋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瑋遂乞致仕去
編修崔銑見瑾亦長揖不拜瑾皆以爲傲己清邑子張文冕爲

瑾謀主附之者立尊顯清絕不與通瑾欲盡出翰林官於外爲張綵勸沮及是瑾又持前議綵復力沮而芳父子與檢討段炅輩教瑾以擴充政事爲名乃調侍講吳一鵬等二十餘人於南京六部炅堅之子也 六月樂平賊汪澄二作亂執知縣汪和自劉大夏治河塞北流使仍出清河口弘治末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去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及是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南河故道淤塞水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尙家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豐縣城四面皆水兩岸濶百餘里 劉瑾欲大貴張綵戊子命吏部尙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以綵代之宇宴瑾閣中極歡大喜過望明日將入辦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可再入宇不得

已乃乞省墓去綵一歲中自郎署長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威愾
惴白事綵厲色無所假借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晨至晡未
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眾入眾以是益
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爲老者凡所言瑾無不從
變亂舊格賄賂肆行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娶妾美特擢介
太常寺少卿盛服往賀曰何以報我介皇恐謝曰一身外皆公
物綵曰命之矣卽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輿載而去又聞平陽知
府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張鑰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
得論減 秋七月劉瑾患盜賊曰甚建議設四鎮捕盜御史寧
杲於真定廣平柳尙義順天保定薛鳳鳴江北潘銳江南四人
皆無行而杲鳳鳴尤甚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

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及爲之囊橐者並令遣戍或白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從事李東陽解之乃免文安人劉六劉七楊虎齊彥名並驍悍善騎射有司召令捕盜頻有功瑾家人梁洪索其賄不得乃誣爲盜杲尙義繪形捕之破其家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家高樓重屋複壁深窖素招亡命爲逋逃主宦官張忠與鄰結爲兄弟夤緣馬永成等出入豹房而爲盜如故河間參將袁彪數敗之忠乃置酒召彪與茂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 致仕南京尙書張泰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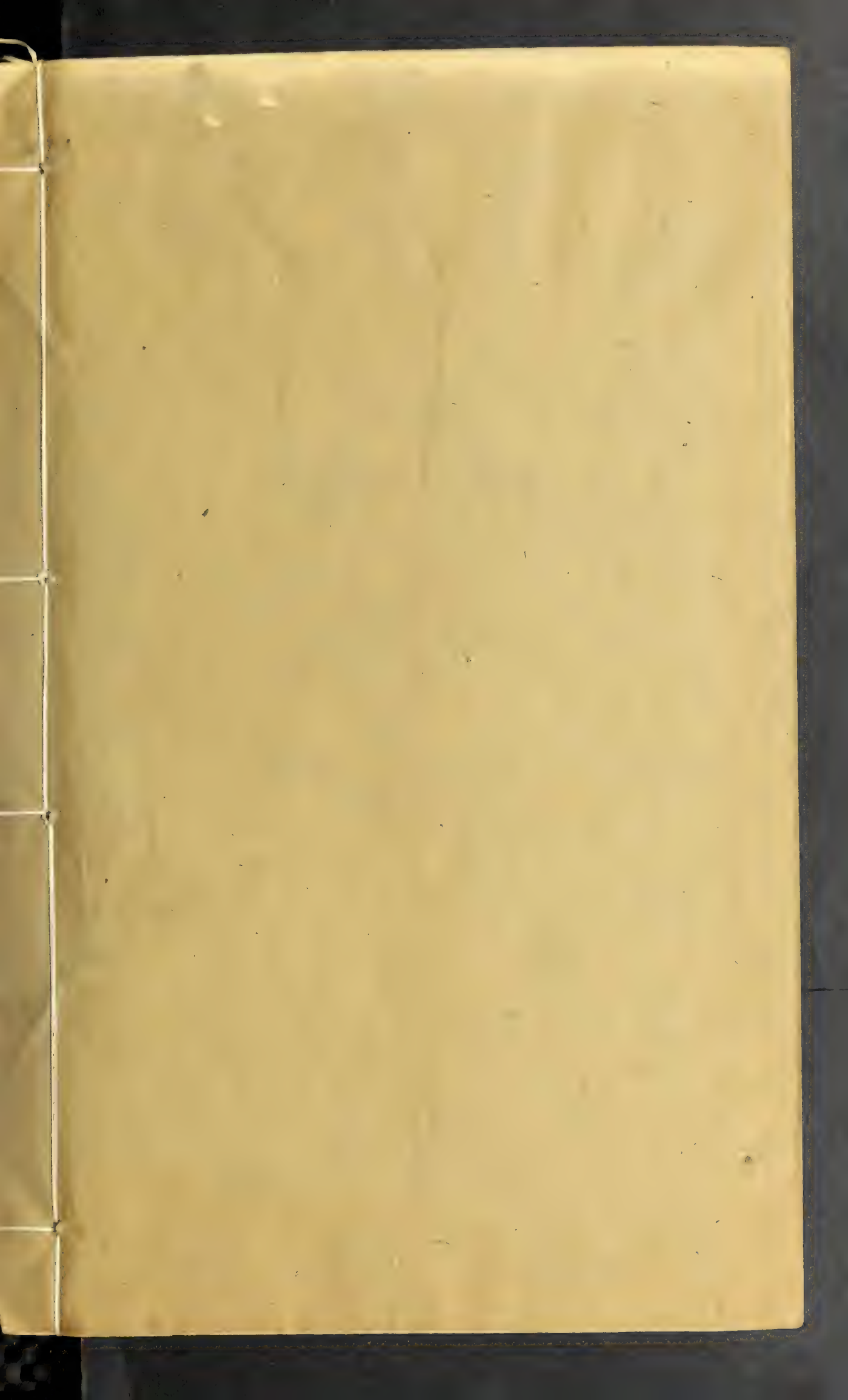
四川賊劉烈等轉掠漢中 八月平西遣使覈各邊屯田韓福往遼東尙寶司卿吳世忠薊州通政叢蘭延綏遼東人聞將括

田震恐福性故刻深所攜同知劉玉等又奉行過當軍士不能堪焚掠將吏及諸大姓家守臣發帑撫慰之亂始定義州民憤知州貪橫亦聚眾劫掠獨相戒曰毋驚賀黃門欽聞卽諭禍福以身任之眾亦解散給事中徐仁等極論福罪劉瑾迫公議勒致仕 固原總兵官曹雄與劉瑾同鄉相親重嘗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備道臣文移達總兵官者率由都司轉達今邊務亟徵調不時都司遠在會城往返千里恐誤軍機乞如巡撫大同例徑呈總兵官 曹元希瑾意覆如其言旣復受瑾屬奏雄未佩印宜如各邊等賜以重其權乃以延綏總兵官吳江所佩征西將軍印畀之別鑄靖虜將軍印予江 閏九月小王子犯延綏圍吳江於隴州城冬十一月甲子犯花馬池總制尙書才寬

禦之沙窩伏發戰死總兵官馬昂與別部亦孛來戰於木瓜山勝之斬三百六十五級曹雄引罪乞解兵柄令子謐齎奏詣京師劉瑾異謐貌妻以從女優詔褒雄令居職如故 劉瑾索金錢於督漕平江伯陳熊熊不應瑾怒會督漕都御史邵寶至京瑾欲使劾熊遣校尉數輩要於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綵曹元自內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綵元默然瑾乃令給事中劾熊併及寶逮熊下錦衣衛獄十二月謫戍海南衛奪誥券勒寶致仕毛銳賄瑾遂起代熊熊陳銳子也 劉瑾惡南京禮部尙書孫需追論需撫河南時事罰米輸邊會廷推需刑部尙書中旨令致仕 給事中李憲顏正請奪劉健謝遷馬文升劉大夏韓

文許進等誥命庚戌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憲誚事劉瑾每帥眾請事盛氣獨前自號六科都給事中時袖白金示同列曰劉公所遺也兩廣湖廣陝西盜並起張茂爲寧杲所禽劉六劉七等相率詣京謀自首張忠馬永成爲請於帝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六七不能辨逃去滿刺加使臣端亞智等入貢其通事亞劉故江西罪人蕭明舉逃入其國者也賂大通事王永序班張字謀往淳泥索寶又賂部吏侯永等僞爲符印擾郵傳還至廣東與端亞智輩爭言遂與同事彭萬春等劫殺之盡取其財物

明紀卷第二十四終



三三三

明紀卷第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事虞衡行走陳鶴饗卹贈知府銜給襲騎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象恭訂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訖正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五年春正月逮入京明舉凌遲萬春等斬王永滅死罰米三百石與張字侯永並戍邊禮部尙書白鉞等並議罰焦芳署牘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併案耶乃止芳深惡南人每退一南人輒喜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爲相圖進劉瑾其總裁孝宗實錄於何喬

新彭韶謝遷皆肆誣詆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誰如我直 中旨
坐楊守隨庇鄉人重獄除名追毀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從弟江
西參政守隅從子廣西參政茂元先後黜歸 中旨黜南京刑
部尙書吳洪禮部尙書張憲戶部侍郎胡富戶部左侍郎儲巘
引疾歸 故尙書秦紘家奴憾紘婦弟楊瑾以紘所遺火礮投
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紘庚辰籍其家無
所得言官張九敘涂敬等復希指劾紘士類嗤之 給事中高
渚勘滄州鹽山牧地劾六十一人及前都御史王璟高銓銓卽
渚父也詔去職勿問璟銓並獲免銓先官南京戶部尙書劉瑾
勒令致仕復坐事下獄又坐隆平侯襲爵事除名罰米五百石
及是瑾益事操切每遣使勘核多務苛急承瑾意渚遂并銓在

劾中滂後官至光祿少卿以劾父不齒於人 二月日本使臣
宋素卿來貢劉瑾納其黃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
本鄞縣朱縞至蘇州其叔父澄與相見事覺法當死瑾庇之謂
澄已自首並獲免 二月癸巳曹元爲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預機務元與劉瑾有連自瑾侍東宮卽與相結夤緣躋至
卿相然瑣瑣無能在閣中飲酒諧謔而已 廣東副使吳廷舉
發總邊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廷舉他事劉瑾矯詔建廷舉
繫錦衣衛獄尋枷之吏部其弟舉人廷弼臥其械下十餘日刑
部主事宿進爲奏記張綵乃釋戍雁門 三月甲子大風霾天
色晦冥者數日辛未禱雨釋獄囚免正德三年逋賦李東陽等
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劉瑾峻刑自如刑部尙

書劉璟等畏瑾重囚減死者止二人瑾猶以璟無所彈劾詬之
璟懼劾其屬王尙賓等三人瑾乃喜 巡按湖廣御史翟唐言

四川賊首劉烈僭號設官必將爲大患湖廣陝西壤地相接入
竹山可抵荆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內外壅蔽獎諭戒責率皆
虛文宜切圖預備之策劉瑾見壅蔽語惡之兵部尙書王敞希
指言今盪滌宿弊唐乃云然宜令指實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
宥之 乙酉江西賊熾右都御史王哲巡視南贛左都御史洪
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兼振卹湖廣 致仕尙書周經卒
給事中郝夔出覈延綏戰功劉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
國典不從則得禍夏四月自經死 大理寺評事羅僑言臣聞
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

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尙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網曰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黥劓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藎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濫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敕法司慎守成律卽有律輕情重者亦必

奏請裁決毋擅有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爲諱僞疏上白揣必死輿觀待命劉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令廷臣議罪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 安化王寘鐸性狂誕相者言其當大貴巫王九兒教鸚武妄言禍福寘鐸遂覲望非分寘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丁廣衛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輩皆往來寘鐸所會帝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寘夏屯田東希劉瑾意以五十畝爲一頃又畝斂銀爲瑾賄敲朴慘酷戍將衛卒皆憤怨而巡撫都御史安惟學數杖辱將士妻將士銜刺骨寘鐸知衆怒令景文飲諸武臣酒以言激之諸武臣多願從者又令人結平鹵城戍將等會有邊警參將仇鉞副總兵楊英帥兵出防禦總兵官姜漢簡銳卒六十人爲牙兵令昂領之

寘鐸遂與錦等定約庚寅設宴邀撫鎮官飲惟學東不至錦昂
揮牙兵直入卽座上執漢漢奮起怒罵不屈與太監李增鄧廣
皆被殺分遣卒殺惟學東於公署漢子爽逃免寧夏中衛都指
揮僉事楊忠李睿罵賊不屈百戶張欽不從逆皆被殺寘鐸遂
焚官府釋囚繫撤黃河渡船於西岸遣人招英鉞皆陽許之英
帥眾保王宏堡眾潰奔靈州鉞引還臥家稱病以所將兵分隸
賊營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寘鐸出金帛犒將士僞署錦大將
軍昂廣副將軍魏鎮楊泰等總兵都護令景文作檄以討劉瑾
爲名慶王台滋稽首行君臣禮 給事中段彖劾都督神英老
命致仕英素習劉瑾厚賄之因自陳邊功乞敘錄庚子詔封爲
涇陽伯 丙午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寧夏延綏甘涼軍務神

英充總兵官仇鉞副之討賓鐔時方傳鉞降賊或欲追敕還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今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乃不追辛亥詔赦天下太監張永總督寧夏軍務叢蘭陳十事中言文武官罰米者鬻產不能償朝臣謫戍刑官妄引新例鍛鍊成獄沒其家貲校尉徧行邊塞勢焰薰灼人不自保劉瑾大惡之矯旨嚴責給事中張瓚御史汪賜等遂希指劾蘭瑾方憂邊事置不問曹雄聞賓鐔兵起卽統兵壓境上遣都指揮黃正以兵三千入靈州固士卒心檄楊英督靈州兵防黃河都指揮韓斌總兵侯勲參將時源各以兵會英刻期討賊密使蒼頭報仇鉞爲內應令守備史鏞等浮渡河奪船盡泊東岸焚大小二壩積草鉞陰結壯士遣人報官軍旦夕至因給何

錦丁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錦廣果領營出獨留周昂
守城寘鐔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臥呻吟伏卒
猝起捶殺昂鉞乃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
寘鐔第擊殺孫景文史連等十餘人遂禽寘鐔傳其令召錦廣
而密諭部曲以反正狀眾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爲西安
後衛指揮使周尙文所獲楊泰等先後皆獲舉事凡十有八日
而敗鉞迎英眾入械送寘鐔等京師捷聞劉瑾歸功於雄進左
都督子謐官千戶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睿訟其功奪俸三
月雄不自安上疏引咎推功諸將降旨慰勞焉 安國等以赦
放還叢蘭請收用劉瑾怒令給事中張瓚等劾諸人皆庸才悉
停其加官 五月沔陽賊楊清邱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洞

庭間圍岳州陷臨湘官軍屢失利 初焦芳力薦張綵以悅劉瑾覲其爲奸利比綵爲尙書芳父子薦人無虛日綵時有同異遂有隙段炅見瑾暱綵芳勢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數於眾中斥芳父子芳不得已癸未致仕黃中勾閣廕以侍讀隨父歸 六月前吏部尙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五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尤重氣節厲廉隅直道而行屢起屢仆迄不少貶 帝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印以進 丙午劉宇罷 秋七月壬申洪鐘及總兵官毛倫檄都指揮潘勲柴奎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擊破楊清邱仁於麻穰灘禽斬七百四十餘人沔陽賊平 楊一清馳至寧夏張永亦至帥五百騎撫定賊黨還次靈州

一清與結納相得歡甚知永與劉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初馬永成谷大用等與劉瑾同爲八虎及瑾專政永成等有所請俱不應皆怨瑾瑾以張永不附己言

於帝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帝前訴瑾陷己帝召瑾與質方爭辯永輒奮拳毆瑾帝令大用等置酒爲解永出討寅鐔帝戎服送之東華門賜關防金瓜銅斧寵遇甚盛瑾忌之帝方嚮永不能間也瑾好招致術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從孫二漢當大貴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以甲仗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爲造弓弩瑾皆藏於家八月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戊戌葬適永捷疏至將以其日獻俘瑾使緩其期京師藉藉謂瑾將俟百官送葬因作亂事成並禽永永亦慮有變遂先期入甲午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鐔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云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齏粉陛下安所歸乎遂執瑾繫於菜厰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

第乙未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乃親籍瑾家得
僞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帶諸違禁物常所持
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詔白正德二年
後所更政令悉如舊給事御史交劾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尙
書張綏劉璣王敞劉璟畢亨張濬朱恩劉纓李善侍郎柴昇李
瀚韓福李遜學陸完陳震張子麟崔巖夏昂胡諒常麟張志淳
都御史楊綸蕭選劉聰魏訥楊武徐以貞張禴屈直林廷選王
彥奇文貴馬炳然大理寺卿張綸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張禮通
政使司通政吳欽王雲鳳參議張龍太常寺少卿楊廷儀劉介
尙寶司卿吳世忠丞屈銓府尹陳良器府丞石祿侍讀焦黃中
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昺吏部郎王九思王納誨給事中

李憲段豸御史薛鳳鳴朱袞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周琳等憲慮禍及亦劾瑾六事瑾在獄笑曰李憲亦劾我乎戊戌收綵等下獄李東陽言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藁眞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畱之曹元上疏乞哀已亥許致仕丁未革寧王護衛時廷訊瑾有問者瑾輒指其人附己廷臣莫敢詰駙馬都尉蔡震厲聲曰我皇家至戚應不附爾趣獄卒拷掠之瑾乃服罪獄具戊申磔瑾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皆伏誅廷臣黨逆者綵論死福謫戍元恩震聰訥武恬介黃中海仁憲鳳鳴鍾除名亨昂閒住善巖諒志淳綸直彥

奇良器哲致仕選以貞禰中孚龍祿銓旻豸袞紀琳九思納誨
謫外二漢歎曰吾死固當第吾家所爲皆焦芳與張綏耳今綏
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谷大用辭西廠未幾帝復
欲用之李東陽力諫乃止內行厥亦革獨東廠如故己酉釋謫
戍諸臣 削慶王台法護衛軍革祿三之一戍其承奉長史何
錦等皆伏誅 九月丙辰論平寘鐸功封仇鉞咸寧伯加李東
陽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尙寶司丞進楊廷和少傅予一子中書
舍人加戶部尙書楊一清太子少保死難指揮楊忠李睿百戶
張欽贈級致祭 戊午吏部尙書劉忠梁儲並兼文淵閣大學
士預機務 己未以平寘鐸劉瑾功封太監張永兄富泰安伯
弟容安定伯 癸未封義子指揮同知朱德永壽伯太監谷大

用兄大寬高平伯馬永成兄山平涼伯魏彬弟英鎮安伯 廷
臣奏劉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
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 復平江伯陳熊爵 起貶謫
官尙書孫需等五十三人 劉烈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繪形捕莫能得會保寧賊藍廷瑞鄢本
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巴州俊猝遇之華壘單輿抵其營
譬曉利害賊羅拜約降淫雨失期復叛去廷瑞自稱順天王本
恕自稱刮地王惠自稱埽地王衆十餘萬置四十八總管蔓延
陝西湖廣之境廷瑞與惠謀據保寧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
荆襄東下俊方議遏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殺參議黃瓚僉
事錢朝鳳等遁去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至亦遁俊益發

獬狔及石砭土兵助朝鳳進勦參政公勉仁亦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獬狔奮擊之禽斬八百餘人墜崖溺水甚眾俊復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敗之門鎮子禽惠廷瑞奔陝西西鄉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洪鐘乃下令招撫歸者萬餘人 冬十月治河侍郎李堂請起大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三百餘里以障河北徙從之 姚源賊破安仁縣復劉健謝遷劉大夏楊守隨林瀚韓文許進艾璞等官仍致仕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躬扶犁其辛苦稍羸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爲曠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媿地下也 己亥戮張綏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石文義張文冕等俱誅死曹雄與家屬永戍海南神英亦奪爵以右都督致仕惟錢寧以計免 劉

瑾既誅有詔許羣賊自首劉六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等憚要束未幾復叛去 南京御史張芹言李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迹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進官廕子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帝責其沽名奪俸三月東陽乞休辭廕不許時政事一新而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 十一月致仕侍郎謝鐸卒贈禮部尙書諡文肅 重慶人曹弼亡命播州糾衆寇川南謀與藍廷瑞合十二月乙丑

逼江津御史俞縉遁去都指揮龐鳳邀僉事吳景俱走景不可
帥典史張俊迎擊手殺三賊矢被面急收兵入保城已陷大呼
寧殺我毋殺士民賊強之跪不屈遂被殺俊亦死 甲申上太
皇太后尊號曰慈聖康壽皇太后曰慈壽 北部亦卜刺與小
王子仇殺亦卜刺竄西海阿爾禿廝與合逼脅洮西屬番屢入
寇巡撫張翼總兵王勛不能制漸深入邊人苦之 林俊移師
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諭甫陽聽令使弟琯劫如故指揮李
蔭斬琯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土兵
助蔭

六年春正月壬子朔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
擣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

出遇蔭兵敗走俊及僉事馬昊等進圍之俘斬及焚死者二千有奇 楊一清爲吏部尙書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凡爲劉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卽登薦大盜竊中原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 藍廷瑞收散亡癸酉陷營山僉事王源帥典史鄧俊禦賊皆被殺賊縱掠蓬劍二州 洪鐘赴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賊益熾俞緇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不滅加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爲賊俊被旨切責 二月丙申賜寘鐠死焚其屍諸子弟皆死 江西盜益熾撫州則東鄉賊王鈺五徐仰三傅傑一揭端三等南昌則姚源賊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瑞州則華林賊羅光權陳福一等而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又起官軍

累年不能克己酉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南畿浙江福建廣東湖廣軍務許便宜從事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專刑戮 劉六等黨曰眾轉寇山東所至屠城邑殺將吏諸州縣率閉城守或棄城遁或遺之芻粟弓馬乞母攻文安諸生趙鏐挈家匿渚中賊將污其妻女鏐手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爲之魁教賊定部伍無淫掠妄殺檄有司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賊勢益橫 楊一清建議遣大臣節制諸道兵三月庚午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討直隸河南山東賊偉昇之曾孫也 劉七等至兗州僉事潘珍先設備歸善王當互帥家眾乘城取護衛弓弩射賊賊引去掠曲阜犯闕里禮拜而去轉入大名真定等處 丙子免被寇州縣稅糧一年 小王

子入河套犯沿邊諸堡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珂檄副總兵王勛等七將分據要害夾擊敗之督饟侍郎叢蘭言陝西起運糧草數爲大戶侵牟請委官押送每鎮請發內帑銀數萬預買糧草御史張或清出田畝請蠲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科則靈州鹽課請照例開中台商糴糧軍士折色主者多剋減迄選委鄰近有司散給從之 張永輩用事大臣多與交驩劉忠獨無所顧永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卻其餽會忠典會試甫畢帝以試錄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爲中官所掎夏四月癸未乞省募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 刑部員外郎宿進疏陳六事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鑰並宜卹贈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尙書王敞等及內侍

餘黨俱宜斥疏入帝怒將親鞫之命張永召李東陽東陽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五十削籍歸 淮安盜起 五月鄆本恕逼劍州判官羅明與子介拒守城陷父子皆罵賊死 馬中賜敗賊於彰德又敗之河間進左都御史時賊勢方熾劉六劉七等自山東犯河南南下湖廣抵山西復自南而北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諸將率畏懦莫敢當賊鋒或反與之結御史王廷相言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疏不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者爲効力盜有生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卻者必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縱深入將帥罪也若陳兵黃河之

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東而主將以大軍威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 王敞不能辦賊罷之刑部尙書何鑑代爲兵部尙書鑑乃選將練兵錄民間材武士令鄉聚悉樹柵浚溝團結相救河南山西兵守黃河斷太行京操班軍留守所在城邑每漕艘運卒一人屯河濱護運道通行旅文武大吏軼賊請敕峻責之而襄縣令能擊賊者 六月山西盜起與楊虎合 賊犯棗強參將宋振禦之不發一矢城遂陷知縣段豸曠日大呼殺賊而死賊屠其城死者七千人 太監廖堂鎮守河南其弟鵬爲錦衣指揮鵬子鎧冒籍中河南鄉試物議沸騰給事中陳鼎發其事鎧遂除名堂鵬大恨會鼎陳弭盜機宜堂囑權倖摘其語激帝怒下錦衣衛獄掠治謂鼎前籍平江伯貴

產附劉瑾增估物價疑有侵盜楊一清救之乃釋爲民鼎迪之
四世孫也 山西巡撫都御史王璟製火槍萬餘槍藏箭六皆
傳毒藥用以禦寇寇不敢西 楊虎等自十八盤還破武安掠
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劉六劉七等合參將
桑玉猝遇賊村中六七窘蹙跳民家樓上欲自剄玉素受賂
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樓下六七
知救至出射殺數人玉大敗僉事許承芳請濟師乃命都督同
知張俊充副總兵與參將王琮統京軍千人往討 華林賊陷
瑞州通判姜榮方攝府事出走賊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
榮妾竇妙善居別室急取府印投荷池中鮮衣前曰太守統援
兵數千出東門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

解先所執數人獨與妙善出城妙善視隸盛豹在側語以印處
曰汝歸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我卽畢命矣至花塢遇井妙善
給賊汲水飲遂跳身入井賊驚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榮取印
引至花塢覓井果得妙善屍 洪鐘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
討藍廷瑞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廷瑞走漢中都指揮金
寃圍之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方駐漢中廷瑞遣其黨何虎詣
章乞還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急之恐致死陝且受患乃令
寃護之出境 復設南顧巡撫以周南爲之 初樂陵知縣許
達之官慨然爲戰守計縣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令民屋
外築牆牆高過簷啟圭竇才容人家選一壯者執刃伺竇內餘
皆入隊伍日視旂爲號違者軍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

城門秋七月賊至旂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竄斬獲無遺
後數犯數卻之遂相戒不敢近樂陵時益都知縣牛鸞郟城知
縣唐龍汶上知縣左經濬縣知縣陳滯皆能抗賊 馬中錫雖
有時望不習兵張偉亦執袴子見賊強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
議招撫謂盜本良民出酷吏甯杲與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
之可毋戰降也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過勿邀擊饑渴則食飲之
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焚掠猶豫未定趙鏐具疏
附奏言今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戮諫臣屏棄元老
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睿謀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
天下卽梟臣之首以謝羣奸已而復合兵犯文安壬申京師戒
嚴癸酉從學士陳壽請調宣府延綏入援中錫欲戰則兵未集

欲撫則賊時向背終不得要領既建議主撫不能變劉六等聞
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肩輿入其營與酒食開誠慰諭
之眾拜且泣送馬爲壽六慷慨請降劉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
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又偵知朝廷方
懸賞格購賊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
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下詔切責
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貰死卽不然毋爲
所誑旣而六等竟不降 涿州男子王豸嘗刺龍形及人王字
於足張永以爲妖人禽之何鑑乞加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
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廷臣楊廷和曰永誠從子聚自以
戰功封伯耳非永誠身受之也永意沮乃辭免恩澤楊一清言

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 置廣西鳳化縣屬思恩府 八
月己卯兵部侍郎陸完兼右僉都御史統京營宣府延綏軍討
賊 藍廷瑞既入四川求降洪鐘等令至東鄉聽撫賊意在緩
師遷延累月依山結營要求營山縣或臨江市屯其眾遣官爲
質鐘令漢中通判羅賢入其營鄢本恕來謁約既定會官軍有
殺其樵採者賊復疑懼遂殺賢剽掠如故官軍爲七壘守之賊
不得逸其黨漸潰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永順土
舍彭世麟冀得間逸出世麟密白鐘鐘授方畧使圖之及期廷
瑞本恕暨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禽惟廖
麻子得脫其眾聞變驚潰渡河鐘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加
鐘太子太保進林俊右都御史世麟亦被獎賚 甲申劉六犯

固安或傳賊且逼京師陸完行及涿州命還軍入衛會副總兵
許泰游擊將軍卻永敗楊虎等於霸州賊南走京師始解嚴丙
戌召馬中錫及張偉還御史吳堂復劾之皆下獄中錫死獄中
偉革爵誅朱振桑王令完節制諸軍指揮賀勇再敗賊信安泰
追敗之東光半壁店副總兵馮禎以所部千五百人追賊阜城
令軍中毋顧首級貪虜獲遂大敗賊逐北數十里俘斬八百六
十有奇遂與泰等分兵追擊九月賊東圍滄州前太平知府胡
世寧服闋赴京馳入城畫防守計賊攻七晝夜不能拔六七並
中流矢乃解而南陷山東縣二十虎亦北殘威縣新河完頻請
濟師丙寅再調宣府及遼東兵益其軍 四川賊流入寧羌州
沔縣諸處藍章以略陽縣漢中要地無城檄扶風知縣孫璽往

城之工未畢賊至縣令嚴順欲去璽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視此乃帥寮屬堅守數日城陷璽被執大罵不屈賊嚮殺之順逃去誣璽俱逃溺於江以他人屍斂璽子啟視非是訟於朝事得白抵順罪 贛州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 冬十月癸未賊陷長山典史李暹戰死甲申圍濟寧焚運舟千二百餘艘轉寇曹州馮禎許泰卻永進擊之禽斬二千餘人獲其魁朱諒 丁酉甘肅副總兵白琮敗小王子於柴溝 致仕尙書閔珪卒年八十二贈太保諡莊懿 谷大用張忠意賊旦暮平白請督師十一月庚戌詔以大用總督軍務毛銳統總兵官忠監神槍帥京軍討賊 丙辰戶部侍郎叢蘭王瓊振兩畿河南山東 曹甫黨方四亡命恩南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州林俊益發土兵

令副使何珊李鉞等擊之賊敗去初俊與洪鐘議數左中貴子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俞繼復構之數被切責比方四敗賊且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秩聽其致仕士民號哭追送言官交請畱不報 戊午京師地震保定河間二府山東武定州同日皆震霸州連三日十九震辛酉敕修省以太平倉賜朱德戶部尚書孫交諫不聽 致仕尚書侶鍾卒

乙亥瘞暴骨 楊虎陷宿遷執淮安知府劉祥靈壁知縣陳伯安劉六等縱橫沂莒間道路梗絕 十二月戶部侍郎邵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久廢不可卒復事遂寢卻永敗賊於濰縣 癸巳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甲午清河口至柳鋪黃河清三日 楊虎連陷虹永

城虞城夏邑及歸德州永城知縣王鼎夏邑永安宣死之宣聞賊逼夏邑兼程抵任甫七日邊兵追賊及之賊退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感之虎溺死餘賊奔河南推劉惠爲首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攻陷沈邱殺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翀北陷鹿邑有陳翰者與甯龍謀奉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鏐副之翰自爲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與龍立東西二厰治事分其軍爲二十八營以應列宿營各置都督聚眾至十三萬欲牽制官軍於是惠鏐擾河南劉六及齊彥名等擾山東黨分爲二上蔡知縣霍恩罵賊支解死妻劉氏自刺死典史梁達自經死西平知縣王佐殺賊多亦支解死主簿李銓從死葉縣知縣唐天恩與父政等七人俱死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揮詹濟里居御

史任賢俱罵賊不屈死賢一家死者十三人固始丞曾基被執使馭馬不從被殺息縣主簿邢祥已致仕城陷罵賊死睢寧主簿金聲邱紳義士朱用之迎戰死西華教諭孔環抗罵死萊蕪知縣熊驂主簿韓塘俱不屈死靈璧縣主簿蔣賢戰死賊欲屠鈞州遂以故尙書馬文升家在城內捨之去攻泌陽燬焦芳家發其先冢求芳父子不得束草若芳像裂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 四川賊麻六兒等逼川東辛丑副使馮傑追擊於蒼溪俘斬頗衆日晡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突傑敗死 陸完擊破賊文安賊南至湯陰完又督諸將追敗之時劉六等眾號數萬而精銳不過千人餘皆脅從官軍追賊輒驅使前行急則棄之去故捷書屢奏而賊勢不衰 巴喇西國入貢其國絕遠飄流海

中歷十年乃得達帝嘉其遠來賜賚有加 谷大用毛銳帥師駐臨清劉六等復轉而北謀伺帝省牲南郊乘間犯駕

七年春正月甲寅趨霸州何鑑立奏聞夜設備京師戒嚴令邊兵邀賊召陸完毛銳谷大用還禦近畿賊知有備西掠保定諸州縣丁巳陷大城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戰死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帝問何鑑可出否鑑請早出以安人心遂成禮而還河南巡撫都御史鄧璋請濟師何鑑言山東賊不及萬官軍奚啻十倍緣勢要私人營充頭目撓律攘功失將士心請盡遣若屬還都指揮以下失事卽軍前行戮益調邊軍助璋從之卹贈霍恩王佐郁采孔環等 何鑑以山東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責許泰卻永劉暉李鉉以河南賊劉惠趙鏐邢老虎等責

馮禎時源神周金輔賊西掠博野攻蠡縣臨城許泰等不敢擊
谷大用毛銳與過於長垣大敗銳傷亡其將印泰救至僅免鑑
請召二人還二月丁丑仇鉞爲平賊將軍副都御史彭澤提督
軍務太監陸閭監軍討河南賊以畿輔山東賊委陸完禮部尙
書傅珪力言閭不宜遣不聽 陸完遣卻永追敗劉六於宋家
莊賊南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敗之賊奔登萊海養已卯犯萊
州指揮僉事蔡顯與三子洪英順力戰死 許逵牛鸞超擢兵
備僉事 陳金至江西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兵
至先討東鄉賊遣參議徐蕃等分屯要害而令副總兵張勇士
官岑塗岑猛統官兵土兵擊賊熟塘進戰南壕追敗之赤岸陰
嶺塗兵縱弩射趨捷若飛禽徐仰二馘王鈺五等克柵二百六

十五斬首萬一千六百餘級俘七百五十餘人塗兵要賞千金
金靳不與乃縱賊使逸桀黠者多不死尙數千人金急欲成功
遂下令招撫 梁山縣主簿時植攝縣事方四等略地拒卻之
斬獲數十級三月賊又至城陷大罵不屈妻及九歲女皆自殺
劉惠等駐西平都督僉事馮禎偕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金
輔擊敗之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首稱是
餘賊潰而西鄧璋等朝崇王於汝寧宴飲連日賊招散亡勢復
振陷鄢陵滎陽汜水鞏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辛未賊屯洛
南覘官軍飢疲迎戰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周方陳而後
哨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遽遁陳亂賊乘之禎下馬殊
死鬪援絕死焉事聞贈禎洛南伯授其子大金都督僉事 江

西右參政吳廷舉敗華林賊於連河 教坊司臧賢請易牙牌
製如朝士又請改鑄方印爲傳珪所格不行賢日夜騰謗於諸
閹間冀去珪 夏四月番僧乞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中旨
下禮部傳珪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
問田亦竟止 陸完師次平度檄卻永白玉與游擊溫恭三道
進攻命副總兵張俊李鉉及許泰劉暉分軍邀其奔逸賊走連
戰皆大敗之劉六等三百人變服易馬北走沿途招聚勢復張
剽香河寶坻玉田轉攻武清游擊將軍王杲敗歿巡撫都御史
甯杲兵亦敗畿輔復震動俊泰永遏之賊由武清西去五月丙
午山東賊平先後禽斬二千六百餘人六等轉南至冠縣暉襲
敗之指揮張勛又敗之平原賊南奔邳州渡河抵固始 劉惠

等聞仇鉞軍將至奔汝州又聞官軍扼要害乃走寶豐復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奔固始抵潁川屯朱皋鎮永順宣慰彭明輔等擊之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餘眾走光山陳金移師姚源令參政董朴吳廷舉等分營餘干安仁貴溪鄱陽樂平遏賊甲寅金親統大軍擣賊巢殷勇十重創死張勇督土兵以毒弩射殺洪瑞七成七等俘斬其五千人金喜謂功在旦夕與將吏置酒高會賊覘諸要害無守者乃悉所有賂土兵乘暮遁去時賊絕爨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棄稚弱散婦女及抵貴溪始得一飽遂轉掠衢徽間金知失策亦下令招降賊首王浩八等故僞降以緩官兵攻剽如故南贛大帽山賊張時旺黃鏞劉隆李四仔等聚眾稱王攻剽城邑延及江西廣東之境

數年不靖官軍討之輒敗推官莫仲昭知縣蔣璣指揮楊澤等被執賊勢愈熾周南集諸道兵擊之龍牙禽時旺義民林富別擊斬鏞於鐵阮其他諸砦爲指揮孫堂等所破副使楊璋僉事凌相等亦擊隆四仔禽之先後斬獲五十人仲昭等得逸還劉六等走湖廣奪舟至夏口丙寅遇副都御史馬炳然於武昌江中殺之復登陸焚漢口爲指揮滿弼等追及六中流矢與子仲淮赴水死劉七齊彥名帥五百人舟行自黃州順流抵鎮江南京諸司議擇將適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參贊尙書劉機卽召任之昂以無朝命辭機曰機奉敕有云敕所不載聽便宜此卽朝命也衆服其膽識機中敷之孫也 河南白蓮賊趙景隆白稱宋王掠歸德叢蘭遣指揮石堅知州張思齊等擊斬之

閏月贈孫璽光祿寺少卿 賊楊寡婦以千騎犯濰縣指揮
喬剛禦之賊少卻許逵追敗之高苑令張勛邀之滄州先後俘
斬二百七十餘人未幾賊別部掠德平逵盡殲之 方四陷江
津破綦江薄重慶馬昊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乘之斬獲
多遂合羅狗士兵搏賊賊陳左而伏兵其右昊以正兵當左身
帥百騎擣其伏伏潰趨左左亦潰四奔婺川與曹甫相攻衆遂
散四變姓名走爲他將所獲昊再被獎進副使 彭澤體幹修
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既受命陳便宜十一事
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比至軍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
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與仇鉞
追及劉惠等於光山命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輔左右夾擊賊

大敗斬首千四百有奇湖廣軍亦破其別部賈勉兒於羅田賊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賊復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廬州至定遠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眾爲二惠與趙鏐之弟鏐帥萬餘人北走商城鏐道遇其徒張通及楊虎遺黨數千人勢復振掠鳳陽陷泗宿睢寧定遠彭澤與鏐計使神周追鏐時源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勉兒鏐復合周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眾略盡鏐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飯村店軍士趙成執送京師源輔追惠連戰皆捷惠窘走南召指揮王謹追及於土地嶺射中其左目白縊死勉兒數爲都指揮朱忠夏廣所敗獲之項城丁村餘黨邢本道劉資楊寡婦等先後被禽壬辰河南賊平自出

師至是凡四月 六月南京告急陸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
 鉞會完軍進勦賊乘潮上下肆掠操江武靖伯趙宏澤都御史
 陳世良遇之敗績死者無算宏澤承慶之子也 礫流賊趙鏐
 等於市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不聽尋以皮製鞍
 鐙帝每騎乘之鏐臨刑歎曰吾不能手刀焦芳父子以謝天下
 死有餘恨 廖麻子及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張敏馬昊何珊
 與總兵官楊宏等合擊之賊勢感洪鐘乃議招撫秋七月敏以
 單騎詣甫營甫聽命遂赴軍門受約束歸散其黨麻子忿甫背
 己殺之并其眾轉掠川東連陷銅梁榮昌官軍不敢擊潛躡賊
 後馘良民爲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
 鬚 何鑑以羣盜未盡請畱邊將劉暉戍山東時源河南卻永

畿輔李鉉淮陽各假總兵之職俟事寧始罷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習人馬俱病今賊已漸平請畱三之一討賊餘悉遣還廷議二人議俱是請四將各千人鎮壓他將許泰神周金輔溫恭輩俱統所部還邊鎮帝許之命延綏軍徑還遼東宣府大同軍過闕勞賜帝時好弄兵羣小寵幸者言邊將慙健過京軍遠甚宜畱之京營帝以爲然給事中王昂論選法之弊指楊一清植私黨帝謫昂一清更申救優旨報聞江西副使王秩等擊大帽山賊獲何積欽俘斬千七百餘人副使周憲勦平馬腦砦及仙女雞公嶺諸寨先後斬獲千餘人華林賊窘遣謀者詭言饑困狀憲信之移檄會師夾擊他將多觀望憲攻北門三戰賊稍卻癸巳憲與子幹先登逼之賊下木石如雨憲中槍幹前

救力戰墮崖死憲創重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軍大潰南昌
知府李承勛單騎入其營眾乃復集陳金卽檄承勛討賊賊黨
王奇聽撫搜得其衷刃縱使還奇感泣誓死報 丁酉振四川
饑 御史周廣陳四事略言三代以前未有佛法况刺麻尤釋
教所不齒耳貫銅環身衣赭服殘破禮法肆爲淫邪宜投四裔
以禦魑魅奈何令近君側爲羣盜與兵口實哉昔禹戒舜曰毋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紂之迷亂酗
於酒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
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
聲也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羣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鎖怨蘭夢無
徵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計乎中人稍有資產猶畜妾

賡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顧祖宗繼嗣者也義子錢寧本
臣豎蒼頭濫寵已極乃復攘敎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
自稱皇庶子僭踰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
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
佞人也近兩京言官論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優容卽武將
失律亦赦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白骨積如邱山夫
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
臣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遊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期責令
成功以贖前罪寧見疏大怒畱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
戶部主事曹琥救之吏部擬調琥河南通判寧欲遠竄之乃改
尋甸寧怒廣不已使人遮道刺之廣知之易姓名變服潛行四

百餘里乃免兩廣總兵官武定侯郭勛承寧風旨以白金試廣
廣拒不受勛伺廣謁御史攝致軍門垂擊幾死御史救之始解
勛英之五世孫也 劉七等治舟孟漬陸完至鎮江留仇鉞防
守令溫恭以騎駐江北劉暉卻永以舟師趨江陰完帥都指揮
孫文傳鎧趨福山港賊懼抵通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
命同知羅瑋夜導軍登山南感之八月癸亥齊彥名中槍死七
中矢亦赴水死完殲其餘眾而還 以江西臨川縣之孝岡立
東鄉縣析金谿進賢餘干安仁四縣地益之又以餘干縣之萬
春鄉置萬年縣析鄱陽樂平貴溪三縣地益之以居降人 李
承勛令王奇入賊砦說降其黨爲內應而親帥所部登山奇夜
拔柵官軍奮而前降者自內出賊遂潰九月乙酉陳金乘勝擊

斬羅光權胡雪二華林賊平 四川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
汪景芳劾洪鐘縱兵不戢綸復奏鐘樂飲縱游致賊自台州渡
江陷州縣戊子召鐘還以彭澤總制四川軍務 丙申賜義子
一百二十七人國姓御史賀泰諫謫衢州推官 冬十月進仇
鉞爵爲侯陸完左都御史與彭澤並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
衛世百戶又加楊廷和少師何鑑太子太保鑑言羣盜蕩平民
罹兵久乞量免出租多方振贍黜貪殘長吏停不急工役還民
閒故業貸以牛種復其家三年有訐舊事及怙惡者並置於理
悉報可 免河南江西浙江被災寇者稅糧 十一月壬申時
源爲平賊將軍會彭澤討四川賊 初大同游擊將軍江彬赴
調過薊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爲賊得賞後與賊戰淮上破三

矢其一著面鏃出於耳拔之更戰帝聞而壯之賊漸平遣邊將還鎮過京師彬與許泰皆畱不遣因錢寧得召見帝見其矢痕呼曰彬健能爾耶彬狡黠強狠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帝前帝大悅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臥起嘗與帝弈不遂千戶周騏叱之彬陷騏撈死左右皆畏彬寧見彬驟進意不平一日帝捕虎召寧寧縮不前虎迫帝彬趨撲乃解帝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然心德彬而嫌寧寧他日短彬帝不應彬知寧不相容顧左右皆寧黨欲籍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丁亥大同宣府遼東兵畢至帝命畱之以京軍往代何鑑力陳不可廷臣集議復極言其害李東陽疏稱十不便帝皆不聽遣中官索草敕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帝遂

出內降行之尋并調延綏軍入京師號外四家縱橫都市每圍練大內間以角觝戲帝戎服臨之與彬聯騎出鎧冑相錯幾不可辨以金州紫陽堡地置紫陽縣十二月洪鐘致仕初鐘召還巡撫四川都御史高崇熙懼復主撫廖麻子等陽受約崇熙遽罷諸軍令張敏徙開縣臨江市民空其地以處麻子等許給復三年爲請於朝馬昊力爭謂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紋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棄以資賊自遺患崇熙不從昊乃益治兵觀變丁卯李東陽致仕免兩畿山東山西陝西被災寇者稅糧陳金累破劇賊而所用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有巨族數百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爲賊屬載數千艘去金方倚其力不爲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頗私入士民皆深

怨之及諸賊盡平而王浩八等終不能得給事中黎奭及兩京言官交章劾金

八年春正月癸酉召金還右副都御史俞諫督江西浙江福建諸軍代討賊李鉉爲都督僉事同提督軍務金遂請終喪去

乙酉命許泰領勇敢營江彬領神威營並賜國姓尋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四衛勇士隸西官廳彬及大監江永等掌之正德元年所選官軍隸東官廳泰等掌之自是兩官廳爲選鋒而十二年團營且爲老家矣宣府送迤北降人脫脫太等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何鑑等言漢魏徙氏羌於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武早絕亂階苻堅處鮮卑於漢南苻融亦慮其窺測虛實今使降人出入禁中假寵踰分且生慢侮萬一北寇聞之潛使黠賊僞

降以爲間諜寧不爲將來患哉不聽 大同有警癸巳叢蘭及

僉都御史陳玉巡視居庸龍泉諸關 二月山東巡按御史張

濬言賊所過州縣有子救父婦衛夫罹賊兵刃者凡百十九人

皆宜旌表傳珪言所奏人多費廣宜準山西近例於所在旌善

亭側建二石碑分書男婦姓名邑里及孝義貞烈大畧以示旌

揚有司量給殯殮費厥後他方有奏悉以此令從事從之 丙

午以平賊功封谷大用弟大亮永清伯陸闇姪永鎮平伯 三

月戊子改太平倉爲鎮國府處宣府官軍 甲午以旱敕羣臣

修省 廖麻子等執張敏以叛詔逮高崇熙擢馬昊右僉都御

史代之 初湖廣鎮溪千戶所草子坪長官司與貴州銅仁四

川酉陽梅桐諸土司犬牙相錯錯溪麻龍麻陽與銅仁苗龍童

保聚眾攻剽土官李椿等實縱之而箠子百夫長龍真與通謀
後遂四出劫掠遠近騷然湖廣巡撫都御史劉丙將討之賊入
連山深箐爲拒守計夏四月丙帥師破其數寨賊走據天生崖
及六龍山貴州巡撫都御史沈林兵繼至連攻破之前後禽童
保等二百人斬首八百九十餘級都指揮潘勛又破鎮箐諸寨
禽麻陽等百六十人斬首級如前餘賊遠遁十餘年逋寇盡平
璽書獎勵丙實之孫也 雲南蒙自土舍祿祥爭襲父職鳩殺
其嫡兄祿仁安南長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稱亂守臣討
平之革蒙自土官改安南長官司爲新安守禦千戶所 庚申
御經筵編修何瑋觸忌諱謫開州同知 廖麻子等圍中江將
趨成都彭澤馬昊時源數敗賊乙丑游擊閻勲追禽麻子於劍

州斬之餘眾走推其黨喻思俸爲主總兵官陳珣追至富村賊
僞降因北渡江襲殺都指揮姚震轉入巴山故巢亦不刺擁
眾入討來川遣使詣張翼乞邊地駐牧修貢翼陷以金帛令遠
徙遂西掠烏斯藏據之自是洮岷松潘無寧歲小王子以五
萬騎攻大同趣朔州掠馬邑五月辛巳仇鉞充總兵官帥京營
兵禦敵於大同鉞上五事請遣還京操邊軍停京軍出征以省
公私之擾時不能用鉞既至值寇犯萬全河沙擊之斬首三級
而軍士亡者二十餘人寇亦引去王浩八等流劫浙江開化
俞諫檄嘉興府同知伍文定參將李隆都指揮江洪僉事儲珊
討之軍華埠都指揮白宏湖州知府黃衷別營馬金賊黨劉昌
三破執宏官軍大挫浩八突華埠洪文定擊敗之追及於孔埠

隆珊亦追至池淮破其巢進攻淫田洪以奇兵深入中賊誘與指揮張琳等皆被執文定等殿後得還賊亦遁歸江西德興以洪宏爲質求撫於按察使王秩秩受之爲傳送姚源 六月戊戌河決黃陵岡治河都御史劉愷束手無策奏言帥眾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工部尙書李鏊和之曹單間被害日甚

曲阜爲賊破闕里林廟在曠野巡撫山東都御史趙廣請移縣就闕里從之 初貴州水東宣慰使宋然貪淫所管陳湖等十二馬頭科害苗民而安貴榮欲并然地誘其眾作亂於是阿朵等聚眾二萬餘署立名號攻陷寨堡然僅以身免會阿朵黨洩貴榮情官軍進討貴榮懼自帥所部爲助賊平貴榮已死坐追奪然坐斬然奏世受爵土負國厚恩但變起於榮而身陷重辟

乞分釋詔許依土俗納粟贖罪都御史請以貴筑平伐七長官司設立府縣流官不果然宋氏遂衰子孫守世官衣租食稅聽徵調而已然欽之四世孫也 先是傅珪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虎出見地裂山奔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戶部尙書孫交亦以守正見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兩京言官交章請畱不聽 王浩八奔據貴溪裴源山餘眾復集連營十里俞諫與副使胡世寧畫策令世寧及王秩吳廷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乙卯躬與李鑑冒雨前進賊憑高發矢石官軍幾不支鑑下馬持刀督將士殊死鬪大破之追奔數十里俘斬數千人遂禽浩八餘眾潰

散 秋七月南京吏部侍郎儲懔卒懔體貌清羸若不勝衣淳
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辟遠非類不惡而嚴
邵寶嘗曰立身當以柴墟爲法柴墟懔號也 陳茂烈之歸也
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知府閔其勞進二卒
助之三日遣之還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
米茂烈言臣素貧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
以自逭其貧非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
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育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曰
無多臣欲自盡心力尙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
八月王浩八餘黨走玉山俞諫李鉉會周南及江西巡撫任
漢擊斬七百餘人禽劉昌三餘賊奔姚源諫督吳廷舉等進剿

廷舉以胡浩三黨受撫往諭之爲所執居頃之盡得其要領誘使攜貳浩三遂殺其兄浩二內亂鉉督官兵逼之禽浩三行人傅檄出使襄府半道聞母病請入京省視再往竣事禮部尙書劉春曰無害於使事而可教孝奏許之免南畿水災稅糧拜牙卽昏愚淫暴心怵屬部害己滿速兒又甘言誘之拜牙卽欲偕奄克孛刺往奄克孛刺不從奔肅州拜牙卽遂棄城叛入土魯番滿速兒遣火者他只丁據哈密喻思倖出走大安鎮陳珣不敢前陝西兵與戰潰賊遂越寧羌犯略陽珣軍鼓譟賊夜走度廣元爲官軍所遏還趨通江巴州招餘黨諸將帥稱病不擊賊九月詔逮珣且讓馬昊俞諫懲陳金之失一意用兵而任漢懦追賊緩東鄉降賊隸胡世寧號爲兵者剽掠如故

萬年賊尤眾吏胥多其黨官府動息必知副使李情治峻急眾欲叛李鉉駐師餘干將擊餘賊之未下者賊畏之不敢發會鉉疽發背卒於軍冬十月新兵遂叛萬年賊王垂七胡念二等亦作亂殺情及饒州通判陳達秦碧指揮邢世臣等焚解舍諫遣參將桂勇等討東鄉賊丁未禽之又發兵討禽萬年賊亂乃定贈蔣欽光祿寺少卿周璽涂禎等十人俱復官賜祭 陳金之未去江西也提學副使李夢陽與相抗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又不往揖且敕諸生毋謁上官卽謁長揖毋跪御史江萬實亦惡之淮王祐榮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祐榮怒奏其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實右王訐萬實詔總督行勘金以屬布政使鄭岳夢陽僞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構

岳子沅通賄事寧王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砮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宸濠遂助夢陽劾岳萬實亦奏夢陽及僞爲奏草事吳廷舉與夢陽有隙上疏論其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十一月詔遣大理寺卿燕忠往鞫召夢陽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爲訟冤不聽劾夢陽陵轢同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閒住去岳褫職沅謫戍廷舉奪俸一年 寧王宸濠謀復護衛兵部尙書何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執不從諸倖臣喉詞事者發鑑家僮取將校金錢言官遂交章劾鑑鑑致仕去 言官劾俞諫任漢十二月召漢還命諫兼領巡撫 雲南鎮守中官貪橫巡按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僉事盛應期裁抑之爲所誣逮下錦衣獄璞竟拷死必登應期久之乃

復職 南京刑部侍郎鄧璋振江西饑 加誠意伯劉基太師
諡文成宋濂諡文憲朱善宋訥並文恪

明紀卷第二十五終

明紀卷第二十六

賜進士身工部繡書虞衡司是陳鶴餐卹贈知府銜縉雲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蒙叅訂

武宗紀三

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九年春正月庚辰乾清宮災楊廷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給事中潘墳言陛下涖阼九年治效未臻災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政非汗馬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爲入而內庭琴瑟鼓鐘人倫之樂不必遊離宮以爲謹狎羣小

以爲快也出而外庭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爲私人
集遠人爲勇士也問陛下好佛矣臣以爲南郊有天地太廟有
祖宗錫祉凝庥佛於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問陛下好
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爲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
自勞三軍六師大武也不須邊將邊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
奚爲闐闐駢闐內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爲金塊珠礫也況養
豹乎金碧熒煌古以爲塗膏鬻血也況供佛乎是數者之好皆
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報聞 編修王思言天下之治賴紀綱
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徧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
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內閣執奏方堅
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

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
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
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
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
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
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閒少賜召問
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下保天命思直之曾
孫也 給事中石天柱言今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
其鬼教招集邊卒襲其衣裝甚者結爲昆弟無復尊卑數離深
宮馳驅郊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爲贅疣待
義子以心腹時享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儲位久虛旣

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計久長哉 御史張士隆言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薊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匪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不報 先是廖堂移鎮陝西貪暴如故巡按御史王廷相裁抑之已而堂奉詔辦食御物於蘭州巡按御史劉天和謂非所部辭不往堂奏天和拒命詔逮之部民哭送者萬人廷相已改督京畿學校亦以堂誣奏并逮錮錦衣衛獄久不釋楊一清疏救法司奏當贖杖還職中旨謫天和金壇縣丞廷相贛榆縣丞刑部主事孫繼芳抗章救不報一清以陳壽剛果乃起壽撫陝西 二月庚子江彬導帝微行至教坊司自是數至焉 丙午禮部尙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

士預機務 彭澤時源馬昊督諸軍圍喻思倖西鄉山中癸丑禽之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賊駱松祥及榮昌賊復熾澤等又移師討平之又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揮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寧鎮撫 南京禮部尚書喬宇帥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不省 巡撫蘇松都御史王纘請養宗室子宮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內官召還建言被劾諸臣不報 三月俞諫擊臨川賊斬其魁 寧王宸濠驕橫盡奪諸附王府民廬責民間子錢強奪田宅子女養羣盜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術士李自然李曰芳妄言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喜時時誦中朝事聞謗言輒

喜或言帝明聖朝廷治卽怒胡世寧上疏曰江西之盜剿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廬地採辦擾旁郡蹂藉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請於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鎮撫敕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時漢已召還兵部尙書陸完議令諫計賊情撫剿之宜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報可陸完嘗爲江西按察使寧王宸濠雅重之時召與曲宴以金罍爲贈及爲兵部尙書宸濠致書盛陳舊好欲復護衛及屯

田完答書令以祖制爲詞宸濠遂遣人輦金帛鉅萬寓所善教坊臧賢家徧遺用事貴人屬錢寧爲內主比奏下完遂爲覆請而以屯田屬戶部請付廷議費宏從弟編修案與宸濠爲姻婭聞其有異謀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年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卻之及中官持奏至閤宏極言不當予夏四月丁酉諸嬖人乘宏讀廷試卷取中旨行之命下舉朝譁然六科給事中高滂等十三道御史汪賜等力爭章並下部久不覆復升昌平縣爲州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貴言睢陽諸生孫清幼孤事母孝母歿未葬流賊至守柩不去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里人多賴以全又徐儀女雪梅嚴清女銳兒皆不受賊污憤罵被殺又沅陽諸生沈麟以

知府劉祥縣丞程儉爲賊所執挺身詣賊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義之祥儉獲釋請皆如制旌表事下禮部用傅珪前議行錢寧數偵費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劾案不當留翰林卽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五月乙丑命並案致仕寧遣騎伺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宸濠益怒滿速兒遣火者馬黑木赴甘肅投謾書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略楊廷和等共薦彭澤己丑命澤總督軍務經理哈密南京給事中徐文溥言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旣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乏人夫宴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

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
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
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
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
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之人逐彼偵事之
使宗社幸甚疏入陸完乃請納諫官言帝責文溥妄言不許

六月俞諫遣李隆擊新淦賊賊踞萬山中僭稱王且八年隆等
深入悉就擒俘斬千七百餘人劇賊徐九齡者初嘯聚建昌醴
源已出沒江湖間積三十年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咸
被其害諫討斬之羣盜悉平工部員外郎韓邦靖言廷臣頃
因災變極陳闕失未見聽納前後以言獲罪者未蒙召用乞開

延攬採擇之門以收人心帝大怒下邦靖錦衣衛獄給事中李鐸等以爲言乃奪職爲民詔自今言事黜謫者毋復用 乙卯開雲南銀礦 秋七月乙丑小王子犯宣府大同連營數十別遣萬騎掠懷安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張永提督軍務都督白玉充總兵官帥京營兵協蘭守禦京師戒嚴撫寧侯朱麒守紫荊關寧晉伯劉岳守古北口崇信伯費柱守居庸關保定侯梁永福守倒馬關指揮使房寬守黃花鎮指揮同知吳英守龍泉關 自亦不剌阿爾禿廝駐甘肅塞外時入寇掠陷堡塞五十有三張翼及鎮守太監朱彬等冒首功千九百有餘以捷奏者十有一巡按陝西御史成文盡發其奸翼等賄中人傾文會文劾僉事趙應龍應龍亦許文細事遂逮文斥爲民 湖廣清軍

御史王相言致仕尙書劉大夏年已八十請復廩隸錄其子孫
中官用事者嘽大夏不許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辛丑小
王子犯白羊口 乙巳京師地震 己未小王子入寧武關掠
忻州定襄寧化九月壬戌以五萬騎自萬全右衛趨蔚州大掠
又三萬騎入平虜南城叢蘭等預置毒飯於田間如農家饌而
設伏以待敵至中毒伏猝發多死者 江彬勸帝製鋪花氊幄
百六十二間如離宮之制以備行幸詔廖堂督成之堂贏金數
萬將遺權倖陳壽檄所司留備振復戒諭堂勿假貢獻名有所
科取堂怒堂爪牙數十輩散府縣漁利壽命捕之皆逃歸堂將
傾壽壽四疏乞休不許擢南京兵部侍郎陝人呼號擁輿移日
不得行 庚午帝狎虎被傷不視朝王思言孝宗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卽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怠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於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懷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宮日湏於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銳每眾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斂爲質訥及

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
聞歌聲乃檣舟以濟 冬十月工部主事李中言曩逆瑾竊權
勢焰薰灼陛下旣悟誅之無赦聖武可謂卓絕矣今大權未收
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
士風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
民財日殫軍政日弊瑾旣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由陛下惑異
端故也夫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雜居今乃建寺西華門內延
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用舍顛倒舉措乖方政
務廢弛職此之故伏望陛下翻然悔悟毀佛寺出番僧妙選儒
臣朝夕勤講攬大權以絕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
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

使不爲邊患若許其齋茶給之詔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羗人妄有請乞從之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不可勝言帝乃罷齋茶卒與誥命春又言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舊設立烏斯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緣諸番僻遠莫辨真僞中國逃亡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創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同方許起送並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

十年春正月癸亥享太廟戊辰大祀天地於南郊皆逮暮成禮給事中王良佐言郊廟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齋致齋有常期有專所當祭之日夙駕而往行禮之際無貳爾心期昭假

史程啟充等言穀魁鼓煽流言死不蔽罪縱首禍而謫言者非
國體不報廷臣議當沍罪卒無所坐坐以藏護衛兵器違祖制
十一月辛酉廢爲庶人戍質等肅州魁誣奏論斬中官送當沍
之高牆當沍大慟曰冤乎觸牆死聞者傷之 小王子入花馬
池參將尹清戰死 廣西蒼梧賊殺指揮李鎮等 十二月甲
寅建乾清宮加天下賦壹百萬 致仕尙書雍泰卒 小王子
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據西海出沒寇西北邊 帝崇信西
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廠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封大德
法王因乞令其徒二人還烏斯藏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
歲時入貢且得齋茶以行劉春等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
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

使不爲邊患若許其齋茶給之語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羗人妄有請乞從之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不可勝言帝乃罷齋茶卒與誥命春又言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舊設立烏斯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緣諸番僻遠莫辨真僞中國逃亡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創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同方許起送並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

十年春正月癸亥享太廟戊辰大祀天地於南郊皆逮暮成禮給事中王良佐言郊廟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齋致齋有常期有專所當祭之日夙駕而往行禮之際無貳爾心期昭假

也邇者正月五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十日郊祀七日當
誓戒臣等導駕與百官具朝服候至夜漏下忽傳聞免朝竟不
知旨從何出九日車駕當臨齋宮百官莫不晨趨以俟乃薄暮
方往倉猝至壇行禮甫畢旋即下營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
天耶抑遊幸也及次日駕還復至夜分城門失啟閉之常禁闔
縱馳騁之樂一切非時與制又凡令節大朝賀每至昏暮而司
晨之官尙報卯時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祭祀朝賀之期
經筵講書之候起居寢興之節務各及時遵制舉行不報 民
間訛言宮中選女御史張翰言旬日以來有女之家未字者不
擇壻而配及笄者不備禮而成甚至藏于姻黨之家致帷薄之
議京師如此傳之天下驚疑益甚上虧聖化下斁彝倫乞敕禮

部榜諭萬民之惑會有無賴子強昇居民女錦衣衛獲之以聞
詔悉付獄仍令都察院禁約之人心始安 三月楊廷和父卒
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使中官護行仍令葬畢供職 寘鐸之
敗其孫蘂材逃爲僧永寧山中已爲土僧所淩詣官言狀傳至
京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使驗之咤曰此蘂材殿下也帝
念其自歸免死安寘鳳陽 時寵倖日多廩祿多耗戶部主事
戴冠言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
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係藉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
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絀水旱所入不及前
而歲支反過之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
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陳足以守禦今遇

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爲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旣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司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 英國公張懋卒年七十五贈寧陽王諡恭靖懋頗豪侈又頗朘削軍士屢爲言者所糾嗣公凡六十六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尊寵爲勳臣冠 夏四月致仕尙書傅珪卒年五十七遺命母請卹典撫按以爲言詔廕其子中書舍人 寧王宸濠聞胡世寧劾己大怒列其罪徧賂權倖必欲殺之章下都察院都御史石玠等言世寧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寧爲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

寧已遷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世寧逃馳令浙江巡按御史潘鵬執送江西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按察使李承勛保護之世寧乃亡命抵京師自投錦衣衛獄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卒不省御史徐文華言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良可哀也寧王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啟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亦不納初世寧子繼在軍中策方略十不失一世寧草疏劾宸濠繼請曰是且得重禍世寧曰吾已許國遑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閏月辛酉吏部尙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彭澤久在兵間朕之及聞經略哈密之命

以鄉土爲辭且引疾推鄧璋及仇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比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沙州諸衛聲言予我金幣萬卽歸哈密城印澤以番人可利啗與趙鑑謀遣通事馬驥諭令還侵地及王當予重賞滿速兒僞許之歸所掠赤斤蒙古衛印澤卽令寫亦虎仙賂以幣帛二千及白金酒器一具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稜爲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澤不俟寫亦虎仙報輒奏事平乞骸骨戊寅召還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致仕南京右都御史熊繡卒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頌其清節於朝太僕寺少卿何孟春言繡承繼孫幼且貧無以贍朝夕請如主事張鳳翔孔琦例賜月廩且乞予諡遂諡莊

簡給其孫米月一石 六月帝微行出西安門經宿始返梁儲等諫不省 朵顏都督花當恃險而驕數請增貢加賞不許其子把兒孫以千騎毀鮎魚關入馬蘭谷大掠參將陳乾戰死復以五百騎入板場谷千騎入神山嶺又千餘騎入水開洞事聞命副總兵桂勇禦之花當退駐紅羅山匿把兒孫使其子打哈等入朝謝罪詔釋不問 秋七月御史高公韶劾兵部尙書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卽以坤任之花當本我屬衛日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怒訐公韶中旨責公韶陰結外番交通間諜令首實御史蕭鳴鳳言公韶劾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口中旨責鳴鳳黨庇謫公韶富民典史 帝以太素殿初制樸儉改

作雕峻用銀至二十萬役工匠三千餘人又修凝翠昭和崇智
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火藥庫皆鼎新之梁儲等
切諫不報給事中張原陳汰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
言路進德學六事中言天下幅員萬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
民貧故也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斂中臣之貢獻爲之也比年軍
需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上供
民旣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孝順取於民
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受之人君馭下惟賞
與罰邇者庸才廝養莫不封侯腰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
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
解體也工匠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衛王室

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權倖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 八月丙寅小王子犯固原 冬十月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爲張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帝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延齡屬天文生董景草奏辭簞不允 初寧王宸濠劫持羣吏惡巡撫王哲不附己毒之得疾踰年死董傑代哲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爲幸代傑者任漢俞諫皆歲餘罷歸廷臣推河南布政使孫燧才節著治聲擢右副都御史代諫巡撫江西燧聞命歎曰是當死生以之矣遣妻子還鄉獨攜二童以行時宸濠逆狀已大露南昌人洵洵謂其旦暮得天子燧左右皆其耳目燧防察密左右不得窺獨時時爲宸濠

陳說大義宸濠不悛 十一月梁儲等請檢內閣並東閣藏書
殘闕者令原管主事李繼先等次第修補 帝惑近習言謂烏
斯藏有活佛能知三生欣然欲見之考永樂宣德間邵誠侯顯
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梁儲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
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
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因其來而賞
賚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幡幢朝野聞
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動撥馬船至百艘又許其
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爲官民患今蜀中大
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民鋌而走險盜
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厯數歲之久道途絕

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
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不敢撰擬禮部尙書毛紀
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並切諫帝皆不聽御史
林有年又諫下之獄給事中毛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劉允
行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攜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
隸數千犒賜番僧以鉅萬計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至臨清漕
艘爲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艫相連二百餘里抵成
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治入番器物工人雜造夜以繼
日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初錢寧欲散鈔徧天下先行
之山東爲趙瑄所格已而以鈔二萬鬻於浙江浙江左布政使
方良永言四方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雨雹寧廝養賤流假

義子名躋公侯之列賜予無算納賄不貲乃敢攫民財戕邦本
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緣爲奸椎膚剝髓民不堪命臣何敢
愛一死不以聞乞陛下下宣詔獄明正典刑並治其黨以謝百
姓寧懼留疏不下遣校尉捕假勢鬻鈔者以自飾於帝而請以
鈔直還之民陰召還前所遣使散鈔之謀遂寢寧方得志公卿
臺諫無敢出一語良永以外僚訟言誅之聞者震悚良永念母
老恐中禍乃三疏乞休去 浙江市舶中官崔瑤藉貢物擾民
爲寧波知府翟唐所裁抑且杖其黨王臣臣尋病死瑤奏唐阻
獻貢獻筓殺貢使帝怒逮唐下錦衣衛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
章救給事中范洵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
不聽謫唐雲南嵩明州知州 淮王祐棨游戲無度左右倚勢

暴橫境內苦之長史莊典以輔導失職自免詔不許饒州府推官汪文盛數持王府事有顧嵩者病狂挾刃入王府詰之謬言出文盛指使典白之守臣下文盛獄訊治初祐棨有名琴曰天風環珮寧王宸濠求之不得又求湖濱地不與鎮守太監黎安嘗以事至饒從騎入端禮門被撻宸濠遂嗾安奏祐棨過失及文盛被誣事詔下撫按訊安宸濠不待報遽繫典及府中官校鞠之典辭倨宸濠篋之斃獄中祐棨奏安挾仇殺典庇嵩帝遣都御史金獻民太監張欽往按治祐棨畏宸濠不能自明欽等復庇安言佑棨信奸徒爲暴請嚴戒之軍校坐戍者二十餘人文盛得復官而典冤竟不白 己卯免帝畿旱災秋糧 亦不刺寇松潘番人磨讓亦少等乘機亂爲之鄉導西土大震馬昊

招土番爲間發兵掩擊之千戶張倫等夜帥熟番攻破賊獲磨讓亦少亦不刺遁去昊以松潘地險阻番人往往邀擊饋運乃督參將張傑等修築牆柵自三舍堡至風洞關凡五十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羣臣待漏入賀日晡始成禮及散朝已昏夜眾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朗死於禁門御史程啓充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作之治不省潘塤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踰今春秋已盛更弦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處仁遷義漢武下輪臺之詔皆爲令主況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愆不可蓋何治不可建乎不報二月楊廷和三疏乞終喪許之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織造中官吏宣過沛縣索輓夫千人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

自至縣捕吏管牖主事王鑾助守約與宣抗宣誣奏於朝逮繫
錦衣衛獄以言官論救守約罷官鑾輸贖還職宣列黃梃二人
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
巡按鳳陽御史張士隆劾奏之江彬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陝
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并召侍豹房賜姓爲義兒毀積慶鳴玉二
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潘埧及御史熊相曹雷復切諫
不報帝令彬兼統四鎮軍自領羣閹善射者爲一營號中軍晨
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帝時臨閱名過錦諸營悉
衣黃罩甲許泰及琮周等冠遮陽帽帽植天鵝翎貴者三翎次
二翎王瓊得賜一翎自喜甚初延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女
弟善歌能騎射解外國語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江彬奪歸

進於帝召入豹房大寵傳陞昂右都督弟炆炆並賜蟒衣大璫
皆呼爲舅賜第太平倉帝幸焉召其妾昂不應帝怒而起昂復
結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陞炆都指揮景儀真守備昂喜過望
又進美女四人謝恩徐文華言中人家不娶再醮之婦陛下
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
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闕略
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昂兄弟子姪
出入禁闥陛下降紉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卧起壞祖宗法
莫此爲甚馬姬專寵於內昂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
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不報給事中石天柱帥同官合詞抗論
未報又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

立爲己子歟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爲之耶天位至尊神明之眚尙不易負荷而況么麼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於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疑卒不報 梁儲等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不報 夏四月河南大饑巡撫都御史李充嗣請發帑金移粟振之不足則勸貸富室時流民多聚開封煮糜哺之踰月資遣還鄉 徐文溥偕同官言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

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罔財還邊兵於故伍斥番僧於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昂梟獍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報聞 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暲與二子暲昇作亂殺國王黎暲而自立詭言前王陳氏後仍稱大虞皇帝改元應天 五月庚寅土魯番以哈密來歸 追贈陳選光祿寺卿諡忠愍 致仕兵部尙書劉大夏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諡忠宣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

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尙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甲辰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餘人充海戶 振陝西饑 六月給事中呂經等劾山西布政使倪天民陳達參議孫清登州知府張龍並貪殘爲天下四害龍故劉瑾黨結錢寧爲父得起官者也 秋七月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黎鑑請也石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不省 貴州清平苗阿旁阿階阿革稱王巡撫都御史曹祥調永順保靖土兵討之祥被劾罷以鄒文盛代阿旁等據香鑪山興隆偏橋平越新添龍里諸衛咸被

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協剿以貴州兵擣礮木砦禽阿革 胡世寧繫歲餘言官程啓充蕭鳴鳳邢寰等交章救楊一清復以危言動錢寧乃謫戍瀋陽 初廖堂鎮河南假進貢名要求百端繼者以爲常李充嗣言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密變盆黃鷹角鷹錦鷄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斂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及侵扣驛傳快手月錢河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科派動數十萬其左右用事者又私於境內抑買雜物擅權商賈貨利乞嚴行禁絕詔但禁下人科取而已 小王子以七萬騎分道入乙未犯薊州白羊口張忠監督軍務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帥東西官廳軍禦之山西巡撫都御史李鉞度宣大有備敵必窺岢嵐五臺間乃亟畫戰守策敵果分二萬騎掠偏頭關諸處鉞與延

綏副將安國游擊杭雄馳敗之岢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餘匹 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獎成後進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 丙午工部侍郎趙璜俞琳飭畿內武備 宣府總兵官潘浩迎敵於賈家灣再戰再敗裨將朱春王唐死之張忠遇敵於老營坡被創走居庸敵遂犯宣府攻破城堡二十殺掠人畜數萬廷議以許泰將兵彭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初兵部缺尙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瓊愈欲傾之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邀澤飲匿寧所親屏間挑澤醉罵使聞之寧果大怒及是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

獨令提督兩游擊兵六千人以行意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遣成國公朱輔八月丁巳澤輔帥京營兵防邊庚申賜宛平縣被寇者米人二石已而寇遁召澤等還奪浩三官諸將降罰有差輔儀之子也 四川烏蒙芒部二府壤接筠連洪縣圍亘千里山箐深阻諸蠻彝人子羿子仲家子猫子猓猓等雜居其中有彝人子普法惡者通漢語曉符籙妄言彌勒出世自稱蠻王煽諸夷作亂流民謝文禮文義應之都指揮杜琮戰敗文義奪其冑 楊一清故善錢寧有構之者寧遂蓄怨會災異一清極陳時政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帝弗省寧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有考察罷官者

噉武學生朱大周許一清陰事以寧爲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
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甲
子致仕 丁巳禮部尙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南
贛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潯頭皆稱王
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
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巡撫都御史文森稱疾求去王瓊素
奇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才薦使代之九月志山合樂昌賊掠
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 回賊魏景陽作亂華
陰諸縣悉被害陝西巡撫都御史蕭翀檄都指揮僉事姜奭討
之獲景陽 寫亦虎仙素桀黠陰通滿速兒爲之耳目據城奪
印皆其謀彭澤不知而遣之滿速兒以城印來歸留拜牙郎加

故寫亦虎仙復陷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使其婿馬
黑木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賄澤已還趙鑑亦遷去巡撫都御
史李昆慮他變質其使於甘州而驅寫亦虎仙出關寫亦虎仙
懼弗去滿速兒聞之怒復取哈密分兵據沙州白帥萬騎寇嘉
峪關游擊將軍芮寧與參將蔣存禮禦之寧以七百人先遇寇
沙子壩寇圍之而分兵綴存禮軍寧軍盡沒遂墮城堡縱殺掠
尋復遣斬巴思等以駝馬乞和而陰遺書寫亦虎仙及其姻黨
阿剌思罕兒失拜烟答等俾內應陳九疇知賊計執阿剌思罕
兒及斬巴思付獄又遣使以綵幣遺瓦剌卜六王於把思濶使
乘虛襲土魯番通事毛鑑等故與賊通欲縱寫亦虎仙等去眾
番皆伺隙爲變九疇覺之戮鑑等賊失內應乃拔帳走 冬十

月己酉朔享太廟遣使代行禮徐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時享出主耐食凡五事末言僖懿二祖既祧太廟耐享諸王宜罷祀皆考證經義可施行者先是文華數進直言帝及諸近倖皆銜之禮部尙書李遜學等阿帝意奏文華言非是命下錦衣衛獄黜爲民 韓邦奇爲浙江僉事寧王宸濠令內豎假飯僧聚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邦奇立散遣之寧府儀賓託進貢假道衢州邦奇詰之曰入貢當沿江下奚自假道歸語王韓僉事不可誑也時中官在浙江者四人王堂爲鎮守晁進督織造崔瑤主市舶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請禁止又數裁抑堂又閔中官採富陽茶魚爲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謗帝怒逮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皆不聽

斥爲民邦奇邦靖之兄也 十一月甲申免湖廣被災稅糧

初右都督毛倫以附劉瑾論死削世廕倫嘗有德於錢寧恃爲內援其子求復襲潘墳等力爭寧從中寢墳等奏忽中旨命墳與呂經各進一階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王金等交章請畱不報遂添註墳開州同知經蒲州同知 巡按直隸御史盧雍追訟馬中錫冤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潛請益兵疑賊心及賊再受約方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乃復中錫官賜祭予廕 徐文溥言中官崔瑤史宣劉瑯于喜先後誣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史施儒張經等今韓邦奇又以王堂譖下獄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旂校絡繹於道途搢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於內

今數瑾縱橫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
文溥遂引疾去 王守仁至南贛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
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訶賊賊動靜無弗知於是
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

十二年春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
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帥銳卒屯上杭陽退師出不意擣
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愷等禽詹師富 己
丑大祀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夜中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二月彭澤總制軍務及張永邵永帥師征滿速兒 張忠劉
暉之禦寇也恥無功紀功御史劉澄甫攘安國等岢嵐州之功
歸之大行遷賞忠等悉增祿予世廕王瓊亦加少保國時以署

都督僉事爲寧夏總兵官僅予實授國意不平乃具疏力辭爲
部卒重傷者乞敘錄瓊請再敘國功始進都督同知杭雄亦進
都督僉事統邊兵操於西內 三月戊戌以兩淮浙江四川河
東鹽課充陝西織造 夏四月壬子靳貴致仕 滿速兒還至
瓜州丙辰副總兵鄭廉合奄克孛刺兵擊敗之斬七十九級賊
遁去 馬昊督指揮曹昱進討普法惡敗之賊走保青山砦昊
分據水口絕其汲道闕南方圍待之賊乏水渴五月突南圍官
軍遮擊普法惡中流矢死諸蠻大奔 丙子禮部尙書毛紀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寧王宸濠日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
人劉養正等謀不軌典儀閣順內官陳宣劉良間行詣闕上變
錢寧臧賢等庇之不問順等皆遣戍孝陵宸濠疑出承奉周儀

殺儀家及典仗查武等數百人孫燧列其事中道爲所邀不得
達 龔福全稱王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先後破砦八十餘斬
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 湖廣鎮守太監杜甫請
巡歷所部許之給事中汪天啓等據祖制力爭不聽 瓦刺卜
六王破土魯番三城殺擄以萬計滿速兒畏逼與之和亦移書
甘肅求款彭澤等乃罷行澤尋乞骸骨歸 六月乙巳朔日有
食之 彭澤旣去王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錢
寧從中下其事梁儲等持之乃已初寫亦虎仙與子米兒馬黑
木壻火者馬黑木及失拜烟答俱以內應繫獄失拜烟答被捶
死已而械寫亦虎仙赴京繫刑部獄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
入貢在京知瓊欲傾澤突入長安門訟父冤下錦衣衛獄會兵

部法司請行甘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
秋七月司務林華評事沈光大皆以杖繫校尉爲錢寧所奏
逮下錦衣獄黜光大貶華一級 王守仁疏言權輕無以令將
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
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
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陳陳有
偏將二陳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用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
遞相罰治乃進兵大庾謝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李敷擊敗
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繫陳曰能以歸 廣西府江賊王公珣等
爲亂總督都御史陳金調兩廣官軍土兵分爲六大哨按察使
宗璽布政使吳廷舉副總兵房閏參將牛桓都指揮魯宗貫王

英將之水陸並進斬七千五百六十餘級 江彬旣心忌錢寧欲導帝巡幸遠寧因數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瞬息馳千里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巡關御史張欽聞之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比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非慢遊蓋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不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大臣六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外之甘肅有吐番之患江右有輦賊之憂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收秋潦爲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

之時朝臣亦切諫不納欽復疏言臣愚以爲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下亦不報八月甲辰朔帝急裝微服從數十騎如昌平傳報出關甚急乙巳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欽使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已而帝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

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駕卽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已西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君懼而返爲帝言御史幾殺臣帝大怒顧左右爲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等再疏請帝歸京師禮部尙書毛澄侍郎王瓚顧清修撰楊慎等皆切諫欽疏亦至帝不得已乃還丙辰至自昌平戊午夜視朝愼廷和之子也 梁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遊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不報 癸亥副都御史吳廷舉振湖廣饑 帝自昌平還意怏怏未已會張欽巡白羊口丙寅帝微服夜出德

勝門宿羊房民舍先令谷大用代欽守關辛未帝出關幸宣府
問御史安在因命大用母出京朝官欽聞急趨居庸欲再疏諫
不及江彬爲帝建鎮國府於宣府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
彬從帝數夜入民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 許逵
爲江西副使寧王宸濠黨暴橫以法痛繩之言於孫燧曰寧王
敢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
今惟翦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燧深然之每事與逵密議 九
月辛卯河決城武 壬辰帝如陽和白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暉總兵官庚子輸帑銀壹百萬兩於宣府戶部尙書石玠持不
可帝弗從乃進其半 浙江孝豐縣奸民湯麻九反據深山拒
捕積二十年莫能制王瓊請密敕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不意

禽之無一脫者 冬十月癸卯朔帝駐蹕順聖川小王子以五萬騎自榆林入寇甲辰犯陽和掠應州圍總兵官王勛等丁未帝親部署督諸將往援殊死戰寇稍卻戊申復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帝將親擊寇杭雄叩馬諫曰主人蓄犬不使吠盜奚用犬爲願聽臣等效力帝笑而止辛亥寇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先後斬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會大風黑霧晝晦帝乃還駐蹕大同命宣捷於朝杭雄璫帷敝甚帝見之曰老杭窮乃爾耶 王守仁令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李敷及守備郝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戢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

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謝志仁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刻期出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陳珣直前搏賊文定與敵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秦金亦破龔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守仁乃還贛州梁儲以楊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十一月丁亥廷和至復爲首輔戊子帝還至宣府使使賜楊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費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鎮等訟寧王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作亂帥眾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

發宏先人家毀其家劫掠遠近眾至三千人宏馳使懇於朝下
孫燧按狀遣兵剿捕 十二月癸亥楊廷和偕蔣冕等馳至居
庸關欲赴行在請帝還宮爲谷大用所扼不得出關而還 閏
月丁亥迎春於宣府帝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江彬
乃奏或壅格至二三歲南京給事中孫懋言彬梟桀儉邪挾至
尊出居庸無大臣保護獨處沙漠將半載兩宮違養郊廟不親
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彬一日爲宗社一日憂乞立寘重
典時中外章奏帝率不省視規主闕者往往得無罪一觸權倖
禍立至人皆爲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娛樂亦不之見也 致仕
尙書李傑卒 王守仁之平詹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
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泃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池仲

容未下橫水破仲容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
高讐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陽杖繫珂等陰使珂弟集兵以待
遂下令散兵

明紀卷第二十六終

明紀卷第二十七

賜進士身部候補主事虞衡行誦鶴養 卹贈銜銓騎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晃家參訂

武宗紀四

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帝在宣府 王守仁以歲首大張燈樂
賜池仲容節物誘使入謝仲容信且疑帥九十三人營教場而
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我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
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癸
卯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
上中下三洞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亙數十里陡
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
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

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平湖廣兵始至及平泖頭
廣東尙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
如拉朽遠近驚爲神 宣王宸濠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
仁使舉人冀元亨往宸濠語挑之陽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
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遺之元亨
反其贈於官 帝以郊祀將回鑾旣而復止御史袁宗儒帥同
官力諫丙午帝還自宣府至居庸關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
歸矣命羣臣具絲帳羊酒郊迎楊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
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帝又命朝臣迎
駕者用曳織大帽鸞帶給事中朱鳴陽言曳織大帽行役所用
非見君服毛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丁未罷南郊致齋庚戌大祀

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辛亥還宮 南京禮部尙書吳儼
等言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曾具疏極論不蒙採納旣聞出居庸
幸宣大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京師內外
人心動搖徐淮以南荒饉千里去冬雨雪爲災民無衣食安保
其不爲盜所禦之寇尙遠隔陰山而不虞之禍或猝發於肘腋
臣所大懼也不報 辛酉帝復如宣府 振兩畿山東水災給
京師流民米人三斗瘞死者 賜朱英諡恭簡 近畿盜竊發
王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
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兵要害爲外防集遼東延綏
士馬於行在以護車駕中外恃以無恐 佛郎機據滿刺加地
逐其王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始通也詔給方物之直遣

還 二月己卯太皇太后崩 壬午帝至自宣府 初御史薛

鳳鳴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倖尤善錢寧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
事者發其私刑部疑有冤并捕鞫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訴枉自
劉長安門外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及素所讎者數十人悉逮付
法司而鳳鳴得釋御史許完張士隆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
釋周在還職寧怒會士隆劾錦衣千戶廖鎧奸利事言鎧父鵬
虐河南人召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其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鑾
以釋陝人之憤寧見疏益大恨遂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
枉并下錦衣獄謫州判官 江西清軍御史范輅劾鎮守太監
畢真貪虐十五事疏留不下 孫燧念寧王宸濠事訟言於朝
無益乃託禦他寇預爲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縣

多盜割其地別置安義縣以漸弭之初燧請復饒撫二州兵備
不得乃請敕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
道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以便控制廣
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請設通判駐弋陽兼督旁五縣兵
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盡出之他所宸濠覘燧圖已使人賂
朝中倖臣請去燧而遣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卻之江彬
遣小校米英執人於平谷恃勢橫甚巡關御史董相收而杖之
將以聞彬遽譖相械繫錦衣獄謫判徐州錦衣千戶王注撻
人至死刑部員外郎劉秉鑑持其獄急錢寧匿注於家而屬東
廠發刑部他事尙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注乃已廠衛校卒
至部院白事稱子麟輩曰老尊長帝欲假啟土爲名復出巡

幸兵部主事陸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爲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遠遊臣知陛下之心必有感然不安者且陛下卽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干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爲居縱騎射以爲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爲主以家爲客挈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修撰舒芬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滢疚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

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時罷沿道兵衛故芬言及之石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略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數年以來天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經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尙或不悟天之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致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廩空邊鄙空

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爲陛下惜復昧死爲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爲家人所阻避居密室雖妻子不知疏旣上卽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然帝竟不悟也 黎鑑假進貢苛斂巡按御史王相檄郡縣毋輒行鑑怒誣奏於朝逮繫詔獄謫高郵州判官御史朱裳代爲巡按抗疏直相劾鑑八罪不赦 川湖兵至貴州鄒文盛與總兵官李昂等分漢土爲五抵香爐山下山壁立惟小徑五賊皆樹柵仰攻不能克乃制戰樓與崖齊乘夜雨附崖登拔柵焚廬舍賊奔後山據絕頂官軍乘閒梯籐木以上遂禽阿旁餘賊猶堅守不下參將洛忠等詭言招撫自山後擊之殲焉移師討平龍頭都黎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諸砦黑苗先

後斬降無算 三月給事御史勘甘肅事還報於彭澤無所坐
王瓊怒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啟釁辱國喪師與李昆
陳九疇俱宜罪詔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眾不敢發石天柱與
同官王爌力明澤無罪乃罷澤爲民昆九疇皆逮訊瓊遷怒天
柱爌取中旨出天柱爲臨安府推官爌惠州府推官瓊又嗾土
魯番人在會同館者暴澤過惡以顯擢誘禮部主事張潔令署
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覆轍也潔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
檄具在豈宋和我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 戊
辰帝如昌平夏四月己巳朔謁六陵遂幸密雲黃花鎮江彬等
掠良家女數十車載以隨有死者民間婦女爭避匿永平知府
毛思義下令言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文書妄稱駕至

擾民者治以法鎮守中官郭原以聞立逮下錦衣獄繫半歲謫雲南安寧知州典膳李恭疏請回鑾指斥彬罪未及上彬逮恭下獄死獄中復改四川高縣爲州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帝駐蹕喜峯口欲招三衛頭目花當把兒孫等使悉詣闕宴勞巡按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汪天啟亦抗章諫不報帝欲出塞薊州總兵官馬永叩馬諫帝注視久之笑而止先是帝幸河西務指揮黃勳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勳懼逃行在因嬖倖譖於帝云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帝怒命裸縛面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幹痛笞之四十幾死囚檻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詔獄都御史王璟及給事中御史陳霑牛天麟等交章論救不報謫士元麟山驛丞戊申帝

至自喜峯口 吏部員外郎何景明爲陝西提學副使廖鑾鎮
關中橫甚諸參隨遇三司不下馬景明執而撻之其教諸生專
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爲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
始知有經學 寧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范輅不可奏言高
皇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
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制未畫一臣以爲
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章下禮官議
宸濠馳疏爭之廷臣請如輅言輅又劾宸濠伶人秦榮僭侈治
其罪未幾畢真撫他事誣輅逮下錦衣獄 六月庚辰太皇太
后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甲申葬孝貞純皇后乙酉至自昌平
壬辰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舒芬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

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白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 秦王請關中閒田爲牧地江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楊廷和蔣冕引疾帝怒甚梁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地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

事遂寢 秋七月己亥錄應州功陞賞者五萬餘人汪天啟言
是役殺邊民無算六軍多傷今君臣欣喜交賀而軍民繫賊庭
南向號哭臣等何忍受賜 帝從江彬言將徧遊塞上傳旨以
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
令內閣草敕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楊廷和蔣冕
在告梁儲毛紀泣諫眾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
廷爭累日帝竟不聽 蔣冕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
儼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
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衛單弱徑行邊徼寧不
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丙午帝復如宣府江彬爲威
武副將軍 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

諸中官皆乞更敕書兼理民事許之梁儲等極言不可弗聽

八月析廣東龍川縣地置和平縣以河源縣地益之治下泐

乙酉帝如大同 追謚韓雍襄毅何喬新文肅 九月庚子次

偏頭關癸丑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

師肅清邊境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

甲寅封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梁儲暨毛紀言公雖貴

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柰何謬自貶損旣封國公則

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况

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

辭名旣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

家之禍也不報 給事中齊之鸞等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

陳戡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以駭天下耳目貽百世譏笑已又言楊廷和蔣冕毛紀三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集復杜門求決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治理御史李潤等亦爭之皆不省之鸞又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亦不聽 冬十月戊辰帝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調西官廳及四衛營兵赴宣大壬子次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

第納其女巡按陝西御史張文明馳疏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無聞亦宜罰治帝不省旣而文明朝行在諸權倖扈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多不應張忠等譖於帝言諸生毆旗校文明縱勿治帝怒命械赴京師下錦衣衛獄

十二月戊寅帝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大徵女樂納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江彬與近幸皆母事之稱曰劉孃孃 毛澄偕廷臣上疏言去歲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今歲律將周郊禋已卜六龍遐騁旋軫無期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則禍生今去上辛纔二旬萬一冰雪阻違道塗梗塞元正上日

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躬親裸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 先是連推日食起復皆弗合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以古法今法兩相交驗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往復參較庶交食可正七政可齊禮部言裕及監官數學未必皆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期考驗既而濂等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

十二分五十秒不經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較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爲曆元其氣閏轉交四應併周天黃道赤道諸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敕禮臣併監正董其事禮部言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法別選精通數學者同濂等以新法參驗更爲奏請從之 熈蠻之平馬昊遽班師不置戍守及改高縣爲州增高琪筠連田租千八百石令指揮魏武度田奪降人業給之軍民琪縣知縣步梁窺昊意誘殺降人阿尙杜琮以亡胄故怨謝文義潛使人購其頭文義乘羣蠻怨嗾之遂大誼攻高州及慶符縣破其城琮帥兵禦之大敗死傷七百

人孫懋暨巡按御史盧雍黎龍先後劾吳謝文禮文義後爲指揮何卿等所誅 江西大水寧王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等出沒鄱陽湖孫燧與許逵謀捕之賊遁沙井燧令參議黃宏自江外掩捕夜大風雨不克濟賊走匿宸濠祖墓間燧密疏白其狀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爲宸濠遮獲不得達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不許逵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士大夫多以宸濠且反爲憂宏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有死而已 岑濬之亂龍州也詔下鎮巡官勦賊而立趙源庶兄浦子相爲源後相弟楷謀於源妻岑氏以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勘未決璋賂鎮守太監傅倫舍人詭稱有詔令岑氏兄子猛調兵

二萬納璋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浣村總督都御史楊旦命討璋猛殺璋相乃歸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旦榮之曾孫也

十四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在太原甲辰改卜郊壬子還至宣府帝東西遊幸厯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 二月命江彬提督十二團營 壬申帝至白宣府 丁巳大祀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是日京師地震

初朝鮮康獻王李旦本名成桂與宰相李仁人異族永樂間降祭海岳祝文稱成桂爲仁人子載之祖訓其子恭定王芳遠嘗奏辨及修大明會典乃列祖訓於朝鮮國嗣王懌乃上疏備陳世系辨先世無弑逆事乞改正從之 己丑帝自加太師諭禮

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
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
相結及命下人情惶懼毛澄等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
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日大將軍太師國公臣
等莫知所措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
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徧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
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
五不可刑部主事汪金亦疏陳九不可且極言酣酒當戒工部
主事何遵抗言淫祀無福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
福未降而禍已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見疏遏勿進庶吉士汪
應軫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

市逃竄山谷苟不卽收成命恐變生不測亦不報 三月析江西上猶縣地置崇義縣以大庾南康地益之桶岡左溪橫水皆屬焉 齊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等交章力諫南巡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 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言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謹陳當今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則聖學維新聖政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

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畱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使忠言日進聰明日廣則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歎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夫而不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

可旣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眾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讎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豪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天下事尙可爲也五

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
威權貪溺富貴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
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爲之也彬行伍
庸流凶狠傲誕無人臣禮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
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
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
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
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遙遙無所寄方且
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
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
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

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震草疏將諫見輦疏稱歎
因毀己橐與輦連署以進 舒芬汪應軫吏部員外郎夏良勝
禮部主事萬潮要諸曹連章入諫眾許諾芬應軫及編修崔桐
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
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
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
非能行巡狩之禮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
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
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
急江淮之間騷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
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

將北向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
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尙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
潁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
下爲弈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
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
尙敢輕騎漫游哉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
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沾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
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太常寺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
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 夏良勝具疏與萬潮陳九川連署
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憂近在輦轂廟祀之
鬯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恆曠宮壺之孕祥尙可

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鎮國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
覷之階邊將之屬納於禁中詎忘肘腋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
不知死所矣時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
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
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醫士徐鏊以其術諫略
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
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邇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膳
飲不調餽藪無擇誠非養生道也况南方卑溼尤易致病乞念
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
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
入帝與諸倖臣皆大怒癸丑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錦衣衛獄

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是時天連曠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卽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錦衣獄。問囊土何爲。曰：「恐汙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十。遂死。震獄中日與鞏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江彬欲諸人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爲他囚。親屬職納橐餗焉。甲寅楊廷和等疏救。不聽。石玠復論救。羣小激帝怒。嚴旨責之。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行。人孟陽語諸僚：「此舉係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當效死。」遂與司副余廷瓚等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畱之數日。至是。

乃上諸諫者既得罪諸奸又以危言恫喝聞者惴惴大理寺評事林公黼夜草疏與寺正周敘等闕署諫何遵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黃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官名疏上帝益怒乙卯下敘十人廷瓚等二十人大輅等三人錦衣獄掠治尤嚴鞏與公黼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 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於闕下人三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死杖下是日風霾晝晦芬創甚幾斃昇至翰林院掌院者懼罪命標出之芬曰吾官此死此耳校事親孝奔父喪痛哭幾絕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嬰年十一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毋媿而父遂絕

詔謫芬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孫鳳陸倬張衍瑞姜龍府同知吏部員外郎姚繼巖等百有二人俱奪俸半歲頃之驗封郎中王鑾禮部員外郎馮涇亦以被創死令黃輦等三十九人跪闕下五日褫冠帶加梏桎焉眾謂天子且出輦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至晚仍繫獄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途觀者無不泣下廷臣以石玠被譴莫敢再言士民憤爭擲瓦礫詬罵之諸大臣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夏四月甲子朔免南畿被災稅糧戊寅杖黃輦等三十九人於闕下輦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周敘余廷瓚林大輅徐鏊各五十餘三十人四十鰲遣戍烏撒衛輦等五人除名敘等三十三人謫官以創重死者兵部員外郎陸震工部主事何遵大

理寺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概李惠被創死稍後者行人王瀚謫者大理寺正金罍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升傅尙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皋蔡時行人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黻張岳方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爲我謝大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震創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吾筆亂神不亂也方諸曹連章迭諫江彬怒甚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徹禁掖帝亦爲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江彬使人沿途刺輦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得脫旣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宴如也嘗歎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

不過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惠鉞之子也 戶部尙書石玠致仕 謫范輅龍州宣撫司經歷未幾謫張文明電白縣典史 五月己亥詔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流民歸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 南京禮部尙書吳儼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寧王宸濠以帝未有子深結左右錢寧臧賢等於帝前稱其賢又賄寧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於帝用異色龍牋加金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勒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孫燧與巡按御史林潮冀藉是少緩其謀乃共奏於朝張忠附江彬欲傾寧賢乘閒爲帝言寧賢盛稱寧王陛下以爲何如帝曰薦文武百執事可任使也薦藩王何爲

者忠曰賢稱寧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寧王勤譏陛下不勤耳
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畱闕下切責燧等宸濠方日夜與李
士實劉養正謀益遣奸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
浹旬往返蹤跡大露御史蕭淮上疏謂不早制之將來之患有
不可勝言者寧等猶底之詆淮離閒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
事遣勳戚大臣宣諭令王自新帝乃令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
顏頤壽太監賴義持諭往收其護衛令還所奪官民田 安慶
知府張文錦度宸濠必反與都指揮楊銳爲禦備計治戰艦日
督士肄水戰瑞州知府宋以方築城繕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訓
練宸濠忌之迫鎮守劾繫南昌獄 先是馬昊調松潘兵攻小
東路番寨茂州核桃溝上下關番蠻懼遂糾白石羅打鼓諸寨

生番攻圍城堡參將芮錫等討之兵敗指揮龐昇等皆死昊又遣副總兵張傑副使吳澧擊松潘南北二路番不利亡軍士三千餘人六月事聞詔遣官逮昊行至河南疏稱疾篤畱於家析福建南靖縣地置平和縣以漳浦縣地益之 寧王宸濠聞崔元等且至遂決計反如婁氏諫不聽乙亥以生辰宴諸守土官丙子皆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孝宗爲李廣所誤抱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眾相顧愕眙都御史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

翼燧宸濠素忌逵問許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汝耶逵罵曰汝能殺我天子能殺汝汝反賊萬段磔汝悔何及宸濠大怒并縛之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逵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遂同遇害惠民門外斫逵頸屹不動賊眾共推抑令跪卒不能燧生有異質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燧逵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宸濠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議黃宏許倣廉布政使胡廉參政陳杲劉棐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等下獄宏憤怒以手梏向柱擊項死思聰絕粒六日死參政王綸李敦僉事潘鵬師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皆從逆以李士實

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尙書署閔念四凌十一吳十
三爲將軍集兵號十萬承奉涂欽與念四等將之大索兵器於
城中不得賊多持白梃招竄賊賊畏守吏不敢發宸濠馳檄指
斥朝廷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 興王祐杙薨諡曰獻祐杙
嗜詩書容受直言絕珍玩不畜女樂非公宴不設牲醴楚俗尙
巫覡而輕醫藥乃選布良方設藥餌以濟病者 進賢知縣劉
源清聞變積薪環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僕逸手刃以徇
縣中諸惡少與賊通者悉杖殺之宸濠妃弟婁伯歸上饒募兵
源清邀戮之賊傲至立斬其使餘千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
祐亦起兵討賊賊七殿下者奪運舟於龍津天祐與戰殺數人
賊黨募兵至追殺之焚其舟婁氏家眾西下亦爲所遏禽七十

餘人賊兵不敢輕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力也 巡撫應天都

御史李充嗣謂參贊尙書喬宇曰都城守禦屬於公畿輔則充嗣任之乃自將精兵萬人西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令楊銳等堅守傳檄部內聲言京邊兵十萬旦夕至趣供饌以紿賊宇談笑自若時攜客宴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鎮守中官劉瑯與宸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 王守仁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知縣顧佖以變告守仁急趨吉安吉安士民方爭亡匿伍文定斬亡者一人眾乃定迎守仁入城設孫燧許逵木主於文天祥祠帥吏民哭之守仁與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帥吏士勤王臨江知府

戴德孺斬宸濠使者與家人誓死報國卽日戒嚴贛州知府邢
珣袁州知府徐璉先後至里居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
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鼇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
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來赴義御史謝源伍
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畱之紀功因集眾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
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
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
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帥所部
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
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
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

益大疑遲留十餘日乃分兵焚彭澤湖口望江己丑奄至安慶城下舟五十餘艘楊銳張文錦與指揮崔文同知林有祿通判何景暘懷寧知縣王誥等禦之江潯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文軍城西文錦有祿軍城北景暘誥軍東南城西尤要衝銳晝夜拒戰殺傷賊二百餘斬其間謀賊稍卻池州知府何紹正亦登陴固守秋七月壬辰朔宸濠誚知中外兵不至乃畱其黨宜春王拱樛內官萬銳等守城自帥其眾六萬人號十萬蔽江下舳艫相銜六十餘里出采石以方於獄脅之降不屈械舟中丁酉至安慶張文錦等慮其徑下南都令軍士登城詬之宸濠乃畱攻城以潘鵬家安慶令呼銳及文錦語諭之降眾心頗搖吏黃洲者以大義責數鵬鵬慚而退既復持偽檄至銳家僮遙呼鵬銳腰

斬僮以徇將射鵬鵬遯去眾心乃定賊怒圍益急銳等殊死戰賊雲樓數十瞰城中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縋人焚賊樓賊置天梯廣二丈高於城板蔽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以薄城城上束葦沃膏然其端梯稍近卽投之須臾盡焚賊多死時軍衛卒不滿百乘城皆民兵老弱婦女饋饌人運石一二數日積如山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沸湯沃之賊輒傷銳等射書賊營諭令解散有亡去者致仕侍郎羅玘馳書守臣約討賊事未舉而卒李昆陳九疇逮至法司言昆設謀遏強寇功不可掩王瓊不肯乃以失拜煙咎繫死爲九疇罪除其名謫昆浙江副使甲辰宸濠反書聞江彬張忠從臾帝親征王瓊請敕南和伯方壽祥督操江兵防南都王守仁秦金各帥所部趨南昌李

充嗣鎮京口淮揚巡撫叢蘭扼儀真奏上三日不下楊廷和趣之竟下親征詔御史陳察請無行而亟下罪己詔忤旨奪俸一年諭羣臣更諫必置極典帝自稱後軍都督府大將軍國公如故以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侍郎王憲帥戶兵工三部郎各一人督理軍儲給事中祝續齊之鸞紀功暴宸濠罪告宗廟廢爲庶人時舉朝震懼瓊治兵書自如大言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賊旦夕禽耳 丙午宸濠自攻安慶楊銳等禦卻之己募死士夜劫賊營賊大驚擾比曉稍定宸濠慚憤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南都斬宋以方以祭江 王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戴德孺徐璉邢珣及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

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吉安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
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
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
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
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兵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
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眾曰善己酉次豐城以伍文
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墳廠伏兵庚戌夜半文
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拱櫓萬銳等
皆就禽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
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癸丑遣文定珣璉德孺等各將
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聞南昌破大恐解安慶之

圍崔文出城襲擊破之乙卯諸軍遇賊於黃家渡賊乘風進薄氣驕甚文定恩陽北賊趨利前後不相及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還兵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斬溺萬計賊退保八字腦盡發九江南康兵赴軍前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瑊取九江建昌曾瑛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文定身犯矢石火燎鬚不動諸軍殊死鬪賊復大敗禽斬二千餘級賊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陳盡出金寶犒士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寶輦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丁巳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赴水死將士焚溺死者三萬餘人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冕所部兵追執之盡禽其世子郡王儀賓及李

士實劉養正涂欽楊璋王綸等諸遁賊走安義皆見獲無脫者
南康九江亦下宸濠歎曰昔紂用婦言亡我以不用婦言亡悔
何及守仁自起義至平賊凡三十五日 八月命江彬提督東
廠錦衣官校辦事 楊銳薦鄭岳胡世寧詔起岳四川布政使
世寧湖廣按察使岳丁憂不赴 楊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敕
諭謝弗肯帝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尙書劉春理東閣誥敕以廷
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梁儲等請與俱罷亦
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 癸未車駕發京師命
楊廷和與毛紀居守梁儲蔣冕扈從張永江彬提督贊畫機密
軍務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秘不發儲冕連疏請駕旋不
聽九月戊戌至臨清 許泰欲攘王守仁之功與張忠疾馳赴

南昌初守仁上宸濠反書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又懼守仁見帝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閒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忠泰至南昌按察使伍文定出謁縛之文定罵曰吾不卹九族爲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爲逆賊報讎法當斬忠益怒推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忠泰窮搜逆黨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誅求刑戮甚於宸濠之亂齊之鸞獨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採納守仁至錢塘遇張永夜往見之永拒不見守仁叱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

仁也來與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氣懾守仁因頌永賢極言江西荼毒已甚不堪六師擾永大悟乃曰羣小在側永來欲調護聖躬耳非攘功也公大勦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因指江上檻車曰此宜歸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卽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與永偕還南昌致仕尙書林瀚卒年八十六諡文安冬十月壬午帝發臨清十一月甲辰至淮安府乙巳漁於清江浦壬子冬至受賀於太監張陽第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懼白縊死宸濠旣反帝心疑錢寧寧懼白帝收盧孔章及臧賢等下獄歸罪賢謫戍邊使校尉殺之遂以減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江彬聞寧令畱臨清董皇店役乃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疑之命羈之臨清馳收

其妻子家屬 十二月辛酉朔帝至揚州諸嬖倖以其地繁華
要求無所不至知府蔣瑤不應諸嬖倖皆怒江彬欲奪富民居
爲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聞瑤空舍挫辱之脅以所賜銅
瓜瑤不爲懾彬遍刷處女寡婦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會帝
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卽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
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
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又傳旨徵異物瑤具
對非揚產帝曰苧白布亦非揚產耶瑤不得已獻五百匹 帝
議於南京行郊禮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
可疏三上始得請 乙酉渡江 丙戌至南京命百官明年正
旦戎服朝見喬宇及禮部侍郎楊廉不可乞用常儀廉又請謁

見太廟俱報許 張忠許泰縱京軍犯王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誣守仁與宸濠通詰宸濠言無有詰之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泰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之刑不承械繫京師錦衣獄忠泰又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氣懾不敢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張永復促之忠泰不得已乃班師 淮揚饑人相食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辰卒

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帝在南京癸巳改卜郊 帝以宸濠械將至問梁儲蔣冕處置之宜儲冕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卽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請帝速還不省江彬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阻乃止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喬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復彬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稍稍止彬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時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倖求索倍之應天府尹齊宗道憂懼卒丞寇天敘攝其事日青衣阜帽坐堂上彬使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丞專待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

權倖有求則曰俟若奏卽予禁軍攫民物天敘與宇謀選拳勇者與博戲禁軍卒受傷慚且畏不敢橫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及武進知縣咸入覲推官張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卽欲具劄林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卽上書巡按御史東郊言狀郊立行部至常州謂曰韜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登已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

諸府得安泗州知州汪應軫帥壯夫百餘人列水次中使舟至
卽輓出境有詔命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
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遂寢
執太監畢眞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等下獄 夏四月己未
振淮揚諸府饑 芒部土舍隴壽與庶弟隴政兄妻支祿爭襲
仇殺所部僂蠻阿又磔者唾者鳩等乘機倡亂流劫貴州參政
傅習都指揮許詔督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爵討禽首亂四十
三人斬一百十九級事乃定 五月江西大水 六月丁巳朔
帝幸牛首山諸軍夜驚言江彬欲爲逆久之乃定 土魯番歸
先所掠將卒及忠順王家屬求貢廷議許之巡按甘肅御史潘
倣言番賊犯順殺戮剽掠慘不可勝言今雖悔罪果足贖前日

萬一乎數年以來雖嘗閉關未能問罪今彼以困憊求通方且
窺我意向探我虛實緩我後圖誘我重利其番文執難從之詞
示敢拒之狀當悔罪求通之日爲侮慢不恭之語其變詐已見
若曰來者不拒馭戎之常盡略彼事之非納求和之使必將叨
冒恩禮飽饜賞餼和市私販滿載而歸所欲旣足驕志復萌少
不慊心動卽藉口反復之釁卽在目前叛則未嘗加罪而反獲
鈔掠之利來則未必見拒而更有賜賚之榮何憚不爲臣謂宜
降敕責其犯順仍索歸還未盡之人方許入貢其番文可疑者
詳加詰問使彼知中國尊嚴天威難犯庶幾反側不萌歸服可
久時王瓊力主款議不納其言致仕尙書楊守隨卒秋七
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八月癸未免江西稅糧梁儲蔣冕

以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張忠許泰與祝續等譏毀王守仁百端獨齊之鸞力白其誣張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即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間召即到何謂反遣還鎮會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數訛傳將爲變帝心疑欲歸閨月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厯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喬宇亦伏闕請駕旋帝乃許不日還京癸巳受江西俘令守仁更上捷音丁酉發南京癸卯次鎮江幸楊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

以十數羣小猶欲導帝爲江浙行一清從容諷止又臨故大學士靳貴喪癸丑次揚州九月庚申至寶應中官邱德用鐵絙繫蔣瑤從丙寅至清江浦己巳漁於積水池帝舟覆救而免遂不豫戊寅至臨清釋瑤還揚州揚州人見瑤無不感泣冬十月庚戌帝至通州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先是張永至南昌搜宸濠籍得陸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帝大怒十一月庚申治諸交通者罪執完赴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江彬欲勸帝幸宣府矯旨召勳戚大臣議宸濠獄又上言賴鎮國公朱壽指授方略禽宸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詔褒賜鎮國公歲加彬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毛澄據漢庶人故事請帝

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楊廷和等亦以爲請帝不從十二月己酉賜宸濠死焚其屍時帝體憊甚彬慮帝宴駕已得禍猶力請幸宣府太醫院使吳傑語諸近侍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儻至宣府有不諱吾輩寧有死所乎諸近侍懼百方勸帝甲午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錢寧陸完等皆裸體反接死者梟其首於竿皆標以白幟揭其姓名列凱旋前部以入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告捷於郊廟社稷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初獻帝歐血仆地扶歸齋宮不克成禮 御史鄭本公請慎選宗室親賢正位東宮繫天下望不報 佛郎機之入貢也其人久畱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蜚緣鎮守中官許入京帝南巡其使火者亞

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其畱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計御史邱道隆言滿刺加乃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番獨精前歲駕大船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畱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鬪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時貢有定期防有常制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物不問何年來卽取貨致番舶不絕禁防益疎佛郎機遂乘機突至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言道隆先宰順德鰲卽順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滿刺加使臣至廷詰佛郎機之罪奏請處置其他悉如御史言報可亞三侍帝驕

甚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耶

十六年春正月癸亥改卜郊帝臥病豹房惟江彬等侍給事中顧濟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宮隔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憂噲憂者願陛下慎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 二月己亥巡撫雲南副都御史何孟春巡按御史陳察等討平彌勒州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 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與蘆山縣民爭田構釁知縣處置失宜文林遂與其子繼恩稱兵爲亂巡撫都御史盛應期討之斬文林禽

繼恩擇其宗人承襲天全遂平應期尋以憂歸 三月癸丑朔
日有食之 庚申江彬矯旨改西官廳爲威武團練營自提督
軍馬令許泰神周李琮等提督教場操練別擇地爲團營教場
汪天啓言拓地則擾居民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將之軍而
彬等概加提督則僭名分不從 辛酉命興世子厚熜襲封
帝臥疾久繼嗣未立司禮太監魏彬等至內閣言國醫力竭矣
請捐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不應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
唯乙丑帝大漸令太監陳敬蘇進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爲矣
其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
非汝曹所能預也丙寅帝崩於豹房年三十有一谷大用張永
走告內閣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舉皇明祖

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猶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等請廷和遂以遺詔令張永郭勛許泰及兵部尙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扞擻罷威武團練營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遣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遣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各還其國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丁卯儲及張鶴齡崔元毛澄定國公徐光祚太監谷大用韋彬張錦迎嗣興王厚熜於安陸戊辰頒遺詔於天下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

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光祚景昌之四世孫也
江彬疑楊廷和等圖己稱疾不出陰布腹心衷甲觀變李琮
勸彬乘閒以其家眾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
詣內閣探意廷和以溫語慰之彬意稍安乃出成服廷和與蔣
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謀以皇太后旨捕彬等張永伺知其
意亦密爲備魏彬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庚午廷和
冕題大行皇帝銘旌魏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巖咸在廷和爲
魏彬祥言彬反狀以危語怵之魏彬心動惟銳力言彬無罪廷
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決祥乃與魏彬
等入白太后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太后命彬及工部尙書李燧
禮服入祭家人皆不得從事竟將出永畱彬燧飯太后遽下旨

收彬彬覺走西華門門閉轉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畱提督彬
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門者門者執之拔其鬚且盡收者至縛之
有頃琮及神周並縛至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爲人禽廷和冕良
久未得報方自危頃之嚴至則彬已禽矣彬等並下獄徐光
祚等至安陸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毛澄曰今卽如此後何
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不果夏四月癸未興王發
安陸癸卯至京師止於宣武門外禮官具儀請由東安門入居
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其箋文
皆循皇子嗣位故事王顧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
非皇子也楊廷和等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
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箋勸進乃卽行殿受箋日

中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
出御奉天殿卽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
祧王遲回久之始報可文書房中官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
者數事廷和曰往者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
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蔣冕毛紀亦相繼發危
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挾殆盡大赦天下卹錄
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
以前逋賦盡免之廷和總朝政凡三十七日 齊之鸞首上疏
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
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
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

久過於權奸欲吐忠鯁憤懣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讎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爲新政累矣陛下誠舉邇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納之 丙午遣使奉迎母妃蔣氏遣行人卽家起費宏入輔政加少保 戊申命禮臣集議興獻王主祀稱號 廷臣交章劾王瓊繫都察院獄瓊力許楊廷和帝愈不直之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命戍莊浪瓊復訴年老改戍綏德 許泰下獄論死 給事中夏言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

帝嘉納之。顧濟言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聽諫非難樂諫爲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請託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難也尋復言內臣張雄張銳等誑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寬假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辛亥祀前都督馬雲葉旺於遼東。五月追贈陸震太常寺少卿何遵劉校尙寶司卿林公輔余廷瓚太常寺丞詹軾劉概孟陽李紹賢李惠御

史劉珏刑部主事各賜祭錄一子入國子監王瀚亦贈御史賜祭張英贈官賜祭授其弟雄都指揮僉事舒芬黃鞏等悉召復故官擢徐鏊御醫 乙卯罷大理府銀礦 總河都御史龔宏言黃陵岡先築三埽已決去其二恐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復趨張秋故道臣嘗築隄起長垣抵山東楊家口二百餘里今請距隄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如之以資捍禦從之 給事中張九敘等劾梁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丙辰致仕 戊午毛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獻王後龔興王

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范鎮謂
陛下旣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程頤之言曰爲人
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
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
興獻王於孝宗皇帝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
相等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
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
某則正統私親恩義兼盡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
再議 壬戌吏部侍郎袁宗皋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 言官交章白冀元亨之冤詔釋之出獄五日而卒
丙寅御西角門策試正德十五年會試中式舉人張治等賜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 王申礫錢寧於市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
乙亥毛澄復會廷臣上議曰興獻王子惟陛下下一人今已入
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祀至於
稱號以宋程頤之說爲據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頤代彭思
永議濮王禮疏進覽楊廷和蔣冕毛紀言興獻王祀雖崇仁王
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可以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
王爲親王帝益不悅命博考前代典禮務求至當廷和等復言
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
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陛下以二君爲法
澄復會廷臣執奏并錄上魏明帝詔書帝畱之不下 追尊張
永谷大用魏彬陸閏馬永成兄弟封爵 咸寧侯仇鉞卒年五

十七諡武襄 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決楊廷和等言
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
服禍亂之機不息帝乃籍沒其貲產 六月楊廷和疏請敬天
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委
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優詔報可 先是擢胡世寧僉都御
史巡撫四川世寧道聞帝卽位疏以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
薦魏校何瑋邵銳可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輔弼知
府劉蒞徐鉉先爲諫官有直聲宜擢用時避其言 治河工部
郎中楊最言寶應汜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湖中三十餘
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霖風厲輒衝決阻壞運舟鹽城通
泰興化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敕

大臣加修內河培舊隄爲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庳薄亦足支數年是爲中策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霍潦蕩爲巨浸是爲無策也部議用其中策 戊子磔江彬於市子勳杰鰲熙與神周李琮皆斬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彬幼子然及妻女發功臣家爲奴時京師久旱遂大雨籍其家得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紀 乙未縱內苑禽獸令天下毋得進獻 丁酉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 戊戌振江西災 壬寅革正德間傳陞官一百二十七員 癸卯振遼東饑 贈孫燧禮部尙書諡忠烈許達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黃宏太常寺少卿馬思聰光祿寺少卿建旌忠祠於南昌祀之 伍文定上張忠

許泰等罪狀因言曩忠泰與劉暉至江西忠自稱天子弟暉稱天子兒泰稱威武副將軍與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誣害良民需求萬端漁獵盈百萬致餓殍遍野盜賊縱橫雖寸斬三人不足謝江西百姓今大憝江彬錢寧皆已伏法三人實其黨與乞速正天誅用章國典又請發宸濠貲財還之江西以資經費矜釋忠泰所陷無辜及寧府宗人不預謀者以清冤獄並嘉納之初追崇議起楊廷和以定陶濮王故事授毛澄曰是足爲據有異議者卽奸邪當斬張璁方舉進士與禮部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瓚撓議改瓚官南京及澄等議三上三卻璁在部觀政測知帝意乃以七月庚戌朔上疏言漢哀帝宋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與今日事體不同帝

繼統不繼嗣宜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其詞甚辨帝方扼廷議得璫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壬子帝下璫疏令廷臣議廷臣皆大怪駭目爲邪說澄等執議如初帝不聽 癸丑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爲令

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吏部尙書石瑤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楊廷和有所不悅改瑤掌詹事府典誥敕時頗謂廷和太專 起方良永副都御史撫治鄭陽良永以母老再疏乞終養都御史姚鏌請破格褒寵吏部尙書喬宇戶部尙書孫交言良永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詔月給米三石 時欽天監算術漸差以南京戶

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通算法特擢光祿寺少卿管監
事 丁巳小王子犯莊浪指揮劉爵禦卻之 吏部言前禮部
員外郎馮涇諫南巡被杖以創卒家貧不能還喪詔賜米二十
斛有司厚卹其家 甲子帝御文華殿召楊廷和授以手敕令
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上疏諫封還手詔帝復畱其疏不下
劉允至烏斯藏所謂活佛者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將士怒
欲脅以威番人夜襲允殺將校數百人盡奪所齎寶貨器械以
去允乘善馬疾走僅得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馳奏會
帝卽位乃召允還治其罪 丙子革錦衣衛所及監局寺廠司
庫旗校軍士匠役投充新役者凡十四萬八千餘人 行人鄧
繼曾以久雨上疏言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畱

尙多擬旨間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修己親賢之誠不如始故天降霖雨以示警戒伏願出令必信斷獄不畱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啓於近習割恩以定禮稽古以從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戒矣 寧津盜起轉掠至德平丁丑知縣龔諒帥吏民禦之力屈被殺 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興獻王尊稱毛澄等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先皇帝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蓋以陛下爲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畱中 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言宜稱太皇太妃報聞 辛巳御經筵 夏言鄭本公及主事汪文盛覈親軍及京衛冗員汰

三千二百人中官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諸失職者銜楊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給營卒百人衛出入喬宇自爲選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爲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外戚邵喜乞莊田戶部侍郎秦金述祖制請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制未幾中旨各官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漢盛時以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侵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卽從其議九月乙卯袁宗皋卒王瓊旣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彭澤卽家起兵部尙書部事積壞久澤至覈功罪杜于請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

白戎務奉俞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成書次第修舉又請敕九邊守臣策防禦方略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牆濬濠修墩臺飭屯堡爲經久計內地盜甫息敕守臣練卒伍立保甲懲匿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京軍老弱帝咸嘉納 遼東邊備久弛開原尤甚士馬纔一二牆堡墩臺圯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爲諸部射獵地巡撫都御史李承勛疏請修築會帝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各一軍守要害身負畚鍤先士卒凡爲城塹各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要衝邊防甚固 松潘所部熟番將吏久不能制率

輸貨以假道番殺官軍憚不敢詰官軍殺番輒抵罪胡世寧陳方略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軍威通道路詔悉行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彭澤因請盡罷諸鎮守帝不從其後鎮守竟罷 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州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御史馬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輩蠱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獄得少解 庚午葬毅皇帝於康陵廟曰武宗 御史黎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 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毛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許乃議由正陽門入大明承天端門從玉門

入宮又不許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敕曰聖母至御太后車服從御道入朝太廟故事后妃無謁廟禮澄等難之母妃至通州聞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不肯入帝涕泣啟皇太后願避天子位奉母妃歸藩羣臣惶懼張璁聞益自喜乃著大禮或問上之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帝益嚮之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乃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以太后懿旨行之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之敢任冬十月庚辰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爲興獻帝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興獻王如蔣氏爲興獻后宣示中外壬午興獻后至以太后儀謁奉先奉慈

二殿不廟見帝雖勉從廷議意猶嫌之 宥張忠許泰死戊廣
東 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棗陽王祐樞先後疏言大禮
如張璉指 兵部侍郎吳廷舉上疏詆陸完王瓊梁儲及少傅
蔣冕冕求罷帝不直廷舉調南京工部 十一月庚戌振江西
災 帝深知王守仁功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楊廷和與王瓊
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於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
功或言國喪未畢不宜舉宴行賞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
仁不赴請歸省丁巳論平宸濠功封守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新建伯世襲擢楊銳都督僉事崔文都指揮使俱廕子加喬宇
少保伍文定副都御史戴德孺雲南右布政使邢珣徐璉各增
秩二等守仁抵里四方學者踵至王畿錢德洪王艮等十餘人

最知名於是有致良知之學 追贈羅倫左諭德諡文毅 馬
吳逮至京下獄尋削籍歸 甲戌乾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
之鄭本公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營構一旦告成陛下
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如配廣繼嗣以
爲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
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於鴆毒重興作惜
財力永鑒於先朝帝嘉納之 罷廣西貢香諭各鎮巡守備官
凡額外之征悉罷之 十二月己丑帝傳諭興獻帝后加稱皇
楊廷和等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
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
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

等不得辭其責請皆斥罷因封還御批毛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給事中安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諡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廷臣諍者凡百餘人帝皆不允 孫交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準則經筵日講寒暑勿輟給事中裴紹宗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皆嘉納 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鎮守復令張弼劉瑤守涼州居庸彭澤持不可罷弗遣 陳嵩之弑黎暉

也。昉臣都力士莫登庸附之。已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曷曷敗奔諒山。道據長寧太原清都三府。自保。登庸等立灝之兄子諲。諲封登庸武川伯。總水陸諸軍。登庸潛蓄異志。黎氏臣鄭綏以諲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發兵攻都城。諲出走。登庸擊破綏兵。捕酉榜殺之。益恃功專恣。遂逼妻諲女。迎諲歸。自爲太傅。仁國公帥兵攻曷曷。敗走死。

明紀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事虞衡行是陳鶴養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崇齡訂

世宗紀一

起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清寧宮後三小宮災毛澄及給事中朱鳴陽等俱言咎在大禮程啟充言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諛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况邇者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於宰

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邊帥饋師不聞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天變給事中鄧繼曾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月十二日長安榜廊火及今郊祀日內庭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暮而災者三廢禮失言之效也楊廷和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帝乃降詔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獻帝園曰陵黃屋監衛如制設祠署安陸歲時享祀用十二簋豆樂用八佾 霍韜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大臣面決施

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眾議而公駭之帝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廕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槩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敘帝嘉納之 韜又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安磐偕同官言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摭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巡撫都御史許銘不協已巳喉部卒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二月己卯耕藉田 河南妖人馬隆等爲亂參議陳鼎督兵誅之鼎廉介正直不通私謁歷官至應天府尹 安磐言先朝內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翟魏彬王

瓊甯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覲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也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三月辛亥弗提衛獻生豹卻之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戊午上皇太后邵氏尊號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論定策功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歲祿千石廷和等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加廷和蔭四品京職世襲冕紀廕五品文職又辭夏四月立報功祠於雲南祀傅友德金朝興梅思祖從何孟春之請也令公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讀書尋令已任者亦送監壬辰命各邊軍馬器械巡按御史三年一閱視改召用工

部尚書林俊於刑部俊年已七十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
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令用渾璞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遷就
以廢公議又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己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輯
堯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條以上比至京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
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
論天下想望其風采 時承武宗侈汰之後庫藏殫虛孫交裁
冗食定經制宿弊爲清嘗會廷臣議發內帑給軍廩官俸已報
可爲中官梁諫等所沮交言宮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
中官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罷
撤過半其後復漸增帝已罷三十七人交欲盡去之並臨清徐
淮諸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

鎮守土事而安川黃緣復故交劾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內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卽位命畱十八人如弘治時已復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論御馬監內臣宜如祖制毋監收芻豆並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不從 五月己酉封崔元京山侯邵喜昌化伯蔣輪玉田伯喜壽安太后之弟輪興國太后弟也毛澄等言元之奉迎乃臣子之分遽膺封爵無故事帝曰永樂初文皇帝入繼大統駙馬都尉王寧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得言無故事給事中底蘊御史高越等連章論其不可不聽 詔廢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衛世襲指揮給事中許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千戶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戶賢中官廝養反過之忠勛大

臣裔曾不若近倖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悉拒不納母乃重內侍而輕士大夫哉

命經筵輟講林俊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不聽御史盧瓊言

景皇帝有撥亂大功而實錄猶稱郕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澤而實錄成於焦芳手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報聞六月致仕

南京禮部尙書章懋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學恪守先儒訓不事著述通籍五十餘年厯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秋七月己酉以南畿浙江江西湖廣四川旱詔

撫按官講求荒政御史汪珊疏陳十漸畧言陛下初卽位天下欣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初罷諸不經

淫祀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
初日覽章奏今或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今騰驤
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
近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
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
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
奏直曰有旨詆詆拒人帝頗納其說 溫祥齋冊寶往安陸經
濟寧劾主事陳嘉言侮慢逮下獄給事中劉濟疏救不許 中
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林俊言內
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
之治報聞 韃靼犯固原總制三邊侍郎李鈺初至援兵未集

乃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備未敢逼乃礮擊之寇引去鉞以其間增築墩堡謹烽堠廣儲蓄選壯士爲備八月寇復深入平涼邠州鉞令遊擊時陳周尙文等分伏要害遏其歸斬獲多鉞策寇失利必東犯延綏檄諸將設伏待寇果至又敗去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珦等並及鉞詔奪淮職責鉞圖後効鉞自劾乞休不許壽府校尉橫搜市民德安知府李重抑之壽王祐楮奏逮重安陸民劉鵬隨重詣大理對簿重未之識也訝之鵬曰太守仁爲民受過民皆得效死豈待識乎重卒得白祐楮聞而悔之後以賢聞九月巡按江西御史程啟充上宸濠通蕭敬張銳陸完等私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論敬銳等罪

並言守仁黨逆宜追論給事中汪應軫言逆濠私書有詔焚燬
啟充輕信被劾知縣章立梅招撫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
功主事陸澄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劾應軫澄黨比帝曰守
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封爵以酬大功其勿
問 己巳監生何淵請立世室祀興獻帝章下所司 辛未立
皇后陳氏初傳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旣復改壽安太后楊廷
和等爭之乃止 初蘇松水道盡爲勢家所據李充嗣等建議
修之武宗進充嗣工部尙書兼領水利事及帝嗣位復追工部
郎中林文霈顏如瓌協理充嗣畫水爲井地示開鑿法戶占一
區刻日計工造濬川爬用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擊汰泥
沙置小艇百餘尾鐵帚以導之開白茅港疏吳淞江濬故道穿

新渠凡六閱月而訖工巨浦支流罔不灌注 冬十月復置雲
南永昌軍民府領永平一縣金齒永昌騰衝三千戶所潞江鎮
道楊塘瓦甸四安撫司鳳溪施甸茶山三長官司 辛卯振南
畿湖廣江西廣西災免稅糧有差壬辰以災傷敕羣臣修省
南京大理寺丞黃輦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直節贈少
卿予祭葬 時王守仁之學盛行給事中章僑言三代以下正
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下好高務名者
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乞行天下痛爲禁
革御史梁世驃亦以爲言從之 王守仁疏辭封爵乞錄同事
諸臣功報寢 廣西上思州賊黃鏐糾尙兵劫州縣十一月總
督兩廣都御史張嶺討禽之 陞修撰舒芬等二十人俸各一

級從給事中劉世揚請也編修王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章奏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蠱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 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帝欲祔葬茂陵楊廷和等言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不聽 南京禮部尙書楊廉疏論大禮引程頤朱熹言爲證且言今異議者自謂祖歐陽修然修於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濮王未忍絕之於仁宗今乃欲絕之於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死紀僅免詔責山東將吏於是諸臣分道逐賊不得屯聚流劫金鄉魚臺間突曹州欲

渡河不得復掠考城並河西岸至束明長垣河南及保定守臣
咸告急汪應軫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驅之境外而已若弭
盜而縱使出境是嫁患於鄰省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
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 給事中劉最請勤聖學於宮中日
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報聞 大理寺卿鄭岳
言內臣有犯宜聽部院問理毋從中決帝不能從 十二月戊
寅振陝西被寇及山東礦賊流劫者 初錦衣千戶張儀以附
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爲訟冤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
大義勸銳卻其餽遺今銳以是免死而儀功不錄無以示報安
磐言百之儉邪陽爲儀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爲銳再起地百之
情露乃誣磐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

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磬一月 陝西盜楊錦等剽延綏殺指揮瞿相李鉞討禽之 山東賊王友賢等轉掠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乃命督漕都御史俞諫都督魯綱並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賊 給事中張漢卿等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救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頌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創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霖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霖

爲欺妄者戒不納 莫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黎譔譔母以告
譔與其臣杜溫潤間行以免居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應遷居海
東長慶府 御史史道遷山西僉事劾楊廷和交通宸濠諂附
江彬錢寧章下吏部喬宇等言道挾私遂繫錦衣衛獄彭澤復
劾道帝諭言官惟大奸及機密事專疏奏餘只具公疏毋挾私
中傷善類

二年春正月給事中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宗法帝從吏
部言停前諭御史曹嘉復劾廷和宇因言內閣柄太重廷和宇
澤及蔣冕毛紀孫交林俊並求去給事中鄭一鵬言文皇帝始
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卽位大
臣宣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

論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御史張袞言廷和當武廟時權奸竊柄既不能積誠意以格君心又不能決去就以明臣節是則可議也至陛下登極以來撥亂反正足稱救時宰相而道一旦指爲元惡不已甚乎且廷和以論劾故連章乞休同官又以廷和故駢迹求去臣恐政柄潛移隱憂可畏帝乃慰留廷和等謫道南陽府通判 夏言樊繼祖悉奪還民產劾中官趙霖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爲親蠶廠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人獻民田王府者俱從之山東賊流至考城官軍將擊之會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中都留守顏愷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 丁卯小王子萬餘騎入沙河

堡總兵官杭雄戰卻之 二月大計天下官給事御史劾監司
不職者二十二人邢珣徐璉與焉吏部以軍功未酬請進秩布
政使致仕珣倡義討賊月餘成大功當事者以王守仁故痛
裁抑之二人竟廢其餘同事有功者或賞或否亦不給守仁鐵
券不予歲祿頃之守仁再疏辭爵略言宸濠變初起勢焰猖熾
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
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瑛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
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
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陳或遮
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
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

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今聞紀功文冊改造者多所刪削舉人冀元亨爲臣勸說宸濠反爲奸人構陷竟死獄中尤傷心慘目負之冥冥之中夫宸濠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切近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齎粉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今臣獨崇封爵而此同事諸人者或賞不行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非獨爲己斥諸權奸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揮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伸其屈抑者臣竊痛之奏入卒寢不行

癸未振遼東饑 俞諫魯綱連營進壬辰山東河南賊平

葬孝惠皇太后邵氏於茂陵祀奉慈殿 禮部尙書毛澄端亮
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
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
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老
不能曠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
慰留不允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贈少傅謚文簡
帝雅敬憚澄故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 曹嘉素傾險三月倣
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上之安磐言唐王珪
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
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給事中毛玉言嘉背違成法變亂

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 乙巳韃靼俺答寇大同

甲寅武宗神主祔太廟 都御史姚鎮言人臣犯顏進諫自古
爲難曩八黨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
蒞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顯
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
於常調臣竊爲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參政蒞江西
副使 佛郎機將別都盧疏世利等駕五舟擊破巴西國遂寇
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
人潘丁苟先登眾齊進生禽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
三十五級獲其二舟餘三舟復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
得其礮卽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鉉進之朝 御史許宗魯爲曹

嘉訟冤請斥毛玉其同官倫以謀亦助宗魯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罷斥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魯等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繫絕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 夏四月壬午朔以災異敕羣臣修省 癸未以宋朱熹裔孫墅爲五經博士主婺源廟祀 給事中張紳等言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壺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於閭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奪奪於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未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開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

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費財
十百死亡枕籍之狀呻吟號歎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壺
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封先女寵於冊后莊奉肅奉之名
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鄰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
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附和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
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
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
於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
槐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之體貌之宜而入羣小基間之論或譖
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譖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
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

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
採納報聞 錦衣百戶張瑾帥校尉支俸通倉橫取狼籍主事
羅洪載欲按之瑾給請受杖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錦
衣衛獄安磐與同官張漢卿張逵葛鳴等請付之法司孫交林
俊喬宇先後論救皆不聽竟調洪載爲湖州府通判 致仕尙
書陳壽卒壽廉厯官四十年無家可歸寓南京所居不蔽風雨
比卒尙書李充嗣府尹寇天叙爲之斂又數年親舊賻助始得
歸葬新淦 癸巳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舉堪任守令者
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寧諸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
五花宮兩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閏月楊廷和合諸大臣力言
不可引梁武帝宋徽宗爲喻優旨報納 張璉言頃聞紫禁之

內禱祀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
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營
試冀陛下爲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
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
棄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
女謁充塞閨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口講疏召
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
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
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 安磐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
命番僧瑣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
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瑣南囚供億減小人伏奈何甫

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醺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廝役夤緣冒濫既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游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 鄭一鵬言禱祀繁興必魏彬張銳之餘黨爲之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臣巡視光祿見一齋醺蔬食之費爲錢萬有八千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況今天災頻降京師道殣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爲僧道糜費至此此臣所未解報聞 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索鉅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其俊留不遣力爭劉濟帥六

科爭之俱不納明日俊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此途一開恐後有重情卽夤緣內降以圖免實長亂階文先朝漏奸罪不容誅茲復以小事撓法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爲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給事中趙漢言崔文亂政巧逞奸欺不特庇一李陽鳳而已工部尙書趙璜發文家人罪文輒捕其謀者痛杖幾死曰此杖寄與趙尙書其無狀至此望急譴逐毋爲新政累不聽 給事中張達言陛下臨御之初國事大定今舉動漸乖弊端旋復齷齪繁興爵賞無紀政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刑罰不行於貴近者甚多臺諫會奏而斥爲瀆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

封侯蔣輪市寵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貴戚未有若是恩倖也廖鵬緩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縱也願陛下一反目前之所爲報聞五月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先內官之眾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以賦入則日減以支費則日加請敕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南京禮部尙書秦金等言陛下繼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宜召天和而災眚頻告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卽位

之初逐庸回任耆舊比內閣擬旨輒中改疏請徒答溫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凡奸黨巨惡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鎮撫此謹國法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師比來於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精神充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此畜精神不能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今政所以淆

濶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卽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官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鑄實移於下矣章下禮部 南京禮部右侍郎劉瑞偕同官條上六事且言齋醮無益且妨政織造多費且病民帝多納用之 庚午小王子犯密雲石塘嶺殺指揮使殷隆 御史余翺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蔽罪以塞上無警召李鉞還給事中劉世揚請留鉞陝西而久任諸邊巡撫帝卒召鉞 許相卿言天下政權出於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

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竄殛儉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曲降溫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阡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寘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

民隱務使官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帝卒不聽

六月癸丑以災傷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日本貢使宗

設及宋素卿瑞佐抵寧波互爭真偽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爲驗發宗設怒與之鬪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以免宗設還寧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璉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歿巡按御史歐珠以聞禮部言璉起宗設宜宣諭素卿還國移咨其王究治張紳及御史熊蘭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并治賴恩及海道副使張芹分守參政朱鳴陽分巡副使許完都指揮張浩閉關絕貢振中國之威寢狡寇之計從之 韃靼入甘肅殺指揮孫仁等 秋七月永福長公主下嫁鄔景和安鑾言舊儀駙馬

都尉見公主行兩拜禮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當革正帝弗能從
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安磐言邦奇等在正德
世貪饕搏噬有若豹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
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銀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
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
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
者填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尙敢
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爲者哉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
之國脈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環立
蠱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源帝不能從
贈岳正太常寺少卿諡文肅 詔營都督同知陳萬言第估工

值六十萬趙璜持之萬言愬於帝下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錦衣衛獄璜言二臣無與乞罪臣帝不聽已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再請貸寬璘寬璘獲釋工價亦大減萬言皇后父也初都督劉暉下獄林俊當以交結朋黨律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王讞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皆不聽俊以耆德起田間持正不避嫌怨旣屢見格遂乞致仕聽之加太子太保給事劉最極論崔文罪且言文耗帑金狀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盈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已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爲廣德州判官言官論救不納八月庚子以定策功進張鶴齡爲昌國公封陳萬言泰和伯授萬言子紹祖尙寶承喬字言累

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追贈今奈何以父贈爲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子授尙寶又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不從帝又授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衛千百戶彭澤爭之給事中張原亦極言請裁帝皆不聽致仕大學士劉忠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諡文肅辛酉小王子犯遼東丁字堡都指揮王綱戰死九月楊廷和滿四考超拜太傅廷和四辭不拜戶部奉詔上各官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其故孫交言舊籍多以奏請投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以聞籍以聞改稱官地所司徵銀解部然多爲宦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爲常巡撫大同都御史張文錦銳意振刷操切頗無序以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

禦議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堡爲外蔽也
今城外卽戰場何以示重乃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曰水
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參將賈鑑督役嚴士卒咸怨 周憲附
祀旌忠祠 徐光祚規占民田嗾灤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
臯太監芮景賢主之冬十月緹騎逮訊夏言疏救劉濟請并治
光祚章下所司 戶部尙書孫交兵部尙書彭澤致仕令交子
編修元侍行初興獻王愛重交割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中
官言孫尙書侵地帝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 初廖鵬父子
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夤緣中人冀脫死劉濟言自
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盱再請而後行
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

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及是欽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編修湛若水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宜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報聞華湘言古今善推算者三家漢太初以鐘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欲正算而不登臺測景皆空言臆說也望許臣暫罷朝參督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聞更敕禮部延訪精通理數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

制從之 十一月丁卯朔免南畿被災稅糧 東廠太監芮景賢言劉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錦衣衛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爭不得劉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緝執於宦寺之門鍛鍊於武夫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爲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責以黨比奪俸一月 宗設之遁也其黨中林望古多羅爲暴風飄至朝鮮朝鮮生禽之以獻夏言請逮赴浙江會所

司與宋素卿雜治因遣給事中劉穆御史王道往 初大禮議未定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揣帝向張璁霍韜俱撰議欲尊興獻王爲帝稱皇考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會中朝競詆璁爲邪說懼不敢上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性剛狠與璁同官日夜私詆朝議會汪應軫以便養乞改南璁萼雅知其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卽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萼揣帝雖勉從廷臣意終未慊乃具疏并獻夫書二疏上之曰臣聞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 己丑振河南饑 十二月鄭岳按甘肅亂卒事李隆及諸倡亂者咸伏誅 江南比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

敕楊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急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之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始成化弘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卽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疑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御史張曰韜言陛下旣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害矣旣知之而猶不已實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羣小爲政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輩二三小人

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威福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金數萬方得之既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張璠張原等皆力爭帝不能用吏部侍郎何孟春以蘇松諸府旱潦相繼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特倣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大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威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卽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唐臯亦以爲言從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地震壬午五星聚於營室兵部尙書金獻民以其占主兵請敕天下鎮巡官預守戰之備且請用賢納諫罷土木屏玩好帝頗采納帝得

桂萼疏心動丙戌手批下部議行二月禮部尙書汪俊集廷臣七十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言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萼又謂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旣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萼又言禮官執

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言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奏章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萼璁及席書於南京帝漸疎大臣政卒內決鄧繼曾言比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賜敕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睹出涕口誦吞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僞者之假託也正德之世蓋極敝矣尙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左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故

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錦衣衛獄掠翰林金壇縣丞張達鄭一鵬及同官韓楷御史林有孚馬明衡李本論救不報初帝踐阼言路大開或過於切直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厭薄言者廢黜相繼 侍讀湛若水言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崩川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月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疾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以裨聖學 初宸濠戚屬連逮者數百人毛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賄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請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 初楊廷和以帝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及大禮議起帝

數召廷和從容賜茶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指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帝意內移廷和累疏乞休會桂萼疏入廷和力持其議疏語露不平丙午帝許之致仕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賜璽書給輿廩如例申前蔭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交章請留不報 庚戌南京地震 汪俊等議既留中越旬有五曰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等不得已乃議請加皇字以全微稱 詔聖皇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舒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御史朱瀚言皇太

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
慰親心而隆孝治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恆時猶可在議
禮紛爭之時則斷不可且興國太后令節相去不過數旬而情
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
下貽譏天下非細故也時帝亟欲尊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母昭
聖相持未決二人疏上帝恚且怒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
歸過於上下錦衣衛獄拷訊何孟春及御史蕭一中論救不聽
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諫帝愈怒并下獄帝必欲殺
洌明衡變色謂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頓首固諫良
久色稍解欲宥之冕復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爲民謫逅合浦
縣主簿本揭陽主簿應驄徐聞縣丞洌明衡遂廢 汪俊等議

再上復留十餘日三月丙寅朔諭禮部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
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
廟頒詔天下別諭建室奉先殿側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
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
藩安陸則不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
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太后於藩邸陛下得
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
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立廟大內於正統爲嫌臣等不得將順
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
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令陳狀俊引罪嚴旨切責喬宇張
獅等復連章力諫鄭本公等言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姪

與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子與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爲不經獻帝之靈旣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於大內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蹙然不安帝怒責諸人朋言亂政並奪俸 壬申振淮陽饑 辛巳振河南饑 葺興獻帝陵寢薦號顯陵 張璁桂萼復上疏言今日之辨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已復偕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合疏力爭 帝趣立廟益急汪俊等上議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令集羣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案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

爲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侍郎吳一鵬署事 喬宇偕九卿言陛下罷汪俊用席書謫馬明衡朱濶季本陳逅召張璁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人邪說廢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爲効忠實累聖德且書不由廷推特出內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俊與書各仍舊職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不納 改雲南金齒永昌二千

戶所爲保山縣 夏四月吳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致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璠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厯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畱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

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璵璠等法司按治帝報
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
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
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
情 蔣冕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昭
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無所受命既受命於武宗
自當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臣某
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
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阼禮爲人後者惟
大宗皆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母立廟大
內者漢宣帝爲所生立廟葬所光武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

父濮安懿王亦卽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旣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情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託乎竊恐獻帝之靈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爾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桂萼之來人心益駭廷議之日天本清明忽變陰晦至暮乃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以大臣故優詔畱之 已酉上昭聖皇太后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癸丑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詔天下大赦 巡撫應天都御史吳廷舉以大禮議未定請如洪武中修孝慈錄故事令兩京部寺臺省及天下督撫各條所見並詢家居老臣

采而行之彙爲一書以詔後世時已定稱本生考廷舉窺帝意
不嫌故爲此奏張原及給事中劉祺交劾之不報 吳一鵬極
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三地震者
三十八冬雷電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妖各一民饑
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陛下率先羣工抹疾苦罷營繕
信大臣納忠諫用回天意帝優詔報之 魯迷國貢獅子犀牛
其國去中國絕遠鄭一鵬言魯迷非常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
物請敕邊臣量行賞賚遣還國以彰不寶異物之德不聽 方
獻夫疏既爲桂萼所進廷臣目爲奸邪不與往還獻夫杜門乞
假不得乃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 辛酉編修鄒守益言
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羣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

道路相傳有孝長子之稱昔者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簣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羣臣援經證古欲陛下專意正統此皆爲陛下忠謀乃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臣厯觀前史如冷褒段熲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羣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去者復召之無使姦人動搖國是離間宮闈昔先帝南巡羣臣交章諫阻先帝赫然震怒豈不謂欺慢可罪哉陛下在藩邸聞之必以爲盡忠於先帝今入繼大統獨不容羣臣盡忠於陛下乎帝大怒下

錦衣衛獄考掠謫廣德州判官 蔣冕再請罷建廟之議以天
變爲言且乞休帝益不悅五月乙丑朔聽致仕冕當正德時持
正不撓及帝卽位守之不移代楊廷和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
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陳十三事
中言大禮未正諂言日進帝怒下錦衣衛獄謫解州判官 致
仕大學士王鏊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鏊博學有識鑒文
章爾雅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
也 帝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丁丑遣吳一鵬偕崔元
賴義迎獻皇帝神主於安陸一鵬言厯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
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
安故宮爲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

思則本生之情旣隆正統之義亦盡奏人不納一鵬遂行已
卯吏部尙書石瑤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獻帝旣改稱本
生皇考閣臣請停張璉桂萼召命帝從之時璉萼已在道復馳
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
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復
心動趣召之至又條上七事時風氣淳厚士大夫皆重名節璉
萼以異說進眾洵洵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於廷萼懼不敢
出璉閱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郭勛家勛大喜約
爲內助張璉與給事中三十餘人連章言璉萼賦性奸邪立心
懷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望急出之爲人
臣不忠之戒鄭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言萼首爲亂階璉再肆

欺妄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連彙接踵尙書之命由中而下
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瑾
彬之奸流禍不若是酷也皆不納 安磐言今欲別立一廟於
大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旣不得考恭穆又不
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
也不聽 席書進不由廷推廷臣交章詆之張漢卿劾書振饑
湖廣不法多侵漁秦金請命官往勘書乃屢辭新命錄上大禮
考議乞遣官勘振荒狀六月帝遣司禮中官戶刑二部侍郎錦
衣衛指揮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 張璁桂萼再上疏帝乃以
璁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學士豐熙昌言於朝曰
此冷褻段猶流也吾輩可與並列耶抗疏請歸不允喬宇言內

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與其間卽不爲清議所齒况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給事中御史李學會吉棠等七十四人言聰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爲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請俱正其罪帝怒切責字責學會等對狀下續相錦衣衛獄張翀取廷臣劾聰萼章疏送刑部尙書趙鑑復請置聰萼於理語人曰得俞旨便捶殺之帝留疏不下而責鑑朋邪害政亦令對狀聰萼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 考功員外郎薛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聰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

聰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辭可爲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嫡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

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旣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

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

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禮義明而禍亂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己是烏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已與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倣此書奏帝大怒下錦衣衛獄考訊已實出之奪俸三月 舒芬楊慎王思等三十六人言臣等與桂

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褻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旣超擢萼等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萼輩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 鴻臚寺少卿胡侍劾張璫桂萼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辨論凡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謫潞州同知 秋七月吏部尙書喬宇致仕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 乙亥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 禮部侍郎朱希周等言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 何孟春偕九卿秦金等言伊尹謂有言逆於心

遂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
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
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招徠罷閒不學無恥之徒熒
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
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張璠桂萼
時諸曹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本生之稱不可去皆
留中不報毛紀石瑤再疏爭亦不納戊寅朝罷金獻民及大理
寺少卿徐文華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爲伯考矣何孟春曰
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帥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
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張璠及
檢討王元正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

尙書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朱希周劉玉賈詠都御史王時
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學士豐
熙少卿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禴寺丞袁宗
儒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涑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
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勲陸釵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
臯林時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賁毛王曹懷張嵩王
瑄張挺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
臣胡訥御史王時柯余勳葉奇鄭本公樞樞劉穎祁杲杜民表
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希愈蕭一中
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鼂張曰韜藍田張
鵬翰林有孚郎中余寬黨承志劉天民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

易楊淮胡宗明栗登黨以平何巖馬朝卿余才汪必東張聽張
懷陶滋賀縉姚汝皋劉淑相萬潮相世芳張戢詹潮胡璉范祿
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趙儒葉寬張子衷江登劉璣江
珊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勲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翁磐李
文中張漈劉漳楊儀王德明戴欽張儉劉士奇金廷瑞范總龐
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
尙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
周詔戴亢繆宗周邛其仁沮琚張希尹張鏗豐坊仵瑜丁汝夔
臧應奎汪溱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鏞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
楨陳賞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鼇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
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

鄭騶司務洪伊金中夫李可登劉從學檢校丁律寺正母德純
蔣同仁寺副王曄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
民鄭重杜鸞及獻民等俱跪伏左順門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
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毛紀石瑤亦偕跪伏以請帝命司禮中
官諭眾退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有大僚欲去克宅
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爲人望其人愧而止帝再傳諭猶不起帝
大怒遣錦衣執爲首者熙紳翱寬待顯滋世芳德純八人繫獄
慎元正乃撼門大哭眾皆哭聲振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
名收繫理等一百三十四人而令希周孟春等待罪坊熙之子
也 己卯上章聖皇太后冊文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何孟春
朱希周王時中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金等伏罪復

嚴旨譙責乃已 癸未錦衣衛以繫獄并待罪二百二十餘人
請命待罪者停俸四月繫獄者杖於廷人三十成豐熙等八人
於邊衛熙鎮海張翀瞿唐陶滋榆林編修王思王相給事中毛
玉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潔
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敘司務李可登皆病瘡先後
卒思志行邁流俗呂柟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
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思別號也相豪邁尙志節事親篤孝家
貧屢空晏如淮屢監京通淮諸倉及內庫釐剔積弊殆盡供饋
悉謝絕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以聖賢自期可登素慷慨以忠
義自許皆如其志 甲申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
諸臣之下獄也毛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

報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摧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摧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尙可一日覲顏朝寧問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

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己丑聽致仕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楊廷和蔣冕正色立朝並爲搢紳所倚賴其代冕爲首輔亦僅三月或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修撰楊慎等七人實糾眾伏哭辛卯再杖慎及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原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王時柯於廷原創重卒戍慎永昌元正茂州濟遼東斥磐漢卿時柯爲民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憊甚抵戍所幾不起免南畿河南被災稅糧諸臣旣得罪帝始下何孟春等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正變亂是非且張璁等所上十三條尙留中未發安得

先知其以實對孟春等言璉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橐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與議禮之末竊以璉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爲萬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奪俸一月 大同五堡成張文錦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眾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鎮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室聞當發大怒請子身往得分番又不聽嚴趣之賈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邊卒自甘州五衛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郭鑑柳忠等遂乘眾憤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屯焦山墩文錦恐與外寇連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卽索治首

亂者郭鑑等大懼八月癸巳朔復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
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俊楨府第
亂卒欲燔王宮俊楨懼出文錦郭鑑等又殺之亦裂其屍遂焚
鎮守總兵公署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爲帥事聞帝命侍郎李
昆往曲赦亂卒尋擢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右僉都御史巡撫
其地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軍士獻首惡眾心稍定昆爲文錦
請卹不報張曰韜旣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未幾竟死陳
洸者素無賴以給事中家居潮陽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
子柱訐元翰謫戍元翰撫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冤錄洸
由是不齒於清議喬宇長吏部出之爲湖廣僉事洸遂上疏言
張璉桂萼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

羣結朋黨任情擠排稱引其黨前給事中于桂閭閣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卽復洸等原官良勝已遷南京太常寺少卿謫茶陵知州璫等遂引洸擊異已故曰韜劾之 後府經歷俞敬言學士豐熙等皆以觸冒宸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楨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卹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爲諱通政司經歷李繼先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羣臣一時觸冒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

畫一策者則大小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錄卹已
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寬假之使各陳邊
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 調吏部左侍郎何孟春於南京
工部故事南京六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
春爲左蓋贍員也 吳一鵬言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
昭然不紊今陳沆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
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案春秋以受命爲正
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卽位今陛下承武宗
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沆謂孰從授受是以
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沆本小人不痛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
聽 南京國子監祭酒崔銑上疏求去且劾張璉桂萼等曰臣

究觀議禮者其文則歐陽修之唾餘其情則承望意旨求勝無已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動聽非有元功碩德而遽以官賞之得毋使僥倖之徒踵接至歟臣聞天子得四海歡心以事其親未聞僅得一二入之心者也賞之適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爲忠忠則逆旨希旨爲邪邪則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亂邦况可使富哉帝覽之不悅令致仕 陳洸劾費宏金獻民趙鑑吳一鵬朱希周余才劉天民薛蕙鄭一鵬悉邪黨而薦廖紀等十五人宏乞歸慰留之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宏頗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帝於是心善宏乙卯吏部侍郎賈詠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張璁等既驟貴干進者爭以言禮希上意九月百戶隨全錄事

錢子勲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禮部尙書席書言高皇帝不
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蓋愼也金等諂諛小人妄議山陵宜
罪趙璜亦言不可乃止 丙寅席書會廷臣大議徐文華及吏
部侍郎汪偉兵部侍郎鄭岳猶力爭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
如是張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乃定稱孝宗爲
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
聖母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
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
帝猶兩全無害也岳亦言若以兩考爲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
伯考以稍存正統石瑤請從之帝切責瑤再奪文華及岳俸瑤
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

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疏不悅戒勿復言丙子詔天下隴壽隴政之爭襲也朝廷以嫡故立壽政與支祿倚烏撒土舍安寧等兵力仇殺如故壩底參將何卿請於巡撫都御史許廷光發土兵二萬五千人相機進剿政祿佯聽撫乞緩師而令賊黨阿黑等掠周泥站七星關又遣阿核等糾諸苗掠畢節諸處殺官軍燬房屋甚眾卿等擊

斬二百餘級降其眾數百政奔烏撒 滿速兒擁二萬騎入寇
圍肅州分兵犯甘州丙戌金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
軍務署都督僉事抗雄爲平虜大將軍充總兵官張忠提督軍
務禦之 張璁桂萼驟進南京吏部尙書楊旦帥九卿極言不
可時方召旦代喬宇冬十月陳洸劾旦及汪偉等帝益大喜立
罷旦及偉而擢廖紀代旦給事中御史趙漢朱衣等交章劾洸
御史戴金藍田特疏論之田并劾席書且封上宋元翰辨冤錄
王時中請罷洸聽勅洸言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覈臣
請遣一錦衣洸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葉應驄及錦衣衛千
戶李經往 析廣東潮陽縣地置惠來縣以海豐縣地益之以
雲南騰衝司地置騰越州 十一月前吏部侍郎胡世寧言臣

向以仁明武三言進然尤以仁爲本仁生成之德明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今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體羸弱者輒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鞭撻行殿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私之心昭臨於上無先存適莫於中世寧意是張璪等嘗疏請早定追崇大禮故帝不以爲忤 陳九疇自甘州晝夜馳入肅州射賊賊多死已又出兵擊敗之斬他只丁其分掠甘州者總兵官姜勳敗之張欽堡滿速兒乃引去 金獻民師過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蔡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督二鎮以制其變己卯命戶部侍郎胡瓚提督宣

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統京軍三千以往瓚等未發進士李枝齎餽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爲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出牒示之乃解尋復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俊杖府脅草奏乞赦俊杖急攜二郡王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言亂卒方囂大兵壓境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密圖乃命瓚駐兵宣府時左右皆賊耳目幕府動靜悉知之天祐廣招星卜藝士往來軍中因具得其情卒賴以成功 初柳州洛容縣爲獍獍所據及是復之 時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十二月大理寺評事韋商臣言臣所居官以平獄爲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羣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呌中使

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爲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樂護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千天象下駭眾心竊以爲皆所當宥况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湧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成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禳患之一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縣丞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山海關兵部主事王寃方巡關侍吏欲扶避寃不可曰吾有親在急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母被傷寃奮前救母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蔡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亂卒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

惡郭鑑等胡瓚次陽和勇天祐令千戶苗登禽斬鑑等十一人
函首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庖子復糾徐瓊兒等夜殺勇
家人又燬登家瓚言非盡殲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召勇還京以
朱振代之敕瓚仍駐宣府 壬子甘涼寇退召金獻民還 帝
爲世子時獻帝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楊一清也心
識之及卽位廷臣交薦一清戊午起一清爲兵部尙書總制陝
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明紀卷第二十八終

明紀卷第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部候補事虞衡司行差陳鶴養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冕家參訂

世宗紀二

起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侍郎孟春及李昆交章言郭疤子潛逃塞外必爲後患馬永亦言逆賊干紀朝廷赦其脅從恩至渥顧猶抗命今不勦春和北寇南牧叛卒勾連禍滋大宜亟調鄰鎮兵剋期攻城譬曉利害懸破格之賞令賊自相斬爲功元凶不難殄也乃命永督諸軍會胡璉往 丙寅西海卜兒孫以八千騎犯涼州姜奭帥游擊周倫等襲擊於苦水墩大敗之斬首百餘級殲其長還所掠人口千二百畜產二千都指揮張錦戰死 初長洲知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官張志聰志聰伺波出倒曳之車後

典史蕭景腆操兵教場急帥兵救百姓登屋飛瓦擊志聰志聰
奏逮波景腆吳廷舉亦具奏志聰貪黷狀帝乃降波五級調景
腆遠方志聰亦召還致仕兵部尙書何鑑卒二月胡瓚等
還京言逃卒無足患乃罷馬永還鎮瓚列上功狀請遍頒文武
大臣臺諫部曹及各邊撫按鎮監賞鄭一鵬言桂勇誅郭鑒等
在瓚未至之先徐璫兒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瓚無與瓚欲邀功
冒賞懼眾口非議乃請并叙以媚之夫自大同構難大臣臺諫
誰爲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尙多逋逃各邊撫鎮相去數千
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請治瓚等欺妄罪賞乃不行陳九疇言
番賊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商販使得稔虛實也寫亦虎
仙逆謀已露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爲來享之賓邊

臣怵利害拱手聽命致內屬番人勾連接引以至於今今卽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效光武絕西域之計先後入貢未歸者二百人宜安置兩粵其逆謀有迹者加之刑僂則賊內無所恃必不復有侵軼倘更包含隱忍恐河西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也下楊一清議一清至是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時帥諸將肄習行陳嘗曰無事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靜鎮 乙卯禁繫獄囚 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廕帝大怒謫懋高縣典史 巡按雲南御史郭楠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開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

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得疏益怒遣緹騎逮之 行人司副柯維熊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尙在如張璁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爲罰過重矣璁萼遂求去優詔慰畱下維熊獄斥爲民 郭疤子復潛入大同焚朱振第翼日蔡天祐閉城大索獲疤子及其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盡省脅從人心乃大定 費宏言獻皇帝嘉言懿行舊卹必有成書宜付史館纂修實錄實訓從之 張文錦父政訟其子守安慶功禮部爲之請卹不許文錦妻李氏復上疏哀請帝怒命執齋疏者治之副都御史陳洪謨言文錦債事朝廷戮之可也假手士卒傳之四方損國威不小復降旨

詰責自是廷臣不敢言 壬午仁壽宮災玉德安喜景福諸殿
俱燼 給事中楊言言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蔽也今吏科
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
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璫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
怙威勢以賊善良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
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廟
社無帡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
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判科
失職致陛下刑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
郭楠輩反施桎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陸宣
輩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弊之

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修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災變帝以浮謗責之 襄王祐楨病廢不

事事承奉邵亨挾權自恣至捶死鎮寧王舅棗陽王祐楸誘致之挾其目帝遣大理寺少卿袁宗儒偕中官錦衣往訊亨論死祐楸坐奪爵 錦衣百戶俞賢中官泰養子也以中旨管事給事御史爭之金獻民言祖宗有舊制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賢無公家庸又非泰子姓猥以庶養竊名器紊數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言弗聽 劉穆王道謙上宋素卿獄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並論死會琉球使臣鄭繩歸國命傳諭日本禽獻宗設還袁璉及海濱被掠之人否則閉關絕貢徐議征討夏五月甲戌賜廬州知府龍誥官秩詔天下倣誥備荒振濟

法 錦衣衛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汰去奏辨不已金
獻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陳而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躡躋顯
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萬一倖端再啟則前
詔皆虛將來奏擾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
令出惟行勿惟反今以小人辨奏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
私壞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明旨不許蚤緣管事而奔競已成
風矣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已踵至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望
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洛等亦以爲言不聽 何
淵爲平涼主簿屢被上官榜笞求內改帝擢爲光祿寺署丞乃
復申前議請崇祀獻皇帝於太廟章下廷議吏部尙書廖紀等
乞寢其奏帝弗從紀力爭曰淵所言干君臣之分亂昭穆之倫

茂祖宗之制臣謹昧死請罷勿議楊言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
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
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正統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
創王業也欲襲世室名舛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
宗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宗陛下前旣罪醫士劉
惠之言今乃納淵之說臣不知其何謂也時廷臣無一人以爲
可者張璁桂萼亦同眾議席書復密疏勸止帝不說責以畏眾
飾奸復令會議庚辰書等議準漢宣故事於皇城內立一禰廟
如文華殿制籩豆樂舞一用天子禮帝親定其名曰世廟 致
仕尙書楊廉卒 六月寧夏總兵官种勛行賂京師偵事者獲
其籍有金獻民名給事中張經御史高世魁等交劾之獻民引

疾帝以議禮故不說獻民令致仕 初慶王台浚賄鎮守太監
李昕及种勛求爲奏請復祿昕勛不納台浚銜之會寧夏衛指
揮楊欽等得罪於巡撫都御史張璿謀藉王殺璿及勛事覺下
都司按察司按治欽等誣台浚不軌璿以聞帝使王時中扶安
等覆按言台浚他罪有之無謀不軌事詔廷臣定議坐前屈事
寘鐫蒙恩不悛煽構羣小謀害守臣廢爲庶人畱邸歲與米三
百石以其叔父鞏昌王寘釧視府事 弋陽王拱橫等言獻王
惠王四服子孫所共祀非宸濠一人所自出如臣等皆得甄別
守職業如故而二王不獲廟享臣竊痛之疏三上帝命拱橫以
郡王奉祀攝寧府事 何卿檄安寧禽隴政寧以阿核屍獻竟
不出政兵久不解巡撫都御史湯沐以聞詔革卿冠帶令勦賊

自贖政使人誘殺隴壽奪其印巡按御史劉黻請從蠻情立支
祿王軌代沐巡撫上言政祿怙終稔惡戕朝廷命吏罪不可赦
乃會貴州兵分道進禽政於水西追獲芒部印前後斬六百七
十四級招撫白烏石等四十九砦秋七月捷聞還卿冠帶如初
貴州巡按御史劉廷篴言烏撒衛所獻阿核等屍及水西所縛
隴政眞僞未可信恐首惡尙在不無後慮請覈實 八月戊子
朔詔營仁壽宮就拜王軌工部右侍郎督采大木 四川副使
余珊應詔陳十漸其略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
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
不知紀綱以爲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
苟簡名實乖謬官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爲在朝廷而不在朝廷

以爲在宮省而不在宮省遂致天子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爲心此紀綱之頽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沈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輒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成風廉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談牽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二三戍卒之口此

國勢之衰其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
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蹢躅於遼
海羌戎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徒
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
跡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
日甚此外裔之強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
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鄆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
以來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斂下及雞豚織造之需自爲
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饗田野
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蒙禍家
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昔

猶遷謫外任今或徧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箠死殿陛蓋
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
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奸排擠而違之
俾不通致陛下耳囂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
之彫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
之顧閱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顏不
勦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
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間忠賢排
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儉邪投隙而
起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稜兩可是
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

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羣陰日甚此邪正之淆其漸入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疏小臣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旣用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寢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息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

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歟竊見今日之爲
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
失人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於
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
臣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琚者並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
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
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寧爲空此豈獻皇帝
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
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其所斥輔弼
第一人謂費宏也帝付之所司 內府諸監局請收工匠至數
千人秦金等執奏不聽 九月廖紀條奏三事其末言人才當

惜謂正德之季宗社幾危議者但知平定逆藩之功而不知保護京師之力自陛下繼統老成接踵去新進連茹登以出位喜事爲賢以凌分犯禮爲貴伏望陛下於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護之勲量行召用其他降職除名遣戍者使得以才自效帝但納其正士風重守令二事而已 致仕刑部尙書林俊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撻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率用厚棉底衣重氈疊裹然且沈臥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刼盜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盡朝署爲空乞聖明畱念旣去者禮致未去者

慰畱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
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布犬馬之心下所
司 土魯番復犯肅州分兵圍參將雲冒而以大眾抵南山援
兵至賊始遁 冬十月丁亥作玉德殿景德安喜二宮 有錦
衣官校偵事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疑其僞執之事聞逮
祐懋下錦衣獄謫邊方雜職 郭楠逮至下鎮撫獄掠治復廷
杖之削其籍 世廟旣建帝欲毀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韓
楷及御史楊泰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繼言之貶
秩調外石瑤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 田州岑猛叛十一月提
督侍郎盛應期巡按御史謝汝儀議大征條征調事宜詔報可
張璫桂萼由郎署入翰林舉朝惡其人費宏每示裁抑璫萼

大怨席書弟春先由他曹改檢討武宗實錄成宏議出爲僉事
書爭之得留書亦憾其排宏御史吉棠請還楊一清內閣章僑
及御史侯秩等爭之帝謫秩官召一清於三邊 張逵言近廷
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
或曰尙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則是終無可
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時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旣會
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
爲愧近者不然會疏則刪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
塞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爲幸消謹直之氣長循默
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 葉應驄與李經焚香誓天會
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陳洸事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

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
絞洸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趙鑑張潤鄭本公及給
事中解一貫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令覆覈郎中息縣黃綰力
持應驄議席書桂萼爲居間不能得要張璁共奏謂洸議禮臣
爲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爲民大理寺卿湯沐及鑑一貫
更爭之不聽 十二月辛丑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進張璁等
官并原陳洸妻子 閏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乙亥振遼東災
南京守備已三人復命太監卜春添注以往兵部尙書李鉞
力爭不納 兵部侍郎胡世寧條上戍邊時所見險塞利害二
十五事又請善保聖躬毋輕餌藥物獻大學秦誓章洪範惟辟
威福繫辭節初爻講義並乞畱中給事中余經劾世寧啟告密

之漸世寧乞罷不許

五年春正月御史張袞喻茂堅朱實昌以世廟禮成請宥議禮得罪諸臣章下吏部廖紀等列上四十七人卒報罷大計外吏賈詠廖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西副使唐龍考功郎中馬理力爭曰三人督學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帝惑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齋醮徵龍虎山道士邵元節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居顯靈宮專司禱祀會雨雪愆期元節禱有驗二月甲寅朔命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初淮浙長蘆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工役振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妄開正德時權倖奏開殘鹽改存積

常股皆爲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占中賣窩價
增數倍課日耗細給事中管律請復舊制從之 庚辰免山西
被災稅糧 壬午振京師饑 陳九川爲主客郎中正貢獻名
物節貢使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川簡去其不堪者
所求蟒衣不爲奏覆復怒罵通事胡士紳等三月士紳假番人
詞訐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傳帝怒下二人錦衣衛獄張璫
桂萼方欲傾費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饋宏製
帶詞連張翹及錦衣衛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翹等獄指揮
駱安請攝士紳質訊解一貫等亦以爲言帝不許獄成九川戍
鎮海衛邦傳等削籍有差 丁未定有司久任法 夏四月兵
部言芒部隴氏豐起蕭牆騷動兩省王師大舉始克蕩平今其

本屬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爲鎮雄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分
所屬卻佐夷良母響落角四寨爲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
司使隴氏疏屬阿濟白壽祖保阿萬四人分統如程番府例三
年一朝貢從之以通判程洸爲試知府 析江西新淦縣地置
峽江縣 五月析廣東南海縣地置三水縣以高要縣地益之
又析饒平縣地置大埔縣 刑部尙書趙鑑致仕帝賜詩寵其
行御史鄭洛書言陛下眷禮大臣此虞廷賡歌之風也願推此
心以念舊如致仕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交等特降宸章咨訪
時政則聖德益宏又推此心以赦過如遷謫豐熙劉濟余寬王
元正等特垂仁恩量與牽復則聖度益廣報聞 庚子楊一清
復入閣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霍韜疏辭新命因請令六部長

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卽擢卿丞有文學者入翰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帝不允辭趣令赴職下其奏於有司悉格不用 六月帝御平臺特賜費宏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張璫桂萼滋害宏寵萼卽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憑寵靈凌壓朝士帝置不省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府卒 初席書巡撫湖廣盜李鑑與父華劫村聚華誅鑑得脫復行劫知府宋卿捕獲之書劾卿故入鑑帝遣大臣按問言鑑盜有狀帝命逮鑑至京書言臣以議禮忤朝臣問官故與臣左乞敕法司會官覆訊杜鸞會御史蘇恩覆訊無異詞疏言書以惡卿故爲鑑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

於聖孝書偶一言當意動援此以挾陛下壓羣僚壞亂政體莫此爲甚帝重違書意竟免鑑死戍遼東 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爲人辨愬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自今誠言事者據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 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徐沛諸州縣河徙不常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河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其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淤數十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督漕都御史高友璣請濬山東賈魯河河南鴛鴦口分洩水勢毋偏害一方部議恐害山東河南不允 致仕

戶部尚書韓文卒年八十六贈太傅諡忠定 初崞縣人李福達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旬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郭勛勛大信幸秋七月其仇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錄按問得實勛爲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都御史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如錄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女爲奴沒其產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爲福達辨帝置不問 張璫急圖柄用與桂萼連章攻費宏宏言萼璫挾私怨臣屢矣不爲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

皇帝實錄則怨不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
璵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
萼璵曰攘袂搯擊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齟齬祈賜骸骨
帝知其情畱宏不卽放璵乃以省墓請旣辭朝帝復用爲兵部
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并劾吏
部尙書廖紀引用邪人帝怒切責之 帝以觀德殿窄隘欲別
建於奉天殿左趙璜謂不可不聽乃建於奉先殿之東曰崇先
殿 庚寅免四川被災稅糧 藩府宗室勛注以事憾胡侍八
月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爲民 丙寅振
湖廣饑 九月世廟成御史李儼請卹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請
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

者不以非掩是使朋黨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不納
初中官刁永等多所陳乞帝皆許之又錄司禮扶安家人官
錦衣御馬監閻洪因軍政請自考騰驤四衛牧馬所官兵部尙
書李鉞累疏力爭帝皆不納至責以抗旨令對狀鉞引罪乃罷
郭勛以會武宴列尙書下疏爭之鉞引宴圖爲徵帝竟從勛言
錦衣革職百戶李全奏乞復任鉞請治其違旨罪帝不問於是
官旗鄭彪等皆援全例以請鉞執奏如初而疏有猿攀狐媚語
帝惡之復責對狀奪俸一月鉞遂再疏乞休許馳驛未行卒贈
太子少保遣官護喪歸葬久之賜諡恭簡 帝欲奉章聖皇太
后謁見太廟世廟張璁桂萼力主之禮部侍郎劉龍等爭之楊
一清等復以爲言皆不納石瑄上疏曰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宮

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不輕人
況后妃乎璫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
五十年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
至今日忽倡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
之乎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
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夫
從令故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順旨曲從以成君父
之過帝終不聽己亥章聖皇太后有事於太廟世廟 冬十月
辛亥朔帝親享世廟如太廟禮 壬子振南畿浙江災免稅糧
物料 馬永上書爲陸完請卹典且乞宥議禮獲罪諸臣帝大
怒奪永官寄祿南京後府巡按御史邱養浩言永仁以卹軍廉

以律已固邊防卻強敵軍民安堵資彼長城聞永去遮道乞畱
且攜子女欲遂逃移夫陸完久死炎瘴非有權勢可託永徒感
國士知欲效區區之報不負知己寧負國家祈曲賜優容俾還
鎮順天巡撫都御史劉澤及給事中御史交章救之俱被譴永
竟廢不用 帝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費宏等言陛下用度
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內庫收納要求踰倍太倉
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功不已直臣
得罪未見原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
可辨者遽傳旨獲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褻咎然不能
用也 御史魏有本疏劾郭勛救馬永命謫官給事中沈漢等
論救不聽廖紀從容爲言且薦永及楊銳帝納之有本得無謫

庚午頒御製敬一箴於學宮 盛應期以他事去廣詔以都

御史姚鏌代爲提督懸金購岑猛猛奏辨鏌知猛無反心欲緩
師謝汝儀誣鏌子涑納猛萬金廉得涑書獻之鏌惶恐乃再疏
請征猛妻歸順知州岑璋女無寵璋怨猛千戶趙臣雅善璋都
指揮沈希儀使臣語璋圖猛璋受命鏌與總兵官撫寧侯朱麒
發兵八萬使希儀及張經李璋張佑程鑒將之分五道進破定
羅丹梁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
察鏌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璋詐遣兵千助之
報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希儀夜遣軍三百緣山上繞出其
背比明合戰所遣軍立幟山巔歸順兵大呼曰敗矣田州兵驚
潰希儀麾兵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猛倉皇不知所出璋使

人甘言誘之猛遂走歸順璋鳩殺之斬其首以獻麒暉之子也
張璫居兵部費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璫遂劾宏劫
制府部又因宏子編修懋良下獄與桂萼共攻宏又錄前後劾
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尤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
輒下優詔慰畱宏然終不以譴璫萼御史張錄言今水旱相仍
變異迭出正臣工修省時諸人爲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
變不亦難乎乞並黜三人以回天譴鄭洛書與同官鄭氣言陳
九川事人謂璫萼與謀固已得罪公論而宏取與之際亦未明
夫朝廷有紀綱大臣重進退宏璫萼皆不可不去宏不去則有
持祿保位之誚璫萼不去亦冒蹊田奪牛之嫌解一貫等言宏
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無議但入仕至今未聞有大過

至璉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等宜各修乃職蓋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二三臣不體至意或專攻宏或兼攻璉萼不知能去宏不能去璉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卹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璉萼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大有可慮者時科道多論三人事而一貫言尤切璉萼銜不已竟謫開州判官以卒給事中陳皋謨言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席書輩乃貪爲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爲申救謂眾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

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讐縱使讐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遊也何故讐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議禮激眾怒爲言不至於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斥書勲而置鑑重典窮按勛請託事使人心曉然知權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逆節潛消倖門永塞帝弗聽

六年春正月癸未命羣臣陳民間利病 教授王价錄事錢子勛以考察罷假議禮希復用解一貫等言如此將壞祖宗百年制事乃寢 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言量與郭楠等官惟議禮者不與 二月辛亥小王子犯宣府參將王經戰死 南京工部侍郎何孟春致仕 錦衣衛百戶王邦奇素憾楊廷和彭澤因上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寫亦虎仙

所致誅此兩人庶哈密可復邊境無虞詞連金獻民陳九疇下
部議未覆邦奇復言費宏石珪曲庇廷和廷和次子兵部主事
惇堦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及彭澤弟冲交關請屬俱
逮下錦衣衛獄鞫治桂章方出使自殺於道楊言抗疏曰先帝
晏駕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
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勲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旣以奸
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
戚指爲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珪乃天子師保之
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
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爲國家大體惜也書奏帝震怒并
收繫言親鞫於午門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落其一指陳察大

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言命不忍言獨死帝目攝之察不爲動
言亦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察具疏爲言申理且請下
邦奇於獄直聲震朝野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
帝責仕隆等徇情而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程啟充請還
言舊任不聽 石瑤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
省事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爲帝言帝見爲迂闊弗善也議
大禮時帝欲援以自助而瑤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意張璁桂
萼輩亦不悅璁萼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以瑤行高不
能有所加及王邦奇誣訐宏瑤皆乞致仕癸亥帝許宏馳驛而
責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喪襖被車一輛
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瑤者自瑤及楊廷和蔣

冤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左右輔弼之臣無復進逆耳之言者矣 姚鏌議改田州府爲流官沈希儀曰思恩以流官故亂至今未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鏌不聽請於朝并陳善後七事詔俱從之鏌畱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參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知府王熊兆署府事 起羅欽順禮部尙書辭未幾改吏部尙書又辭許致仕時張璫桂萼用事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事故屢詔不起 費宏之去舉謝遷自代張璫意楊一清必援己一清欲阻璫亦力舉遷庚午帝遣行人齎手敕卽家起遷命撫按官敦促上道璫等由是怨一清 三月庚辰小王子復犯宣府參將關山戰死 給事中鄭自璧劾總兵官傅鐸副將時陳巡撫都御史周金鎮守中官王珉等罪鐸逮問陳褫

冠帶金珰責立功贖罪 致仕大學士劉健卒年九十四遺表
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卹甚厚贈太師諡
文靖健器局嚴整正己率下朝退寮案私謁不交一言李東陽
以詩文引後進健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
臣鮮有比者 席書疾篤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
如故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諡文襄蔭一子尙寶司丞異數也
廷推閣臣帝意在張璁弗與命再推乃及禮部侍郎翟鑾中官
多譽鑾者遂踰次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
帝不許甲午命鑾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汪
必東申惠移疾他駐岑猛黨盧蘇王受等詐言猛不死借交阯
兵二十萬且至夷民信之蘇等薄城城中陰爲內應呼譟四出

張經力戰不支突圍走士卒死者數百人城遂陷受亦攻入思
恩府巡按御史石金劾姚鏌失策罔上並論前提督盛應期帝
以鏌有功許便宜撫勦 考察京官戶部尙書秦金工部尙書
趙璜俱自陳致仕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張璁言昔議禮
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眾忌今諸臣去之將以次去臣等
澤遂得畱居三日璁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
十疏今修大禮全書羣奸側目將誣陷益甚因引疾乞休以要
帝帝優詔慰畱 莫登庸令其黨范嘉謨僞爲黎憲禪詔篡其
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爲皇太子旋耽殺憲謚爲恭皇帝 杜
鸞言往者李鑑之獄陛下徇席書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鬻獄
爲常請託無忌今勛謀又成矣書日以議禮招怨勛亦日以議

禮招怨書曰欲殺鑑以仇臣勛亦曰欲殺寅以仇臣黃鼓聖聰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爲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福也 自李福達獄起廷臣論劾郭勛不已勛亦累自訴復乞張璠桂萼爲援璠萼素惡廷臣攻己欲藉端報復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曾文武大吏更訊之皆無異詞帝怒將親訊鄭洛書言陛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盡得罪雖有張釋之于定國不獲抗辨於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中楊一清亦力解乃止仍下廷鞫刑部尙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福達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馬錄江潮

及前問官寧夏巡撫都御史李璋甘肅巡撫都御史李珏僉事
章綸都指揮馬豸等 夏四月刑部主事唐樞言李福達之獄
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卹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
其讒詔諛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
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
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不
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崢
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
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
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
垂文祕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

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此不必疑一也且
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言如李二李
俊李三其族也戚廣之妻其孫也杜文柱其姻也韓良相李景
全其友也以至鄜州之人洛川之人山陝道路之人莫不識之
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類至所言張寅之卽福達卽
李午實有明據況福達蹤跡謫密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其陰私
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
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
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撫李福達
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
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

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福達前此假之以惑眾而後此去之以避罪乎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一福達既改名張寅衣冠楚楚郭勛從而信之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陛下旣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欲傾勛亦安能加之以罪此不用疑五也鞠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戚廣讐也則高尙節屈孔石文舉非讐也曰魏奏劉永振讐也則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

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爲民 乙巳免廣西被災稅糧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丁亥詔王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討田州叛蠻 吏部缺尙書廷推前尙書喬宇楊旦禮部尙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以俸深爭張璁言字旦乃楊廷和黨仁和亦不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 盧蘇王受數求撫姚鏌不許將大討之會廷議用王守仁令鏌與同事鏌引疾乞罷六月許馳驛歸初魏校毀廣東諸寺觀田數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諸家鏌至廣追還之官韜獻夫恨甚與張璁桂萼合排鏌謂大同當征而反撫田州當撫而反征皆費宏謀國不臧釀成南北患時宏已去猶借鏌以排之也鏌旣得請方候代千夫長韋貫徐

伍攻復思恩鎮上其狀詔先賞貫等而以撫勦事宜俟守仁處
置既而鎮奏辨石金前疏詆金阻撓養寇金亦再疏詆鎮帝先
入璫等言落鎮職閒住 岷王彥汰與弟南安王彥泥訐陰事
彥泥廢爲庶人彥汰亦坐抗制擅權革爵 總河侍郎章拯言
滎陽北孫家渡蘭陽北趙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經壽春王諸
園寢爲患叵測惟寧陵北岔河通飲馬池抵文家集又經夏邑
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濬而通之水勢易殺而園寢無
患命刻期舉工拯懋之從子也 贈前瑞州知府宋以方光祿
寺卿立祠瑞州 張璫等用事以王瓊與楊廷和讐霍韜首薦
之已而有邊警桂萼亦力請用瓊帝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
鄭自璧與御史譚纘等言瓊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請并論不納

御史胡松復劾萼謫廉州推官御史周在請宥松下在錦衣衛
獄萼復言瓊前攻廷和故廷臣羣起而排之帝乃命復瓊尙書
待用松績溪人也 芒部賊沙保等謀復隴氏擁隴壽子勝糾
眾攻陷鎮雄府執程洸奪其印殺傷數百人洸奔畢節 南京
言官拾遺及桂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
年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後互
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春等言憲宗
無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眾心萼言詔出憲宗文集春欲媚
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
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萼言趣
令速舉給事中王俊民等爭之劉隅盧瓊等亦言交相批抵報

復非盛世事帝切責俊民隅奪其俸五月瓊等皆三月秋七月
春等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
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復黜給事中余經商大節等數
人乃已 致仕尚書林俊疾革上書請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
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年七十六俊歷事四朝抗辭敢
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 古囊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深入八
月總制尚書王憲督總兵官鄭卿杭雄趙瑛等分據要害擊之
都指揮卜雲斷其歸路寇至青羊嶺大敗去五日四捷斬首三
百餘級獲馬馳器仗無算 馬錄等逮至廷訊乃反前獄詆薛
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庚戌命張璠署都察院桂萼署
刑部方獻夫署大理寺事盡下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左

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丞汪淵於獄嚴刑推問給事中沈漢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大臣不可辱妖賊不可赦不聽璫等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誥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汪淵私書癸亥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璫芻獻夫言給事中劉琦常泰刑部郎中劉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評事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方幸張寅就死得誣郭勛謀逆帥罪連名同聲駕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官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奮

乾斷彰國法帝納其言并下諸人獄鳴鳳等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寺卿汪天啟光祿寺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夢以聞亦逮問夢等遂肆榜掠自頤壽賢以下咸不免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夢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文華及李璋李珏章綸馬豸謫戍邊衛者七人琦達泰仕及御史盧瓊程啟充知州胡偉爲民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鳴鳳相鸞及御史任淳革職閒住者十七人頤壽玉啟文莊沐似淵天啟才楷仲賢潤英壯雄及江潮僉都御史毛伯溫其他下巡按御史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良抵死眾證皆戍寅還職錄以故人人死未決當徒

帝以爲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煙瘴地令緣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意猶未慊語楊一清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從之以萼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 光祿寺少卿黃綰上書訟王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從之 先時大計京官南京六科無黜者桂萼因言南京吏部尙書朱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

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許之林居三十年中外論薦三十餘疏竟不復起 庚午振湖廣水災 九月己卯免江西河南山西被災秋糧 張璫復請考察諸御史黜藍田等十人尋奏行憲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 壬午頒欽明大獄錄於天下刪唐樞疏不載是獄所坐大抵張璫三人所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供權臣排陷而帝不悟南京御史吳彥抗章請寬諸臣帝怒斥於外已而張錄亦以爲言忤旨切讓張璫言錄不諳憲體罷歸自是無敢言者 方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討賊而罷朱麒及鎮守中官鄭潤帝乃召麒潤還 冬十月戊申張璫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釋褐六年至宰輔前此未有也楊一清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璫嘗論璫朕有

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
帝賜璉二章因并及一清鑾桂萼令密封言事 前御史虞守
隨上皇陵正議數干言請改葬獻皇帝於天壽山帝斥其有希
進心下巡按御史按問未幾光祿寺廚役王福復以爲請下錦
衣衛拷訊 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爲權勢所撓顧
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爲力甚易歲可省車費貲二
十餘萬且厯代漕運皆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帝
心以爲然命侍郎王軌何詔及仲偕相度 乙丑謝遷復入閣
張璉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璉
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入諸庶吉
士皆除部屬及知縣引所善黃綰等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等

官 河決曹單城武楊家梁靖二口吳士舉莊衝入雞鳴臺奪
運河沛北廟道口淤填數十里糧艘阻不進刑部尙書胡世寧
山東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下章拯議
未決會吳仲劾拯不能辦河事乃召拯還起盛應期右都御史
往代 十一月尋甸土舍安銓作亂侵掠嵩明木密楊林等處
巡撫雲南都御史傅習檄參政黃昭道等討之大敗賊遂陷尋
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 王守仁在
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
征調旣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
且田州鄰交趾深山絕谷悉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
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

下兵部尙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畱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 楊一清言延綏總兵官魯經守莊浪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其部下土軍非他人所能及雖其子瞻已爲指揮僉事奉命統轄然年尙少今陝西總兵官張鳳乃延綏世將若調鳳延綏而改經陝西自可彈壓莊浪無西顧患帝立從之 帝以京營多弊欲振飭之改刑部尙書李承勛於兵部兼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專督團營尋令兼掌都察院事

七年春正月帝視朝見張璫桂萼班承勛下意嫌之楊一清因請加散官乃手敕加璫萼太子太保璫辭以青宮未建官不當設乃更加璫少保 癸未命桂萼等考覈天下巡撫官河南巡

撫都御史蔣瑤回籍候調 盛應期議於昭陽湖東北進江家
口南出畱城口開濬百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永夫六
萬五千銀二十萬兩剋期六月從之 桂萼以彭澤等前獄未
竟必欲重興大獄請追治陳九疇激變狀初土魯番敗遁都指
揮王輔言滿速兒牙木蘭俱死於礮九疇以聞已而二人上表
求通貢帝怪之及萼等議上益疑邊臣欺罔手詔數百言切責
九疇欲置之死戒楊一清勿黨庇遂遣官逮九疇自金獻民李
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一清言事已前決不聽九疇至下錦
衣衛獄 給事中張經等論官校捉人之害願罷勿遣胡世寧
請從其議不納 二月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楊一清
曩時議一清因力從臾之帝爲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

之亦竟止 初昌化伯邵喜子蕙嗣伯無子卒弟萱嗣羣從子弟錦衣指揮輔千戶茂言萱非嫡派不當襲蕙母爭之議久不決張璫等言邵氏子孫已絕今其爭者皆旁枝不宜嗣帝必欲爲喜立後甲寅以喜兄安之孫杰爲昌化伯 靈寶縣黃河清帝遣使祭河神楊一清張璫等屢疏請賀御史周相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卽時以聞疏上帝大怒下相錦衣衛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謫韶州府經歷 謝遷居數月力求去三月戊寅致仕 桂萼等必欲殺陳九疇并株連楊廷和等胡世寧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寧乃上疏爲九疇訟冤曰番人變詐妄騰謗讟

欲害我謀臣耳夫其畜謀內寇爲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約內應非九疇先幾奮繆且近遣屬夷劫其營帳遠交瓦剌擾其窟巢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爲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徇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卒妄報以滿速兒等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已法司具獄如世寧言帝乃謫九疇戍極邊削彭澤職而廷和得免 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畱雲南土舍鳳朝文給其眾言詔已戮官軍將盡滅其部黨遂率諸蠻爲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舉兵與安銓合犯雲南府滇中大擾癸巳右都御史伍文定爲兵部尙書提督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討之以戶部侍郎梁材督饗會芒部沙保子普奴復叛命文定兼剿 韃靼掠山西殺

游擊將軍邵定 夏四月甲寅甘露降告於郊廟 盧蘇王受
聞王守仁議撫大喜守仁赴南寧蘇受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
門蘇受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
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眾七萬五月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
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
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思
恩府地爲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
皆從之乃改田州府爲田寧府別置田州徙治八甲 馬錄等
之以劾郭勛下獄也桂萼掌刑部陳洸上書訐葉應驄等萼因
訟洸冤遂逮應驄及宋元翰息縣黃綰令張祐等還籍候命詞
連四百人綰方爲紹興知府以寬大爲治被徵時士民哭震野

爭致贖縮止取二錢比至京並下錦衣衛獄會九卿廷訊應驄對曰某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諸公命胡世寧等心知洸罪重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有詔修省勿用刑乃當應驄按事不實律爲民元翰縮及藍田等貶斥有差洸授冠帶縮竟瘐死下致仕兵部尙書金獻民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專征未至其地掠功妄報失大臣體宜奪職閒住削其世廕詔可六月辛丑朔明倫大典成頒示天下土魯番求通貢乞歸羈畱使臣提督三邊都御史王瓊再疏請詔還番使通貢如故癸卯定議禮諸臣罪追削楊廷和蔣冕毛紀喬宇汪俊林俊何孟春及前吏部郎中夏良勝等籍林俊子達遂以士禮葬俊給事中陸粲言我朝太祖至宣

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大臣爲權宜計
常朝奏事先日擬旨其餘政事具疏封進沿襲至今今陛下銳
意圖治願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侍從臺諫輪日奏對
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訪便宜復妙選博聞有道之士更番入
直講論經史如仁宗宏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天下事畢陳於
前矣旣又言資格獨重進士致貢舉無上進階州縣教職過輕
王官終身禁錮皆宜變通因陳久任使愼考察汰冗官諸事而
終之以復制科倣唐宋法數歲一舉以待異才高者儲之禁近
其次分寘諸曹先有官者遞進庶人才畢出野無遺賢帝皆不
能用 吳仲言通惠河成因疏五事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
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濬治二管河主事宜專委任三官

吏聞夫宜復舊額四慶豐上聞平津中間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五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脩脰俱宜酌處又請畱督工郎中何棟事理其事爲經久計詔悉從所請以大禮成超拜霍韜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韜三疏力辭且稱給事中陳洸冤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允韜辭復洸職授雲章國子監博士伍文定未至雲南巡撫都御史歐陽重黔國公沐紹勛會兵討鳳朝文等紹勛以便宜告土官子弟當襲者先與冠帶破賊後爲請襲眾皆奮戰賊大敗奔回武定重遣鳳詔母子還武定蠻眾同逆者相顧錯愕相率歸詔朝文計窮絕普渡河走追斬之東川湯郎箐安銓遁還尋甸列砦數十官兵分哨夾攻盡破之銓奔芒部爲土舍祿慶所執誅之先後斬二千九百餘級俘千餘人丁

卯雲南蠻平文定遂移師征普奴 韃靼入大同參將李葵禦
卻之 秋七月己卯追尊孝惠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恭穆獻皇
帝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尊章聖皇太后爲章聖
慈仁皇太后戊子詔天下 昭陽新河工未成會旱災修省言
者多謂開河非計帝遽令罷役盛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工不聽
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浚支河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
亦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維熊俱奪職胡世寧言新
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剋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緣程功促急
怨讟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古國家債大事必
責首議臣請得與同罷帝不許新河至朱衡始成之 八月壬
子免河南被災稅糧 容美宣撫司等入貢帥領千人所過擾

害鳳陽巡撫都御史唐龍以聞禮部按舊制進貢不過百人赴京不過二十人命所司申飭初大禮議起楊一清方家居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璵等既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藉其議杜眾口恩禮加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及璵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之遂相齟齬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降百戶後附璵等議大禮且交關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屬罷閒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召用詞連黃綰及璵帝下能遷法司璵欲置之死一清不可能遷得遣戍洪爲民璵怒上疏陰詆一清斥爲奸人鄙夫綰亦上疏排一清甚力一清再疏乞骸骨且刺璵隱情帝手敕

慰畱一清因極言璵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歎息又以浮詞責綰璵見帝忽暴其短頗愧沮未幾一清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璵等益憾廣西斷藤峽獠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互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王守仁欲討之故畱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賊弛不爲備守仁令官軍突進連破油確石壁大皮牛腸六寺等十餘寨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溺死者六百餘人俘斬甚眾賊潰散遂循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司林富帥盧蘇王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九月甲戌八寨盡平壬午振杭州嘉興湖州災李承勛以疾三疏乞休且言山西潞城賊以四道兵討之不統

於一人故無功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而俾侍郎潘希曾度可否其尤要者在決壅蔽患倣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帝不允辭下其議於所司 陝西山西湖廣四川歲饑詔免田賦李承勛言有司例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促陰圖乾沒宜及其未徵遣官馳告以所蠲數山陬僻壤俾悉戶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失舉奏並坐帝褻納之 帝性嚴厲一日與皇后同坐張方二妃進茗帝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帝大怒后驚悸冬十月庚子墮妊崩喪禮悉從殺 兵部敘薊州平盜功濫及通州守備鄢祐言官李鳴鶴劾尙書王時中等時中乞休且詆言

者劉世揚等言時中不當逞忿箝言官帝乃切責時中令歸聽
勘 初潞州巨盜陳卿據青羊山爲亂山西巡撫都御史江潮
常道先後討賊無功乃敕河南巡撫都御史潘墳會勦墳謀於
道曰賊守險難以陳合諸路夾攻出不意奪其險乃可禽也遂
分五哨三路人募土人爲導首攻奪井腦賊悉眾爭險官軍奮
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燬安陽諸巢山東副使牛鸞由路城
入破賊李莊泉其夕河南副使翟瓚擣卿巢卿敗走瓚追敗之
欒莊山又敗之神河山西僉事陳大綱亦屢蹙賊閏月賊平自
進兵至搜滅賊巢凡二十九日帝將大賚遣夏言往覈 王守
仁奏斷藤峽捷帝以手詔問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
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張璁嘗强桂萼共薦守仁及萼長

吏部璫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方獻夫霍韜言諸徭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 十一月兵部尙書胡世寧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畧

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馭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
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優旨答之 侍衛軍不給衣履錦衣
帥駱安援紅盔軍例以請工部尙書劉麟執不可詔量給銀自
製後五載一給以爲常 丙寅立順妃張氏爲皇后 總督兩
廣兼巡撫兵部尙書新建伯王守仁病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
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
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
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
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
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
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

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注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羅欽順致書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之功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略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覆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

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後知至矣書未達守仁已沒 宣府滴水崖賊郭春據城叛稱王十二月巡撫都御史劉源清遣卒捕之爲所覺副總兵劉淵令曰止禽元惡以旂遶城而呼其黨皆散春等自剄死 丙子小王子犯大同指揮趙源戰死 劉世揚與同官李仁効詹事顧鼎臣汙佞且言今日詹事卽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

進輔臣出何典例世揚仁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獄既乃得釋先是牙木蘭獲罪其主帥所部二千人來降沙州番族帖木兒哥土巴俱爲土魯番役屬歲徵婦女牛馬不勝侵暴亦帥其族屬五千餘人來歸邊臣悉處之內地滿刺兒怒使其部下虎力納咱兒引瓦剌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鸛堡值撒馬兒罕貢使在堡中賊呼與語游擊將軍彭濬急引兵擊之賊言欲問通和濬不聽進戰破之賊遁走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委罪瓦剌詞多悖謾王瓊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罷兵息民并上濬及副使趙載功狀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乃者許之朝貢使方入關而賊兵已至閉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旣言賊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言大舉恐喝天朝而又言賊方懼悔宜仍

許通貢何自相牴牾牙木蘭本曲先衛人我之屬番爲彼掠去
今東身來歸事屬反正彼安得索之哈密三立三絕其王已爲
賊用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賊難保爲
不侵不叛之臣故臣以爲立之無益宜謝絕哈密專守河西圖
自治之策帝深納其言而張璉等皆主瓊議世宣說不行獨畱
牙木蘭不遣 帝親製顯陵碑遣禮部侍郎嚴嵩祭告還言臣
恭上寶冊及奉安神牀皆應時雨霽又石產棗陽羣鶴集繞碑
入漢江河流驟漲請命輔臣撰文刻石以紀天眷帝大悅從之
老撾木邦孟養緬甸孟密隴川諸酋相仇殺各訐奏於朝師
宗納樓思陀八寨皆亂久不解沐紹勛歐陽重遣參政王汝舟
知府嚴時泰等徧歷諸蠻諷以武定尋甸事皆懽伏願還侵地

木邦孟養皆貢方物謝罪南中悉定重乃卹創殘振貧乏輕徭
賦規畫鹽鐵商稅屯田諸務疏罷歲貢金及大理太和蒼山奇
石浮費大省

明紀卷第二十九終

明紀卷第三十

賜進士出身部候補主事虞衡行走陳鶴簪和贈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主事孫男蒙參訂

世宗紀三

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八年春正月己亥振山西災 致仕大學士石珪卒諡文隱

王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論定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輦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給事中周延爭之謫太倉州判 二月癸酉吏部尙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

務 丁丑振襄陽饑 知州金輅謫戍郭勛納其賂遣人篡取之指揮王臣不予縛臣以歸掠取其賄事覺罷勛營務奪保傅官階刑部尙書高友璣在告侍郎許瓚等以獄情請帝憐勛諭毋刑輅等輅等遂不承瓚請如常訊具得勛納賄狀乃再奪其祿友璣尋坐畏縮被劾去瓚進之子也 魯府輔國將軍當濟請以父子應得祿米佐振因勸帝法祖宗重國本裁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詞甚愷切帝嘉其意特敕褒之不聽辭祿 韃靼八千騎乘冰犯寧夏總兵官杭雄副總兵趙鎮禦之前鋒陷伏中雄等皆敗王瓊劾之奪官閒住雄敢戰嘗以數騎行邊敵磨至乃下馬積鞍爲壘跪而射之敵退解衣腋凝血乃知中飛矢少役延綏巡撫行臺旣貴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

役所也 戶部尙書梁材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
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
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
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節
帝命武職閒住者仍給半俸餘悉報可經費大省 甲申早禱
於南郊乙酉禱於社稷 給事中王汝梅言比來章奏多逢迎
請分別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畱中請悉付之公論人
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倣祖
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旣省筆札之勞且絕壅
蔽之害忤旨切責 劉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
咨之氣上千天和請悉疏釋帝不能用 升山西潞州爲潞安

府置長治縣爲府治又分潞城縣置平順縣屬之 三月丙申朔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梓宮出王門百官一日臨王汝梅諫不聽 兵部尙書李承勛言朝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議者宰相顧不發一言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於議者俾先稔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詔申飭 國子監祭酒陸深言講官撰進奏章閣臣不宜改竄又乞於訓詁之外凡天下政事得依經比義條悉以聞桂萼等惡之謫延平府同知 工部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劉麟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 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梁材不可從之 帝從李承勛言召伍文定還

命提督京營文定至湖廣乞省祭歸四川巡按御史戴金言叛
酋稱亂之初勢尙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粟
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尙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
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文定可罪也又言叅部改流之議諸
司咸執不可王軌徇程洸邪說違眾獨行致疆場不靖乃勒文
定軌致仕文定忠義自許欲爲國伸威爲議者所旁撓廟堂專
務姑息故功不克就 河南大饑潘墳駁諸請振文牒候勘實
乃發河南府知府范鏊不待報輒開倉發粟全活者數十萬民
德而頌之墳怨聲大起流聞禁中帝切責戶部及撫按匿災狀
墳惶恐引罪且歸罪於鏊遂爲張經等所劾詔罷墳永不敘用
夏言覈上平賊功墳爲首但資銀幣而已 夏四月考選庶吉

士楊一清列上唐順之等二十人請命官教習得旨以庶吉士之選祖宗舊制誠善邇來大臣徇私選取市恩立黨於國無益遂改順之等爲主事等官并限翰林之額侍讀侍講修撰各三員編修檢討各六員著爲令時張璁霍韜爲考官順之等以大禮之議爲非不肯趨附璁又欲傾一清故以立黨之說進而故事遂廢 代王充耀言懿王當祔廟而自始封至今已盈五廟之數請定祧廟制禮部尙書李時等請始封百世不遷以下四世而祧藏主始祖之室歲暮則出而合祭從之 先是侍郎王軌清勦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梁材言成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也今勦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

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畿輔屯田自正統間以僉事督理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宏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紛擾請但敕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帝悉從之同安縣儒生李如玉詣闕上所註周禮會要十五卷得旨獎賜冠帶六月夏言請循弘治故事命吏兵二部每季開兩京府部堂上文武方面官履歷及舉劾賢否略節奏覽命著爲令採木侍郎黃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緝事者奏衷潛入京師帝怒奪衷職給事中魏良弼言衷大臣入都豈能隱乞正言者欺罔罪不報前大學士楊廷和卒年七十子慎聞訃奔告歐陽重請於朝復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四川或居雲南會城或置戍所大吏咸善視之京師民張福

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厰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厰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秋七月甲午朔下應召錦衣衛獄右都御史熊浹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粲希簡獄許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福之鄰人俱充軍杖福姊百粲希簡各杖三十釋還職時帝方深疾孝宗武宗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必欲殺之人以爲冤劉麟嘗上節財十四事汰內府諸監局冒破錢顯陵工竣執役者咸覬官麟止擬資中官及羣小咸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吳勳以爲言遂勒麟致仕麟清修真節當官不撓居工部

爲朝廷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 江陰賊侯仲金等作亂夏言
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平罷總兵不設 真人張彥頤
知帝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採取遺經古器
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官歐陽重劾之不問 韃靼
犯靈州王瓊督游擊將軍梁振等邀斬七十餘人尋集諸道精
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耀兵而
還 桂萼入內閣亦與一清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
者尙紛更臣獨主安靜尙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
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給事中孫應奎並論一清萼及張璁請
鑒別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令萼條宿愆全君臣終始之義萼
大懼疏辨與一清璁皆乞休帝報萼曰卿行事須勉徇公議庶

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劾璫私參將陳璠萼舉私人李夢鶴爲御醫璫再疏乞休詞多陰詆一清帝猶溫旨慰諭八月丙子陸粲言璫凶險之資乖僻之學罔上逞私專權納賄尙書王瓊正德朝交結權侍濁亂海內萼受其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璫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燕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夤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林等居間行賄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旣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皆其鄉里親戚也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尙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

太僕寺少卿夏尙朴爲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敵
假曆律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
朋比爲奸者也尙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侍郎王綰
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諭德彭澤夤緣改秩躡玷清華皆陰厚於
璫而陽附於萼者也璫等威權旣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
訟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社稷患奏入帝大感
悟立奪萼官以尙書致仕璫亦罷政列璫萼罪狀詔羣臣略言
其自用自恣負君負國而萼爲尤甚法當置刑典特寬宥之遂
下夢鶴等法司以繫不早發與準亦皆下獄 時有詔採珠兩
廣巡撫都御史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
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

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非聖政所宜有不聽 壬午始親祭山川著爲令 劉世揚等盡劾張璫桂萼之黨章下吏部方獻夫奏畱黃綰等二十三人黜編修金璐御史儲良才等八人法司訊李夢鶴等皆首服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楊一清言陸粲之疏一清實嗾之并言一清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乞罷劉希簡言璫萼去位由聖斷且使犬謂之嗾韜以言官比之犬侮朝廷帝下希簡獄謫粲貴州都鎮驛丞王準富民縣典史璫行抵天津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九月癸巳朔復入閣韜攻一清益急且言法司

承一清風旨構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尙書周倫於南京郎中以下皆奪職以許讚代倫讚乃實韜言言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請削一清籍詔削夢鶴桂林籍抵吳從周罪復萼散官令一清自陳璉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帝愈疑一清癸丑命致仕去璉爲首輔免兩畿河南被災稅糧振江西湖廣饑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刑部員外郎邵經邦言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璉桂萼致仕尋以璉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卹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

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
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
今陛下以璫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是私
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至
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
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
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
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
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歟如徒加以非
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璫等福也帝大怒立
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

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經邦之戍所閉戶讀書與豐熙陳九川
時相討論居鎮海三十七年更赦不原及卒福建人立寓賢祠
祀三人 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方獻夫言外戚
之封不當世及帝以爲然己巳命魏定二公彭城惠安二伯襲
封如故餘止終本身著爲令維垣遂不得襲以錦衣終維垣承
宗之子也 雲南鎮守太監杜唐與沐紹勛相比爲奸利長吏
不敢問羣盜遂起歐陽重言盜率唐紹勛莊戶請究主者又奏
紹勛任千戶何經廣誘奸人奪民產唐役占官軍歲取財萬計
因極言鎮守中官宜革帝頗納其言頻下詔飭紹勛命唐還京
待勘二人懼且怒遣人結張璉謀去重會重奉命清異姓冒軍
弊都司久未報給饟後期唐等遂嗾六衛軍譁於軍門巡按御

史劉臬以聞劾重及唐紹勛處置失當璉從中主之解重職責臬黨庇調外任唐紹勛不問夏言等言以軍士一譟罪撫按紀綱謂何況重奉詔非生事臬言唐紹勛罪與重等今處分失宜無以服天下頃年士卒驕悍相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大同福州保定事變屢見失今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爲諱專務姑息孰肯爲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怒奪言等俸重罷歸任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爲桂萼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錄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乞褫職又言得紹勛所遣百戶丁鎮私書知行賄張璉乞其覆護璉奸佞不宜在左右璉疏辨帝以重失職怨望黜爲民重以臬被謫言等奪俸皆由已致之復疏乞重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問 林

富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交通雲貴交趾爲備非一不宜改設
流官請罷田寧府爲田州而廢鳳化縣移南丹衛於上林之三
里仍屬南寧府從之 推官蔡存遠以其父清所著易四書蒙
引進於朝詔爲刊布 十一月御史劉安言人君貴明不貴察
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
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
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
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
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策
以圖治平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尙如此則外
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

爲起盜之源食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
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
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宏遠猷不以一人之
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
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
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給事中胡堯時
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干縣典史 史館儒
士蔡圻疏頌桂萼功請召之庚子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未
至監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與聞耶并
圻下吏 劉世揚偕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瑤貞
介歿未易名尙書李鏊國之盜臣身後遺金得諡給事中鄭一

鵬坐論楊一清再杖削職一清敗一鵬宜復官張璉惡世揚并
惡一鵬因言璉前已賜諡給事言皆妄帝怒謫世揚江西布政
司照磨停漢等俸錢亦奪諡 甲辰振浙江災 戊申禱雪己
酉雪丁巳親詣郊壇告謝百官表賀 十二月鞬靽寇大同朔
州廷推以左都御史王憲總督宣大憲不肯行曰我甫入中臺
何見驅亟也夏言謂李承勛曰事急公當請行承勛亦不請言
遂與中官趙廷瑞劾憲託疾避難并劾承勛憲竟罷歸 詔養
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 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
狹小前人之志張璉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李時長禮部所建諸
典禮率俟他人發端而傳會成之或廷議不合卽具兩端待帝
自擇終未嘗顯爭帝愛其恭順

九年春正月言疏言耕桑之禮不宜偏廢帝乃敕禮部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以勸天下自今歲始朕親祀先農皇后親蠶其考古制具儀以聞璫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霍韜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無浴蠶所西苑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親蠶在苑中請倣行之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時等乃請鳳輦由東華玄武二門帝從其言命自玄武門出丙午作先蠶壇於北郊 諭禮部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配位禮告太廟及社稷藏二配位於寢廟 丁巳振山西饑 莫登庸禪位於方瀛改元大正自稱太上皇移居都齊海陽爲方瀛外援作大誥五十九

條頒之國中 二月戊辰耕藉田 帝嘗問張璪書孝經天帝
異名朱子謂祭之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殿有屋
非祭天之禮且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璪以大祀殿
下壇上屋卽圜丘明堂爲對帝謂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大
祀可擬明堂不可爲圜丘璪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
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帝銳欲
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問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又
問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
吉議且寢會夏言議舉親蠶禮與南北郊之說合因諭令陳郊
議言乃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
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

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諭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

時詔書斥異議者爲邪徒南京御史馮恩言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爲邪徒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說者陰詆之也今士風日下以緘默爲老成以謇諤爲矯激已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之爲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况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毋爲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於是益感奮 丁丑禁官民服舍器用踰制 行人楊爵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

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眾奏人被俞旨 三月張璪錄上郊祀考議一冊霍韜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僞書不足引據夏言言周禮一書於祭祀爲詳故宋儒葉時謂郊丘分合之說以周禮爲定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耳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知大祝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且合祭之說實自莽始苟周禮爲莽所僞作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邪韜素護前自

遂帝方責韜罔上自恣不敢辨乃遺言書痛詆之復錄其書送法司言怒劾韜無君七罪并以其書進帝大怒下韜都察院獄而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韜獄中上書祈哀璫亦再申救皆不納於是禮部集上羣臣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璫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尙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尙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折衷眾論分祀之義合於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請仍於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爲地壇專祀皇地祇帝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於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崙懋之孫也 時又議二祖

配享帝降敕諭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歲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張璪翟鑾等言二祖分配於義未協且錄仁宗所撰敕諭並告廟文以進帝復命集議於東閣皆執前議帝終以並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璪等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而冬至太宗不與孟春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帝報曰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大報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未聞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夏言復言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非古帝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祀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命申議禮臣言南北郊雖曰祖制

實今日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獨配大祀殿太祖所創而不得侑享於中恐太宗未安宜仍並配從之 帝謂日月照臨其功甚大太歲等神歲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祭義所未安遂定春秋分之祭如舊儀 丁巳皇后親蠶於北郊 夏四月桂萼復入閣 芒部之役旣罷四川巡撫都御史唐鳳儀言烏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芒部爲唇齒自芒部改流諸部內懷不安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詭禽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輿情戴金及貴州巡按御史陳講奏如鳳儀言部議從之革鎮雄流官知府以勝爲通判署府事 張璉等搆朱繼宗獄坐楊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

清聞命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遣政言上書行
鐵死且不瞑帝令釋贓罪不問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
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已反薦揚之晚爲璵
等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丙
戌振延綏饑 帝念霍韜議禮功釋之令輸贖還職 五月羽
林衛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桂萼及李承勛又劾御史
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訐兵部郎中盧襄等方獻夫請按治永
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
己亥更建四郊圜丘於正陽門外五里許大祀殿之南方澤於
安定門外之東朝日壇於朝陽門外夕月壇於阜成門外命夏
言監之 總河侍郎潘希曾築孫家渡隄成未幾河決曹縣希

曾言黃河由歸德至徐州入漕故道也自弘治時始塞今河復故道患害已遠支流達於河臺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帝悅召希曾還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工部尙書章拯言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濬海者議遂寢延綏之饑也夏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己地至比之張綏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許爵且辭新命帝乃止初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李承勛言番爲海寇所侵日益內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後乞聽王瓊便宜制置瓊乃集眾議且勦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遊擊將軍彭械分布土馬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洮

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刺卽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刺卽諸族震懼乞降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定七十餘族六月捷聞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言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恐瓊去相率乞臣奏畱因具陳瓊功優詔獎之 癸亥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 秋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面諛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鋐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鋐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禮部尙書李時再表請賀仲斌等不足道鋐瓚

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帝責其妄言且令獻
讜言善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之時春乃上疏言當今之
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
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
毋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久遠苟利
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
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倣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
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
勵廉恥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略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
寬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
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霽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

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陳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託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冒寵祿者卽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下錦衣衛獄掠治黜爲民 平和知縣王祿疏請建獻皇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中備儲貳選疏奏卽棄官歸命巡按御史逮治亦斥爲民 張璠頤指百寮無敢與抗者夏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爲下璠乃大害言寵言亦怨璠不右已有隙抗疏言方獻夫壞選法徙璠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

西而用璉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踰等躡遷太常及他所
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
璉疏辨因引退帝重違璉獻夫意復令卿等如前擬 孫應奎
劾方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寺少卿洗光及彭澤等帝不聽 趙
漢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未嘗以曠職懇辭張璉久任政
權亦未聞引賢其濟乞諭萼鑾亟去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
舊以分璉任上摘其譌字詰之諭璉毋避起赴閣璉因言漢忠
謀宜令備列堪內閣者帝卽令漢舉所欲用漢惶恐言臣欲璉
引賢無私主帝怒責漢對不以實起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
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宥之奪俸一月 致仕尙書
伍文定卒 八月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瀾

以軍餘勛勛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方獻夫等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譁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偽得獻夫疏不憚報罷給事中饒秀言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璉獻夫耳漢己蒙詰譴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頌大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厠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白明帝惡其不竣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 壬午免江西被災稅糧 甲申諭閣臣曰

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李時等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可 九月汪欽請造佛郎機礮發諸邊鎮從之 壬辰罷雲南鎮守中官 給事中高金言陛下臨御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臣每歎大聖人作爲千古莫及乃真人邵元節誤蒙殊恩爲聖德累望削其封號奪其師李得晟贈祭庶異端闢正道昌帝大怒立下錦衣獄拷掠終以其言直釋之 僉都御史翟鵬巡撫宣夏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並羸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鵬盡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會總兵官趙瑛失事鵬劾之爲所訐奪職歸 方

獻夫兩疏引疾帝報允猶虛位以俟 四郊旣建帝命詞臣取
洪武時舊樂歌一切更改夏言薦致仕甘肅行太僕寺丞張鶚
命趣召之 致仕兵部尙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諡端敏世寧風
格峻整居官廉疾惡若讐而薦達賢士如不及 黎譔死於清
華子寧據其地仍僭帝號改元元和 冬十月帝欲輯郊禮爲
成書擢夏言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充纂修官 張璁言
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
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改
正璁上疏如帝指國子監祭酒許誥亦請撤塑像用木主帝命
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疏陳易號毀像之不可璁召階
盛氣詰之抗辨不屈璁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生於附

階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斥爲延平府推官帝乃御製正
孔子祀典說付史官璉作正孔廟祀典或問奏之并令禮部集
議黎貫帥同官上疏曰聖祖初正祀典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
孔子如故良有深意自唐尊孔子爲文宣王己用天子禮樂宋
真宗嘗欲封孔子爲帝或謂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而周敦頤
則以爲萬世無窮王祀孔子邵雍則以爲仲尼以萬世爲王其
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澄一人而已且莫尊於天地亦莫尊
於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爲僭帝疑貫借此
以斥追尊皇考非大怒詆爲奸惡下法司會訊汪鉉言言官論
事每挾眾以凌人請究倡議者明正其罪帝遂褫貫職王汝梅
等言陛下萬幾之餘畱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

紛起今日獻一議明日進一說國家自此多事矣况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爲過帝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十一月辛丑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請改題神位曰至聖先師孔子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皆去公侯伯之號遵太祖首定國子監規制製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卽令屏撤春秋祭祀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祀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

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某氏從祀諸賢申黨卽申棖
畱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
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康成服虔范甯
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詔悉如議行又以行
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 己酉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成大
赦 時有白鵲之瑞許誥獻論司業陳寔獻頌十二月給事中
張裕謝存儒及馮恩並劾誥裕至比之祝欽明帝怒下裕獄謫
福建布政司照磨存儒亦調邊方恩詆誥學術迂邪誥求罷帝
曰恩所詆乃指前日去土偶用木主事也爾以是介意耶其爲
帝眷寵如此誥進之子讚之兄也 文華殿東室有釋像帝以
其不經命撤去奉皇師伏羲神農黃帝帝師堯舜王師禹湯文

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每春秋開講前一日行釋奠禮 改福建南詔千戶所爲詔安縣 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祠高祿祈聖嗣帝謂高祿雖古禮今實難行已而從之 初龍州知府趙相卒州人立其子燧趙楷弑之州人又立燧族弟煖楷賂王守仁之客岑伯高言煖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令上思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與伯高比言楷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殺煖龍州大亂州曰黃安等潛往田州購趙寶寶爲奴楊布家十三年矣安等行百金贖之言之督府林富謂楷勢已張毋持之急乃令楷攝職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乃諭楷令以印還寶寶謝以五千金腴田三十一村楷計寶弱易與遂聽命

十年春正月辛卯始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禮畢
帝諭張璉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
後大報與祈穀但奉太祖配 甲午更定廟祀告於太廟世廟
并祧廟三主遷德祖神主於祧廟奉安太祖神主於寢殿正中
遂以序進遷七宗神位丁酉帝詣太廟行特享禮 桂萼自被
摧抑氣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乙巳致仕 陳洸令
人奏葉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按御史李美覆
勘美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許讚等白應驄無罪帝特令戍遼
東是獄也終始八載凡攻洸與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百
數十人天下惡桂萼輩奸橫益羞言議禮臣矣 先是罷歷代
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更建廟於都城西歲以仲春秋致

祭二月丁卯以廟尙未成躬祭於文華殿 帝以禘祫義詢張
璪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
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典
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爲虛位以祀帝深然之中允廖道南言
朱氏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爲據禘顓頊詔禮部以言道南二
疏會官詳議璪等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
稽廟制旣定高皇帝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爲正郎中張岳是言
議言於李時曰不如爲皇初祖位毋實以人時大喜告璪璪不
謂然以初議上帝令再議言復疏論禘德祖有四可疑帝并下
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又請
大禘三歲一行帝自爲文告皇祖定舉行以丙辛歲 甲戌免

廬鳳淮揚被災秋糧 定祖陵曰基運山皇陵曰翊聖山孝陵
曰神烈山顯陵曰純德山及天壽山並方澤從祀 張璠以名
嫌御諱請更壬午詔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四大字賜之 三
月改西苑土穀壇爲帝社帝稷墾苑中隙地爲田建亭曰幽風
倉曰恒裕改築先蠶壇於西苑 先是大風晝晦帝憂邊事兵
部尙書李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
備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糴貯以備緩急曩河西患土
魯番今亦卜喇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並經莊
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師不
善撫卽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興
曠日淹時恐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耄異日歸命請援或據

地求封皆未可測惟急用人理財俾邊鄙無虞帝深嘉納承勛
沈毅有大略帝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與胡世寧大事輒咨
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不言承勛廉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
議大禮與世寧合世寧已卒及是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
諡康惠賚予過常典 刑部郎中李瑜言誠意伯劉基宜侑享
高廟封世爵如中山王達下廷臣議僉言高皇帝收攬賢豪一
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猷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往往屬基自劉
燾隕世末裔凌替興滅繼絕宜在今日詔可之乃進基配享位
六王之次 戊申罷四川分守中官 夏四月丁巳皇后親蠶
於西苑 甲子禘於太廟 五月壬子祀皇地祇於方澤 六
月癸亥雷震午門角樓及西華門城樓柱 罷山西鎮守中官

閏月己丑罷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鎮守中官
帝習見正德宦侍之禍卽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
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
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初年給事中張紳巡撫都御史劉天
和等交章請撤鎮守內臣帝未之從及李承勛長兵部復因諫
官李鳳毛言力請先後裁二十七人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
餘年不復設內侍之勢惟嘉靖朝爲少殺云 先是詔許六部
厯事監生發廷臣奸弊有詹啓者許吏部侍郎徐縉下都察院
訊啓語塞已論罪復許縉及通政陳經等再下都察院汪鉉力
斥其妄會彭澤欲傾縉代之僞爲縉書抵張孚敬求解復甚孚
敬劾縉賄已縉疏辨詔法司會錦衣衛訊許讚等卒論啓誣罔

而縉行賄事莫能白坐除名帝嘉啓能奉詔言事竟宥其罪
乙未彗星見東井積三十四日而沒李時請敕臣工修省令言
官指陳利害興革帝以建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時無賴子
率持朝士陰事索貲財妄構事端入奏諸司爲惕息軍人童源
訐中官張永造瑩犯天壽山龍脈復嗾其僕王謙等發永弟容
達法事奸人張雄又爲謙等草奏詆許誥許讚汪鉉廖道南史
道及黃錦輩數十人受容重賂源亦上疏助之鞠得實源等並
戍極邊告訐始少衰致仕大學士謝遷卒年八十三贈太傅
諡文正秋七月癸丑侍郎葉相振陝西饑夏言恃帝眷數
以事訐張孚敬孚敬銜之言爲經筵日講官眉目疎朗美鬚眉
音吐宏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

未有以發行人司正薛侃具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畱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未上以示彭澤澤與侃及言皆同年生而附孚敬知帝方祈嗣是疏觸帝諱欲興大獄以陷言乃給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稱甚善此國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孚敬乃錄侃藁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煩趣之乃上帝震怒立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侃備受拷掠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白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預孫應奎與同官曹汴揖孚敬避上疏言狀帝怒並下言應

奎汴錦衣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
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忤固御史譚纘端廷
赦唐愈賢交章劾孚敬戊午帝諭法司令孚敬致仕侃爲民澤
戍大同孚敬乃大慚去澤在朝專爲邪媚及敗天下快之 辛
巳鄭王厚烷獻白雀薦之宗廟 夏良勝嘗輯其部中章奏名
曰銓司存藁凡議禮諸疏具在爲讐家所發下獄論杖當贖八
月獄上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於戍所 王福及錦
衣衛千戶陳昇再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李時等力陳不可巡檢
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乃議改州爲府辛丑詔
升安陸州爲承天府置鍾祥縣治焉又置顯陵縣於純德山
九月乙丑西苑宮殿成設太宗位致祭宴羣臣帝見兵部尙書

王時中工部尙書蔣瑤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於殿右以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 南京御史張寅言張孚敬儉邪蠹政不可悉數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并劾左都御史汪鉉陰賊邪媚帝怒謫高唐州判官 丙寅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翟鑾獨相時後人以宮保官尊反居鑾上兩人皆謙遜無齟齬侍郎夏言代時爲尙書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所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孚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多言所議時鑾取充位而已 壬申帝幸西苑御無逸殿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郭勛及九卿翰林皆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宴 帝諭李時等以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於禮

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專廟南向夏言言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事始謀宜慎未報廖道南言文皇帝以下宜各建特廟於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爲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爲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其尊陛下躬行禮於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帝悅命會議言等言小其規模不合古禮臣下亦不可代主一廟之祭不可擬古諸侯卽先臣邱濬謂宜間日一祭歷十四日而徧其說亦不可通請以木爲黃屋如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設帷幄於其中庶幾展尊之敬不報 初帝惡楊廷和疑廷臣悉其黨乃用桂萼方獻夫爲吏部尙書獻夫去帝不欲授他人久不補是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鉉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輿

趣之黻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乃召王瓊代之吏部侍郎唐龍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振濟齎帑金三十萬以行龍奏拯荒十四事報可冬十月帝議於奉先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言按左傳龍見而雩蓋已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也通典曰已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雩祭於南郊之傍先臣邱濬謂此禮不傳遇有旱暵輒假異端之人爲祈禱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劫制誣亦甚矣臣請自祈穀以後至於四月苟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禱祝乃建崇雩壇於圜丘泰元門之東爲制一成奉太祖配工部郎中陸時雍言良鄉盧溝河涿州琉璃胡良二河新城雄縣白溝河河間沙河青縣滹沱河下

流皆淤宜以時濬使達於海詔巡撫都御史周期雍議之 十
一月戊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帝以皇嗣未建命邵元節建醮
於欽安殿夏言爲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侍郎顧鼎臣進
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其請詞臣
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 舊制軍功論敘有生禽斬首當
先殿後奇功頭功諸等其後濫冒日多兵部尙書王憲定軍功
襲替格自永樂至正德酌其輕重大小之差臚析以上詔著之
會典爲成式 丁丑遣行人齎敕召張孚敬 御史喻希禮言
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招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
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
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

得罪諸臣至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御史石金亦言
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
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諮謀其弗協
於中者付之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挹其綱領使精神內
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
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旣
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
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卽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
并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請帝寬恕帝益怒十二月戊子
下希禮金錦衣衛獄貢言等陳狀言等伏罪宥之希禮金竟謫
戍邊衛 帝召李時翟鑾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產當平時

鑾皆北人與中官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鑾乃曰陛下卽天也春秋生殺何所不可帝卒從重擬 南京御史馬敷等十人劾吏部尙書王瓊詆爲先朝遺奸帝大怒盡逮敷等下錦衣獄給事中魏良弼救之并下獄瓊言臣在正德朝敷等尙未通籍何由熟臣履歷蓋臣讐陰嫉敷等論阻請罷臣以快諸人憤帝慰喻之未幾敷等亦還職禮部主事田汝成言陛下以青宮久虛祈天建醮復普放生之仁凡羈蹄鍛翮禁在上林者咸獲縱釋顧使囹圄之徒久纏徽纆衣冠之侶流竄窮荒父子長離魂魄永喪此獨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廣皇仁悉加寬宥忤旨切責停俸二月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祈穀於圜丘帝有疾不能親始命郭勛攝事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 大計天下庶官謫富民典史王準閒住孫應奎言汪鏐爲張孚敬修卻誣準不謹乞復準官責鏐爲黨比戒章下吏部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 提督南贛都御史陶諧言守令遷太驟宜以六年爲期言官忤旨當優容養病官才力堪任者毋終棄時馬敷等被逮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用故諧以爲言又奏今天下差徭煩重既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徵曠丁課及供億諸費乞皆罷免帝採納之 二月戊戌免湖

廣被災稅糧 陽春賊趙林花陷高州府 三月小王子乞通
貢未得命怒遂擁十萬騎入寇唐龍請許之帝不聽龍連戰頗
有斬獲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稍厭兵乃徙
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眾吉囊與俺答皆小
王子從父行據河套雄黠喜兵爲諸部長相率躡諸邊 張孚
敬復入閣事取獨裁李時等不敢有所評議而夏言益用事孚
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夏四月太僕寺卿何棟治滹沱等
河棟請於藁城張村至晉州築堤十八里濬滹沱河故道使由
晉州紫城口之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濬真定鴨沙礮三河
及唐河故道築河間決口濬渾河下流淤沙以通胡良琉璃二
河郎中徐元祉言畿輔諸水利順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於害

保定害多於利河間全受其害弘治間嘗築長堤排決口旋卽潰敗今惟疏濬可施其策凡六一濬本河俾河身寬邃使諸水皆南合滹沱北合白溝一濬支河令經大清河從紫城口入經文都村從涅槃口入經白洋淀從藺家口入經章哥窪從楊村河入以納細流一濬決河每衝量存一口復濬令合成一渠以殺湍急備淫溢一濬淀河令淀淀相通下有所洩一濬淤河占據曲防者抵罪一濬下河諸河一出青縣一出丁字沽相匝於苑家口施工必由此始並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害

辛卯封常元振爲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元振復之曾孫性璿之孫繼坤炳之子也 韓府襄陵

王五世同居門內雍肅賚羊酒文幣 起致仕工部尙書趙璜

故官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諡莊靖 驗封郎中李默爲武會試
同考官五月宴兵部默據賓席欲坐尙書王憲上憲劾其不遜
謫寧國府同知 帝復遣使召方獻夫云將別用獻夫乃就道
丙子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賜銀章如故 六月
壬午免畿內被災秋糧 甲申封劉瑜爲誠意伯 廣東海寇
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廟欲犯廣州爲指揮李鰲所蹙邦
瑞投水死折桂還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總督侍郎陶諧居折
桂等東莞編爲總甲使約束其黨五百人爲新民兵部以降賊
羣聚悉乘隙爲變令解散其黨諧尋檄副總兵張祐討趙林花
祐深入多所斬獲忽中危疾卒軍中爲哀慟祐身長八尺智識
絕人馭軍有節制與下同甘苦不營私產性好書每載以自隨

軍暇卽延儒生講論嘗過烏蠻灘謁馬伏波祠太息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而去田州人立祠橫山祀之 河決魚臺

方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屬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秋七月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逮大稔下獄削其籍 吏部尙書王瓊卒命方獻夫掌部事贈瓊太師諡恭襄當正德嘉靖之際瓊與彭澤並有才畧相中傷不已而瓊險忮獨不爲公論所予然在兵部時功多其督三邊也人以比楊一清 戊辰免南畿被災夏稅 八月己卯彗星見東井長尺許後東北行厯天津漸至丈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五日始滅 戊

子敕羣臣修省 歷代帝王廟成名曰景德崇聖之殿壬辰親祭嗣後歲遣大臣行禮凡子午卯酉祭於陵寢之歲則停秋祭帝心疑大臣擅政張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并奸人在側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帝皆報聞給事中秦鰲言孚敬妬賢病國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陳狀辛丑許之致仕李時請給虞隸敕書不許再請僅得馳傳而已 德王祐榕嘗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又請白雲等湖會戶部議王府所請山場湖陂斷自宣德以後者皆還官詔允行山東巡

撫都御史邵錫言德府莊田俱在革中與祐榕相訐奏錫持之益急儀衛司軍額千七百人逃絕者以餘丁補錫謂非制檄濟南知府楊撫籍諸補充者勿與餉軍校大譁毀府門詔逮問長史楊穀楊孟法戍儀衛副薛寧及軍校陶榮諭王守侯度母徇羣小滋多事議者謂錫故激致其罪不盡祐榕過云 九月戊申帝召見李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罰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 丁巳振陝西饑 魏良弼復偕同官劾吏部尙書汪鋌帝方向鋌奪良弼俸鋌與張孚敬俱恨之 冬十月起聶賢爲工部尙書毛伯溫張潤汪天啓李珏閔億以次收錄惟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者 戊寅編修楊名

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甲申名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尙書百官之表面汪鉉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贊仁麤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納而吏部不爲題覆臣所謂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憐出其門下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卽執下錦衣衛獄拷訊鉉疏辨謂名

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爲上簡用誠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編修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兵部侍郎黃宗明言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况名撈掠已極當嚴冬或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卽其主使並下獄前沔陽州判官黃直言名以直言置詔獄非所以體羣臣宗明以論救與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亦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戍瞿塘衛直戍雷州衛謫文德信宜縣典史宗明福建右參政 鞏昌王寘釧裁慶邸宮妃薪米取邸

中金帛萬計台滋子鼐櫝幼失愛於父逃寘鉏所寘鉏造台滋謀逆謠語使寺人誘鼐櫝吟誦圖陷台滋自立懷王妃王氏奏寘鉏裁減衣食至不能自存豐林王台瀚亦欲陷寘鉏發其瀆亂人倫諸罪驗實廢爲庶人幽高牆廷議謂台滋父子乖離徙之西安而封鼐櫝世子視府事御史郭子弼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眞定諸府之採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松常鎮五府方有造輒之役民間耗費不貲密戶逃亡過半而廣東採珠之故激民爲盜致攻劫會城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悉停罷則彗沒而前星耀矣戶部尙書許讚等請聽子弼言帝怒曰採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

子弼爲民 馮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而極論
張孚敬方獻夫汪鋐三人之奸謂孚敬剛惡兇險媚嫉反側近
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獻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
部私鄉曲報恩讐靡所不至昨歲僞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
意懇至彼方倨傲偃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
道夫以吏部尙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
又遣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大壞國事不止若鋐
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
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
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務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爲綱紀之
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

鍤薄以希稱職爲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孚敬根本之
彗也鉉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
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究主使
恩曰受榜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
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并逮邦輔下獄 寇掠西海過寧
夏巡撫都御史楊志學議發兵邀之總兵官周尙文不從劾解
職 免山東被災稅糧振山西饑 十一月甲寅四川巡撫都
御史宋滄獻白兔羣臣表賀 南京右都御史萬鏜應詔陳八
事中言人邪正相懸而形迹易混其大較有四人主所取於下
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順曰無私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更巧
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惡於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

朋黨曰矯激而正臣之守成法卹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治天下貴實不貴文今陛下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矣而於理財用人安民講武之道或有缺焉願輟聲容之繁飾略太平之美觀而專從事於實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幽錮已久乞量加寬錄帝大怒斥爲民令吏部錮勿用 十二月己亥免畿內被災稅糧

十二年春正月甲辰朔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錦衣衛獄魏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并下獄獄卒見良弼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尋復職應鵬閒住 丙午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獻白鹿羣臣表賀自後諸瑞異表賀以爲常 帝

復思張孚敬丙辰遣鴻臚齋敕召之 蒲州諸生秦鏜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鏜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 免浙江河南被災稅糧 二月乙酉振雲南饑 致仕尙書孫交卒 吉囊居河套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爲渾脫渡入山後邊臣有備乃以五萬騎西襲亦不剌卜兒孩兩部大破之卜兒孩爲莊寧邊患久亦郎骨土魯番諸

蕃皆苦之嘗因屬番帖木哥求貢市朝廷未之許至是唐龍以
卜兒孩衰敗遠徙西海獲寧請無更議款事吉囊旣破西海旋
竊入宣府永寧境大掠而去俺答亦自豐州入河套爲患 帝
移馮恩刑部獄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尙書王時中
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帝大怒曰恩非專指
孚敬三臣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鬻
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
極邊雜職而論恩死奪宋邦輔職恩疏詆時中時中願以寬恩
得罪時稱長者邦輔歸躬耕養親妻親操井臼子樵牧歲與田
夫會飲醉卽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其門者屏輿從
而後入焉 三月丙辰釋奠於先師孔子 夏四月張孚敬復

入閣與汪鋐修前卻以考察後科道官互糾奏上十一人而魏良弼等不與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乃別糾二十六人削良弼籍謫葉洪秦鼂縣丞中外大駭時鄭洛書亦被劾落職饒秀爲御史所劾無所泄憤復訐洛書及御史浦鏌王重賢張祿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考功郎余允緒等浦鏌等皆坐罷顧鼎臣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析廣西宣化縣地置隆安縣五月西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入貢稱王者百餘人夏言論其非張孚敬等言西域諸王疑出本國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稱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卽據所稱答之若驟議裁革恐人情缺望言與王憲言諸國稱王者弘正間率一人多不過三人至嘉靖二年八年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數已滋

多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實前此所未有弘治時敕書止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歲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蕃帝納其言國止給一敕且加詰讓是時貢使多黠悍習知中國情且憾邊吏之侵剋屢訴之禮官却不問中官陳浩嘗鎮甘肅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馬玉石一日番使遇洪於途卽執詣官以證實其事言等以事關國體須大有處分以服遠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錦衣衛及給事中各遣官一人赴甘肅按治洪迄獲罪四川黑虎五砦番反圍長安諸堡烏都鶻鴿諸番繼叛松潘副總兵何卿討平之六月辛巳彗星復見昴畢間張孚敬乞避位不許趙府輔國將軍祐棨招亡命殺人劫奪積十餘年莫敢發巡按御史王

儀偕吳山奏之奪爵禁錮甫三月儀出爲蘇州知府祐棨潛入都奏儀捃摭并訐都御史毛伯溫以私憾人已罪且言臣嘗建醺祈皇嗣爲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棨罪而悅其建醺語爲遣使覆按解儀伯溫任下天民獄使者奏儀不誣第祐棨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終憐祐棨愛已復其爵除儀名伯溫閒住山天民謫降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齋醺獲重禍自祐棨訐奏始 秋七月詔簡六部官爲翰林眾首擬禮部主事王愼中張孚敬欲一見辭不赴乃用唐順之等數人吏部侍郎席春欲召還楊維聰陳沂汪鋐不可遂有隙春書之弟也 馮恩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南京兵部尙書王廷相入爲左都御

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帝不聽比朝審汪鋐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鋐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爲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爲厲鬼擊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患難相卹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益厲廷相曰馮御史無多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十年矣豈今日破祖宗法又好謂鋐公當惜大體不可以私怒廢公義夏言曰此豈冢宰私家耶鋐稍止然猶署情眞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

四鐵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不省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未以皇子生詔赦天下刑部郎中李遂請列大禮大獄諸臣於赦令中尙書聶賢懼不敢遂乃與同官盧蕙請於王廷相廷相從之已而竟報罷 王廷相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九月廷相取張孚敬汪鉉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 汪鉉有所推舉不復與席春議春怒詬鉉鉉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詔落職趙林花等攻廣州與德慶賊鳳二全相倚爲患庚戌陶諧討破百二十五砦巢賊平帝曰諧功足錄第前縱患者誰乃僅賚銀幣 巡撫四川都御史楊守禮嘗坐事謫敘州通判爲僉事張文奎所辱及爲巡撫而文奎爲參議恐守禮修卻以先所撫事

奏詔俱解職 帝念黃宗明議禮功召爲禮部右侍郎 冬十月癸酉追復楊一清官 先是命岷世子譽榮理府事譽榮上疏懇辭謂臣坐享尊榮而父困苦寂寞臣心何安且前曾舉臣弟善化王譽桔廷議以子無制父理奏寢不行臣亦人子也獨不愧臣弟乎帝覽疏憐之賜彥汰冠帶理府事 大同總兵官李瑾浚天城左孤店濠四十里趣工急乙亥卒王福勝等作亂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代王充燿走宣府倣奏瑾激變王憲言首亂當誅餘宜散遣張孚敬意主用兵憲不敢堅前議帝乃以樊繼祖代倣而命宣大總制侍郎劉源清總兵官卻永討之源清榜令解散有五堡變處之過寬語五堡遺孽大懼 初興國太后以藩妃入昭聖皇太后猶以故事遇之及帝朝昭聖昭

聖待之又倨帝銜之指揮司聰者爲建昌侯張延齡行錢負其
五百金索之急遂與董景子至謀許曹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
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聰屍而折所負券昇噤不敢言
常憤詈至至慮事發乃撫聰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齡及諸奴
雜治帝遂欲以謀反族張氏昭聖太后窘迫無所出皇子生請
入賀帝謝不見使人請不許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
帝手敕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
傷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二廟心耶孚敬復奏曰陛下嗣位時
用臣言稱伯母皇太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大小臣
工默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謀逆之罪
獄成當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此刑部上延齡獄

言謀不軌無驗而嘗買沒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殺婢及僧丙子論延齡死革其兄昌國公鶴齡爵謫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謂聶賢輕縱奪其俸 流星起中台近濁尾跡化為白氣大小流星縱橫交行不計其數自四更至曉乃息 皇子薨諡哀沖太子 御史郭宗皋上疏勸帝惇崇寬厚察納忠言勿專以嚴明爲治帝大怒下錦衣衛獄杖四十釋之 十一月己亥朔振遼東災 劉源清師次陽和潘倣等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賊首王堡等七十餘人以獻請旋師源清懲胡瓚事不欲已以囚屬御史蘇祐囚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多引無辜源清遣參將趙綱入城大索城中訛言城且屠亂卒遂鼓噪殺千戶張欽會僉事孫允中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撫

慰之始定振前爲亂卒所擁實不反詣源清自明不能白發憤
自殺卻永兵至城下大掠五堡遺孽遂盡反迎戰殺遊擊將軍
曹安官軍攻據四關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鎮等於獄奉
爲帥死守倣與鎮國將軍俊樞等登城止毋攻俊樞出見永請
緩兵皆不聽允中縋城出言將士妄殺狀源清叱曰汝爲賊遊
說耶欲囚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府及有司軍
民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帝命兵部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
京軍八千往已悟大同重鎮不宜破壞罷弗遣專責源清永討
賊倣馳疏言將士妄殺激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詆倣媚賊
張孚敬主源清顧鼎臣黃綰言用兵謬帝不能決慮囚帝又
欲殺張延齡張孚敬言昭聖皇太后春秋高猝聞延齡死萬一

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強臣
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帝
故爲重語喝止孚敬而延齡終昭聖世得長繫 癸丑翟鑾以
生母憂去 兵部侍郎寇天敘卒 乙丑祀天於南郊復命郭
勛攝事 十二月己卯吉囊犯鎮遠關寧夏總兵官王效副總
兵梁震敗之於柳門又追敗之於蜂窩山蹙諸河斬首百四十
有奇溺水死者甚眾 黎寧爲莫登庸所攻竄占城界國人立
其弟憲改元光照 大同圍久大困毀王府及諸廨舍供饔兵
部復下安撫令劉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
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採路卻永許諾翌日採薪者出永悉執
之城中人益懼叛卒復羣聚勾外寇爲助

明紀卷第三十終



明紀卷第三十一

遷吉皇部禩補主事虞衡行走陳鶴箋 卹贈銜給翼騎尉世職閤候補中書孫男家參訂

世宗紀四

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十三年春正月永遇之大敗而遁叛卒遂引寇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明日外寇攻東南二關叛卒與掎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寇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去是時寇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已得一意攻城王憲請從之帝不許 癸卯廢皇后張氏居別宮 壬子立德妃方氏爲皇后舊制立后謁內廟而已至是下禮臣議廟見禮禮臣遂擬儀注以上是日帝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

受命婦朝

劉源清百道攻穴城爲毒煙薰死者相藉二月復

請壅水灌之帝大不懌以兵部侍郎張瓚往代督饟郎中詹榮
有智略善應變叛卒掠城中無敢犯者外圍益急榮密約都指
揮紀振游擊將軍戴濂鎮撫王寧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
無逆志乃陽令寧持官民狀詣源清所爲叛卒乞原而陰以榮
謀告請宥昇麟死畀三千金俾募死士自効會源清已罷樊繼
祖許之昇麟結心腹禽首惡黃鎮等九人戮之榮開城門延繼
祖入復捕斬二十六人亂遂定己丑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
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而還 辛卯代王充耀返
國 吉囊俺答犯延綏梁震敗之黃甫川 閏月王廷相言南
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詔解徐

鵬舉兵柄 武平侯陳熹卒吏部言熹曾祖友征苗功多冒濫
請停襲帝不從丙寅命熹子大策嗣侯 大同叛卒未盡獲軍
民瘡痍甚代王充燿請遣大臣安輯疏下禮部夏言遂極詆前
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張孚敬孚敬怒力持王疏不欲遣
帝委曲諭解令孚敬與言交好三月壬申命黃綰往大同振被
兵者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
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
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桂萼方獻夫霍韜及綰帝詰責之
乃復起視事 代府輔國將軍成鑑言雲中叛卒之變幸獲銷
弭究其釁端實貪酷官吏激成之臣慮天下之禍隱於民心異
日不獨雲中而已指陳切直下廷臣飭行成鑑兄成鋁有孝行

時以爲二難

乙酉吉囊犯響水堡參將任傑擊敗之

夏四

月時享太廟先有詔遣郭勛代給事中張選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民知非得已茲孟夏之祭更不親行則跡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跲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閱疏大怒下之禮部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於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繞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鋟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

選籍選居職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海內 釋高牆庶人長
鑿齊庶人樽曾孫也 方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而雖執大
政氣厭厭不振居職二歲三疏引疾己酉帝優詔許致仕獻夫
與張孚敬桂萼共事持論頗平恕人不甚惡之 黃綰馳至大
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
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韃靼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
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陽不問而密以牒授給
振官按里覈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尙欽殺一家三人懼不
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
不復虞詿誤綰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
弟城中大安 六月甲子南京太廟災南京禮部尙書湛若水

議權將太廟香火并於奉先殿重建太廟補造厯聖神主帝召
夏言與羣臣集議言等言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既
親奉祀事於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於此南京原有奉先殿
其朝夕香火當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當倣古壇墠遺意高
築牆垣謹司啓閉以致尊嚴之意從之帝欲改建九廟言因言
京師宗廟將復古制而南京太廟遽災殆皇天列祖佑啓默相
不可不靈承者帝悅詔春和興工 馮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
許 秋八月壬子吉囊復以十萬騎入寇花馬池王效梁震拒
之不得入轉犯乾溝震分兵擊大破之寇趨固原總兵劉文力
戰乃趨青山峴大掠安定會寧效方敗別部於鼠湖追至沙河
疾移師往援破之安定再破之靈州先後斬首百五十餘級唐

龍以大捷聞而巡按御史奏諸將失事罪給事中戚賢往勘言
安定會寧多殺掠文當罪然麾下卒僅八千倍道蒙險搜八九
萬方張之寇殊死戰宜以功贖震乾溝效鼠湖沙湖安定靈州
之戰以孤軍八百當寇萬餘功俱足錄龍亦善調度詔文奪職
效震賚銀幣龍一子入監是役功多執政尼之故賞薄御史周
鈇以爲言龍效震各增俸一等乾溝凡三十里當敵衝震濬使
深廣築土牆其上寇不復輕犯 九月夏言等議於太廟南左
爲三昭廟與文世室而四右爲三穆廟具圖進帝以世室尙當
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殿寢視羣廟崇廣報可 黃綰還朝
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劉源清卻永言源清實罪魁劾其
婪賄不貲狀張孚敬王憲庇源清陰抑綰曾忭等言宸濠亂源

清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下忤等錦
衣獄源清永皆被逮減死斥爲民 冬十月享太廟命顧鼎臣
霍韜捧主二人有期功服當辭乃上言古禮諸侯絕期今公卿
卽古諸侯請得毋避夏言極詆其非乃已時言氣漸驕禮部郎
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忤卽奏謫之 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應
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
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尙變詐相高諂
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
然成風唯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爲賢勿以正直骨
鯁者爲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虚心以防邪
佞謙受以來忠讜更敕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

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爲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逐旣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錄用死者則卹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旣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爲陛下厯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齡憑寵爲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

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頃勅造神御閣啓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爲南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絀舉羸之會亦宜酌量緩急而爲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廷杖八十斤爲民世龍家居五十年自養親一肉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爲治衣冠葬之邵元節乞假還山中途上奏言爲大學士李時弟員外郎收所侮時上章引罪收下獄獲譴比元節還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服及闡教輔國玉印十二月巡按直隸御史李新芳疑廣平知縣謀己欲挾之知府爲之解並欲執知府發兵二千捕之知府及佐貳皆走一城皆空巡撫保定都御史周金發其罪狀下刑部黜

官 黃河南徙歷濟徐皆旁溢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疏汴河自朱仙鎮至飛雲橋殺其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島尼諸山達南旺河濬其下流役夫二萬不三月訖工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銀二兩天和因歲饑請盡蠲旁河受役者課遠河未役者半之詔可 監督倉場中官王奉季愼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饕於國計無補請悉撤回

十四年春正月壬申罷督理倉場中官 從張孚敬議改文世室稱太宗廟 丙戌莊肅皇后崩禮部上喪儀有素冠素服經帶舉哀及羣臣奉慰禮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又迫聖母壽旦朕服青諸儀再擬夏言等言莊肅皇后喪禮在臣民無容

擬議惟陛下旣以嫂叔絕服羣臣成服後不敢以素服見陛下
請暫罷朝參帝許之又諭莊肅皇后事宜與累朝皇后不同無
几筵之奉當卽行祔廟令皇后攝事於內殿及議諡張孚敬曰
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李時曰宜
用八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言集眾議因奏曰古人尙質諡
法簡稱其行後人增加臣子情也生今世宜行今制大行皇后
宜如列聖元后二四及八於禮無據帝不從命再議羣臣請如
孚敬言帝曰用六合陰數焉於是上諡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
戚賢之未奉使也以時當大計外吏大計罷者例永不用而
言事諸臣忤柄臣意率假計典鋼之因先事言所黜有未當宜
聽言官論救帝稱善從其請已而參議王存輩商臣言事忤要

人前給事中葉洪劾汪鉉被謫果在黜中給事中薛宗鑑據賢
疏伸救鉉持不可賢還朝以鉉恣橫實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
狀曰輔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口
卽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行私也今
言官爲洪等辨救孚敬乃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
人之明輔臣負伯鯨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
之帝內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鉉意洪等竟不復 二月己亥作
九廟各爲都宮有殿有寢太祖廟寢後有祧廟奉祧主藏焉
丁未禁冠服非制 編修唐順之以疾告張孚敬持其疏不下
或言順之欲違孚敬孚敬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
帝問夏言清明節旣遣官上陵內殿復祭似涉煩複言因言

上陵及奉先殿皆沿前代故事上陵以清明中元冬至中元俗節事本不經冬至既行大報配天之禮則陵事爲輕請罷冬至上陵而移中元於霜降惟清明如故仍輟二節內殿之祭從之吉囊寇榆林殺參將魏祥 三月戊子葬孝靜皇后於康陵初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巡撫都御史呂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己丑諸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尙德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詆者卒遂爭毆尙德經竄花馬寺幽室中亂卒毀府門火均徭冊搜得經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巡按御史曾銑行部金復聞變急檄副總兵李鑑罷經苛虐事爲亂軍乞赦下都察院議王廷相等言亂卒抗軍令辱大臣赦之恐

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是銑言乃詔經還以都御史韓邦奇代爲巡撫張孚敬有疾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已又遣中官賜藥餌手敕言古有翦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賜卿孚敬幸得溫諭遂屢疏乞骸骨夏四月甲午致仕命行人御醫護歸召費宏復入閣呂經至廣寧都指揮袁璘將剋諸軍草價爲辦喪丙午悍卒于蠻兒等復爲亂執經裸而置之獄虐辱之脅鎮守中官王純等奏經十一罪帝務姑息將逮經黃宗明言前日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致討取其首惡用振國威帝不從命邦奇與山西巡撫任洛換任而

遣官校逮經亂卒復置官校於獄大理寺丞林希元言其事帝命驗狀皆諱之希元坐貶經逮至下錦衣獄謫戍茂州撫順卒縛指揮劉雄父子五月工部侍郎林庭楫勘遼東兵變庭楫瀚之子也馮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言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氏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熒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僂臣不傷臣心臣被僂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使陳經爲入奏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聶賢王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

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戍之邊徼六月宥恩死遣戍雷州 吉囊犯大同總兵官魯撫禦卻之 遼軍亂卒聞林庭棊將至懼首惡趙剿兒潛詣廣寧與于蠻兒合謀欲俟鎮城官拜表集眾爲亂爲總兵官劉淮所覺計不行復結死囚欲俟庭棊至閉城門爲變而曾銑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爲惡者姓名密授諸將秋七月甲申剿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爲亂今首惡宜急誅乃召還庭棊命銑勘實斬諸首惡懸首諸城全遼大定 帝問遼東將於李時時薦馬永且曰其家眾足用也帝曰將須文武兼寧專恃勇乎時曰遼土新定須有威力者鎮之八月以永爲遼東總兵官 三邊闕總制帝召費宏

李時同對宏薦姚鏌時亦助之遂命以兵部尙書往已而鏌辭
帝不悅仍落職閒住薦者至二十疏不復用 乙巳詔九卿會
推巡撫官著爲令 先是御史曾翀戴銑劾聶賢及南京尙書
劉龍等九人汪鋐覆奏盡畱之帝召李時言鋐有私畱三人而
斥其六薛宗鎧與同官餘姚孫應奎言鋐肆奸植黨擅主威福
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爲奸利鋐疏辨乞休
帝不許給事御史翁溥曹達等相繼劾鋐鋐又抗辨且極詆宗
鎧等挾私狎復言鋐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諍臣杜口已三年蔽
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九月己未朔帝果罷鋐而責宗鎧
言不早又惡狎諍臣杜口語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等及御
史方一桂皆杖闕下斥宗鎧狎一桂爲民鑄應奎溥達等級調

外宗鎧狎竟卒狎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不變冬
十月戊申費宏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宏承張孚敬桂萼
操切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李時遂獨相鎮以安靜每便
殿召對議論恆本忠厚帝嘗問太倉所積幾何時對曰可支數
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
可沒也巡撫南贛都御史陳察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鏜大
理寺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十一月帝奪部
臣俸責察徇私妄舉斥爲民察居官廉旣歸敝衣糲食而已
初岑邦彥死有子曰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田以養岑邦
相惡之又惡盧蘇專權密與頭目盧玉等謀誅蘇及芝蘇知之
邦相又侵林氏瓦氏所食莊田林氏瓦氏遂與蘇合謀以芝奔

梧州赴軍門告襲蘇又爲芝疏請尋令人刺邦相邦相覺殺行刺者十二月蘇伏兵殺玉等以兵圍邦相宅誘邦相出乘夜與瓦氏縊殺之

十五年春正月唐龍言故尙書彭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羣盜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爲讒言構罷今沒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覈澤往勞復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 二月癸巳振湖廣災 三月戊午客星見天棓旁東行厯天廚西入天漢帝問李時所主事應對曰事應之說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脩德以弭之帝稱善 析福建尤溪縣地置大田縣以永安漳平德化三縣地益之 丙子帝奉章聖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二

賜高年粟帛癸未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是日還宮 旨汪
鉉罷後吏部久不置尙書霍韜以侍郎掌部事夏四月帝始命
許讚讚丁憂未至李時嘗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爲順天府丞
韜言輔臣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僞因守故
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
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韜又嘗疏薦陸粲粲聞曰天下事大壞
儉人手尙欲以餘波污我耶 吉囊以十萬眾屯賀蘭山後分
兵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禦之斬五十七級他部寇莊浪姜夷與
遇分水嶺再戰再勝遂至平嶺敵騎大集夷伏兵誘之復斬其
長一人獲首功七十 癸巳詔建山陵癸卯帝詣七陵祭告癸
丑還宮 蜀王讓栩賢明喜儒雅不邇聲伎蜀白獻王以下四

世七王皆檢飭守禮法好學能文孝宗恆稱蜀多賢王舉獻王
家範爲諸宗法讓栩創義學脩水利振災卹荒巡撫都御史吳
山巡按御史金粲以聞賜敕嘉獎署坊表曰忠孝賢良 時修
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衣戶部尙書梁材
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例取內庫非部
事勛怒劾材誤公帝詰責材竟如勛奏 五月議修宋史南京
吏部尙書嚴嵩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李時請畱之命以禮部尙
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 貴州苗王阿向先世爲土官爲王仲
武先人所奪阿向與仲武爭印煽亂據凱口圍巡撫都御史陳
克宅總兵官楊仁討平之斬阿向等盡逐其黨以地屬都勻府
改名滅苗鎮 帝復遣錦衣官齎手敕視張孚敬疾趨其還朝

孚敬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黎憲等廉知黎寧所在迎歸清
華 張孚敬等並銜夏言已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獨霍韜
讐言不置順天府丞劉淑相與韜善治中費完言姻也秋七月
淑相坐所親贓私被鞫疑言及完陷已訐言請屬事帝怒下淑
相錦衣衛獄言亦疑韜主淑相遂訐韜扈蹕謁陵遠遊銀山寺
大不敬韜已遷南京禮部尙書亟自訴因論言請諡故少師費
宏爲文憲不敘宏累被劾狀按律增減緊關情節者斬且憲乃
純皇帝廟號人臣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尙書
劉龍潘珍轎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
李充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次得
與尙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韜韜疑充濁倚言爲內主訐充濁爲

奸黨復撫言他事言益忿奏韜大罪十餘事且言彭時宋濂皆於正德間諡文憲不避廟號韜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淑相復從獄中訐言帝益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 帝之從章聖太后謁陵也語及擇相太后曰先皇嘗言提學張邦奇器識他日可爲宰相其人安在帝憬然曰尙未用也時邦奇方居憂服闋卽召爲吏部侍郎掌部事推轂善類人不可干以私銓部升除多受教政府邦奇獨否李時銜之郭勛家人犯法昇重賄請寬邦奇不從帝欲卽授邦奇尙書爲兩人沮止 八月總制三邊侍郎劉天和言三邊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卽困又行遲不適於用請倣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礮槍斧戟廂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可蔽三四

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走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邊牆濠塹皆從之尋敘甘涼卻敵功進天和右都御史姜奭等進秩有差 九月夏言請改悼靈皇后諡時帝意久釋矣乃改諡曰孝潔 庚午帝如天壽山祭諸陵丁丑還宮 吉囊復大集兵將入犯劉天和策寇闕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擊之寇多死尋入寇家澗張家塔爲爵瑛所敗犯寧夏者總兵官王效復破之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 大同兵連叛魯柵代李瑾爲總兵官威不振兵益驕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議以爲憂冬十月移

梁震鎮之震素畜健兒五百人至則令軍中約束鎮兵素憚震由是帖服 帝覺張孚敬言非是敕曰孝靜皇后諡不備不稱配武宗乃改諡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張延齡之下獄也刑部主事徐申言於聶賢唐龍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延齡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例請於帝賢龍皆深然之延齡始逮提牢主事沈椿不令入獄置別所繼者益寬假之脫桎梏萃通家人出入已而大猾劉東山亦繫獄發延齡手書訕上憾前主事羅虞臣笞己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錦衣衛獄申與焉獄具當輸贖還職 帝命悉杖於廷謫外任斥虞臣爲民東山得免戊 己亥更創世廟號獻皇帝廟改舊世廟曰景神殿 帝以孝肅太皇

太后孝穆皇太后孝惠皇太后別祀奉慈殿爲非宜禮臣言妾
母不世祭宜遷主陵廟歲時耐享如故遂罷奉慈殿改題神主
曰皇后不繫諡以別於嫡戊申帝如天壽山祭慰王子還宮
王仲武因諸苗失業陰爲招復旋科索之諸苗不勝怨遂推阿
向餘孽王聰王佑爲主攻奪凱口固巡撫都御史楊春芳遣參
將李佑等撫之爲所執乞還土田乃釋佑春芳以聞詔進討
十一月吉囊犯大同入掠宣大塞 戊午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時當頒詔外國夏言言安南不貢已二十年兩廣守臣謂黎
譙黎慮均非黎惆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暲俱彼國篡逆之臣宜
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且前使旣以道阻不通今宜暫停使命
詔議征討言及兵部尙書張瓚等言逆臣篡主奪國朝貢不脩

明紀卷三十一
決宜致討郭勛亦贊之乃命錦衣千戶陶鳳儀鄭璽分往廣西雲南詰罪人主名勅四川貴州湖廣福建江西守臣預備兵食候征調起毛伯溫右都御史治兵待命以雲南按察使汪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擢梧州知府翁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提督兩廣侍郎潘旦方之任過吉水語伯溫曰安南非門庭寇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間少緩師期俟其聞命求款因撫之可百全也伯溫辭詔不許旦珍之族子也郭勛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攜貨物以梁材議不盡行勛益怒十二月辛卯九廟成霍韜之請禁小臣乘轎也王廷相等議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如韜以爲言帝復申飭眾情滋不悅曹邁及同官尹相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

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人羣飲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
期喪不當進表逼使行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停韜俸四月相等
亦停二月 閏月戶部侍郎唐胄言安南之事若欲其脩貢而
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古帝王不
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文皇帝旣滅
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章皇帝成先志
棄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
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
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
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厯浪
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

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尙綦綦奉表牋具方物款關求人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饟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啓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

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儻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令按問得實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部亦以爲然命俟勘官還更議 廢后張氏薨喪儀視恭讓皇后 癸亥以定廟制加上兩宮皇太后徽號詔赦天下 乙丑夏言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丙寅享九廟 韃靼犯大同梁震破之牛心山斬級百餘寇憤駐近鎮伺隙 免山西山東被災稅糧 復岷王彥汰爵慶王台法冠帶寧府宗人錮高牆得釋者多請封夏言議量復中尉數人爲儀制郎中葛守禮所駁不行 帝以皇子疊生數加恩邵元節拜禮部尙書

賜一品服其孫啓南徒陳善道等咸進秩 帝營建最繁卽位初名爲汰省至是年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祕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及宗廟萬壽宮災帝不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 初岑猛長子邦佐出繼武靖及邦相死鎮安土舍岑眞寶以兵納之田州歸順州岑瓏盧蘇壻也及向武州黃仲金皆與眞寶隙乘間襲破鎮安眞寶聞亂走還蘇會目兵追圍之武陵寨瓏等發眞寶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據諸洞寨眞寶訴之軍門督諭瓏等不退久之乃解眞寶與瓏互相訐蘇乃請給岑芝冠帶以撫田州而自悔罪願裹糧立功及追捕累年所逋糧賦巡按御史諸演以

聞

十六年春正月部議以土蠻白相讐殺當從末減皆令立功贖而命芝管田州事邦佐復還武靖田州世岑氏改流者再終不果蘇再叛弑主得逸於罰論者以爲失刑 二月刑部尙書唐龍以再更大赦錄上大禮大獄建言封疆獲罪謫戍應赦者百四十二人徐文華陳九疇張翀余勦陶滋劉琦程啓元葉應驄並釋還所不原惟豐熙楊慎王元正劉濟馬錄馮恩邵經邦呂經八人而已 壬子安國黎寧遣國人鄭惟僚等告莫登庸之難言寧卽諫子國人立爲世孫屢馳書邊臣俱爲登庸邀殺乞興師問罪亟除國賊禮部尙書嚴嵩謂其言未可盡信請羈之待勘官回奏從之 癸酉帝如天壽山梁震伏將士於諸路寇

果入大破之宣寧灣又破之紅崖兒斬獲甚眾詔進秩廕一子
百戶震父棟前陳亡震辭廕子乞父祭葬帝嘉而許之三月甲
申還宮 郭勛請以五世祖英侑享太廟廷臣持不可唐胄爭
尤力帝不聽英竟得侑享 韃靼大入甘州姜瓖不能禦貶二
秩戴罪 丙午帝幸大谷山視壽陵丁未道沙河見居民蕭索
愴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李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
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
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
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戍焉 夏四月癸丑還宮 禮兵二
部會廷臣列莫登庸十大罪請剋期討之乃命戶部侍郎胡璉
高公韶先馳雲南貴州廣東西調度軍食都督僉事江桓牛桓

爲左右副總兵督軍往討其大將需後命兵部復奉詔條用兵
機宜十二事獨侍郎潘珍持不可上疏諫曰陳嵩莫登庸皆弑
逆之賊黎寧與其父諱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
當討何獨徇寧請爲左右且其地不足置郡縣叛服無與中國
今北敵日蕃聯帳萬里烽警屢聞顧釋門庭防遠事瘴蠻非計
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聲言進討檄數登庸罪赦其脅從
且令黎寧合勦賊父子不禽則降何必勞師帝責珍撓成命褫
其職 潘旦至廣東適莫登庸使至疏言登庸之篡黎氏猶黎
氏之篡陳氏也朝廷將興師問罪登庸卽有求貢之使何嘗不
畏天威乞容臣等觀變待彼國自定若登庸奉表獻琛於中國
體足矣豈必窮兵萬里哉章下禮兵二部嚴嵩張璠窺帝旨力

言登庸不可宥求貢決不可許旦疏遂寢 五月毛伯溫至京
上方略六事以潘旦不可共事請易之優旨褒答召旦爲南京
兵部尙書擢副都御史張經兵部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及兵部
議上帝謂黎寧誠僞未審敕兩廣雲南守臣再勘從宜撫勦參
贊督饟大臣俱暫停命伯溫協理都察院事御史何維柏請聽
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禪除始起視事旦未行引疾
乞休語侵伯溫帝怒勒致仕將還吏白例支庫金爲道里費旦
笑曰吾以不妄取爲例 戊戌雷震謹身殿鵲吻下詔求言
六月御史桑喬等陳三事略言營造兩宮山陵多侵冒吉囊恣
橫邊備積弛而末言陛下遇災而懼下詔脩省脩省不外人事
人事無過擇官尙書嚴嵩及林庭楫張瓚張雲皆上負國恩下

乖輿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疏奏嵩等皆乞罷詔庭棹雲致仕
畱嵩瓚如故嵩再疏辨且詆言者給事中胡汝霖言大臣被論
引罪求退而已嵩負穢行召物議逞辭奏辨陰擠言官無大臣
體帝下詔戒飭如汝霖指時嵩拜尙書半歲方養交遊揚聲譽
爲進取地舉朝猶未知其奸喬首發之後喬以巡按畿輔引疾
王廷相劾其規避嵩遂搆其罪逮下錦衣獄廷杖戍九江居二
十六年竟卒於戍所人咸服喬先見 時工作繁興林庭棹議
加天下田賦何維柏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議加賦民
不爲盜不止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問罪
之師帝頗嘉納 御史徐九臯給事中謝廷蒞並請罷安南之
師廷蒞語直帝摘疏中訛字停其俸 癸酉吉囊寇宣府指揮

趙鏜戰死

秋八月復寇宣府殺參將張國輔

汪文盛獲莫

登庸間諜及所撰大誥以聞帝震怒命守臣仍遵前詔征討時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勦不如撫文盛然之登庸之篡也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搆兵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九月文盛上其圖於朝詔賜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眾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多兵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爲用帝悉從之霍韜欲因事傾夏言上言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爲給事中尋忽報

罷人皆曰閣臣抑之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謫官尋復故人皆曰
賄得宜諭吏部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
有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爲言發也鶴鳴上疏
自白並摭韜居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劾南京御史龔
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韜帝並置不問 應天府進試錄考官
評語失書名諸生答策多譏時政帝怒逮考官諭德江汝璧洗
馬歐陽衢下錦衣衛獄貶官府尹孫懋下南京法司致仕舉子
停會試御史吳悌爲舉子求寬坐下獄尋得釋 掌詹事府禮
部尙書顧鼎臣言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
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覈改正從之
劉東山陰構奸人劉琦誣張延齡盜宮禁內帑所告連數十百

人奸人班期于雲鶴又告延齡兄弟挾左道祝詛辭及昭聖皇太后鶴齡白南京赴逮并京山侯崔元等皆下錦衣獄昭聖太后衣敝襦席橐爲鶴齡請不聽 冬十月致仕刑部尙書趙鑑卒 致仕南京禮部尙書顧清卒 廣東巡按御史余光言黎氏魚肉國君在陳氏爲賊子抗拒中國在我朝爲亂魁今失國或天假手登庸以報之也自太宗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欲興黎氏勢必不能臣已遣官責其脩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事機乞令臣便宜從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兵部咎光輕率奪其俸十一月光進鄉試錄嚴嵩摘其誤奏之被逮削籍 故昌國公張鶴齡瘐死 涇王祐樞薨子厚烜未封而卒無子封除 梁材屢忤權倖不得

志乞改南京爲給事中周琬所劾吏部尙書許讚請畱之帝不
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由此失帝意
初思恩改設流官以其酋韋貴徐五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
萬餘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男子名金自言岑濬子鎮
安土官乃潛召其舊部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若小主也諸酋
羅拜擁金歸聚兵五千將攻城復故地遠近洶洶濬之誅也其
酋楊畱者無所歸帥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及是白柳
州參將沈希儀云欲往見小主希儀故患金聞畱言大駭因好
謂畱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向征田州固聞之因自語岑氏其
復乎欲以深動畱畱果喜已召畱密室言與我重賂卽爲金復
官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兵必讐金善防之畱

益大信金遂從五千人因畱以見門者奔告請無納希儀罵曰
金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副使隨
以計漸散其五千人卒縛金畱亦自恨死思寧復寧

十七年春正月劉東山以射父亡命爲御史陳讓所捕獲復誣
告張延齡并搆讓及遂安伯陳鏞等數十人冀以悅帝意而脫
己罪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獄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
宮禁陛下有帝堯旣睦之德而東山敢爲陛下言漢武巫蠱之
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暴秦遷母之謀
離間骨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奏帝頗悟指揮使王佐鉤得
東山情論以誣罔法反坐枷之闕門外數日死班期于雲鶴等
皆謫戍赦讓鏞及崔元等延齡長繫如故鏞墳之從孫也 二

月戊辰帝如天壽山壬申還宮 宣府總兵右都督王效卒諡
武襄效言行謹飭用兵兼謀勇威名著西陲與馬永梁震周尙
文並爲名將 汪文盛檄安南所部以土地歸者仍故職并諭
莫登庸束身歸命籍上輿圖待以不死攻破鎮守營莫方瀛救
之失利登庸部眾多來附文盛列營樹柵於蒙自縣之蓮花灘
處之地當交廣水陸衝登庸益懼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
及沐朝輔具述黎氏衰亂陳曷叛逆己與方瀛有功爲國人歸
附乞貰罪修貢如制會黎寧亦以本國篡弑始末及軍馬之數
水陸進兵道里來上三月兵部集廷臣議僉言登庸罪不可赦
亟宜進師辛丑咸寧侯仇鸞爲征夷副將軍毛伯溫爲兵部尙
書參贊軍務剋期啓行鸞鉞之孫也 戶部尙書梁材致仕

遼東太清堡守將徐顯誘殺泰寧衛九人部長把當孩怒寇邊
馬永擊斬之其族屬把孫借朵顏兵報讐復爲永所卻已復入
犯中官王永戰敗永坐戴罪 夏四月庚戌帝如天壽山癸丑
還至沙河夏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帳帝付言疏六亦被焚言
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譙責甲寅帝還宮 安南之役帝以
用兵事重無必計意特欲威服之而張瓚無所畫視帝意爲可
否朝論多主不當興師顧不敢顯諫會張經以用兵方略上言
進兵之道有六兵當用三十萬一歲之饟當用百六十萬造舟
市馬制器犒軍諸費又須七十餘萬況我調大眾涉炎海與彼
勞逸殊勢不可不審處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請
卽日出師廉州知府張岳爲書貽執政曰黎寧所居卽古日南

地與占城鄰限大海莫登庸不能踰之南故兩存近登庸又以
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都齋居之於安南諸府中地最
大此賊負篡逆名常練兵備我又時揚言求人貢愚以爲彼內
亂未嘗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其亂定若必用兵勝負利鈍非
岳所敢知也執政與瓚皆不能決復請廷議戊午議上帝不悅
曰朕聞卿士大夫私議咸謂不當興師爾等職司邦政漫無主
持悉委之會議既不協心謀國其已之鸞伯溫別用 郭勛陳
時政極詆大小諸臣不足任請復遣內侍出鎮守詔從之御史
謝瑜言勛所論諸事影響恍惚而復設鎮守則其本意所注勛
交通內侍代之營求利他日重賄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腹
心耳目之人在四方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

自息果若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爲太平極治耶陛下革鎮守內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詆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陛下爲何如主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爲言勛奏始寢 甲子帝禱雨於郊壇戊辰雨 初徽王厚燭守莊者與佃人訟梁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可厚燭言不便帝又從之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下郎官錦衣獄奪胄俸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 六月韃靼犯宣府都指揮周冕戰死 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種授太常寺典簿致仕通州同知豐坊博學工文而性狂誕父熙旣卒家居貧乏思效張璠等片言取通顯詣闕上書請建明堂加獻皇帝廟

號稱宗以配上帝帝大悅下禮部議嚴嵩等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宜於此行之至配有禮自周至宋皆主於親親至錢公輔司馬光等之議則主於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論則當配以文皇帝以親親論則當配以獻皇帝其稱宗之說則臣等不敢妄議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先殿行其配帝務求畫一之說皇考稱宗何爲不可命再議丙辰戶部左侍郎唐胄言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爲成王而制於周公爲嚴父於成王則爲嚴祖矣然周

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今南北兩郊及祈穀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後親之義備請奉文皇帝配帝大怒下冑錦衣獄拷掠之斥爲民嵩乃再會廷臣議請奉獻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於孟春祈穀帝從獻皇帝配帝之請卻文皇議不行已復集文武大臣於東閣議獻皇帝宜稱宗爲有德不遷之廟帝以疏不言耐廟畱中不下乃設爲臣下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大略言文皇遠祖不應嚴父之義宜以父配稱宗雖無定說尊親崇上義所當行旣稱宗則當耐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具之理嵩益惶恐盡改前說緣帝指條畫禮儀甚備

巡撫山東都御史胡

續宗濬膠萊河 秋七月辛卯開河南雲南銀礦 癸巳慈寧

宮成 八月甲辰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禦卻之 丙辰顧鼎臣

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夏言
出時每事推讓之不與抗鼎臣入恃先達且年頗長欲有所可
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戊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帝旣排正議崇私親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辛巳改上
太宗廟號曰成祖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
廟躋武宗上初南京太僕寺卿胡鐸與張孚敬同舉於鄉大禮
議起鐸意亦主考獻帝孚敬因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
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所生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
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

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
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孚敬不從
及是獻帝入廟稱宗則桂萼輩俱已死孚敬病廢不及與其議
其後帝又預祧仁宗以爲獻帝地則孚敬亦死不及見矣豐坊
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益困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
多穿鑿語又僞撰子夏詩傳行世人以其畔父咸深惡之竟悒
悒以死 辛卯改欽安殿爲元極寶殿大享上帝奉獻帝配罷
世廟之祭 乙未帝如天壽山丁酉還宮 冬十月嚴嵩奏慶
雲見請受羣臣賀又爲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帝悅命付史
館 十一月辛未朔詣南郊上皇天上帝號還詣太廟上太祖
高皇帝高皇后尊號 給事中顧存仁疏陳五事首言宜廣曠

蕩恩赦楊愼馮恩等末云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凝秀何人而
敢乞度凝秀道士也帝方崇道家言以存仁爲刺己且惡其欲
釋楊愼等責以妄指凝秀爲釋氏廷杖之六十編氓口外往來
塞上幾三十年 辛卯祀天於南郊詔赦天下 乙未免江西
被災稅糧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蔣氏崩帝諭禮工二部
將改葬獻帝於大峪山以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張瓚爲禮儀護
行使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郭勛知聖母山陵事壬子帝如
大峪山相視山陵甲寅還宮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
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大峪可朝發夕至顯陵遠在承
天恐陛下春秋念之臣謂如初議便帝曰成祖豈不思皇祖耶
何以南孝陵因止元等毋行令俊往啓視幽宮 乙卯李時卒

贈太傅諡文康 戊午振寧夏災 初斷藤峽猺侯勝海爲亂
指揮潘翰臣誘殺之卽其地置堡土曰黃貴韋香以三百人往
戍貴香奪勝海田廬諸猺俱恚勝海弟公丁嘯聚二千餘人乘
夜陷堡殺戍兵二百人張經至廣州將討之會朝議欲征安南
事遂已公丁等益橫龍州趙楷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應往來
趙寶所與寶妻黃氏通結州曰圖寶楷夜襲寶殺之以他盜聞
應遂據龍州思恩土曰盧回煽九司爲亂憑祥知州李珍淫縱
部民怨之其季父寰殺珍附安南爲之嚮導翁萬達言於張經
曰莫登庸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弑逆罪安能問我今寰等同
惡共濟一旦約爲內應我且不自保先禽此數人問罪安南易
下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爲萬達謂楷狙詐未可速圖應巽懦寡

慮可旦夕禽斷其中堅然後可次第獲經善之萬達廉得百戶
許雄通賊狀雄懼請自効萬達陽庇公丁捕繫訐訟者數百人
公丁遣人自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
雄萬達乃以事屬參議田汝成而自行部至太平禽應及寰誅
之立李佛爲憑祥知州又以計禽回誅之招還九司從亂者三
十餘人揚言楷才勇藉爲龍州當一面諸言楷事者故不爲理
楷遂來見萬達伏壯士劫之曰汝罪大宜自爲計誠死尙可爲
爾子畱一官楷自分無生理乃手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
益也可善輔我子萬達卽杖殺楷而立其子匡時公丁詣汝成
白寇堡事諉諸他徭汝成慰遣之而密令居民被害者家出毆
之一市盡譁游徼并逮公丁繫獄遂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

丁委罪諸獠果否諸獠言事由公丁聽論坐不敢黨乃檻致公
丁於軍門磔之而請進兵討賊 天方入貢其使臣請游覽中
土禮部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

十八年春正月庚午朔帝祭服拜天於元極寶殿遂服翼善冠
黃袍御殿百官致詞鳴鐘鼓鳴鞭奏堂上樂 以祇薦皇天上
帝冊表進郭勛翊國公夏言少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
國者言所自擬也 趙俊還自承天謂顯陵不吉遂議南巡九
卿大臣許瓚等諫不聽王廷相又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母
耳已而南京侍郎呂柟給事中曾烐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等相
繼疏諫皆不聽 二月庚子朔立皇子載壑爲皇太子封載壘
爲裕王載圳景王辛丑詔赦天下 時當頒詔朝鮮帝以安南

事未決欲因以往覘命擇大臣有學識者以往乃起黃綰禮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 帝慮南巡後塞上
或有警議遣重臣巡視夏言等薦翟鑾壬寅起鑾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充行邊使齎帑金五十萬犒東西諸邊軍士文武將
吏咸受節制又以毛伯溫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 丁未祈
穀於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爲定制 江西巡撫巡按諸臣以先
賢曾子裔孫質粹名聞命回嘉祥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
襲 壬子振遼東饑 癸丑安南莫方瀛遣使上表請降並籍
其土地戶口聽天朝處分帝納之下禮兵二部協議 乙卯帝
如承天太子監國宣城伯衛瓘及陳鑑留守顧鼎臣輔太子軍
國重務悉聽啓行張瓚參贊機務各賜敕行事皇城及京城諸

門分命文武大臣坐守郭勛夏言等並扈行 辛酉次真定望於北嶽 丁酉次衛輝有旋風繞駕帝問此何祥也前遼東庫大使陶仲文以善符水訣從對曰主火夜四鼓行宮火從官倉卒不知帝所在錦衣指揮使陸炳排闥負帝成國公朱希忠翼衛以出宮人及內侍多死者炳等由是得幸希忠輔之孫也戊辰盡逮河南巡撫等官下獄黜爲民知府以下杖發邊方張經命副總兵張經將三萬五千人爲左軍翁萬達監之指揮王良輔等六將分六道會南寧攻紫荊石門梅嶺木昂藤沖大坑等巢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爲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攻碧灘羅淥上中下洞等巢南北夾擊賊大窘擁眾奔林峒而東良輔邀擊之賊中斷復西

奔諸軍合擊大破之斬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
移師攻之檄右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
藜箠簽伏機弩毒鏢懸石樹杪急則撼其樹石皆墜官軍並以
計破之右軍愆期田州土酋盧受乃縱賊去俘其眾四百五十
招降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
茲土也萬達又移兵勦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降賊
黨二百餘人江南胡姓諸徭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復平尋議
割四峒屬南寧降洞豪黃賢相莫登庸始懼 三月己巳朔帝
渡河祭大河之神辛未次於鈞州望於中嶽 甲戌免畿內被
災稅糧 庚辰至承天辛巳謁顯陵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
睿宗配秩於國社國稷徧羣祀嚴嵩再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

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而滋不悅言戊子帝御龍飛殿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壬辰發承天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夏四月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於祀典請祀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葬非古卽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復議葬太后大峪山壬子至自承天執嘉猷及前諫南巡者曾燧謝廷蒞給事中李逢周琬等俱下錦衣獄謫極邊典史岳倫等皆獲罪逢遂之弟也御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顧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連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

承學錦衣獄鼎臣不問 甲子帝如大峪山諭嚴嵩曰大峪不
如純德始定議命崔元奉梓宮南附丙寅還宮 先是詔選宮
僚夏言顧鼎臣舉陸深崔銑王教羅洪先唐順之黃佐等三十
七人皆天下名儒時以爲極盛已而御史洪垣再疏言溫仁和
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峻華察胡經史際白悅皇甫濬張寅
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他諫官亦言言等多徇私五月帝
爲廢黜數人而以選補事屬吏部給事中錢薇呂應祥任萬里
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特命黜三人爲民許讚等
乃舉霍韜毛伯溫顧璘呂柟鄒守益徐階任瀚薛蕙周鈇趙時
春等詔璘柟蕙仍故官餘俱擢用 郭勛嚴嵩俱害夏言寵霍
韜亦陰比助共齟齬言帝幸大峪言進居守敕稍遲帝責讓言

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累所降手敕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敕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勳階以少保尙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少傳入直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眾怨言心知所云眾怨者勳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爲眾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尋還所追銀章御書 戶部尙書李廷相罷帝念梁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歎曰尙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 六月丁酉朔

雷震奉先殿左吻及東室門楣召夏言及顧鼎臣不時至帝詰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 王廷相應詔自陳言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晝之攫大臣污則小臣悉倣京官貪則外官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黜以儆有位廷相意蓋斥嚴嵩張璠輩也帝但諭畱而已 霍韜疏辭加秩因言今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固權寵怨氣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爲夏言發也 應天巡撫都御史歐陽鐸檢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戶部持不下蘇松田有官民之分腴瘠相等而賦入懸殊下者畝五升上者至二十倍鐸

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畝益之履畝清丈定爲等則令賦重者減耗米派輕齎最輕者徵本色增耗米重者陰予以輕輕者陰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爲母戶爲子詭寄無所容時豪右多梗其議顧鼎臣獨以爲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能損賦額長民者私以己意變通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鐸又議徭役及裁郵置費凡數十百條民皆稱便 秋七月洪垣劾文選郎中黃禎先賄選郎楊育秀得爲考功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史皆非制今當大計京官乃以猥瑣之曹世盛爲考功郎誤國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覈乃下禎詔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

爲民因詰責許讚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冒進若
瑚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得罪者凡二
十餘人。霍韜鄒守益上東宮聖學圖自神堯茅茨土階至帝
西苑耕稼蠶桑凡爲圖十三帝以爲謗訕欲罪之已而得解
遼東自軍變後首惡雖誅漏網者眾悍卒無所憚結黨叫呼動
懷不逞閏月廣寧卒佟伏張鑑等乘旱饑倡眾爲亂諸營軍憚
馬永無應者伏等登譙樓鳴鼓大譟永帥家眾仰攻千戶張斌
被殺永戰益力盡殲之永畜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
至是竟得其力 日本貢使至寧波守臣以聞時不通貢者已
十七年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覈實果誠心效順如制遣送
否則卻回且嚴居民交通之禁 庚申葬獻皇后於顯陵時諸

內奄迫脅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州縣吏多
逃武定知州唐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則給至棺所指而
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眙去蕪湖知縣張
永明聖江岸佛舍爲殿供器飾箔金財用大省漕舟以避梓宮
後期者三千而江南北多災傷總督漕運鎮遠侯顧寰請被災
地方停漕一年令改折色軍民交便 帝之南幸也趣黃綰詣
行在受命綰憚安南之行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
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宥之
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
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綰又爲其父母請贈且
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帝怒褫尙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停使

命初安南征討之議發自夏言帝既責綰因發怒曰安南事本一人倡眾皆隨之乃訕上聽夏言計共作慢詞此國應棄應討宜有定議兵部卽集議以聞張瓚惶懼辛酉偕廷臣請如前詔仍遣仇鸞毛伯溫南征如莫登庸父子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許伯溫鸞以軍令從事嚴嵩歸自承天日驕諸宗藩請卹乞封挾取賄賂子世蕃又數關說諸曹南北給事御史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帝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諷止言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帝如天壽山 河南大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往振杲請急發帑金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以其事委參政

王愼中全活不可勝計 大同所轄鎮邊鎮川宏賜鎮河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極邊近賊帳自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敢議修者迨翟鑾巡邊毛伯溫爲總督始與梁震共議及之伯溫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冬十月五堡成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 十一月御史黃正色劾梓宮南祔時中官鮑忠駒馬都尉崔元禮部尙書溫仁和所過納饋遺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於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陟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敬帝更怒正色立捕下詔獄榜掠遣戍遼東 大同總兵官梁震卒贈太保諡武壯震有機畧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時帥健兒出塞劫敵營或議其啓釁震曰凡啓釁者謂寇不擾邊我橫挑邀功

也今數深入乃不思一挫之耶震沒健兒無所歸守臣以聞編之伍邊將猶頗得其力 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十二月霍韜上疏顯頌郭勛言六飛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臣惟勛不受饋今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乃下詔安羣情復詰韜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以奏 翟鑾以職方郎中楊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強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百遮道邀賞鑾慮來者益眾不能給博請鑾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眾遠迎將縛以屬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資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乃與劉天和議拓嘉峪關而還

明紀卷第三十一終

明紀卷第三十二

遷去學部候補事虞衡司行陳鶴簪 卹贈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書孫男家參訂

世宗紀五

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命以原官入閣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比行邊諸邊文武大吏齎餼郊迎恒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歸裝千輒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 封左都督方銳爲安平伯皇后之父也 辛亥吉囊寇大同殺指揮周岐 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謝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爲解而謂諸臣中無爲陛下任事者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欲與朝廷爭勝帝於是切責瑜

而慰諭嵩甚至 霍韜之被詔詰問也對請問之郭勛帝責其
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饋遺折取夫隸直
者第問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迹勛具悉始末當不欺
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帝下所司
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亦不問
二月左春坊左司直任瀚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報
復自引還給事中周來劾瀚帝令自陳瀚語侵掌詹事霍韜帝
怒勒爲民 翁萬達遷浙江右參政張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
可奏留之乃命以參政涖廣西經進萬達及張岳於毛伯溫伯
溫與岳語數日曰交事屬君矣萬達亦言揖讓而告成功上策
也懾之以不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絕滅終爲下策伯溫然之乃

曾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及經萬達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
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而
以奇兵二爲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灘亦分三
道進文盛以副使鮑象賢領中哨萬達獲安南謀者丁南傑解
其縛厚遇遣之怵以天朝兵威莫登庸大懼珣景之孫也 日
本貢使至京乞賜新勘合部議勘合不可遽給務繳舊易新貢
期限十年人不過百舟不過三從之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臺官言當食不食帝喜以爲天眷 王廷相言遼東總兵官馬
永善用兵且廉潔宜仍用之薊鎮作京師藩屏未及調卒遼人
爲罷市喪過薊州州人亦灑泣兩鎮並立祠永爲將厚撫間謀
得敵人情僞故戰輒勝雅知人所拔卒校後多至大帥論者以

永興梁震有古良將風 戊戌詔修西苑仁壽宮 擢洗馬鄒

守益大常寺少卿掌南京翰林院夏言欲遠之也御史毛愷言

守益不當投散地請留侍東宮以阻成命謫寧國府推官 夏

五月工部尙書蔣瑤致仕京師營建率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

及大工頻仍歲募民充役費二百餘萬瑤以爲言請停不急之

工豪家所匿軍畢出在任年餘募直大減 先是以大工頻興

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廩食

視班軍戶部尙書李廷相嘗量給之及梁材代廷相堅執不與

勛劾材帝命補給醺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會勛又

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饟銀募工材言今班軍四萬餘已

足用不宜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帝遂

責材沽名誤事六月落職閒住歸未幾卒年七十一當是時大臣多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帝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沙賊黃良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江淮總兵之故乃復設以都督僉事湯慶爲之給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後復裁罷辛巳瓦剌部長款塞秋七月癸卯吉囊入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於宣平敗之壬子又敗之於桑乾河戊午振江西災河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流漸微命總河都御史郭持平治之合肥人段朝用以燒鍊術干郭勛言所化金銀皆仙物用爲飲食器供齋醮卽神仙可致也勛進之帝帝立召與語大悅陶仲文又薦之朝用獻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加

勛歲祿百石朝用請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又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喜思習修攝術八月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寺卿楊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翬舉者哉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錦衣獄丁丑予杖百杖未畢而卒監國議得寢而廷臣益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神仙禱祠日亟矣 韃靼別部入平虜城劉天和伏兵花馬池寇戰不勝走河上遇伏兵多死於水吉囊乘虛寇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劉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尙文令立功九月陝

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尙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子小十
王寇敗欲自寧夏去寧夏巡撫都御史楊守禮延綏總兵官任
傑等復邀擊敗之鐵柱泉斬獲共四百四十餘級 仇鸞陵柳
珣令戎服謁珣不聽鸞劾珣珣亦自訴帝責鸞輕傲己酉召還
卽以珣代毛伯溫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
絕之義罪止莫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購購
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卽如詔書宥罪登庸
大懼卽遣使詣翁萬達乞降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
期十一月束身來歸萬達先築壇鎮南關張御幄置幙以待
冬十月庚申罷各處礦場從給事中曾鈞之奏也 甲子顧鼎
臣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康鼎臣官侍從時憫東南賦役失

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釐定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爲築城後
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十一月操江都御史王學
夔蘇松副使王儀討賊敗績停俸戴罪未幾殪賊江中進秩一
等 莫方瀛已死莫登庸帥從子文明及部目二十四人囚首
徒跣匍匐叩頭壇上進降表毛伯溫稱詔赦之復詣軍門匍匐
再拜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爲藩臣伯溫宣天子恩威納
其圖籍并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安南遂
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汪文盛之功居多 丙辰
慈寧宮成 帝有疾旣而瘳喜陶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
尙書仲文起筦庫不二歲登三孤恩寵出邵元節上乃請建雷
壇於所居黃岡祝聖壽以其徒臧宗仁爲左至靈馳驛往督黃

州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稽謫顯文典史遣工部郎何城代督促甚急公私騷然 十二月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並除名洪先歸益尋求王守仁學甘淡泊鍊寒暑躍馬輓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陳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人才吏事國計民情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卽以屬洪先精心體察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千石帥友人躬振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畫策戰守寇引去嘗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江漲壞其室巡撫馬森欲

爲營之固辭不可 張經以崖萬二州黎岐叛亂攻偏城邑請
設參將一員駐劄瓊州分守 王杲之振河南也還朝薦王愼
中可重用

二十年春正月大計吏部注愼中不及夏言在禮部愼中與相
忤遂內批以不謹落職愼中古文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天
下稱曰王唐 免南畿被災稅糧 韃靼犯寧夏總兵官李義
禦之鎮朔堡敗之 二月乙丑顯陵成給復承天三年 丙寅
御史楊爵上書極諫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
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措手地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
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
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

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恆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而
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
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尙書嵩等方以爲符瑞而
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
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
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
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
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遠修雷壇
以一方士之故腴民膏血而不知卹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
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尙可勞民糜費結
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

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偷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兪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眾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立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竒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

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徒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自周相得罪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爵疏上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拷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仍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爵受譴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

許納飲食爵屢瀕於死處之泰然 段朝用術不驗其徒王子
巖攻發其詐帝執子巖朝用付錦衣獄拷訊朝用所獻銀故出
郭勛貲事既敗帝亦寢疏勛 吉囊寇甘肅總兵官楊信敗之
尋寇蘭州參將鄭東戰死 夏四月己未毛伯溫送莫文明等
至京帝大喜命削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莫登庸都統使
世襲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爲十
三宣撫司令自署置黜陟廣西歲給大統曆仍三歲一貢以爲
常更令覈黎寧真僞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奉其祀事否則已
之寧後遷漆馬江 辛酉九廟災燬成祖仁宗主奉安列聖主
於景神殿遣大臣詣長陵獻陵告題帝后主亦奉安景神殿
胡汝霖偕同官聶靜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

人嚴嵩與焉帝怒所劾不盡下錦衣獄訊治俱鐫級調外汝霖
既謫官乃請解於嵩反附以進 敕王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
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
恐謝 戶部主事周天佐言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
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
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
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
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
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
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
果有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

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錦衣衛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食不三日卽死年甫三十一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屏相問訊而已比屍出獄瞰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大興民有祭於樞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

戚賢劾郭勛擅作威福罔利虐民諸事因及尙書張瓚樊繼祖等而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鏜呂柟魏校程啟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賢嘗陳考選庶吉士請屬徇私之弊爲夏言所惡及是言滋不悅斥畿僞學激帝怒謫賢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丙子詔行寬卹之政郭持平治河久弗效徐呂二洪竭漕舟

膠五月降俸戴罪而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兼僉都御史總理河
漕以旂至請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
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濟漕運從之 戊子侍郎潘
鑑都御史戴全分往湖廣四川採辦大木 南京禮部侍郎崔
銑致仕尋卒贈尚書諡文敏 甲寅振遼東饑 六月振畿內
山西饑 掌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鄒守益陳上下交修之道
言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享國長久帝大怒落職歸 秋七月
辛酉俺答及其屬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鎮遠堡求貢言小王
子等九部牧青山豔中國縑帛人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
亡失故令天爵輸誠巡撫大同都御史史道以聞朝議不納以
尚書樊繼祖總督宣大兵懸賞格購俺答阿不孩首 免河南

陝西山東被災稅糧 左都御史王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而兼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覈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劾廷相徇私慢上廷相適以御史所覈聞惟勛侵最多京師店舍至千餘區帝令勛自奏而責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副都御史胡守中劾勛以族父憲理刑東廠肆虐無辜帝置勿治 晉府輔國將軍表桺謀襲交城王爵秦府永壽王庶子惟熲與庶長孫懷璿爭襲皆重賄嚴嵩嵩許之八月御史葉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且疏辨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而置嵩不問 辛酉昭聖皇太后崩詔問夏言皇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

怒庚辰令以少保尙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己上禦邊十
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旣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
俺答阿不孩吉囊大舉入犯俺答下石嶺關趨太原吉囊由平
虜衛入掠平定壽陽諸處詔起都御史翟鵬整飭畿輔山西河
南軍務兼督饟總兵官趙卿帥京營兵禦之鵬馳至山西俺答
已飽去而吉囊部眾復入副總兵丁璋遊擊將軍周宇戰死鵬
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給事中邢如默等應詔會薦邊才毛
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
王洙與焉給事中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瓚洙則夏
言諭指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
而拂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爲徇私植黨

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於外置鑒不問 召毛伯溫掌都察院
事伯溫力薦翁萬達張岳於朝且言岳可南達可北也二人遂
得任用 初夏言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鑒在非
帝所急也言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
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告崔元
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
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問勛何疾曰勛無疾
言歸卽出耳帝領之初帝用言官言給勛敕與王廷相陳鏹同
清軍役敕具勛久不領言官劾其作姦植黨勛疏辨有何必更
勞賜敕語帝大怒責其強悖無人臣禮言所厚給事中高時遂
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且言交通張廷齡帝益怒九月乙未

下勛錦衣獄尋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復移法司定罪給事中劉大直劾勛亂政十二罪請併治刑部郎中錢德洪據獄詞當勛絞廷臣欲坐勛不軌言德洪不習刑名帝雅不欲勛死因言官疏下德洪錦衣獄所司上其罪已出獄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勛德洪故違之與勛不領敕何異再下獄久之亦斥爲民帝意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甚繆爲不喻者法司詳議更當勛不軌罪斬沒人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言雖在告闕事多取裁勛獄悉其指授也 辛亥俺答犯山西入石州 山西提學副使滁州胡松上邊務十二事謂去秋俺答掠興嵐卽傳箭徵兵剋期深入守臣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賂遺令勿侵己分

地冀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致重典以厲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寇用今宜招使歸有攜畜產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畜豢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謀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強弱虛實而陰爲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

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刺遺種子善地
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可起乘其敝坐收全勝
矣他所條析咸切邊計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松疏上當事
者已惡其侵官及遷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令於三關聽用欲
因以陷之 冬十月癸丑振山西被寇者復徭役二年 南京
給事中王暕等言外寇陸梁兵部尙書張瓚及總督尙書樊繼
祖新遷侍郎費案不堪重寄章下所司 丁卯復夏言少傳入
直辦閣事 先是九廟災許讚以自陳免居半載帝難其代復
起讚任之請發內帑借百官俸括富民財開鬻爵之令以濟邊
需時議內地築墩堡讚謂非計帝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
墩堡議亦寢 陝西巡按御史浦鋌馳疏言臣惟天下治亂在

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楊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慤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助獲罪今助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爲悖妄望宏覆載之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鉉在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二邊尙書楊守禮請破格超擢未報而救爵疏上帝大怒趣校尉逮之陝西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鉉赴徵業已病既至下錦衣獄拷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桺爵迎哭之鉉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又七日而卒 寇退召崔鵬趙卿還 十一月辛卯葬敬皇后於泰陵禮臣以舊制上

帝謂郊社不宜瀆罷祭告又謂躬行諸禮前已諭代亦罷謁廟禮及太常寺以朝祖祔廟請各廟捧主官詔主俱不必出廷臣無敢言者 丙申免四川被災稅糧 王暉等復劾張瓚及尙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納嵩所居第宅則勛私人代營之御史伊敏生鄭芸陳策亦言嵩所居宅乃勛私人孫濬所居濬籍沒嵩第應在籍中帝怒奪敏生等俸一級嵩不問而守中竟由暉疏獲罪 先是聽選官以雲南荒徼憚不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巡按御史包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爲己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始用此曹庶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概行於雲貴兩廣制可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以變亂舊法由餘鹽敕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法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爲準又從御史吳瓊請令各邊中鹽皆輸本色 前刑部尙書王時中卒 二月巡撫寧夏都御史范鏞言邊將各有常祿無給田之制自郭勛奏以軍餘開墾田園給將領委奸軍爲莊頭害殊大宜給還軍民任耕種便從之鏞持重有方畧旣涖重鎮不上首功一意練步騎廣儲蓄繕治關隘亭障寇爲遠徙 先是俺答大入樊繼祖掩敗三以捷聞御史童漢臣等劾之繼祖坐罷三月除翟鵬兵部侍郎代爲總督鵬上言將吏遇被掠人牧近塞宜多方招徠殺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軍遇敵雖無功竟賴以安者當錄若賊眾我寡奮身戰雖有傷折未至殘生民者罪當原於法俘

馘論功損挫論罪乃有摧鋒陷陳不暇斬首而在後掩取者反
積級受功有逡巡觀望幸得苟全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
罪非戎律之平帝皆從其議 夏言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資
盡復其官階賜宴禮部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 夏
四月庚申大高元殿成 析南直隸華亭上海二縣地置青浦
縣 故事繕運艘軍三民七顧寰以軍民困敝請發兩淮餘鹽
銀七十萬戶部尙書李如圭不可王杲請改折兩年漕運十之
三以所省轉輸費治運艘勿重困軍民從之 張經平思恩九
土司五月又平瓊州黎 閏月戊辰俺答阿不孩復遣石天爵
款大同塞巡按都御史龍大有誘縛之上之朝詭言用計禽獲
帝悅擢大有兵部侍郎邊臣陞賞者數十人磔天爵於市俺答

怒將大舉入寇翟鵬以聞清紀卽周鈇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爲計帝以爲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鵬連乞兵饒帝怒令革職閒住因罷總督不設 六月辛卯俺答寇朔州克邨堡皆屠之壬寅抵廣武都指揮周宇戰死乘夜入雁門闕丁未犯太原巡按御史童漢臣督諸將擊卻之 王以旂清山東舊泉百七十八開新泉三十一復奏善後四事郭持平濬孫繼口扈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漕道遂通 初慈慶慈寧兩宮崩郭勛請改其一居太子夏言不可已而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對如勛指帝不悅言官之劾勛也帝疑出言意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敕橐諸臣入直西苑帝皆令乘馬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獨乘腰輿謂巾履非

人臣法服不受帝積數憾欲去言嚴嵩與言同鄉稱先達而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潛造陶仲文第謀齟言代其位言知愠甚諷言官劾嵩帝方憐嵩不聽嵩燕見頓首雨泣懇言見陵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勛已下獄猶干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言指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言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既帝下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因自引三失

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皆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詔考察去留嵩因欲去所不悅者考功郎中鄭曉去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帝又以勛故特旨謫高時遠邊以風廷臣廷臣終無爲助請者致仕南京禮部侍郎呂柟卒年六十四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復設宣大總督起翟鵬故官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聽節制俺答自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長子皆被殘己未寇潞安還屯祁縣參將張世忠力戰敵圍之

數重自已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俱死敵遂從忻崞代而北出雁門關故道去 毛伯溫請築京師外城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 翟鵬受命寇已出塞卽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二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銳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帝從之鵬乃浚濠築垣修邊牆九百三十餘里增新塹二百九十二護塹堡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 劉繪言俺答方彊必爲腹心患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督巡諸臣

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
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
三路並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
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竟不能出塞 山西頻中寇民無寧
居平陽知府聶豹令富民出錢罪疑者贖得萬餘金修郭家溝
冷泉靈石諸關隘練鄉勇六千守之寇卻廷議以豹爲知兵擢
陝西副使備兵潼關 劉繪劾山西巡撫都御史劉臬結納夏
言且請斥吏部尙書許讚宣府巡撫都御史楚書八月臬書並
罷 給事中馮良知劾胡松建言冒賞無寸功紀功科道官張
堯年王珩劾總兵官張達等並論松虛議無補斥爲民 辛巳
募兵於直隸山東河南 許讚請開餘鹽以足邊用從之 壬

午振山西被兵州縣免田租 癸巳嚴嵩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給事中沈良才御史喻時等交章劾嵩奸貪不聽嵩年六十餘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 言官論兵部尙書劉天和衰老天和遂乞休歸天和初內召陶仲文以刺迎稱戚屬天和返其刺曰誤矣吾中外姻連無是人仲文悲其罷官仲文有力焉 帝用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工部員外郎劉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九月癸丑上疏言頃泰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尙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不經無益之事

非所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震怒杖於廷錮之錦衣獄 謝瑜
言武廟盤遊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今聖明在上邊防宜固
而反大壞者大臣謀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張瓚爲中樞
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瓚形貌魁梧足稱
福將夫誠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瓚無功而恩蔭
屢加有罪而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
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瓚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聖世之四凶陛
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並此四凶放之流之
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鑾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
游曼衍糜費供億以盛苞苴者爲才獻淫樂者爲敬遂使邊軍
益瘠邊備更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

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疏入留不下嵩復疏辨帝更慰諭
瑜復被譙讓嵩以初得政未敢顯擠陷帝亦未深罪言者瑜得
居職如故時童漢臣王暉給事中陳瑄御史陳紹等相繼論嵩
奸貪暉疏並及嵩子世蕃語尤剴切帝皆不省未幾嵩假他事
貶瑜官 冬十月郭勛死於獄帝責法司淹繫褫刑部尙書吳
山職侍郎都御史以下鐫降有差免勛籍沒僅奪誥券而已
初曹妃有色帝愛之冊爲端妃丁酉帝宿端妃宮宮婢楊金英
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誤爲死結得不絕同事張金蓮知事
不就走告皇后后馳至解組帝蘇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
治言金英等弑逆王寧嬪首謀又曰端妃雖不與亦知謀時帝
病悸不能言后傳帝命收端妃寧嬪金英等悉磔於市并誅其

族屬十餘人太醫院使許紳調峻藥進帝歷四時忽作聲去紫
血數升始能言又數劑而愈帝進后父安平伯銳爵爲侯加紳
禮部尙書未幾卒賜諡恭僖久之帝始知端妃冤 帝移居西
苑永壽宮 張瓚貪黷爲兵部尙書八年戎備盡壞及是病卒
十一月帝以毛伯溫代伯溫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
一新 時國儲告匱諸邊請增饟無虛月四方多水旱給事中
李文進請議廣儲蓄戶部尙書王杲列九事以獻帝咸納之方
銳乞張家莊馬房地杲言此地二千餘頃正供所出不可許宜
以大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頃予之帝從其議 免畿內陝西河
南福建被災稅糧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二月童漢臣與巡撫都

御史李珣覈上樊繼祖等失事狀章下吏部初漢臣劾嚴嵩并及許讚及是讚言漢臣勘遲延宜並論嵩遂擬旨鐫珣一階留任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皆知爲嵩所中莫能救也

雲南巡撫都御史劉渠索沐朝輔賂朝輔與之因上章言臣家世守茲土上下相承今有司紛更典制闕臣職守率不與聞接見不循故例臣疏遠孤危動作掣肘無以彈壓蠻方乞申飭諸臣悉如其舊詔許之給事中萬虞愷劾朝輔並論渠詔罷渠而令朝輔治事如故 莫福海遣使朝貢方瀛之子也 三月庚戌復遣使採木湖廣 貴州平頭苗賊龍桑科作亂桑科居蜡爾山東屬湖廣鎮溪篁子坪西屬平頭及銅仁北接四川西陽廣袤數百里桑科流劫湖廣桂陽間官兵不能制甲寅帝以諸

苗再叛責激亂者而起萬鏜副都御史相機勦撫吉囊死諸

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勢分俺答獨盛數擾延綏諸邊夏五

月翟鵬遣千戶火力赤帥兵三百哨至豐州灘不見寇復選精

銳百遠至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餘人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

還未入塞寇大至官軍飢餒盡棄所獲奔鵬具實陳狀帝以將

士敢深入仍行遷賞鵬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

游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攻牆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

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

三關間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

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舊例兵皆圍操鎮城聞

警出戰自邊患熾每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鵬請入秋悉

令赴塞畫地分守九月終還鎮謂之擺邊遂著爲令 言官建議請覈實新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毛伯溫上冗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尙膳諸監素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頗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悅 六月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爲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文選郎中王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許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羣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爲前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爲近日御史謝瑜之罷幸矣疏入鑾言惟一資望應遷嵩抵無致書事請逮可教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釐奸悉由宸斷而讚等妄意

臣輩爲之借以修怨然讚柔良第受制所屬耳帝方信嵩又見
疏中引嘉賓瑜事遂發怒切責讚除與齡名伯亨等俱調御史
徐宗魯等以爲言皆奪俸讚自是懾嵩不敢抗亦頗以賄聞矣
與齡旣罷錦衣遣使偵其裝襍被外無長物稱歎而去 給事
中周怡言人臣以盡心報國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
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
鑾嵩與尙書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尙文與總制侍郎
翟鵬督饟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今陛下日
事禱祠而四方災祲未銷歲開輸銀之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
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內則財
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

營私播弄威福市恩酬怨夫輔臣真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
進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燄陵轢百司凡
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指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
惟畏嵩久矣鑿泐忍委靡讚雖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
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
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
諫諍之臣白此箝口雖有檇杌謹兜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降
詔責其謗訕令對狀杖之闕下錮錦衣衛獄與楊爵劉魁同繫
久不釋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 秋八月俺答三萬騎抵綏德
遊擊將軍張鵬卻之總兵官吳瑛等追至塞外東路參將周文
兵亦至夾擊敗之巡按御史殷學言寇入內地五百里請治諸

將罪部議延綏游兵俱調宣大寇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
眾宜錄其功從之學謫外 故事鄉試錄文多出學使者手山
東巡按御史葉經乞唐順之文提學副使呂高心憾寓書京師
言經紕繆嚴嵩方惡經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廷杖經八十
斥爲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及參政張臬副使談愷潘恩
並謫邊方典史 冬十月廷議廟制請以孝宗睿宗同居一廟
同爲昭帝責諸臣不竭忠任事寢其議已而左庶子江汝璧請
遷皇考廟於穆廟首以當將來世祖與成祖廟並峙右贊善郭
希顏又欲於太祖廟文世室外止立四親廟而祧孝宗武宗帝
降旨躋之禮部尙書張璧等力斥其妄乃止 朵顏入寇攻圍
墓田谷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赴援擊斬三十餘級哈

舟兒陳通事者俱中國人被擄遂爲之用導三衛頻入寇初
鄭曉調文選嚴嵩欲用趙文華爲考功曉言於許讚曰昔黃禎
爲文選調李開先考功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曉避位而
已讚以謝嵩嵩欲以子世蕃爲尙寶司丞曉曰治中遷知府例
也遷尙寶丞無故事嵩益怒十二月吏部擬擢河間通判周鈇
爲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調官甫四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讚
等令錄左降官遷擢者姓名讚引罪並列陳叔頤等十六人以
聞詔奪讚等俸貶曉和州同知鈇叔頤等並褫職爲民世蕃尋
遷尙寶司少卿 乙酉免南畿被災稅糧 夏言久貴用事家
富厚服用豪侈多通問遺及家居監司府縣吏稍慢易之悒悒
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憐之復尙書大

學士 御史趙大佑上前侍郎林鶚節行

二十三年春正月贈鶚刑部尙書諡恭肅 帝以去歲無寇爲

將帥力降敕獎翟鵬賜以襲衣 韃靼入甘州魯迷貢使留甘

州者九十餘人總兵官楊信驅以禦寇死者九人巡撫甘肅都

御史詹榮言彼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失遠人心且示中國弱詔

奪信官槥死者送之歸番人感悅 丙寅俺答犯黃崖口二月

戊寅犯大木谷 大同總兵官周尙文請增饌及馬兵部言尙

文陳請過當詔切責尙文與巡撫都御史趙錦不協乞休弗允

日相搆御史王三聘乞移尙文他鎮廷議大同敵衝尙文假此

避不宜墮其奸謀乃令錦與詹榮易任 三月癸丑俺答犯龍

門所總兵官卻永等卻之斬五十一級進翟鵬兵部尙書帝倚

鵬殄寇錫命屢加所請多從而責效甚急鵬亦竭智力然不能
呼吸應變御史曹邦輔劾鵬鵬乞罷弗允 萬鏜納土指揮田
應朝策誘致蜡爾山酋督兵破之夏五月條上善後七事因言
龍母叟雖降然其罪大宜置重典詔安置之遼東餘悉如鏜議
未幾銅平酋龍子賢復叛御史繆文龍言鏜勦撫皆失詔下撫
按官勘覆歸罪於參將李經事乃解 塞上多警召何卿沈希
儀等卿以疾辭帝怒奪卿都督命以都指揮使詣部聽調希儀
鎮柳慶每戰必先登身被數創陰雨輒痛劇既至京亦辭以病
帝疑其規避奪都督如卿 秋七月俺答數萬騎入大同前衛
詹榮與周尙文破之黑山陽尙文斬俺答子滿罕歹追至涼城
斬獲多日本復來貢未及期且無表文部臣謂不當納卻之其

人利互市留海濱不去巡按御史高節請治沿海文武將吏罪
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而內地諸奸利其交易多爲之囊橐
不能絕 嚴嵩入閣翟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嵩下而嵩終
惡之不能容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
會試帝疑鑾子濫一甲廷試時抑第一爲第三以第三置三甲
及拆卷而所擬第三者果汝孝也帝大疑之八月嵩遂屬給事
中王交王堯日劾主考少詹事江汝璧房考編修彭鳳歐陽喚
朋私通賄且追論順天主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麒阿附鑾
罪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鑾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下
汝璧等錦衣衛獄獄具杖汝璧鳴夏應麒各六十礮其官勒鑾
父子及鳳等並爲民 九月癸卯免浙江被災稅糧 丁未許

讚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璧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嚴嵩以讚柔和易制故引之與璧皆不與聞票擬事政事一
歸嵩讚嘗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嵩欲示厚同列塞言
者意且顯夏言短請凡有宣召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
及讚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帝不聽然心益善嵩
壬子振湖廣災 薊州巡撫都御史朱方請撤諸路防秋兵兵
部議從之并撤宣大三關客兵 冬十月戊辰免河南被災稅
糧 俺答寇膳房堡爲卻永所拒甲戌於萬全右衛毀牆入掠
順聖川戊寅掠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列營四十里京師戒
嚴何卿營盧溝橋帝大怒屢下詔責翟鵬鵬在朔州聞警夜半
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御史楊本深劾鵬逗遛

致賊震畿輔給事中戴夢桂繼之乙酉遣官械鵬及朱方以兵部侍郎張漢代鵬擢大理寺少卿郭宗皋僉都御史代方鵬等至下錦衣衛獄廷杖之方死杖下鵬坐永戍行至河西務爲民家所窘告鈔關主事杖之厥獄以聞復逮至京卒於獄御史舒汀言方止議撤薊兵而并撤宣大兵則兵部尙書毛伯溫與職方郎韓最也帝遂削伯溫籍杖最八十戍極邊 俺答出大同塞而北周尙文邀之不克十一月庚子京師解嚴 帝自二十一年遭宮婢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議己每下詔旨多憤疾之辭廷臣莫知所措士大夫罷閒無恥者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會大同獲諜者王三

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
世唯仲文而已 南京兵部尙書張邦奇卒年六十一贈太子
太保諡文定邦奇學以程朱爲宗躬修力踐跬步必謹先是以
便養乞改南京帝猶時念之嚴嵩言邦奇性至孝母老不樂北
來帝信之遂不復召 十二月丙子振江西災 楚王顯榕生
世子英耀性淫惡嘗烝顯榕宮人顯榕知之杖殺其所使陶元
兒英耀又使卒劉金納妓朱么兒於別館顯榕欲罪金金遂誘
英耀謀弑逆

二十四年春正月壬子張燈置酒饗顯榕別宴武岡王顯槐於
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出以銅瓜擊顯榕腦立斃顯槐驚救被
傷奔免英耀徙顯榕屍宮中命長史孫立以巾風報王從者朱

貴挾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英耀懼具疏奏辨且偏崇陽王顯
休爲保奏通山王英炊不從直奏英耀弑逆狀詔遣中官及駙
馬都尉鄔景和侍郎喻茂堅往訊 閏月錦衣指揮同知陸炳
掌衛事尋進都督同知炳驥貴同列多父行炳陽敬事之徐以
計去其易已者嘗捶殺兵馬指揮詔不問威燄大張 應天巡
按御史呂光洵奏蘇松水利五事言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諸
澤地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特高高苦旱卑苦澇昔人
於下流疏爲塘浦又引江潮流衍於岡隴外瀦洩有法近多堙
廢不治宜先度要害於澱山等茭蘆地導太湖水散入陽城昆
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及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
於海濬白茆鮎魚諸口洩昆承之水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

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小浦以納大浦則下流治矣乃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濬臧邨等港以溉金壇濬溧港等河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之則上流亦治此三吳水利之經也其四事則曰修圩岸以固橫流復板閘以防淤澱量緩急以處工費重委任以責成功詔悉如議委巡撫都御史歐陽必進行之 二月給事中陳棐請罷元世祖陵廟之祀及從祀木華黎等從之 戊申詔流民復業予牛種開墾閑田者給復十年 張漢旣代翟鵬寇已出境乃命陝西巡撫都御史翁萬達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西諸軍漢條上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請

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人知退怯必死自爭赴敵帝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令再議部臣乃言漢議皆當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姑報可考察拾遺言官劾總督侍郎張漢剛愎三月壬午械繫錦衣衛獄謫戍鎮西衛 夏四月置陝西岷州改軍民指揮使司爲衛以州屬鞏昌府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嚴嵩怨王暉屬尙寶司丞諸傑貽書南京考功郎中薛應旂令黜之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府通判嵩又以大計密諷主者黜謝瑜爲民瑜遂廢棄終於家 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柏疏劾嵩奸貪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且言嵩進顧可學盛端明修合方藥邪媚要寵

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氣自如下錦衣獄廷杖除名 翁萬達劾罷宣府總兵官卻永副總兵姜奭薦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遂代永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乘障陰遣卒傾硃於油察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先是以太廟舊基隘命翟繼等相度規制議三上不報久之乃命復同堂異室之舊六月壬辰太廟成定位次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四時歲祫樂章器物悉仍舊制及奉安神主帝將遣官代祭御史鄢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言更有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御史周冕獨抗章爭之帝震怒立下冕錦衣獄撈掠

終以其言直釋還職而命皇太子攝祀 楊廷和蔣冕既卒毛紀以恩詔敘復大學士及是卒年八十三賜太保諡文簡 升河南歸德州爲府置商邱縣爲府治以睢州及所屬二縣隸焉 秋七月壬戌有事於太廟赦徒罪以下 帝於禁中築乩仙

臺間用其言決威福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之出楊爵劉魁周怡於獄未幾吏部尙書熊浹極論乩仙之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斥因發怒曰朕固知釋爵等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其麥飯畢卽就道校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行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魁未抵家校尉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復與爵怡同繫獄卒以帝怒不測桎梏

加嚴飲食屢絕爵等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 丙午瘞暴骸

己酉張璧卒 庚戌俺答別部犯遼東松子嶺殺守備張文翰

俺答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裏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卻之
又犯鵲鴿谷參將張鳳指揮劉欽諸生王邦直等戰死翁萬達
與周尙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
大集乃引去 英耀辭服詔逮入京九月告太廟誅之焚屍揚
灰悉誅其黨湖廣總兵官豐城侯李熙言於御史得平反無辜
株連者二百餘人愍王次子英燦嗣封楚王熙男從子也 帝
微覺嚴嵩貪恣復思夏言丁丑遣官齎敕召之 和川奉國將
軍充灼坐罪奪祿怨代王充耀不爲解與襄垣中尉充燾謀引
敵入大同殺王應州人羅廷璽等以白蓮教惑眾見充灼爲妖

言因畫策約奉小王子入塞藉其兵攻雁門取平陽立充灼爲主事定卽計殺小王子充灼然之冬十月遣人陰持火箭焚大同草場五六所詹榮奏奪其祿已充灼令通蒙古語者衛奉關出邊爲周尙文邏卒所獲並得其所獻小王子表鞫實以聞翁萬達言大同狹瘠祿饟不支代宗日繁衍眾聚而貧且近邊易生反側請量移和川昌化諸郡王於山陝隙地詔改遷山西

徽王厚燭好琴斲琴者與鈞州知州陳吉交惡厚燭庇之劾吉十一月逮詔獄巡撫都御史駱昂巡按御史王三聘白吉寃帝怒并逮之昂杖死三聘吉俱戍邊議者不直厚燭厚燭乃厚結陶仲文仲文具言王忠敬奉道帝喜封厚燭太清輔元宣化真人予金印 南京戶部尙書徐問致仕問清節自勵居官四十

年敝廬蕭然田不滿百畝好學不倦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
京師有崔鑑者年十三忿父妾陵母手刃之刑部主事吳桂芳
爲著論擬赦尙書聞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宗元復讎議
也鑑遂得宥 許讚年踰七十數乞休帝責其忘君愛身辛巳
落職閒住 熊浹坐事奪俸者再知帝意終不釋稱病乞休帝
大怒黜爲民浹少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不甚黨庇尤愛
護人才其去吏部善類多思之 十二月夏言至京盡復少師
諸官階亦加嚴嵩少師以慰之言旣入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
答略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
嵩子尙寶少卿世蕃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大懼父子長
跪泣謝乃已銜次骨 壽王祐楮薨諡曰定無子封除 致仕

兵部尙書劉天和卒贈太保諡莊襄

明紀卷第三十二終

明紀卷第三十三

賜進士出身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簪

卹贈尉衛給雲騎尉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蒙襲訂

世宗紀六

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二十五年春正月雲南元江土舍那鑑殺其土知府那憲奪其印并收因遠驛印記巡撫都御史應大猷以聞命鎮巡官發兵討之 皇太子生十一年猶未出閣講學周冕極言諭教不可緩請早降綸言慎選侍從帝大怒謫冕雲南通海縣典史 土魯番滿速兒死子沙嗣沙弟馬黑麻亦稱速檀分據哈密結婚瓦剌以抗其兄且謀入犯其部下來告馬黑麻乃叩關求貢許之復求內地安置不許 總督兩廣都御史張岳討破封川獐蘇公樂等 翁萬達屢疏請修築邊牆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

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同舊有二邊不當復於邊內築牆帝不聽二月萬達與詹榮周尙文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 顯陵守備中官廖斌擅威福巡按御史包節欲繩之語先洩斌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旦謁陵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奏斌前事帝大怒三月建節錦衣獄擄掠永成莊浪衛節與弟南京御史孝並有至性節官北京日孝解官歸養母母亡哀毀卒節聞

建

之悲慟不已亦卒時並稱其孝 戊辰四川白草番亂何卿充副總兵討之 起前總督兩廣尙書張經於三邊給事中劉起宗言經在兩廣剋饑銀寢前命 玉林衛百戶楊威爲俺答所掠自詭能定貢市夏五月戊辰俺答釋威還復與阿不孩遣使款大同左衛塞邊帥家丁董寶等弑石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翁萬達言北敵弘治前歲入貢疆場稍寧自虞臺嶺之戰覆我師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卽不許當善辭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搆兵之謀帝不聽 郭宗皋言密雲最要害宜宿重兵乞敕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密雲有警則總兵官自將赴援居庸白楊地

要兵弱遇警必待部奏不能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令建昌三屯軍平時則協助密雲遇警則移駐居庸俱報可 六月甲辰俺答犯宣府千戶汪洪戰死 秋七月癸酉以醴泉出承華殿廷臣表賀停諸司封事二十日嗣後慶賀齋祀悉停封奏 吏部尙書唐龍所至著勞績及足年老多疾每事諮僚佐爲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文選郎高簡罔上行私并論龍衰暮乃下簡錦衣獄龍引疾未報給事中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詔杖簡六十遣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黜爲民輿出國門卒龍故與嚴嵩善龍之罷夏言主之 王杲又上制財用十事舊制歲漕四百萬石杲以粟有餘而用不足遇災傷率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見改折者過半大驚以詰戶部杲等引罪敕自今務遵祖

制毋輕變 俺答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陳款翁萬達言今屆秋彼可一逞乃屢被殺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在部落獲貢則利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封疆臣貢亦備不貢亦備不緣此懈也兵部尙書陳經等言敵難信請敕邊臣詰實責萬達十日內回奏萬達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不至萬達慮帝督過以使者去無可究爲辭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 俺答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帥兵數千駐塞門起前參將李珍於徒中令擣寇巢斬首百餘級寇始遁 八月壬子免山東被災稅糧 九月俺答犯寧夏冬十月丁亥犯清平堡游擊高極戰死副總兵蕭漢敗績 充灼逮至京癸巳賜死焚其屍王府長

史等官皆建治論周尙文功加太保廕子錦衣千戶終明之世
總兵官加三公者尙文一人而已 甲午殺故建昌侯張延齡

蜡爾山苗龍許保及其黨吳黑苗復亂 巡撫甘肅都御史

楊博大興屯利請募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築肅州榆樹
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 總督侍

郎張岳討平廣西馬平諸縣猺賊誅賊魁韋金田等尋召岳爲
刑部侍郎十二月以御史徐南金言畱任 套寇牧近塞久零

騎往來居民不敢樵采曾銑方築塞慮爲所擾乃選銳卒擊之
寇稍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帥參將李珍韓欽等驅之遠徙詔
增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銑念寇居河套終爲中國患上疏曰賊
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

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
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
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
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橐春寒陰雨壤無燥
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每當春夏交水
陸交進直擣其巢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萬世社稷所賴也
遂條八議以進銑又與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
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並下兵
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夏言繼妻父蘇綱雅與
銑善亟稱於言言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帝降旨曰賊
據套爲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

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議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

丁未免湖南被災稅糧 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子宏瀼嗣初

莫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封西寧侯敬有女嫁方瀛次子敬典因與方瀛妻武氏通得專兵權宏瀼立方五歲敬益專恣用事登庸次子正中與莫文明避之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儀等避居田里敬舉兵徧都齋正中如桂子儀等禦之不勝正中文明帥家屬奔欽州子儀收殘卒遁海東

二十六年春正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守謙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因薦副使張鎬爲提調牛種取給本土帝稱爲忠卽報可守謙尋移鎮延綏請久任鎬終其事 故事京營歲發五軍詣薊鎮防秋郭宗皋請罷三軍以其

犒軍銀充本鎮募兵費又請發修邊餘銀增築燕河營古北口
帝疑有侵冒令罷歸聽勘 左都御史宋景卒贈太子少保諡
莊靖 吏部尙書周用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以沈希儀爲
廣東副總兵命自今將領至自川廣雲貴者毋推京營及西北
邊著爲令 朝鮮國王李峒咨禮部言福建人從無泛至本國
者因往日本市易爲風所漂前後共獲千人以上皆挾軍器貨
物致中國火器亦爲倭有恐起兵端詔巡按御史察參仍賜王
銀幣以旌其忠 二月翁萬達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
修守事宜其略曰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厯偏頭抵老營二百
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了角山厯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
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厯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

治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偏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荆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邇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寧雁爲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

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糜糧
賞不訾恐難持久并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防城堡兵
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
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
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易曰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
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
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
修邊之事慎防秋并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
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十事上之請帑銀六十萬兩修
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減省防秋客兵省費幾百

萬又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帝悉報許萬達精心計善鉤校
牆堞近遠濠塹深廣曲盡其宜與詹榮周尙文規畫戰守備邊
民息肩者數年 裁南京糧儲都御史以戶部侍郎兼理 三
月楊博請重定朝貢事宜禮部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歲一貢貢
使三百人送十之一赴京餘畱關內有司供給他若哈烈哈三
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諸國或三年或五年一貢止送三五十
人其存畱賞賚如哈密例宜敕邊臣恪遵從之 夏四月巡撫
山西都御史孫繼魯言紫荊居庸山海諸關拱護京師雁門寧
武偏頭諸關屏蔽全晉一也議者不撤紫荊以并守宣府豈可
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况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爲山
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

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闔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尙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翁萬達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遣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偪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誤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議君上夏言亦惡繼魯遂逮下詔獄瘐死繼魯性耿介所至以清節聞好剛使氣嘗忤中官被逮言救免之不謝官山西參政數繩宗藩及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裝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其

卒也山西人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卽前奪視其裝者也致仕吏部尙書羅欽順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何卿再涖松潘將士咸喜己巳會巡撫都御史張時徹討平白草叛番禽渠惡數人俘斬九百七十有奇克營砦四十七毀碉房四千八百獲馬牛器械儲積各萬計卿素有威望爲番人所憚自威茂迄松潘龍安夾道築牆數百里行旅往來無剽奪患先後涖鎮二十四年軍民戴之若慈母俺答以通好散處其眾不設備亦不殺哨卒頃之復至詞益恭己酉翁萬達又爲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今宣大興版築正當羈縻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則許之貢不聽則曲在彼帝責其瀆奏不許己萬達上復套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王

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收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塗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眾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尙艱儻失嚮道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或保聚或陽遁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眾出塞亦必數萬眾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

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以六萬眾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及彼強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眾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蠡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擣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擣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乃其四時駐牧地肯宴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置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

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游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眾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其後俺答與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答以其謀告請與中國夾攻以立信萬達不敢聞使者再至爲言於朝帝不許 六月靖江王邦薨與巡按御史徐南金相訐奏奪祿米罪其官校 秋七月丙辰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溺死者甚眾總河都御史詹瀚請於趙皮寨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勢詔可 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勾倭人及

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墮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益無所忌來者接踵巡按浙江御史楊九澤言寧紹溫台皆濱海界連福建福興漳泉諸郡有倭寇患雖設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但海寇出沒無常兩地官弁不相統攝制禦爲難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濱海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廷臣稱善乃改南贛巡撫都御史朱紘於浙江兼提

督福建漳泉建寧五府軍務 八月丙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少詹事黃佐與夏言論河套事不合會吏部缺侍郎所司推禮部侍郎崔桐及佐給事中徐霖御史艾朴言桐與左侍郎許成名競進至相詬訾而佐及同官王用賓亦爭覬望言從中主之成名等並賜罷 九月給事中馬錫劾戶部尙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受賄給事中厲汝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亦劾兩淮副使張祿遣使入都廣通結納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賂受屬有證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燄詞連倉場尙書王暉嚴嵩上章自理且求援於中官激帝怒帝下杲等獄杲朴皆謫戍暉斥爲民責汝進代杲解釋杖八十秉彝等六十並謫雲南廣西典史嵩猶畏夏言疏遣世蕃歸省墓杲掌邦計

事無不辦帝深倚之嘗有詔買龍涎香久不進以此不悅逮
貴州巡撫都御史王學益大計拾遺言官論聶豹在平陽乾
沒夏言亦惡豹閏月逮下錦衣獄落職歸黔國公沐朝輔卒
二子融輩皆幼詔視琮璘故事令融嗣公給半祿而授朝輔弟
朝弼都督僉事佩印代鎮丙午振成都饑冬十月逮山東
巡撫都御史何鼐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言激勸軍士在
重賞今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已薄又文
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宣大事棘稍加賞格請倍
增其數鎮巡官驗明卽給蓋增級襲廕有官者利之窮卒覬賞
而已兵部以爲然定斬首一級者與銀五十兩著爲令朱紘
巡海道采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

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會日本使周良等以舟四人六百待明年貢期守臣沮之以風爲解紱乃以便宜要良自請後不爲例錄其船延良入寧波賓館十一月事聞閩人林懋和爲主客司宣言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額宜敕守臣勒回詔從其議良等不肯去紱亦以中國制馭諸番宜守大信疏爭之強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閩浙人益恨之奸民投書激變紱防範密計不得行 壬午大內火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 乙未皇后崩詔曰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親定謚禮視昔加隆 海禁

既嚴佛郎機人無所獲利整眾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 先是河套議起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

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爲難久不會奏會銑怒疏請於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銑同銑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獻營陳八圖並優旨下廷議

十二月辛酉會銑劾甘肅總兵官仇鸞阻撓楊博亦發其貪罔三十事詔逮問 乙亥倭犯寧波台州大肆殺掠二郡將吏並

獲罪 嚴嵩貪忤海內士大夫怨之謂夏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爲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不盡當朝士仄目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陸炳言擬旨逮治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詣

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事總督三邊侍郎曾銑之議復河套也言贊決之甚力兵部尙書王以旂等見帝意向銑議上一如銑言銑鳩兵繕塞輒破敵而嵩欲借以傾言與元炳媒孽其間

二十七年春正月帝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言大駭請帝自裁斷帝命刊手詔遍給與議諸臣嵩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言益懼謝罪且言嵩未嘗異議今乃盡委於臣帝責言強君脅眾嵩復騰疏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復力辯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以旂會廷

臣覆奏盡反前說癸未遣官逮銑出以旂代之責科道官不言
悉杖於廷停俸四月盡奪言階官以尙書致仕 把都兒寇廣
寧參將閻振戰死 兵部侍郎范總上經略潮河川居庸關諸
處事宜請於古道門外蠡窩嶺增墩臺一濬濠設橋潮河川西
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薊鎮五里垛划車开連口慕田谷等地
設墩臺惡谷紅生谷香爐石等斬岸塹修築居庸關外諸口加
潮河川提督爲守備增副將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設橫嶺
守備塞懷來路又議紫荆倒馬龍泉等關及山海關古北口經
略事宜請於紫荆之桑谷倒馬之中窰關峪龍泉之陡石嶺創
築城垣增設敵樓營舍薊州所轄燕河太平馬蘭密雲四路修
築未竟者竣之移參將分駐石門杜家莊俾保定總兵駐紫荆

移建昌營游擊於山海關又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
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
平之榆木嶺擦崖子皆所急下所司議行 嚴嵩揣帝無意殺
夏言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嵩乃代仇鸞草疏誣曾
銑掩敗不奏剋軍饟鉅萬遣子淳屬蘇綱賂言交關爲奸利其
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逮淳綱下錦衣衛獄遣給事中
申玠等往覈給事中齊譽等以帝怒銑甚請早正刑章帝責譽
黨奸避事鐫級調外任三月癸巳銑逮至法司比擬邊帥失陷
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條坐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卽日行刑遣官校逮言价等因劾李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爲
銑爪牙並逮下獄連及謝蘭張問行盛唐副總兵李琦等皆斥

罰勒淳綱贓卹陳亡軍及居民被難者銑嘗檄府衛銀三萬兩製車仗亦責償於淳酷刑拷珍令其實剋饒行賂事珍瀕死不承淳用是免珍竟論死綱世威震並謫戍銑有膽略長於用兵居官廉家無餘貲旣被誣後俺答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欲開邊故行報復耳詹榮以守邊當積粟近邊宏賜諸堡三十一所延亙五百餘里闢治之皆膏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召軍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秋冬則聚而遏寇帝立從焉翁萬達言諸部求貢不遂慚且憤聲言大舉犯邊乞令邊臣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癸卯出仇鸞於獄朱紘討平覆鼎山賊將進攻雙嶼使柯喬及都指揮黎秀分駐漳泉福寧遏賊奔逸都指揮使盧鏜將福清兵由海門進夏

四月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禽棟黨汪直等收餘眾遁鏜築寨雙嶼而還番舶後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門青山下八諸島勢家旣失利宣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賊黨又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予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烝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擄何由脅從若以入番導寇爲強盜海洋敵對爲拒捕臣之愚暗實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夏言抵通州聞曾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諭降不兩日鸞何以知上語又何以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詐爲之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

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刑部尙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不戴香冠事 五月丙戌葬孝烈

皇后 六月贈前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諡文襄 龍許保等勢

盛貴州巡撫都御史李義壯告警命張岳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討之進右都御史 周良復求貢朱紱以聞禮部言日本貢期及人船數雖違制第表辭恭順若概加拒絕則航海之勞可憫若猥務含容則宗設素卿之事可鑒宜敕紱起送五十人餘畱嘉賓館量加犒賞諭令歸國報可秋七月巡按浙江御史周亮上疏詆紱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亮亦閩人也 戊寅京師地震 帝頻修齋醮諸

王爭遣使進香鄭王厚烷獨上書請帝修德講學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爲規諫語切直帝怒下其使者於獄詔曰前宗室有謗訕者置不治茲復效尤王今之西伯也欲爲爲之 廣東連山賊李金與廣西賀縣賊倪仲亮等出沒衡永郴桂積三十年不能平張岳大合兵督沈希儀等進討破禽之巨寇悉平 庚子西苑進嘉穀薦於太廟 八月丁巳俺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伏兵其旁誘指揮顧相等出圍之彌陀山周尙文急督副總兵林椿參將呂勇游擊李梅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援圍始解相及指揮周奉千戶呂愷郝經等已陳沒尙文轉戰次野口伏突起尙文等殊死戰斬其長一人相持月餘寇引去尙文設伏殺其殿卒而還寇趨山西諸

將禦卻之九月壬午寇犯宣府大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守備魯承恩等戰死 山東提學僉事王暉給由入都道病後期嚴嵩遂奪其官暉在臺嘗劾罷方面官三十九人直聲甚著比歸環堵蕭然數年卒 朱紘討溫盤南麝諸賊連戰三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盜 乙未免陝西被災稅糧 冬十月癸卯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妻蘇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尙寶丞朝慶削籍爲民言豪邁有俊才縱橫博辯人莫能屈旣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爲不黨遇益厚及柄大政裁決庶務頗專恣志驕氣溢卒爲嚴嵩所擠死時年六十七其後嵩禍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 十二月禮部尙書費宗卒

二十八年春正月套寇自西海還肆掠永昌鎮羌總兵官王繼祖禦卻之 朱紘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周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不肯用命旣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閩浙人言亦有不悅紘者矣 二月乙巳振陝西饑 辛亥南京吏部尙書張治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祭酒呂本爲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治等以疏遠擢用不敢預可否嚴嵩益專翁萬達言俺答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請以周尙文統其兵帝從之而命趙國忠代卿尙文國忠皆未至壬子寇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潮唐臣張淮等戰死寇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游騎分掠東及永寧川南及岔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關

南大震游擊將軍王鏐袁正力戰隆慶州橋南寇移而南乙卯
尙文萬騎遇敵曹家莊參將田琦騎千餘與尙文合連戰斬四
首搴其旂寇據險不退萬達督參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馳赴順
風鼓譟揚塵蔽天寇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東去丙辰國忠至
岔道命參將孫勇帥精卒逆擊寇於大滹沱敗之與尙文分道
追擊寇連敗盡走帝偵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尙書兼右
副都御史尙文等並敘功陞賞應熊奭之子也 初徐階爲吏
部侍郎折節下士接見庶官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
自喜得階意願爲用尙書熊浹唐龍周用皆重階階數署部事
及聞淵代用自以前輩事取獨斷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帝命改
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尙書階勤又所撰青詞獨稱旨遂召直無

逸殿與張治李本俱賜飛魚服廷推吏部尙書帝不聽曰階方侍左右何外擬也給事中楊允繩奉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簡應襲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繩獨不動因奏之詔褫璽職奪溶岳營務罰傳等俸允繩由是知名溶崙之子岳麒之子傳驥之孫也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乙酉皇太子行冠禮丁亥薨諡莊敬

與哀沖太子並建寢園歲時祭祀從諸陵後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朱紘督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禽賊首李光頭等九十人復以便宜戮之具狀聞因言長澳諸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關通射利因爲鄉導躡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允夏四月御史陳九德劾紘擅殺詔落紘職遣給事中杜汝

禎往按問紈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殺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誌作絕命詞仰藥死紈清強峭直勇於任事欲爲國家杜亂源乃爲勢家構陷朝野太息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紈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爲黃巖外障副使丁湛盡散遣之撤備弛禁未幾海寇大作荼毒東南者十餘年 范子儀妄言莫宏潤死迎正中歸立剽掠欽廉等州嶺海騷動提督兩廣侍郎歐陽必進檄都指揮僉事俞大猷討之賊攻廉州甚急大猷馳至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且聲言大兵至賊不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冠頭嶺賊犯

欽州大猷遮奪其舟追戰數日生禽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窮追至海東雲屯檄宏謨殺子儀函首來獻帝才范總甚會兵部尙書趙廷瑞爲楊允繩劾罷卽命總代總以老辭且言隨事通變之將順之宜帝怒責總不恭削其籍而召翁萬達還部侍郎詹榮署部務奏行秋防十事套寇復犯鎮番山丹諸處參將蔡勳馬宗援三戰皆捷前後斬首一百四十餘級五月太保左都督周尙文卒年七十五尙文清約愛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初尙文僉後府事嚴世蕃方爲都事驕蹇尙文面叱將劾奏之嵩謝得免乃調世蕃治中而銜尙文刺骨謀傾陷之尙文功高帝方藉以抗強敵讒不得入比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言尙文爲將忠義自許曹家

莊之役奇功也雖晉秩未躋勲宜贈封爵延子孫他如董暘江瀚力抗強敵繼之以死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倖蒙忠勤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聞淵屠僑等言束無他賜第疏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束錦衣獄已刑部坐束奏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銅錦衣獄 秋七月浙江海賊起 初罕東屬番避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時與居民戕殺監生李時暘以爲言事下守臣八月楊博築金塢白城七堡召其長令帥屬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肅清 套寇數萬屯寧夏塞外將大入官軍擊之斬首六十餘級寇宵遁 瓊州五指山熟黎素畏法供徭賦知州邵濬虐取之其酋那燕遂結

崖州感恩昌化諸黎爲亂詔發兩廣官軍九千進剿給事中鄭廷鵠言瓊州諸黎盤踞山峒而州縣反環其外其地彼高而我下其土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故自開郡來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害今日之患非九千兵可辦必添調狼土官兵召募打手集數萬眾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後可克也往嘉靖十九年嘗大渡師徒攻毀巢岡議於德霞建城立邑招新民耕守業已舉行中道而廢旋爲賊資今宜分奇兵由萬州陵水進先攻連郎溫腳二峒岐賊而以大兵徑擣崖賊使彼此不相顧慰安諸部以解其黨收德崖千家羅活等膏腴之地設立屯田且耕且守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安定由德霞沿溪水以達昌化仍建參將府於德霞各州縣許便宜行事新民中有異志

者或遷之海北或編入附近衛所戎籍如漢徙濬山蠻故事詔
悉允行尋以俞大猷爲崖州參將 嚴嵩旣搆殺夏言勢益橫
部權無不侵數以小故奪聞淵俸九月淵遂乞骸骨歸淵居官
始終一節晚扼權相功名頗損 俺答三萬騎犯萬全左衛總
兵官陳鳳副總兵林椿與戰鷓兒嶺殺傷相當總督宣大山西
侍郎郭宗皋坐奪俸 朵顏三衛犯遼東 冬十月辛丑免畿
內被災稅糧 黔國公沐融卒鞏嗣朝弼心害之朝弼母李氏
請護鞏居京師待其長還鎮報可鞏未至京而卒 翁萬達以
父憂歸詹榮復當署部務辭疾乞休帝怒奪職閒住吏部侍郎
丁汝夔代爲兵部尙書兼督團營時俺答屢寇邊羽書疊至帝
力齋居西內厭兵事而嚴嵩竊權邊帥率以賄進疆事大壞

李義壯持萬鎗議欲招撫蜡爾山賊十一月張岳劾其阻兵罷之王學益與鏜附嚴嵩主撫議數從中撓岳岳持益堅初獻皇帝入太廟非公議帝恐後世議祧及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廟又恐壓於孝潔皇后會孝烈大祥禮臣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帝曰奉先殿東夾室非正也可卽祔太廟嚴嵩等請設位於太廟東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帝曰祔禮至重豈可權就后非帝乃配帝者自有一定之序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之禮其祧仁宗祔以新序卽朕位次勿得亂禮嵩等言祔新序非臣下所敢議且陰不可當陽位乃命姑藏主睿皇后側

二十九年春正月大計削厲汝進籍 三月龍許保襲執印江

知縣徐文伯石阡推官鄧本忠 郭勛子守乾襲武定侯 歐

陽必進會總兵官平江伯陳圭等討那燕議分兵五道沈希儀
適病最後至謂必進曰萬州陵水黎未有黨惡之實奈何并誅
益樹敵莫若止三道乃偕參將武鸞俞大猷直入五指山下斬
那燕及其黨五千四百有奇俘獲者五之一招降三千七百人
大猷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
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
安 俺答移駐威寧海子 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撫都御史胡
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聯尋爲巡按御史陶欽夔劾罷以
毆其父論死久之其父請得出獄復坐殺人求解不得知帝喜
告許乃撫纘宗迎駕詩穆王八駿語爲謗詛言纘宗命已刊布

不從屬欽夔論黜羅織成大辟候長至日令其子詐爲常朝官
闌入闕門訟冤凡所不悅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
胡植馮章張沆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構
入之帝大怒立遣官捕纘宗等下獄命法司嚴訊夏四月刑部
尙書劉訒等盡得其誣罔仍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斬而
爲纘宗等乞宥帝坐聯父子辟而以纘宗等命禮部都察院參
議嚴嵩爲之解乃革纘宗職杖四十訒亦除名法司正貳停半
載俸郎官承問者下錦衣獄嵩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
士俸時帝以喜怒爲生殺每遇大獄刑官率舛法徇上意訒於
是獄能持法天下稱之 改楊守謙巡撫保定兼督紫荆諸關
守謙去鎮之日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 六月丁巳俺

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給事中唐禹言全軍
悉陷乃數十年未有之大衄閏月逮郭宗皋及巡撫都御史陳
耀各杖一百耀死宗皋戍陝西靖虜衛起翁萬達代宗皋萬達
方病疽廬墓間乃疏請終制免陝西河南江北被災夏稅
秋七月俺答傳箭諸部大舉杜汝楨及巡按浙江御史陳宗
夔還言朱紉所誅皆滿刺加商人與海濱無賴之徒鬻販拒捕
無僭號流劫事紉擅自行誅誠如御史所劾時滿刺加已爲佛
郎機所并汝楨等不知遂以實紉罪詔逮紉紉已前死柯喬盧
鏜等並論重辟八月甲子俺答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丁
汝襲言寇不得志於宣府必東趨遼薊請敕諸將嚴爲備潮河
川乃陵京門戶宜調遼東一軍赴白馬關保定一軍赴古北口

從之 嚴嵩既傾殺夏言益僞爲恭謹言嘗加上柱國帝亦欲加嵩嵩言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初雖設此官左相國達功臣第一亦止爲左柱國乞陛下免臣此官著爲令典以昭臣節帝大喜從之以世蕃爲太常寺卿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諸所不悅者多用他故置之死或假遷除考察斥之未嘗有迹也 胡纘宗之獄株連甚眾會帝以京師災異頻見咨陶仲文仲文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帝從之果得雨丙寅以平獄功封仲文爲恭誠伯 俺答自宣府引而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總兵官仇鸞聞之帥所部馳至居庸南哈丹兒爲寇嚮導詐言向西北順天巡撫都御史王汝孝以

聞丁汝夔信之請令鸞還大同勿東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寇循潮河川而下丁丑至古北口薄關城汝孝帥總兵官羅希韓盧鉞禦之寇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從鴿子洞曹榆溝潰牆入汝孝師大潰巡按御史王忬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盡徙舟楫之在東岸者戊寅寇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大同隊長馬芳馳斬其將寇亦聞保定兵駐城內乃解而南夜半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壁於河東孤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寇分兵四掠焚湖渠馬房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召鸞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蔣傳及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陸炳及禮部

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襲委用汝襲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略通州涿州且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報可楊守謙帥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營崇文門外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各以兵至人心稍安寇游騎四出散掠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汝襲遣偵卒出城不數里輒奔還妄言誑汝襲既而言不讎弗罪也募他卒偵之復如前寇眾寡遠近皆不能知京營冊籍多虛數見卒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奄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方

應武舉諸生乘城都御史商大節帥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命便宜募壯士鸞與副將徐鉅游擊張騰等軍白河西守謙楫移營東直門外趙國忠偕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姚冕山西游擊羅恭等營玉河諸處勤王兵先後至者五六萬人詔守謙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戰守兵部核援兵數行賞賚議者謂城內虛城外有邊兵足恃宜移京軍備內豐汝襲亦以爲然遂量掣禁軍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前朱希忠掌營務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抽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而莫曉孰爲調者爭詈汝襲鸞兵無紀律掠民間帝方眷鸞令勿捕汝襲亦戒勿治鸞兵民益怨怒勤王兵聞變卽赴未齎糧犒師制下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始得數餅餌皆飢疲不任戰辛巳寇

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詔守謙與楫等合擊莫敢前壬午寇悉師薄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卻國忠移營護諸陵陳紅門外寇騎至不敢入帝拜鸞大將軍進守謙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趣諸將戰甚急汝襲以名嚴嵩嵩曰塞上敗或可掩失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襲遂戒諸將勿輕戰鸞自孤山還至東直門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謙孤軍薄俺答營無後繼不敢戰客勸之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諸將皆閉營不出引汝襲及守謙爲辭流聞禁中帝不悅敵縱所擄馬房中官楊增入城謾書求貢帝召嵩及呂本徐階對便殿嵩曰饑賊耳不足患

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帝然之問求貢書安在
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帝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
許則彼厚邀我請遣譯者諭令退屯塞外因邊臣以請往返之
間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帝稱善者再階請帝還大內召
羣臣計兵事從之詔百官廷議俺答求貢事司業趙貞吉奮袖
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旣許貢必入城儻要素無已奈何
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
咎錄周尙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
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耳錦衣衛經
厯沈鍊是貞吉吏部尙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大臣不
言故小吏言之何怪也廷臣皆莫敢言帝偵知狀諭嵩曰貞吉

言是第不當及周尙文沈束事耳議罷貞吉盛氣謁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復叱之嵩大恨帝召貞吉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便宜勞賞寇燬城外廬舍城西北隅火光燭天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稱將帥爲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曰守謙擁眾自全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檄爲解癸未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汝襲吏部因請起楊守禮劉源清史道許論於家汝襲不自安請督諸將出城戰而以侍郎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諉命居中如故嵩撰貞吉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貞吉

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越宿卽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尙文束遊說下之錦衣獄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言鸞養寇要功帝立斥深爲民邦瑞屯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大啟郭門納四郊避寇者寇縱橫內地八日所掠過望甲申整輜重從容趨白羊口而去鍊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令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汝襲蘭及戶部尙書李士翱工部尙書胡松侍郎雒容孫禴皆引罪命革士翱職停松俸俱戴罪辦事侍郎俱停俸五月執汝襲及守謙下獄鸞步卒掠民資守通州都御史王儀捕笞之枷市門外鸞訴於帝忤及御史姜廷頤復劾之帝立命逮儀超擢忤僉都御史代之邦瑞攝兵部事召翁萬達爲

尚書乙酉逮汝孝希韓鉞寇未盡去官校不敢前詭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遠不可卒至丙戌京師解嚴杖貞吉於廷謫荔波縣典史帝欲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懼其引己使人語之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怒甚不敢言給事御史劾汝夔禦寇無策帝責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丁亥怒法司奏當緩杖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寺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給事中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斥侃爲民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失誤軍機卽日並戮於市梟汝夔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衛汝夔臨刑方悔爲嵩所賣方廷訊時職方郎中王尙學當從坐汝夔曰罪在尙書郎中無預得減死論戍汝夔赴市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尙學子化在側謝曰荷公恩

免矣汝夔歎曰汝父勸我速戰我爲政府誤汝父免我死無恨聞者爲泣下守謙坦易無城府馭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開府蕭然若寒士臨刑時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邊郵吏士知守謙死無不流涕者寇將出白羊口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出不意兵潰死傷千餘人戊子寇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九月辛卯朔振畿內被寇者王汝孝等逮至帝怒漸解汝孝復以首功聞命俱減死戍邊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宮廳寢不如初然額軍尙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廢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皆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

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敵騎深入戰守皆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執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餼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尙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嘗有意振刷將領惡其害已軍士習於驕惰陰謀阻撓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乞大振乾綱遣官精核帝是其言命兵部議興革乙未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曰神樞設戎政府總督京營武臣協理文臣各一人以仇鸞及邦瑞爲之其下設副總兵參將等官二十六員又從部議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備城守參將二員備征討丁酉邦瑞條上興革六

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槍者帝報從之邦瑞又舉前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燧知兵並改兵部分理京營事 戊申免畿輔被災稅糧 分遣御史郎中募兵畿輔山東西河南商大節兼管民兵經略京城內外大節訓練鼓舞軍容甚壯所募民兵四千請以三等授饌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五斗帝亟從之大名知府張瀚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使二十九人供其饌卽日得八百人使者稱其才 初鄭康王薨無子見潞子祐榑應及以前罪廢乃立東垣王子祐樸已祐榑求復郡王爵怨鄭王厚烷不爲奏乘帝怒撫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詔駙馬中官卽訊還報反無驗治宮室名號擬乘輿則有之帝怒曰厚烷訕朕躬在國驕傲無禮大不道王子廢爲庶人錮之

鳳陽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席
橐獨處者十九年 楊允繩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
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拾遺
騰驤四衛及錦衣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爲令
冬十月甲戌張治卒 刑部郎中徐學詩言臣聞外攘之備在
於內治內治之要在於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
內結權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
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
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
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
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歎

憤而無有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於陛下陛下又安得而盡悉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之時莫不假事託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睢陳璫御史謝瑜童漢臣輩於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動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修隙耳遂下學詩錦衣獄嵩求去優詔慰畱嵩又

請遣世蕃回籍帝亦不許斥學詩爲民 申旆疾仇鸞專恣言
兵戎大事不當決於一人鸞奏旆侵官帝爲下旆錦衣獄罷巡
視部官不設 仇鸞請選各邊兵六萬四千人分番入衛令京
營將領分轄訓練兵部侍郎聶豹疏陳四慮謂宜固守宣大宣
大安則京師安鸞怒伺豹過無所得乃已帝竟從鸞計 十一
月癸巳分遣御史赴各邊選軍自是邊軍盡隸京師塞上有警
邊將不得徵集邊事益壞 翁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聞
寇警倍道行四十日抵近郊寇氛熾帝日夕俟萬達至遲之以
問嚴嵩嵩故不悅萬達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非君召不俟
駕之義帝遂用王邦瑞於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責
其欺謾念守制姑奪職聽別用初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爲虐萬

達爲知府縛其尤橫者杖之鸞銜宿怨讒言搆於帝萬達益失
眷未幾降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紫荆諸關 邢鑑密
約武文淵爲亂沐朝弼及巡撫都御史胡奎巡按御史林應箕
以聞請以副使李維參政胡堯時督兵勦之制可 帝終欲祔
孝烈皇后於太廟命再議徐階言不可給事中楊思忠力贊之
餘莫敢言帝覘知狀及議上帝震怒嚴旨譙責命階思忠更定
階思忠惶恐乃請於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以祔孝烈則仁
宗可不祧孝烈可速正南面之位陛下亦無預祧以俟之嫌帝
曰臣子之誼當祧當祔力請可也苟禮得其正何避豫爲階益
恐不敢守前議因上祧祔儀注會請忌日祭帝猶銜前議報曰
孝烈繼后所奉者又入繼之君忌不祭亦可階等請益力帝曰

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居朕室次禮官顧謂今日未宜徒飾說以惑眾聽因諭嚴嵩等禮官從朕言勉強耳卽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處忌日令奠一卮酒不至傷情於是階等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壬寅祧仁宗祔孝烈皇后於太廟 薊州督饗都御史李遂未謝恩請關防符驗用新銜帝怒削其籍 仇鸞構王邦瑞於帝帝眷漸移十二月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珏旨從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將帥必采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託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悅下旨譙讓鸞

又欲節制邊將罷築薊鎮邊垣邦瑞皆以爲不可鸞大憾益肆
讒構 陳九德疏薦謫戍侍郎張漢等帝怒削其籍 俺答遣
子脫脫陳款命嚴備 先是喻茂堅長刑部上言自弘治間定
例垂五十年乞會同三法司申明刑條例及嘉靖元年以後
欽定事例永爲遵守其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奉詔
革除事例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采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
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及是尙書顧應祥
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 嚴嵩貴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
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重沈鍊時時扼腕

明紀卷第三十四

瞿吉身前候補主事虞衡司走陳鶴簞

贈知銜給事中職內閣候補書纂男家參訂

世宗紀七

起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三十年春正月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為天下除奸邪今大學士嵩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畧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諂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沾恩結客引朝廷賞罰歸之於己請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饋遺每事陰為之地二也攬吏部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

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
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路驛
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
十也因并論夏邦謨諂諛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大怒
榜之數十謫佃保安 時增兵設戍饟額過倍戶部尙書洛陽
孫應奎束手無策始建議加派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
他量地貧富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
千御史郭仁吳人也詣應奎請減不從仁遂劾應奎帝以仁不
當私屬調之外 二月徐階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請皆不報
後當冠婚復請先裕王後景王帝不懌 王邦瑞復陳安攘大
計嚴旨落職以冠帶辦事居數日京察自陳斥爲民 翁萬達

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瀕行復摘謝疏譌字爲不敬斥
爲民 張岳使總兵官沈希儀及參將石邦憲等分道討龍許
保躬入銅仁督之先後斬賊魁五十三人破苗寨十有五竄山
箐者搜捕殆盡獨許保及吳黑苗跳不獲三月岳以捷聞言貴
苗漸平湖苗聽撫請遣土兵歸農朝議許之未幾西陽宣撫冉
元喉許保黑苗突思州劫執知府李允簡邦憲兵邀奪允簡還
允簡竟死嚴嵩父子故憾岳欲逮治之徐階持不可乃奪右都
御史以侍郎督師 仇鸞有寵用事帝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
寇甚乃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鬪固恩寵帝許之
壬辰開馬市於宣府大同命侍郎史道經理其事趙時春憤曰
此秦檜續耳身爲大將而效市僧可乎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

陳十不可五謬大畧言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
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讎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
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
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
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
帥以和議故美食媮安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
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
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
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
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
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

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眾乎能信不給者之必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之有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朱希忠嚴嵩呂本徐階兵部尙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議鸞攘臂言曰豎子曰不睹寇宜其易之希忠等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錦衣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嚮所乘馬

出婦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
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
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兩廣提督侍郎周延總兵官顧寰決
策請於朝令莫宏漢襲都統使赴關領牒會部曰黎伯驪與黎
寧臣鄭檢合兵來攻宏漢奔海陽不克赴 仇鸞盡統中外兵
惡商大節獨爲一軍不受其節制欲困之夏四月壬午請盡地
分守以京城四郊委大節大節言臣雖經畧京城實非有重兵
專戰守責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鸞欲專以臣當臣節制者止巡
捕軍鸞又時調遣奸宄竊發誰爲捍禦哉帝方寵鸞不欲人撓
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錦衣獄法司希旨當大節斬嚴嵩
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幸赦其死戍極邊不聽 郅

鑑縱兵攻掠沐朝弼與巡撫都御史石簡調武定北勝亦佐等
土漢兵分五哨進破木龍寨降甘莊賊漸蹙乃遣經歷張維等
詣南羨監督王養浩乞降左布政徐樾以督饟至聞維言信之
約翼日令鑑面縛出城左右咸謂夷詐不可許樾不聽如期親
帥百人往城下受降鑑縱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樾及左右皆死
姚安土官高鵠奮身赴救亦被殺巡按御史趙炳然以聞并糾
朝弼等失事罪詔褫簡職停養浩等俸剋期捕賊贖罪 龍許
保等既破思州復糾黨欲攻石阡不克六月還過省溪千戶安
大朝等邀之斬獲大半盡奪其輜重賊不能軍石邦憲使使購
老獠老獐等執許保及思州印獻軍門張岳以吳黑苗未獲不
敢報功已而冉元謀露岳發其奸元賄嚴世蕃責岳絕苗黨

初叛人蕭芹呂明鎮以罪亡入韃靼挾白蓮邪教與其黨趙全
邱富周原喬源諸人導俺答爲患俺答市畢旋入掠邊臣責之
以芹等爲辭芹詭有術能墮城已而不驗秋七月縛芹及明鎮
來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 沐朝弼與石簡集五哨兵環元江
而壁令南羨哨督兵渡江攻城選路通哨甘莊哨各精卒二千
佐之郝鑑知二哨精卒悉歸南羨潛遣兵象乘虛衝路通哨官
兵不意賊至倉卒燒營走監督郝維嶽奔入甘莊哨甘莊亦大
潰督哨李維亦遁惟餘南羨偏城而軍武定女土官瞿氏寧州
土舍祿紹先廣南儂兵頭目陸友仁恨郝鑑戕主奪嫡誓死不
退督哨王養浩因激獎之翼日鼓譟攻城賊大敗閉門不出官
軍圍之鑑乞降官兵懲徐樾之敗不應 九月乙未京師地震

有聲詔脩省 史道徇俺答請以粟豆易牛羊給事中何光裕
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旣開復請封號今其表意在
請乞而道以爲謝恩況表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
求我無必戰之志誤國事不小帝方嚮仇鸞責光裕等借道論
鸞以探朝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杖卒 嚴嵩柄
政擅黜陟權吏部尙書李默每持己意嵩銜之冬十月遼東巡
撫缺默推布政使張臬謝存儒以上帝問嵩嵩言其不任奪默
職爲民 十一月薊遼總督何棟購捕哈舟兒陳通事至京伏
誅 俺答犯大同時馬市尙開寇旋入抄掠大同市則掠宣府
宣府市則掠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
公言大舉邊臣亦多畏懾以互市啗之延綏寧夏亦開市市馬

五千匹其長狼台吉等約束所部終市無譁者王以旂以聞詔
大賚二鎮文武將吏 前兵部侍郎詹榮卒 免兩畿河南江
西遼東貴州山東山西被災稅糧 時國用猶不足孫應奎言
今歲入二百萬而諸邊費六百餘萬一切取財法行之已盡請
令諸曹所隸官吏儒士厨役校卒悉去冗者而臣部出入之數
亦總其大綱列籍進御使百司庶府咸知爲國惜財報可

三十一年春正月命應奎條上京邊備用芻糧之數 壬辰俺
答犯大同甲午入宏賜堡 元江城中析屋而爨斗米銀三四
錢會瘴毒起大兵乃復撤期秋末征之尋敕沐朝弼會同新任
巡撫都御史鮑象賢鳩兵討賊 二月癸丑朔振宣大饑 辛
酉俺答犯懷仁川指揮僉事王恭禦之於平川墩恭戰死 己

已建內府營操練內侍 饒陽王充蒞數以事侵代王廷琦恐得罪乃以陳邊事爲名奏鎮巡官之罪三月詔爲黜大同巡撫都御史何思逮總兵官徐仁等充蒞益驕 戊子仇鸞帥師赴大同 嚴嵩以徐階嘗爲夏言所薦忌之中傷之百方一日獨召對語及階嵩徐曰階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度未可爭乃謹事嵩而益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辛卯命階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夏四月丙寅把都兒辛愛犯遼東新興堡圍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劉棟劉啟基於三道溝祿等皆戰沒備禦指揮王相赴援大戰於寺兒山殺傷相當敵舍去千戶葉廷瑞帥百人助相明日相裹創復邀敵於蠟黎山殊死鬪矢竭與麾下將士三百人皆

死之廷瑞被創死復蘇敵亦引退 丙子倭寇浙江 孫應奎

言自臣入都至今計正稅加賦餘鹽五百餘萬外他所搜括又四百餘萬而所出自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脩邊振濟諸役又八百餘萬帝以耗費多疑有侵冒分遣科道官往諸邊覈實五月給事中徐公遴劾應奎麤疎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尙書應奎初以風節自勵晚官戶部一切爲苟且計功名大損 甲申召仇鸞還 戊申倭陷黃巖 六月給事中袁洪愈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吏部尙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鏜守禮下璧錦衣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嚴嵩私人也 秋七月丙申免陝西被災夏稅 浙江倭寇日劇大奸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爲之

主謀海中巨盜襲倭服飾旗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利廷議復設巡視大臣壬寅命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移命大猷寧合諸郡參將 初仇鸞與嚴嵩約爲父子已而鸞挾寇得帝重嵩猶兒子蓄之寢相惡嵩密疏劾鸞帝不聽而頗納鸞所陳嵩父子過少疏之嵩當入直帝不召嵩見徐階呂本人卽與俱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與世蕃對泣鸞恃寵凌嵩獨憚陸炳炳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私出金錢結鸞所親愛得其陰私嵩乃結炳共圖鸞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階密疏發鸞罪狀帝命炳跡之炳乃盡發鸞不軌事帝大驚八月乙未收鸞大將軍印鸞方疽發於背憂懼死乙亥剖鸞棺剉其屍傳首九邊遣所乘龍舟過海子

召嵩載直西內如故嵩以階與鸞嘗同直欲因以傾階已聞鸞
罪發自階乃愕然止而忌階益甚帝既誅鸞益重階數與謀邊
事時議減鸞所益衛卒階言不可減又言京營積弱之故卒不
在之而在宥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
禴帝始格於嵩久而皆用之 己卯俺答犯大同分掠朔應山
陰馬邑九月乙酉犯山西三關壬辰犯寧夏 丁酉河決徐州
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請濬
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高家堰長堤繕
新莊等舊牐以遏橫流從之 庚子戎政侍郎蔣應奎左通政
唐國卿以冒邊功杖於廷 癸卯罷各邊馬市 冬十月南京
御史王宗茂言嚴嵩本邪諂之徒久持國柄作威作福如吏兵

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又任私人萬家爲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輸資南返輦載珍寶不可數計廣市良田徧於江西數郡府第之後積石爲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爲子孫百世計蓄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募朝士爲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爪牙助其虐燄夫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安得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剋軍之饟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安得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夫今

日之專權孰有過於嵩者哉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嵩得預爲地詔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驛丞宗茂拜官甫三月疏上自謂必死及得貶恬然就道嵩怒未釋奪其父橋官己未兵部尚書趙錦坐仇鸞黨戍邊起翁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沒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爲人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陳常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竅者萬達稱首壬戌免江西被災稅糧商大節故部曲石鎧孫九思等數百人伏闕訟冤章再上張時徹等言大節爲逆鸞掣肘以底於法乞順羣情赦之帝怒鐫時徹二級大節竟

卒於獄 石邦憲復以計購烏朗土官田興邦等斬吳黑苗蜡爾山苗患始息 提督光祿寺中官杜泰乾沒歲鉅萬十二月少卿馬從謙發之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齋醮而從謙奏頗及其事泰因誣從謙誹謗帝怒下從謙及泰錦衣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證帝益怒改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邊詔廷杖八十戍煙瘴泰以能發謗臣罪宥之丁巳從謙竟死杖下給事中李用敬請開膠萊新河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钰亦以爲言詔廷钰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罷廢青浦縣 孝烈皇后之祔廟也帝獨銜楊思忠每當遷輒報罷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摘疏中語詰爲不成文曰思忠懷欺不臣久矣杖百斤爲民餘皆奪俸 己卯侍郎吳鵬振淮徐水災 鮑象賢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集糧運剋期進勦元江爲必取計那鑑懼仰藥死象賢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眾獲戍殺土官及布政使之阿捉光龍光色等並誅之鑑子恕獻所掠鎮沅府印及所占那旂封鑾等村寨詔廢恕貸其死命那從仁統其眾 仇鸞死帝乃思楊繼盛言由諸城知縣三遷復爲兵部員外郎嚴嵩尤惡鸞心善繼盛欲驟貴之而繼盛惡嵩甚於鸞抵任甫一月草疏劾嵩齋三日乃上疏言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

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曰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

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卽潛送世蕃所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冒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陳圭洊統後府巡按黃如桂驟亞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以下獄論罪貽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冒禽哈丹兒功世蕃

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
排詆以泯前迹鸞句賊而嵩世蕃復句鸞引背逆之奸臣大罪
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情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尙書丁汝夔問
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
呼曰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
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
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
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
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培
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
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

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尙貪嵩好諛天下皆尙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主出納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疏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嵩之鷹犬也畏厥衛緝訪則令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爪葛也畏科道多言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

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饋贐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嵩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有如學詩輩亦可懼也今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致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典輕則勒致仕內賊旣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嵩摘召問二王語密構於帝帝大怒下繼盛錦衣獄

嵩屬陸炳究主使階戒炳曰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謝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顯結宮邸怨嵩懼得寢炳詰繼盛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獄上杖之百合刑部定罪繼盛創甚夜半始蘇刑部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尙書何鼐遂不敢違如嵩指成獄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侍郎張岳卒於沅州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絕已敘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以程朱爲宗 自莊敬太子薨帝惑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諱言建儲會有詔二王出邸同日婚禮部尙書歐陽德以裕王儲貳不當出外疏言曩太祖以

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今事與太祖同請從初制帝不許德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裕王當何從帝不悅曰旣云王禮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冊立耶德卽具冊立儀上帝滋不悅然終諒其誠二月乙卯裕王婚戊午景王載圳婚 歐陽必進奏辨嚴效忠冒功事章下兵部武選郎中周冕言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陳圭奏黎賊平遣效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會斬首七級并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覈實以聞嚴世蕃乃自創一稟付臣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稟率誕謾舛戾如云效忠

會中武舉則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皆幼無名效忠者如云效忠斬首七級則當時諸將俱無斬獲功何宰相一孫獨勇冠三軍如云效忠對敵脛臂受創則自臨陳至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卽能馳報如云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則鵠代職之日何以止告不能受職如云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云效忠功當并論則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偏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訪蓋初未有效忠其人赴軍門聽用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豪實蹟也必進旣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其爲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今

嵩不惟咨送又詭託姓名破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相輩
何怪其效尤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
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疏上
嵩父子大懼力爲彌縫帝責冕報復下錦衣獄拷訊斥爲民
甲子倭犯温州參將湯克寬擊敗之 壬申俺答犯宣府參將
史畧戰死 三月丁丑朔振陝西饑 陳圭娶仇鸞妹而深嫉
鸞鸞數短於帝幾得罪及鸞敗圭以此見重命總京營兵 辛
巳吉能犯延綏殺副總兵李梅 壬午兵部侍郎楊博巡邊初
俺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
水勢建石墩置戍守 甲申振山東饑 雲南清軍御史陳錦
言臣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

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也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其間嚴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鉅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指邊臣失事率朘削軍資納賕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追誅至宗藩勲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諡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臣擬旨取裁而已諸司奏橐並承命於嵩陛下安得

知之今言誅而嵩得播惡者言剛暴而疏淺惡易見嵩柔佞而機深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賄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政府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讐陛下豈誠以嵩爲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斂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自二十九年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

之財力以給饟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爲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培克爲務以營競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承德於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於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陛下躬稟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於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寇戎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時楊繼盛以劾嵩得重譴周冕爭冒功事亦下獄帝方蓄怒以待言者錦疏至

手批其上謂欺天謗君遣使逮治復慰諭嵩備至錦父廣西參議墳投効罷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瀕死者數比至下錦衣獄拷訊榜四十斤爲民 甲辰俺答犯宣府副總兵郭都戰死

閏月總督三邊尙書王以旂卒贈少保謚襄敏以旂在鎮六年脩延綏城堡四千五百餘所又築蘭州邊垣比卒軍民爲罷市韓王融燧懲宗室之橫頗繩以法不逞者怨之襄陵王融焚及諸宗二百餘人訐奏王奸利事勘無實革融焚等祿 兵部尙書聶豹請築京師外城從之 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瀕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賊陷寧波昌國衛俞大猷擊卻之蘇州同知任環禦賊寶山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始遁去夏四月陷紹興臨山衛

轉掠至松陽知縣羅拱辰力禦賊而大猷邀諸海斬獲多尋又犯太倉環卽馳赴遇賊短兵接環身被三創宰夫徐佩捍環出佩遂死環裹創出海擊賊怒濤作操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賊陷上海及南匯吳淞二所寇嘉興五月浙江參政潘恩按部海鹽湯克寬亦至賊圍之數匝恩克寬與僉事姜廷頤力拒賊不能克已陷乍浦城及蔡嶼所掠奉化寧海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火焚之賊半死餘奪圍遁環連戰陰沙竇山南沙皆捷賊畱內地三月餘蘇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處六月剽掠厭悉歸大猷逐賊海中焚其舟五十廷議以將士無紀律設大將統制之乃進克寬副總兵駐金山衛提督海防諸軍擢環僉事賊三百人在南沙舟壞不能去克寬

列兵守之 總督三邊侍郎賈應春言諸邊間謀不通寇入莫測所向往往無所不備兵分勢孤以致失事夫寇將內犯必聚眾治器腊肉飼馬傳箭祭旂其形先露而我民被掠者間亦臨邊傳報頗有左驗使邊臣厚以官賞令密偵候視漫然散守者功相十百乃定賞格以請帝立從之 楊博還督京城九門因寇警歲以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鎮靜奈何先自擾罷其令 秋七月戊午俺答大舉入寇犯渾源靈邱廣昌乙丑河套諸部入延綏殺掠五千餘人賈應春督諸將邀擊獲首功二百四十己巳俺答急攻插箭浮圖等峪固原游擊陳鳳靈夏游擊朱玉帥兵赴援大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峙已駐鄜延二十日延慶諸城屠掠幾徧 庚午河南賊師尙詔反陷歸

德檢校董倫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妻賈氏俱死之賊西陷柘城聞舉人陳聞詩名劫爲帥誘說百端不屈引其家數人斬之曰不從滅而族聞詩給曰必欲吾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以行聞詩遂不食三日至鹿邑賊陷其城聞詩乘間自縊

八月丙子小王子犯宣府赤城堡 師尙詔之西也歸德舉人沈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爲守具賊還偏見有備去奸人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眾始定 初嚴嵩以萬鏜同年引爲吏部尙書鏜每事委隨又頗通饋遺會撫治鄖陽都御史缺鏜以趙文華名上給事中朱伯辰劾文華貪佞下部改推文華言納言之職例不外推鏜意在出臣又嗾所親伯辰論劾欲去臣且鏜以侍郎起用乃朦朧奏二

品九年滿得加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面謾腹誹無大臣禮
帝怒遂與伯辰並斥爲民 丙申師尙詔攻太康都指揮尙允
紹與戰於鄢陵敗績賊走霍山允紹邀擊之爲所圍諸軍莫敢
進副使曹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六百餘人
戊戌振山東災免稅糧 倭劫金山衛及崇明嘉定 俺答以
萬騎入大同縱掠神池利民八角諸堡巡撫山西都御史趙時
春帥馬步兵往禦之九月丙午至廣武諸將畢會謀報寇騎二
千餘去兩舍時春環甲欲馳總兵官李淶固止之時春大言曰
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卽不及遂策馬前及於大蟲嶺伏兵四起
敗績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卒縋之上得免淶及參將馮恩等皆
力戰死一軍盡覆時春善騎射好談兵憤將帥避寇不擊爲督

撫者安居堅城不躬自搏寇思欲以武功自奮遂至於敗 師
尙詔攻掠宿州官軍追至五河縣擊敗之尙詔走莘縣 俺答
等先後出塞總督宣大侍郎蘇祐以大捷聞爲巡按御史毛鵬
所發聶豹言寇雖有所掠而我師斬獲過當實上元垂祐陛下
威靈所致宜擇吉祭告論功行賞帝喜辛酉以敵退告謝郊廟
進秩任子者數十人 冬十月甲戌朔振河南山東饑 初常
熟知縣王鈇之官海濱多大猾匿亡命作奸鈇悉貰其罪語之
曰何以報我咸請効死乃立耆長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防卒
訓練縣無城帥士卒城之及是倭來薄禦卻之 獲師尙詔於
莘縣庚子伏誅 辛丑京師外城成 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
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

文當銀一分翦楮夾其中不可辨乃用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分爲三等上者七文下者二十一文各當銀一分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錠五千文悉禁私造濫惡錢不行十一月以民間錢少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小錢行久驟革之民頗不便而內庫錢給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與民益騷然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以賀疏違制杖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於廷 康妃杜氏薨裕王生母也歐陽德奏喪儀請輟朝五日裕王主喪事遵高皇帝孝慈錄斬衰三年帝謂當避君父之尊嚴嵩言自孝慈錄後久無是事及茲當作則垂訓於後帝命

比賢妃鄭氏故事輟朝二日賜諡榮淑葬金山 寧國知府羅

汝芳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與歐陽德聶豹侍郎
程文德大會四方之士於靈濟宮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

官軍圍倭於南沙五閱月不克會新倭大至戊辰官軍敗舊
倭潰圍出移舟寶山湯克寬追敗之南家觜賊轉掠華亭上海
嘉定 二月庚辰官軍敗績於松江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黯遷
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 饒陽王充熹與代
王廷琦互訐前後勘官莫能判山西巡撫都御史侯鉞奏奪充
熹祿充熹怒不承詔遣司禮少監王臻卽訊充熹乃伏三月下
法司錮高牆 時連歲大祲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籍
論者謂錢法不通使然御史何廷鈺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

當銀一分戶部執不從廷鈺許奏尙書方鈍郎中劉爾牧帝怒杖爾牧削其籍采廷鈺議命從民便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竟不復用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古錢並行焉 沐朝弼嗣封黔國公 禮部尙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乙丑倭犯通泰餘眾入青徐界大江南北漕艘幾阻總督漕運侍郎鄭曉請發帑金數十萬造戰舸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糗詔從之俞大猷擊倭之在寧波普陀山者賊然火球擲官兵武舉火斌輒手接之還燒賊舟賊退屯山中斌直擣其營多殺傷半登後軍不繼賊突出斌被禽不屈賊支解之所屬三百人皆死官爲建祠曰忠勇斌眞之裔孫也 夏四月甲戌振畿內饑倭陷嘉善縣乙亥犯嘉興都指揮周應楨等戰死乙酉賊陷崇

明知縣唐一岑死之五月壬寅賊薄蘇州府城閉鄉民繞城號
任環盡納之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賊尋陷崇德縣
丁巳南京兵部尙書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
諸軍討倭便宜行事撥山東民兵及青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
陽聽經調用 河東巡鹽御史宋儀望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饒
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眾水東流千餘里入
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
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
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龍灣又自懷來泝流載米三十石達之
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空運率三十石致一石儀望疏至
下廷議聶豹請從之工部尙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

癸亥彗星見天權旁犯文昌行入近濁積二十七日而沒

俺答犯寧夏六月癸酉犯大同總兵官岳懋中伏力戰死倭

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往來若入無人之境王忬方視
師聞中諸將盧鏜等頻失利趙炳然劾忬帝特宥之忬因請築
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城而卹被寇諸府己丑

刑部侍郎陳儒振大同軍士秋七月俞大猷敗倭於吳淞所

時帝益求長生日夜禱祠簡文武大臣駙馬都尉鄔景和尚

書李默都督陸炳侍郎郭朴等入直西苑供奉青詞四方奸人

王金藍道行藍田王龔可佩之屬咸以燒鍊符籙蠱帝陶仲文

恩寵日隆士大夫或緣以進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帝不悅八

月應天巡撫都御史兼提督軍務屠大山以疾免尋坐失事下

錦衣獄爲民 癸未倭犯嘉定官軍敗之庚寅復戰敗績 中

國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州人顧表者尤桀黠爲倭導以故營
砦皆據要害盡知官兵虛實鄭曉懸重賞捕表戮之募鹽徒驍
悍者爲兵增設泰州海防副使築瓜州城廟灣麻洋雲梯諸海
口皆增兵設墩九月破倭於通州連敗之如皋海門襲其軍呂
四圍之狼山前後斬首九百餘賊潰去曉上言武健才諳之徒
困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
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
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經畧數年猶未乂安乃招漁
丁島人鹽徒蠶戶數萬人籍爲水軍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
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沒倏忽千里倭恃華人

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非詳爲區畫後患未易弭也帝頗采納之 有事清馥殿在直諸臣俱行釐祝禮卹景和不俟禮成而出已賞資諸臣景和與焉疏言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俾洗心滌慮以效他日馬革裹尸銜環結草之報帝大怒謂詛呪失人臣禮削其職黜歸崑山 丁卯俺答把都兒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帝憂甚數遣騎偵總督薊遼保定侍郎楊博博環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力禦帝大喜冬十月馳賜緋矛衣犒軍萬金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官軍斷一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遁去初山西人呂鶴與邱富以左道惑眾富叛降俺答爲之謀主

鶴遣其黨闌出塞外引寇入犯爲偵卒所獲總督宣大山西侍郎許論遣兵捕鶴並誅其黨初翁萬達築邊牆六百里建一墩臺於牆內後以兵少牆不能守盡撤而守臺論言兵旣守臺則寇攻牆不得用其力及寇入牆率震駭逃散請改築於牆外每三百步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去牆不得越三十步趾方四丈五尺其顛損三之一高亦如之上置女牆營舍守以壯士十人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費不過九萬金數月而足詔立從之倭寇嘉善圍嘉興劫秀水歸安副使陳宗夔及湯克寬與賊戰不利百戶賴榮華中礮死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賊入城大掠十一月改張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倭二萬據柘林川沙窪抄掠四出其黨復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爲擣

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狼土兵至用之 初容美土官
田世爵與向元楫累世相讎誣陷之發兵盡俘向氏籍其土陰
與龍潭宣撫司黃俊等謀叛乃詔湖廣川貴總督并節制容美
十四司俊據支羅洞寨與子中及羣盜李仲實等恣行於雲陽
奉節間十二月副使熊達等計禽俊與仲實俊死於獄中自縛
出降執餘黨譚景雷等自贖帝命戮俊屍梟其首仲實等論斬
中謫戍而賞有功者

三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倭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縣轉掠
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攻德清殺裨將梁鶚等 二月俺答
犯薊鎮參將趙傾葵戰死 聶豹嘗爲華亭知縣識徐階於童
子中而嚴嵩其鄉里故帝倚之甚西北邊數遭寇東南倭又起

豹無應變才所條奏皆虛文漸不得帝意會趙文華條禦倭七
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於江陰常熟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
募水軍次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預征官
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效事定論功次遣重臣督師次
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偵伺賊情因以爲間
致仕侍郎朱隆禧亦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濱互市禁豹悉
格不行帝大怒切責豹震懾請罪乃議行文華所條五事而力
辨遣重臣增田賦開市禁之非丙戌帝再下詔譙讓降豹俸二
級而用嵩言卽遣文華祭告海神兼區處防倭頃之豹竟以中
旨罷 打來孫復犯薊州周益昌擊卻之 貴州臺黎砦苗關
保倡亂四川容山廣西洪江諸苗應之遠近騷然撫剿莫能定

三月總兵官石邦憲與湖廣兵分道討破之傳檄十八砦許執首惡贖罪諸苗聽撫設盟受約而還倭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陰甲寅蘇松兵備副使任環與王鈇指揮孔燾分統官兵兵三千破其巢於南沙斬首百五十有奇焚舟二十七餘倭皆遁田州土官婦瓦氏以狼兵應調至蘇州勦倭欲速戰張經不可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瓦氏隸副總兵俞大猷以歸順思恩東莞兵隸參將湯克寬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游擊鄒繼芳分鎮金山衛乍浦閔港擒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趙文華恃嚴嵩內援恣甚經與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不附也巡按御史胡宗憲獨附之文華悅因相與力排二人夏四月倭犯金山大猷戰失利犯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數百人狼兵稍有斬獲功

文華厚犒之使進剿至漕涇戰敗亡頭目十四人文華恚趣經進兵經曰賊狡且眾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聽 戊子俺答犯宣府參將李光啟被執不屈死

保靖宣慰彭蓋臣永順宣慰彭明輔彭翼南先後至蘇松趙文華復趣張經進兵經慮文華輕淺洩師期不以告文華益怒密疏劾經糜餼殃民畏賊失機惑湯克寬言欲俟倭飽颺剿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是日經破倭石塘灣五月甲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先進大猷督永順兵爲繼由泖湖趨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大破之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眾自軍興以來稱戰功第一時新倭復大至賊三十餘艘突青邨所與南沙小烏口

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敗南京都督周于德兵
乙巳賊分爲二北掠許墅南掠橫塘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
出入太湖大抵眞倭十之三餘皆從賊者賊戰則驅之爲軍鋒
法嚴人皆致死帝得文華疏以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謂蘇
松人怨經帝怒己酉下詔逮經及克寬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琬
代爲總督王江涇捷奏至李用敬偕同官閻望雲等言王師大
捷倭奪氣不宜易帥帝大怒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
用敬等黨奸杖於廷人五十斤爲民已而帝疑之以問嵩嵩言
徐階呂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不戰文華宗憲合謀進剿經冒
以爲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經克寬逮至並論死經備
陳進兵始末且言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不

省 盧鏜督保靖土兵及蜀將陳正元兵擊賊張莊焚其壘追擊之後港爲賊所敗 俞大猷任環大敗賊陸涇壩焚舟三十餘又遮擊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沈七舟賊乃退泊三板沙他倭犯吳江大猷環又邀破之鶯脰湖賊走嘉興 常熟知縣王鈇及里居江西參政錢津追倭於上滄港並死之 先是韃靼入威遠伏驍騎鹽場而以二十騎挑戰陽和衛總旂馬芳知其詐用百騎薄伏所三分其軍銳以次擊之奮勇跳盪敵騎辟易十里斬首凡九十級已復禦之新平寇營野馬川剋日戰芳度寇且遁急乘之斬級益多眾方賀芳遽策馬曰賊至矣趣守險而身斷後頃之寇果蹙至芳戰益力寇乃去亡何戰泥河復大破之六月論功擢芳都指揮僉事充宣府游擊將軍 三板沙倭

掠民舟將遁任環俞大猷追擊於馬蹟山禽其魁別部屯嘉定者火焚之盡死金涇許浦白茅港賊俱出海大猷追及於茶山焚五舟賊走保馬蹟山三板沙將士復追及壞其三舟他倭據江陰蔡涇閘分眾犯塘頭知縣錢錞戰九里山死之副使王崇古擊之夏港追殲之靖江賊遂走官兵分擊於馬蹟馬圖寶山颶風作賊舟多覆 趙文華劾周琬李天寵薦胡宗憲壬午勒琬天寵爲民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琬總督軍務而超擢宗憲僉都御史代天寵爲巡撫鑄督察軍務關防卽軍中賜文華文華威出總督上宜懲張經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如益顛倒功罪易置文武大吏惟所愛憎納賄賂不貲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士人人解體賊寇愈熾 四川宜賓苗亂秋七月巡撫都

御史張臬討之武生劉顯陷陳手格殺五十餘人禽首惡三人
諸軍繼進賊盡平顯由是知名 俺答數犯宣薊朝廷再下賞
格購其首萬金爵伯獲邱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富等
在敵中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
板升華言屋也趙全教敵益習攻戰事俺答愛之甚每入寇必
置酒全所問計 倭六十七人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
新關西剽淳安歙徽州歙縣至績谿旌德過涇縣乙巳陷南陵
流劫蕪湖燒南岸奔太平犯江寧鎮丙辰徑侵南京兵部尙書
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倭紅衣黃蓋帥眾犯大安德門及夾岡
越二日趨秣陵關而去入溧水縣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
臣罪御史葉恩追論李天寵失事胡宗憲亦言天寵縱寇時徹

及侍郎陳洙皆罷天寵逮下獄論死 播州宣慰楊烈殺長官
王黼黼黨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與石邦憲
討平之 柘林倭爲官軍所擊沈二十餘舟餘賊退登陸八月
任環遭母喪詔奪情賊汎舟出海環與僉事董邦政及俞大猷
分擊獲九舟賊又遭風壞三舟餘三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
鎮 倭在溧水者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由太湖出一晝夜奔
八十餘里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進至潁墅王辰應天巡撫都
御史曹邦輔督王崇古董邦政及把總婁宇等擊敗之賊走太
湖追及之楊林橋盡殲其眾副將何卿勦賊師潰邦輔援之以
火器破賊舟前後俘斬六百餘人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
先奏文華大恨乃大集浙直兵與胡宗憲親將之約邦輔合擊

倭於陶宅九月乙未營於松江之甄橋倭悉銳來衝文華兵先潰遂大敗邦輔進攻亦敗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後師期楊宜亦劾邦輔故違節制給事中夏弼孫濬爭之邦輔得無罪

丙午俺答大舉犯大同宣府參將丁碧戰死戊午犯懷來京師戒嚴辛酉參將馬芳敗寇於保安進左都督偏裨加左都督自芳始倭出沒台州外海都指揮王沛敗之大陳山賊登山官軍焚其舟盧鏜禽其酋林碧川等餘倭盡滅免江北山東被災秋糧張經既逮周琬楊宜節制不行狼土兵肆焚掠東南民益困楊允繩言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蒞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庇覆輸賄載道爲

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
覲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紀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
十子遺待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隱憂不止海島間也 冬十
月陶宅倭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時柘林失風賊
九舟巢於川沙窪糾合至四十餘艘勢猶未已曹邦輔劾俞大
猷縱賊帝怒奪其世廕責取死罪招立功自贖 庚寅殺總督
都御史張經巡撫副都御史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繼盛
繫三載帝無意殺之嵩揣帝必殺經天寵因附繼盛名並奏得
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乞代夫死嵩屏不奏繼盛臨刑賦詩
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畱作忠魂補三人死
天下冤之給事中吳國倫刑部郎中王世貞兵部員外郎王遴

經紀繼盛喪先後皆爲嵩所陷世貞杼之子也 倭二百人自

樂清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被殺擄者無算辛卯

掠寧波犯會稽歷五十日至嵊縣始滅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

食之 操江都御史史襄善遷大理寺卿給事中楊巍言東南

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襄善獨倖免又寅緣美遷請并吏

部罰治帝怒停文選官俸還襄善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爲山

西僉事 倭犯舟山指揮閔溶等敗死庚申犯興化泉州 周

浦圍急賊乘夜東北奔游擊將軍曹克新邀斬百三十級閏月

賊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夜擊之賊焚巢出海俞大猷偕王崇

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鸛嘴焚巨艦八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

東 丁丑免畿內水災稅糧 十二月甲午開山東四川銀礦

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渭南華州朝邑三原蒲州尤甚或地裂湧泉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數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溢華山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尙書韓邦奇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國子監祭酒王維楨與焉事聞贈邦奇太子少保諡恭簡華陰訓導張後覺署縣事救災扶傷人胥悅服趙文華自甄橋之敗氣奪欲委責去會俞大猷破賊海洋遂以寇息請還朝帝悅許之楊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馭川兵與山東兵私鬪幾殺參將西陽兵潰於高橋奪舟徑歸蘇州倭屯新場任環與都司李經等帥永順保靖兵

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永順土官田蕃田豐等皆死之 楊
允繩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寺劾署丞胡膏偽增物直下法
司按問膏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臣簡
別太精斥言齋醮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謗玄脩如此
帝遂大怒下允繩及膏錦衣獄何鼇當允繩儀仗內訴事不實
律殺帝命仍與巽言杖於廷巽言奪三官膏調外任膏尋以貪
墨被劾誅 言者數奏南京諸營耗亡之弊詔立振武營簡諸
營銳卒充之益以淮陽趨捷者江北舊有池河營專城守護陵
寢二營兵各三千領以勳臣別設場團練

明紀卷第三十五

賜進士部候補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簪卹贈冠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八

起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訖嘉靖四十年辛酉凡六年

三十五年春正月庚辰彗星見進賢旁長尺許西南指漸至三尺餘埽太微垣次相東北入紫微垣犯天牀厯七十餘日始滅

壬午官軍擊倭於松江敗績 二月甲午振平陽延安災

趙文華還朝爲帝言餘倭無幾因盛毀總督楊宜而薦胡宗憲會御史邵惟中上新場失事狀己亥奪宜職閒住宜在事僅踰半載故得禍輕文華及嚴嵩欲用宗憲吏部尙書李默推王誥嵩文華皆恨巡按蘇松御史周如斗再以敗狀聞帝頗疑文華妄數詰嵩嵩曲爲解默試選人策問言漢武唐憲以英睿興盛

業晚節用匪人而敗文華思以告許自解遂奏默誹謗且言殘
寇不難滅以督撫匪人敗衄由默恨臣劾其同鄉張經思爲報
復臣論曹邦輔卽喉夏棧孫濬媒孽臣延今半載疆事日非昨
推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誥東南塗炭何時解陛下宵旰何時
釋帝大怒下禮部及法司議奏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所引漢
唐事非所宜言帝益怒戊午下默錦衣衛獄并逮邦輔謫戍朔
州責禮部尙書王用賓等黨護默各奪俸三月停誥新命進宗
憲侍郎代爲總督張景賢代邦輔阮鶚代宗憲何鰲坐默子罵
父律絞帝曰律不著臣罵君謂必無也今有之其加等斬錮於
獄默竟瘐死默博學有才辯以氣自豪凡有銓除與嵩爭可否
氣甚壯然性褊淺用愛憎爲軒輊頗私鄉舊以恩威自歸士論

亦不甚附之默既得罪繼之者吳鵬歐陽必進視嵩父子意承順惟謹吏部權盡失 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劉遠爲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郡數月無所爲廷臣爭言俞大猷才三月罷遠以大猷代 呂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吏部侍郎葛守禮下考勒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爲歎息久之 初汪直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日至旣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怨直直乃與養子澈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爲老船主胡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令客蔣洲陳可願往諭指直見洲等心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曰本國王已死各島

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激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激令立功激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金幣縱之歸帝以鄭曉知兵夏四月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 丙申振陝西饑 徐海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俱焚其舟示其黨無還意甲辰賊劫圖山無爲州同知齊恩帥舟師擊之恩子嵩年十八最驍勇敗賊斬百餘級進至安港伏發被圍恩家二十餘人俱力戰死惟嵩等三人獲全賊犯西庵沈莊及清水窪俞大猷董邦政擊敗之賊走陶山揚州同知朱裒敗賊沙河殲其酋未幾賊復大至薄城東門裒督兵奮擊兵潰死胡宗憲壁塘棲與阮鶚相犄角海趨阜林鶚遣游擊將軍宗禮擊之崇德縣三里橋三戰三捷

辛亥敗沒禮驍健敢戰練士三千連破倭旣死鶚走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 趙文華旣陷李默至死帝以爲忠進工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嚴嵩因薦文華文學宜供奉青詞直內閣帝不許東南警邏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五月乙丑嵩令文華自請行因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以爲然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南浙江諸軍事 胡宗憲遣指揮夏正等持汪澈書要徐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時海病創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已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二人遂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人解桐鄉圍東留攻

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阮鶚知不能當海乃東渡錢塘禦他賊

丁亥左通政王槐採礦銀於玉旺峪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

焚殺獨慘餘杭次之柘林乍浦烏鎮阜林皆爲賊巢前後至者

二萬餘人詔胡宗憲急圖方畧慈谿人杜文明被僉爲部長團

結鄉勇其子槐傷父老以身任之數敗倭副使劉起宗令守餘

姚慈谿上海槐遇賊定海之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斬三十餘人

馘一酋身被數鎗墮馬死文明擊賊鳴鶴場亦斬一酋無何追

至奉化楓樹嶺亦戰死六月丙申俞大猷破倭於黃浦賊陷

仙居趨台州副總兵盧鏜破之彭溪辛丑俺答三萬騎犯宣

府遊擊將軍張綏迎戰敗死胡宗憲使人語徐海曰若已內

附而吳淞江方有賊何不擊之以立功且掠其舸爲緩急計海

以爲然逆擊之朱涇斬三十餘級宗憲令俞大猷潛焚其舟海
心怖以弟洪來質獻所戴飛魚冠堅甲名劍及他玩好宗憲因
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遂縛葉以獻宗憲解葉
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海爰受宗憲賂亦
說海於是海復以計縛東來獻帥其眾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
莊秋七月辛巳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
遂刻日請降 帝惑乩仙言手詔問禮部古用芝入藥今產何
所尙書吳山博引本草黃帝內傳漢舊儀王充論衡瑞命記言
歷代皆以芝爲瑞然服食之法未有傳所產之地亦未敢預擬
八月壬寅詔有司採之五嶽及太和龍虎三茅齊雲鶴鳴諸山
宛平民獻芝五本帝悅賚銀幣自是來獻者接踵 徐海先期

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帥酋長百餘冒而入趙文華等懼欲勿許胡宗憲強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其頂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眾莊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陳東黨辛亥宗憲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妾走間道中稍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盧鏜亦禽大隅島賊辛五郎至遂俘東五郎徐洪麻葉及海首獻京師 九月鄔景和入賀聖誕因言臣自五世祖寄籍錦衣衛世居北地今被罪南徙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扶服入賀退而私省公主墳墓邱封翳然荆棘不剪竊自傷悔託命貴主獨與逝者魂魄相弔於數千里外臣罪重不敢祈恩惟陛下幸哀故主使得寄籍原衛長與相依許之 土蠻犯遼東指揮劉洪

臣等戰死 初徽恭王薨子載堦嗣王益以奉道自媚於帝帝命綰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自言能導引服食載堦進之帝已而有隙載堦嘗壞民屋作臺榭苑囿庫官王章諫杖殺之又微服之揚州鳳陽爲邏者所獲羈留三月走歸高輔乘間白之帝會民耿安奏載堦奪其女下巡撫河南都御史潘恩等按治恩等盡發其諸不法事乙丑詔廢爲庶人錮高牆載堦居宮中所司防守嚴獄詞不得聞及帝遣內臣同撫按至始大懼登樓望龍亭後有紅板輿歎曰吾不能自明徒生奚爲遂與妃沈氏次妃林氏皆自縊死子安陽王翊綺萬善王翊鈞并革爵及未封子女皆遷開封聽周王約束國除 壬午以平浙江倭祭告郊廟社稷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俺答掠大同邊總

兵官孫朝禦卻之任環乞終制許之環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軍事急終夜露宿或數日絕餐嘗書姓名於肢體曰死倭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將士皆感激故所向有功十一月戊午打來孫十餘萬騎深入廣寧總兵官殷尙質等戰死以平倭功命嚴嵩兼支尙書俸無謝自是褒賜皆不謝嵩直廬隘撤小殿材爲營室帝自十八年葬章聖太后後卽不視朝及居永壽宮大臣益希得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數下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帝又慮廷臣附嵩不盡用其言間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嵩及世蕃獨得帝窺要欲有所救解必順帝意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忍卽欲排陷者必先稱其媿而以微言中之或觸所諱以是

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輻輳附嵩吳鵬及兵部尙書許論輩皆惴惴事嵩文選郎中萬宗職方郎中方祥號文武管家世蕃剽悍陰賊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帝於父子素薄裕王旣就邸歲時不得燕見常祿外例有給賜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世蕃世蕃以屬戶部得并給三歲資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問王講官高拱陳以勤曰聞殿下近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爲謔語以勤正色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稍自安 有倭船自浙直敗還漂入朝鮮國王李暉遣兵擊殲之以所得中國被俘及

助逆者三十餘人來獻 廣東新興新寧恩平間多高山叢箐
亡命陳以明等誘諸猺爲亂眾至萬餘人流劫高要陽江諸縣
數敗官軍總兵官靖遠伯王瑾與巡撫都御史談愷檄諸路土
兵誅以明諸巢悉平瑾驥之元孫也 打來孫復以十萬騎屯
青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拒卻之 十
二月召趙文華還文華旣寵貴志日驕事中官及嚴世蕃漸不
如初諸人憾之 徐海旣平浙西倭悉靖獨寧波舟山倭負險
官兵環守不能克土兵狼兵悉已遣歸四川貴州所調麻寮大
刺鎮溪桑植兵六千始至俞大猷乘大雪帥以攻賊賊死戰殺
土官一人諸軍四面競進焚其柵賊多死其逸出者盡殪之
丁未俺答五千騎犯環慶爲都督袁正所破其掠莊涼者守將

邀斬百二十人 東南倭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浙江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台州知府譚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旣明進止齊一未久卽成精銳 以趙文華言特設福建巡撫

三十六年春正月命阮鶚爲之胡宗憲兼浙江巡撫事 二月俺答以二萬騎分掠大同邊殺守備唐天祿把總汪淵 陸炳劾司禮中官李彬侵盜工所物料營墳墓僭擬山陵與其黨杜泰並論斬籍其貲銀四十餘萬金珠珍寶無算炳任豪惡吏爲爪牙悉知民間銖兩奸富人有小過輒收捕沒其家積貲數百萬嚴嵩嚴世蕃盡攬六曹事炳無所不關說文武大吏爭走其門歲入亦不貲營別宅十餘所莊田徧四方結權要周旋善類

舉無所吝勢傾天下然折節士大夫未嘗構陷一人大獄數起多所保全以故朝士多稱之者 三月癸丑把都兒擁眾數萬入流河口犯永平及遷安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別部入瀋陽鄉兵金仲良禽其長討賴吉能寇延綏殺副總兵陳鳳 廣東扶黎葵梅諸山崗馮天恩等據險爲寇數十年王瑾復督軍分道進勦破巢二百餘 初帝器王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則以爲不足辦寇夏四月諭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言流河口邊牆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脩邊牆且令忬補選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恃他鎮援兵部條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忬赦其罪實主兵減客兵如議於是練兵之議起 致仕南京吏部尙書朱希周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少保諡恭靖希周性恭謹

不妄取予父名文希周瀕沒屬諸子曰他日儻蒙易名典勿犯
我家諱竟如其志 丙申奉天殿災延燒華蓋謹身二殿文武
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外左右廊盡燬越日乃熄壬
寅下詔引咎脩齋五日止諸司封事停刑 倭犯如皋海門攻
通州五月癸丑朔掠揚州高郵陷寶應犯徐州入山東界 癸
亥採木於四川湖廣 辛未倭犯天長盱眙遂攻泗州南京兵
部尙書張鏊檄參將劉顯防浦口丙子賊犯淮安府六月乙酉
顯測賊將遁偕兵備副使于德昌追擊至安東方暑顯被單衣
帥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
射殺追者誘至岡下大敗之賊出所俘女子蠱將士顯悉送有
司明日伺賊出潛燬其舟賊敗走舟舟已焚死者無算 俺答

突犯宣府馬尾梁參將祈勉戰死 甲午罷廣西礦 秋七月
庚午詔廣東採珠 初方士王金以仙酒獻趙文華文華獻之
帝帝飲之甘使小璫再索之不應帝遣使賜文華值其醉拜跪
不如禮西苑造新閣不以時告成帝一日登高見西長安街有
高臺問誰宅左右曰趙尙書新宅也旁一人曰工部大木半爲
文華作宅何暇營新閣三殿災帝欲建正朝門樓責成甚亟文
華猝不能辦帝積怒且聞其連歲視師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八
月諭嚴嵩曰門樓庀材遲文華似不如昔嵩力爲掩覆且言文
華觸熱南征因致疾宜增侍郎一人專督大工帝從之文華因
上疏稱疾請賜假靜攝旬月帝手詔曰大工方興司空是職文
華既有疾可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相賀時帝怒猶未解而言官

無攻者會文華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
帝遂發怒黜文華爲民戍懌思邊衛以禮科失糾劾杖給事中
謝江等六人於廷削其籍文華故病蠱及遭譴卧舟中意邑邑
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沈鍊之謫保安也
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曰致薪米遣子弟就
學鍊皆語以忠孝大節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詈嵩
以快鍊鍊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
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
許論督宣大常殺良民報功鍊貽書誚讓及嵩黨楊順爲總督
被寇破四十餘堡順懼益縱吏士遮殺避兵者鍊責之加切又
作文祭死事諸人詞多刺順順走私人白嚴世蕃言鍊結死士

擊劍習射意叵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旣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蕃屬與順合圖鍊會官軍捕獲白蓮教妖人閻浩等詞所連及甚眾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論長兵部覆如其奏九月癸亥斬鍊宣府市戍其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豈意未愜耶取鍊子衮襲杖殺之復移檄逮襄及其幼弟衮將斃之獄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 戊辰彗星見天市垣列肆旁東北指月餘乃滅 俺答子辛愛人大同右衛境掠應州朔州攻毀七十餘堡殺擄甚眾 冬十月廷議以倭擾江北督漕都御史不暇辦寇請特設巡撫乃命李遂以故官撫鳳陽四府時淮

揚三中倭歲復大水且日役民輓大木輸京師遂至請饟增兵恤民節用次第畫戰守計 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胡宗憲以聞詔厚資其使遣還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喜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汪直來市至舟山之涿港浙人聞直以倭船至大驚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廷臣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直遣汪澈詣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紿我耶宗憲慰勞甚至指心誓無他善妙等見盧鏜於舟山鏜令禽直以獻語洩直益疑宗憲令直子以書招直直曰兒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宗憲開諭百端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澈出吾當入見宗憲立遣之

直又要一貴官爲質宗憲卽命夏正往初宗憲預爲赦直疏引
赦入卧內陰窺之激語直疑稍解十一月直偕葉碧川王清溪
入謁宗憲大喜禮接之甚至令謁本固於杭州本固下直等於
獄宗憲疏請曲貸直死俾戍海上繫番夷心本固爭之強而外
議疑宗憲納賂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激
與謝和遂支解正焚舟柵舟山阻岑港而守俞大猷戚繼光等
四面圍之賊死鬪將士苦仰攻先登者多陷沒 辛愛有妾曰
桃松寨私部目收令哥懼誅來降楊順詡爲奇功致之闕下辛
愛來索不得乃縱掠大同諸墩堡丁丑圍右衛城數匝順懼詭
言敵願以趙全邱富來易許論以爲便乃遣桃松寨夜逸出塞
紿之西走陰告辛愛辛愛執而戮之 十二月致仕工部尙書

蔣瑤卒 免山東浙江被災稅糧 琉球世子尙元擊倭海中

獲中國被掠者六人因貢使來還

三十七年春正月癸酉罷河南礦 辛愛狎知楊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故將尙表以餽餽入圍城悉力捍禦粟盡食牛馬撤屋爲薪士卒無變志寇分兵犯宣薊鎮西鄙震動右衛烽火斷絕帝深以爲憂密問嚴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委之兵部許論因請復右衛軍馬歲辦五十萬金故爲難詞冀以動帝帝詔諸司亟發兵措饟時賦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戶部尙書方鈍憂懼不知所出乘間具陳帑藏空虛狀條上便宜七事既又令羣臣各條理財之策議行二十九事益瑣屑非國體三月逮大同巡撫都御史朱笈超擢副使楊選僉都御史

代之而以張承勳代總兵官龔業給事中吳時來劾楊順路楷因言論雷同附和日昏酣置邊事不問詔逮順楷黜論爲民起楊博代論命侍郎江東代順嵩微爲論等解卒不能救疾時來甚會將遣使琉球卽以命時來帝又改命博視師宣大以刑部尙書鄭曉兼攝兵部表出兵突戰獲俺答孫及壻及其部將各一人辛未曉言今兵事方急而所簡三大營聽征官軍三萬五千入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帝立從之吳時來抗章劾嚴嵩曰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駿軍實餽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餽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入直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願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篋苞

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嵩寀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
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
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
軍困軍困由於官邪官邪由於執政之奸貨若不去嵩父子陛
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刑部主事張紳言嵩貴則極
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爲侍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
盡朱紫犬馬尙知報主而嵩獨不然自輔政以來文武將吏率
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卽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
勤問遣卽被超遷託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蔭子濫殺者得轉
官公肆詆欺交相販鬻戶部歲發邊饌本以贍軍而朝出度支
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邊鎮之人盈嵩門下

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踰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且嵩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駟僧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烏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成風有如狂易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政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諸淵箝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搢腕憤激懷深長之憂者也狃同官董傳策言嵩稔惡誤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政故尙爲優容令自省改而嵩恬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因厯言其罪一壞邊防二鬻官爵三蠹國用四黨罪人五騷驛傳六壞人才自楊繼盛劾嵩嵩已疑徐階趙錦王宗茂疏繼上階又議薄其

罰及是時來等同日上疏而時來狎皆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
時來又嘗官松江推官嵩乃密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使
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帝入其言下三人錦衣獄嚴
鞠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
獄者乃以三人相爲主使讞上詔戍時來橫州狎都勻傳策南
寧然帝自是浸厭嵩有所密詢皆舍嵩而之階 新倭復大至
夏四月辛巳分犯浙江福建帝嚴旨責胡宗憲宗憲懼得罪會
得白鹿於舟山獻之帝大悅行告廟禮己宗憲復以白鹿獻帝
益大喜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表賀自是靈芝白龜白雁
玉兔西苑嘉禾顯陵甘露無不告廟稱賀者 倭陷福清舉人
陳見率眾禦之與訓導鄔中涵俱被執大罵而死賊遂陷南安

乘勝犯惠安知縣林咸拒守五晝夜賊引去旣而復來咸擊之
鴨山窮追逐北陷伏死阮鶚懼賊甚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
萬兩又遣巨艦六俾載以走而斂括民財動千萬計帷帟盤盂
率以錦綺金銀爲之賊旣得志遂連艚出海參將尹鳳邀擊沈
其七舟追至外洋連戰濔嶼東洛七礁禽斬二百人御史宋儀
望等交章劾鶚逮下刑部嚴嵩爲屬法司僅黜爲民 楊博方
居父喪聞兵部之命疏辭已聞視師命乃墨纓馳出關未至江
東等各嚴兵進寇引去右衛圍凡六月守將王德戰死將士皆
死守博厚褒卹奏行善後十事五月以給事中張學顏言畱博
鎮撫奏蠲被寇租因僉其丁壯爲義勇分隸諸將以邊人不習
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廂車百輛有警則右衛居東左衛居

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牆圯繕治爲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窺紫荆路備居庸南山以絕窺陵寢畿甸路脩陽神地諸牆塹以絕入山西路於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工帝數欲召博還又虞邊患以問嚴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江西故行淮鹽後南安贛州吉安改行廣鹽私販盛行國計大絀六月巡撫都御史馬森疏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淮鹽額增至四十七萬引倭犯溫州致仕僉事王德偕族父沛督義兵擊走之俄一舟突來犯沛及族弟崇堯崇脩殲焉亡何賊復至大掠德憤怒勒所部追襲至龍灣軍敗手射殺數人罵賊死

秋七月帝從楊博言命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王忬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護陵京奈何聽調發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防秋輒調他鎮兵乃遣職方郎中唐順之往覈給事中徐浦請令廷臣及督撫各舉邊才帝從之故侍郎郭宗臯都御史曹邦輔吳嶽祭酒鄒守益脩撰羅洪先御史吳悌方涯主事唐樞參政周大禮曹亨參議劉志和知府黃華在舉中御史羅廷唯駁曰浦疏本言邊才今廷臣乃以清脩苦節實學懿行舉去初議遠矣况又有夤緣進者是假明詔開倖門也帝乃責吏部濫舉命與都察院更議左都御史周延等言所舉皆人望無私帝終不悅切責延等所舉悉報罷時海內賢士大夫被斥者眾是舉上稍冀復用爲廷唯所阻自是

皆不復召矣 岑港賊徒巢柯梅胡宗憲上疏陳戰功謂賊可
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誕帝怒盡奪俞大猷戚繼光等職切讓宗
憲令尅期平賊 河決曹縣碭山賈魯河故道始淤 閏月土
蠻犯遼東 八月己未吉能犯永昌涼州圍甘州十四日乃退
又犯宣府赤城堡 九月唐順之還奏薊鎮額兵九萬有奇今
惟五萬七千又皆羸老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王忬歐陽安
及巡撫都御史馬珮諸將袁正等皆貶秩帝問嚴嵩邊兵入衛
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中劉六狷獫始
調許泰卻永等討賊俺答入犯仇鸞選邊兵十八支護陵京未
用以守薊鎮至何棟始借二支防守忬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
歲又徵全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一年

調發不已豈惟糜餼更有他憂帝由是惡忬 冬十月癸丑禮部進瑞芝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 土蠻犯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寇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卻之明日寇殘騎二百奔還芳及歐陽安俘斬四十級 官軍攻柯梅不能克御史李瑚劾胡宗憲誘汪直啓豐王本固及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請追奪功賞帝命廷議咸言宗憲功多宜勿罷乃令居職如故 柯梅倭造巨艦爲遁計宗憲利其去不之擊十一月賊揚帆南俞大猷橫擊之沈其一舟餘賊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攻福寧州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李瑚再劾宗憲三大罪帝不問 金山軍變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下獄貶官 帝出手諭諭

三法司言司牧未盡得人任情作威湖廣幼民吳一魁二命枉刑母又就捕情迫無控萬里叩閭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幾爾等宜體朕心加意矜卹通行天下咸使喻之唐順之往南畿浙江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自如戚繼光練兵及期海道副使譚綸收之以爲用客兵罷不復調噶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楊博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帳因議築翁萬達所創邊牆招還內地民爲寇掠者千六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

三十八年春正月嚴嵩年八十聽以肩輿入禁苑二月庚午

把都兒辛愛謀大舉入犯駐會州挾朵顏爲鄉導詭稱東下王
忬不能察遽分兵而東號令數易敵乘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
而西偪三屯營三月己卯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
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劾忬及歐陽安巡撫都御史王輪
罪帝大怒斥安貶輪於外切責忬令停俸自効 癸巳倭自象
山突台州譚綸連破之馬崗何家礮又與戚繼光共破之葛埠
南灣胡宗憲以李瑚與俞大猷皆閩人疑大猷漏言乃劾大猷
不力擊賊甲午逮下錦衣衛獄陸炳與大猷善密以己資投嚴
世蕃解其獄令立功塞上 倭泊崇明三沙唐順之督舟師邀
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沈其舟十三 夏四月丁未倭數百艘
犯通州海門李遂語諸將曰賊趨如臯其眾必合合則侵犯之

路有三由泰州偪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偪瓜儀以搖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絕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陞扼如臯而身馳泰州當其衝通政唐順之聞賊犯江北亦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帥副總兵劉顯馳援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焉賊知如臯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陞尾之賊乃據廟灣遂慮賊突淮安夜半馳入城甲寅福建新倭大至破福安寧德遂圍福州經月不解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燬庚申倭攻淮安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順之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眾保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

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丙寅景韶大破賊於印莊追奔至新河口焚斬甚眾五月辛巳方輅復劾王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詔逮忬及中軍遊擊張倫下錦衣衛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輕典耶改論斬廟灣倭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甲午李遂令劉景韶塞塹夷木壓壘陳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鰲子港江北倭悉平六月薊遼總督尙書楊博以薊偏京師護畿甸陵寢爲大分布諸將畫地爲防尹鳳擊倭梅花洋賊走追至橫山禽斬二百六十大小凡十數戰內地稍寧辛愛犯大同轉掠宣府東西二城駐內地旬日會八雨乃退秋七月前脩撰楊慎卒年七十二慎投荒多

暇書無所不覽嘗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帝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愼作何狀愼聞益縱酒自放詩文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尙鵬出覈浙江軍饟劾戚繼光等無功因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狀帝不問唐順之督廬鏜劉顯進擊三沙倭再失利順之憤親羅馬布陳賊搆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邀順之還時盛暑順之居海舟兩月得疾還太倉賊轉掠江北將犯揚州劉景韶戰連勝圍之劉家莊顯以銳卒數千至李遂令諸軍盡屬顯八月己未顯帥所部直入諸營繼之自辰迄酉賊巢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俺答犯土木遊

擊董國忠等戰死九月犯宣府 冬十月析廣東四會縣地置
廣寧縣 前南京工部侍郎程文德卒 秋防竣廷議欲召楊
博還吳鵬不可鄭曉署兵部爭之曰博在薊遼則冀遼安在本
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 蘇州以倭警募壯士後兵罷無所歸
羣聚剽奪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惡少懼
夜劫縣衛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帥妻子遁知府王
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葑門奔入太湖十一月事聞命大立戴
罪捕賊尋被劾罷 十二月給事中徐師曾頌前蘇松參政任
環功詔贈光祿寺卿再蔭一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春秋致祭
擢李遂南京兵部侍郎改唐順之僉都御史代爲巡撫遂前後
二十餘戰斬獲八百有奇時淮陽大饑順之力疾渡江條上海

防善後九事 大同巡撫都御史李文進習俞大猷才與籌軍事乃造獨輪車拒敵馬營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銀安堡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 俺答羨青海富饒攜子賓兔丙兔等數萬眾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俺答遂縱掠諸番已引去畱賓兔據松山丙兔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

三十九年春正月丙戌俺答犯宣府 二月論平汪直功加胡宗憲太子太保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因趙文華厚結嚴嵩父子威權震東南善待賓客招諸名士徐渭俞寅沈明臣等筭書記預謀議下至技術雜流豢養皆有恩能得其力勦編提均徭之法加賦額外民爲困敝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亦不貲羅嘉賓

等還上諸臣侵帑狀宗憲三萬三千文華十萬四千阮鶚數浮於宗憲宗憲自辨言臣爲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帝以爲然更慰諭之鶚文華皆追徵還官 初南京諸軍有妻者月糧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督儲侍郎黃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於懋官懋官不可給饟又踰期丁巳振武營卒鼓譟懋官署懋官急招張鏊李遂徐鵬舉及臨淮侯李庭竹守備太監何綬至諸營軍甲而入予之銀爭攫之懋官見勢沟沟越垣投吏舍亂卒隨及戕之裸其屍於市綬鵬舉遣吏持黃紙許犒萬金卒輒碎之至許十萬金乃稍定明日諸大臣集守備廳亂卒亦集遂大

言曰黃侍郎自越牆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吾據實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麾眾退許復妻糧及故額人畀之一金補折價眾始散遂託病閉閣給諸軍免死券以安之而密諭營將掩捕首惡周山等二十五人繫獄詔追褫懋官及克廉職罷綬庭竹鰲誅叛卒三人餘戍邊衛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庭竹性之從弟也 前兩浙鹽運副使郭希顏疏請建儲坐妖言律卽所在棄市傳其首 戊午振順天永平饑 倭犯潮州 三月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法舊制大臣理鹽政無總四運司者懋卿盡握天下利柄倚嚴嵩父子大肆威燄監司郡邑吏膝行蒲伏苞苴無虛日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飾溺器按部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以十二女子舁之增課銀括殘

鹽搜索私販歲有定數邏卒皆起爲盜流毒徧海濱 南京御史林潤論祭酒沈坤擅殺人詔下坤獄瘐死 元慎聚眾喜峯口外規犯薊鎮癸未大同總兵官劉漢出擣其帳於灰河敗之寇稍遠徙 丁亥打來孫犯廣寧陷中前所殺守備武守爵黃廷勛 鳳陽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以春汛力疾泛海夏四月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句股壬奇禽乙莫不究及原委生平苦節自厲輟屏爲牀不飾衾褥晚由趙文華薦聞望頗損 御史耿定向劾吳鵬六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嚴嵩爲鵬營護事竟寢 故事在京軍民獄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問勘諸司有應鞫者亦參送法司不得自決遣刑部問捕

囚畿府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檄州縣法司有追
取毋輒發刑部尙書鄭曉侍郎趙大祐傳頤守故事爭斥存仁
違制存仁亦據律論曉欺罔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
上曉疏辯嚴嵩激帝怒切讓落曉職貶大祐頤二秩曉通經術
習國家典故在刑部與都御史周延大理寺卿馬森稱爲三平
爲權貴所阨志不盡行曉旣去帝命在外刑獄屬有司在京屬
刑部然五城御史往往受民間詞訟不復遵祖制矣 復設南
京糧儲都御史以章煥爲之 五月胡宗憲上疏請得節制巡
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帝卽晉宗憲兵部尙書如其請
湖廣淑浦獠沈亞當等爲亂總督石勇檄石邦憲討平之生
禽亞當斬獲二百有奇 壬辰盜入廣東博羅縣殺知縣舒顥

秋七月乙丑朔把都兒犯薊西總督許論厚集精銳以待游擊胡鎮擊破之已分掠沙兒嶺燕子窩復爲官軍所卻乃遁去
庚午劉漢復與參將王孟夏麻祿等襲俺答於豐州禽斬一百五十人焚板升畧盡 八月以江西弋陽縣之橫峯寨爲興安縣析上饒貴溪二縣地益之 九月己巳俺答犯朔州廣武俞大猷拒卻之 初東川土知府祿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營長阿得革擅權求烝安氏不得縱火焚府治走武定州爲土官所殺其子阿堂奔水西賄結烏撒土官安泰入東川囚安氏奪其印數與雷益州安九鼎羅雄州者濬相攻擊詔雲貴四川撫按官會勘阿堂服罪願獻府印還侵地位及弟僕已前歿官府詢祿氏之當襲者阿堂以己幼子詭名祿哲以報據府印

與九鼎相攻如故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居敬請討之詔再行會勘居敬遽調土漢兵五萬餘進剿賊斂百出諸軍衛及有司土官舍乘之爲姦利阿堂聞大兵至逃深箐諸將窮搜不獲地方民夷大遭屠掠冬十月巡按御史王大任言居敬信九鼎之詭辭違會勘之明旨輕動大眾恐生意外患且言其受各土官賂攘盜帑積皆有迹乃命逮居敬謫戍邊 諭禮部具景王之藩儀嚴嵩揣帝激於郭希顏疏欲覘人心諷吳山畱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具儀以奏 趙王厚煜性和厚搆一樓名思訓獨居讀書文藻瞻麗輔國將軍祐棨等數犯法厚煜庇之不得被責讓洛川王翊銘奴與通判田時雨之隸爭瓜而毆時雨捕奴厚煜請解時雨不聽論奴充軍宗室數十人索祿時雨以宗室

毆府官白於上官知府傅汝礪盡捕各府人厚煜益忿恚自縊
死事聞下法司按問時雨斬河南市汝礪戍極邊王忬既繫
獄其子青州副使世貞解官與弟進士世懋日蒲伏嚴嵩門涕
泣求貸又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搏額乞救嵩雅不喜忬父
子時爲謾語以寬之而陰持其獄十一月殺忬及前給事中楊
允繩世貞兄弟痛哭欲絕三年蔬食不入內寢旣除服猶卻冠
帶葛巾苴履不赴宴會十二月土蠻犯海州東勝堡閩廣
賊犯江西嚴世蕃嘗謂天下才惟己與陸炳楊博爲三及是
炳卒世蕃益自負嵩耄昏且旦夕值西內朝事一委世蕃九卿
以下浹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免畿內山西山東湖廣
陝西被災稅糧緬甸莽瑞體招誘隴川干崖南甸諸土官欲

入寇沐朝弼等上其事兵部言荒服之外治以不治瑞體已畏威遠遁請傳諭諸蠻不許交通結納詔可

四十年春正月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戰死 二月辛卯朔日當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卽同不食嚴嵩以爲天眷趣禮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以爲言吳山仰首曰日方虧將誰欺耶仍救護如常儀帝大怒山引罪帝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給事中李東華等震懼劾山請與同罪帝責山賣直沽名停東華等俸嵩言罪在部臣帝乃貰東華等命姑識山罪 丁未景王載圳之國德安司禮太監黃錦竊語吳山曰公他日得爲編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載圳多請莊田部議給之荊州沙市不在請中中使責市租知府徐學謨

力抗不與又取薪稅於漢陽之劉家壩推官吳宗周持之皆獲
譴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荊州人德學謨稱沙市爲徐
市左都御史周延卒贈太子太保諡簡肅延顏面寒峭砥節
奉公權臣用事政以賄成延未嘗有染然居臺端七年無諫諍
名三月壬戌振山東饑給事中梁夢龍等見帝怒吳山甚
又惡專劾山得罪清議乃并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
時皆惜山而深快鵬之去帝聞袁煒言善之命代山爲禮部尙
書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尙書前未有也
振武營兵變後諸將務姑息江東爲參贊亦多所寬假眾益驕
無復法紀給事中魏元吉以爲言因舉浙直副總兵劉顯詔進
顯署都督僉事節制其軍許以四川卒五百人自隨一軍帖然

夏四月倭大掠浙江之桃渚圻頭戚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
敗之龍山追至鴈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
餘賊瓜陵江盡死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
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 丁未振山西饑 五月乙
亥呂本以憂去 東川營長者阿易謀於阿堂之心腹毋勒阿
濟等掩殺阿堂於夏來矣石之地阿哲就禽哲方八歲府印不
知所在貴州宣慰安萬銓取經歷印畀祿位妻寧著以照磨印
畀者濬畱兵三千爲寧著防衛王大任言東川三印悉爲土官
部置請敕總督鎮巡官按究并訪祿氏支派所宜立與所以處
阿哲者報可 初江北池河營卒操守南京給一丁資往來費
謂之幫丁千戶吳欽革之軍遂變毆欽縛之竿詔罷江東擢兵

部侍郎李遂爲南京參贊尙書鎮撫之營卒或妖僧繡頭復倡
訛言遂捕斬繡頭申嚴卒伍書其名籍年貌繫牌腰間旣又奏
調振武軍護陵寢一日散千人畱都自是無患 閏月嚴嵩妻
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畱侍京邸許之 岷州旣設徵
發繁重人曰困敝番人戀世官流官又不樂居遙寄他所督撫
以爲言遂廢州置軍民指揮使司如故 賊犯江西泰和巡檢
劉芳力戰死賊怒磔其尸副使汪一中方讌投箸起曰賊鼓行
而西掩我不備不早計且無噍類豈飲酒時乎當路遂以討賊
屬之一中至泰和帥諸將吏祭芳曰爾職抱關猶死疆事吾待
罪方面不滅賊何以生爲遂誓師列陳鼓之俘賊五人斬以徇
丙辰陳如前賊大至左右軍皆潰賊悉赴中軍中軍亦潰一中

躍馬當賊鋒殺三人身被數創與指揮王應鵬千戶唐鼎皆死
一中妻程氏投於井家人救之喪歸不食五日死詔贈一中光
祿寺卿諡忠愍 播州容山土舍韓甸張問相攻甸屢勝遂糾
生苗剽湖廣貴州境垂二十年問亦糾黨自助石邦憲討之斬
百餘人問潛出被獲官軍乘勝入甸巢暮大雨迷失道守備葉
勛百戶魏國相等陷伏中死焉邦憲奪圍出還軍鎮遠 六月
許論奏密雲昌平二鎮須餵銀三十餘萬給事中鄭茂言論奏
請過多請察其侵冒弊詔論回籍聽勘給事中鄧棟往覈具得
虛冒狀奪論官閒住楊選代爲總督條上封疆極弊十五事多
從其請 秋七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秒
例免救護袁煒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

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爍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
忭疏入帝益喜 廣東饒平賊張璉數陷城邑積年不能平詔
移鎮寧參將俞大猷於南贛合福建廣東兵討之尋命胡宗憲
兼制江西 庚戌俺答犯宣府副總兵馬芳參議楊巍擊斬其
部長其入山西者芳一日夜馳五百里及之七戰皆捷寇遁走

八月林潤劾鄢懋卿要索屬吏餽遺鉅萬濫受民訟勒富人
賄置酒高會日費千金虐殺不辜怨咨載路苛斂淮南商幾至激
變五大罪帝置不問 九月庚子俺答六萬餘騎犯居庸岔道
口總兵官姜應熊被圍於南溝中五鎗墮馬參將胡鎮殺數人
奪應熊歸寇遂卻 總兵官盧鏗參將牛天錫破倭寧波溫州
水陸十餘戰斬首千四百有奇胡宗憲以蕩平聞詔加宗憲少

保 冬十月巡撫山東都御史朱衡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
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
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之便從之 戚繼光擊江西賊破之上
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 譚綸以憂去楊博薦之詔起復
將浙江兵討張璉黨林朝曦 廷議遣大臣赴薊州督饟練兵
嚴嵩欲用戶部侍郎趙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督饟者督京
運乎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
過宜不在是卽十侍郎出何益練兵嵩怫然罷會嵩請告吏部
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出益怒令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
南京改用僉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饟戶部專職今貞吉與左
侍郎劉大賓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大賓與貞吉皆奪官

應天主考中允吳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與副考胡杰俱謫外
南畿翰林遂不得典應天試 十一月甲午袁燁爲戶部尙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吳鵬之罷也嚴嵩力援歐陽必進
代帝以爲非己意欲逐之湛若水卒其孫請贈官必進覆從之
帝斥若水僞學奪必進少保尋以推督饒侍郎不當降俸二級
禮部缺尙書必進推內直尙書郭朴帝大怒曰撰文諸臣例不
得擅推推朴何也遂罷必進嵩亦自是失眷 庚戌吉能犯寧
夏進徧固原 辛亥夜永壽宮災帝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
營建以問嚴嵩嵩請暫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
居也帝不懌問徐階階請以三殿所餘材責工部尙書雷禮營
建可計月而就從之命階子尙寶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

十二月丙寅把都兒犯遼東蓋州 閩賊大掠江西之石城臨
川東鄉金谿殺吏民萬計詔劉顯赴勦 山西布政使王宗沐
入覲上疏言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
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入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支
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真定自忻代
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色者皆在太
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六十七萬饒誰爲之辦此可深念
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
存畱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畱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畱乃反
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
山之中巖阻巉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真定

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此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邛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眾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畱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

明紀卷第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事虞衡司行是陳鶴養卿贈府銜給雲騎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勇家參訂

世宗紀九

起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訖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凡五年

四十一年春三月石邦憲再征韓甸賊沿江守邦憲陽與爭而別自上流三十里編竹以渡水陸並進大破之斬甸容山平

辛卯白兔生子禮部請告廟許之羣臣表賀未幾兔又生二子帝以爲延生之祥特建謝典告廟已又生數子皆稱賀 己酉永壽宮成帝卽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進徐階少師超擢徐璠爲太常寺少卿 初四方所獻芝皆積苑中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以邀賞王金乃厚結中使得芝萬本聚爲一山號萬歲芝山又僞爲五色龜夏四月進之帝大喜遣官告廟授金太醫院御

醫 胡宗憲知張璉遠出檄俞大猷急擊大猷謂宜以潛師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眾從一夫浪走哉乃疾引萬五千人登柏嵩嶺俯瞰賊巢五月璉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餘級賊懼不出大猷用間誘璉出戰從陳後執之并執賊魁蕭雪峯廣人攘其功大猷不與較散餘黨二萬不戮一人 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嚴世蕃一目了然答語無不中嵩雖警敏善揣帝指弗若也及世蕃居母喪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世蕃日縱淫樂答不以時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徐階營萬壽宮稱旨帝益親之顧問多不及嵩卽及嵩祠祀而已嵩懼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

觴屬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階謝不敢帝聞世蕃居喪淫縱惡之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有所問密封遣中官詣壇焚之所答不如旨輒咎中官穢褻中官懼商之道行啓視而後焚答始稱旨帝大喜問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惡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問果爾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畱待皇帝自殛帝心動御史鄒應龍上疏言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羣小競趨要價轉鉅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平時交通賕賄爲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爲甚年尤桀黠

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萼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
嵩又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
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
畱侍養令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豔姬恆舞酣歌人紀
滅絕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爲奇貨所至驛騷要索百故諸
司承奉郡邑爲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
日事掊克內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
安得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
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之戒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
田用清政本臣苟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壬寅帝降旨慰嵩而責
其溺愛世蕃負眷倚令致仕驛馳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下世蕃

錦衣獄嵩爲請罪且求解帝不聽成世蕃鵠龍文邊遠錮年於獄特宥鴻爲民使侍嵩擢應龍通政司參議已帝念嵩贊元功竟忽忽不樂諭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復責階等柰何以官與邪物階言應龍之轉乃部臣奉旨行之退而傳嗣臣等不敢奉命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元修乃可嵩已退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并應龍斬之應龍深自危不敢履任久之始視事御史張櫟巡鹽河東不知帝指上疏言陛下已顯擢應龍而王宗茂趙錦輩首發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賞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爲民嵩知帝念己賂左右發道行怙寵招權諸不法事繫刑部俾引階道行不承坐斬死獄中帝以嵩在直久而世蕃顧爲奸於外因命階無久直階窺帝意言苟爲

奸在外猶在內因請入直帝以嵩直廬賜階階榜三語其中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袁煒數出直階請召與其擬旨因言事同眾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弊生帝領之階以張孚敬及嵩導帝猜刻力反之務以寬大開帝意帝惡給事御史抨擊過當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帝問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人爲我擢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卽不實小者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帝稱善以廣東程鄉縣豪居都之林子營置平遠縣析福建之武平上杭江西之安遠廣東之興寧四縣地益之屬江西贛州府土蠻入撫順爲副總兵黑春所

敗尋攻鳳凰城湯站堡春力戰二日夜壬子死之海金殺掠尤甚張璉旣滅俞大猷乘勝征程鄉盜走梁寧禽徐東洲獨林朝曦據巢不下約黃積山大舉官軍攻斬積山朝曦遁尋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朝曦窮棄巢走譚綸及廣東兵追禽之六月綸乞終制去初海瑞爲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胡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鄢懋卿理鹽政過淳安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素聞瑞名爲斂威去而心悲甚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抗直不諂懋卿益憾會內召乃屬巡鹽御史袁淳論之瑞已擢嘉興通判坐

謫興國州判官與瑕閒住與瑕韜之子也 御史鄭洛劾罷刑部侍郎鄢懋卿大理寺卿萬案太常寺卿萬虞龍皆嚴嵩之黨也時坐嵩黨被論者前兵部侍郎魏謙吉工部侍郎劉伯躍南京刑部侍郎何遷右副都御史董威僉都御史張雨應天府尹孟淮南京光祿寺卿胡植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啟常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王材南京通政使胡汝霖太僕寺丞張春及嵩壻廣西副使袁應樞等數十人黜謫有差植嘗勸嵩殺楊繼盛啓常汝楫材俱爲世蕃狎客啟常匿喪遷光祿嘗以粉墨塗面供世蕃歡笑材汝楫出入嵩臥內關通請屬人尤惡之 倭大舉犯福建自温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

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
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
年其新至者營牛田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
胡宗憲檄戚繼光勦之秋七月繼光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
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擣敗牛田賊覆
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
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旋師抵福清
遇賊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廣東總兵官劉顯亦屢破賊
閩宿寇幾盡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遂還浙江 命雷
禮修盧溝河岸禮言盧溝東南有大河從麗莊園入直沽勢高
當先濬治築長堤固之決口地下水急人力難驟施西岸故堤

綿亙八百丈遺址可按宜併築詔從其請 九月壬午朔三殿

成改奉天殿曰皇極殿華蓋殿曰中極殿謹身殿曰建極殿羣

臣請頒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 左都御史潘恩子允端

爲刑部主事吏部尙書郭朴恩門生也調之禮部給事中張益

劾允端奔競恩溺愛朴徇私帝置朴不問改允端南京工部令

恩致仕 畿輔山東西河南北大稔御史顏鯨請州縣贓罰銀

毋輸京師盡易粟備振且發內府新錢爲羅本帝悉報可 前

國子監祭酒鄒守益卒 冬十月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

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

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畱百五十五萬石而宗

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畱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

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饗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能自存饑寒困辱勢所必至號呼道路聚訟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可不爲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其陳善後良策事下諸王議 免南畿江西被災稅糧 帝求方術益急陶仲文顧可學等皆前死十一月乙酉命御史姜儆王天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 丁亥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胡宗憲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得旨逮問比至帝曰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爲羣邪所惑

且初議獲汪直子五等封今若加罪後誰爲我任事者其釋令
閒住初武舉朱先募海濱鹽徒爲一軍宗憲自爲御史至總督
皆倚先大小數十戰先登殺倭甚眾積功至都指揮使及宗憲
敗先解官護行竟獄事始歸 罷浙江福建總督官以副都御
史趙炳然爲兵部侍郎浙江巡撫浙江久罹兵燹又當胡宗憲
汰侈後財匱力絀炳然廉以率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減
軍需之半民皆尸祝之 辛丑吉能犯寧夏副總兵王勳戰死
延綏總兵官趙奇分部銳卒合裨將李希靖等東出神木堡擣
敵帳於半坡山徐執中等西出定邊營擊敵騎於莪麥湖皆勝
之斬一百十九級 巡鹽御史徐爌言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
萬兩鄆懋卿增至一百萬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

尤者方今災荒疊告鹽場湮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致逃亡弦急
欲絕不棘於此請如舊額便從之 新倭至福建者日益眾圍
興化城而月己酉劉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
殺而衣其衣給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
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力戰死城中焚掠一空自倭亂數年
破州縣衛所城百數未嘗破府城至是遠近震動 免陝西湖
廣被災及福建被寇者稅糧 程鄉賊溫鑑梁輝等合上杭賊
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遮擊之檀嶺賊敗奔瑞金副使李佑三
戰皆捷賊由間道歸程鄉僉事徐甫宰討禽之餘黨悉平 給
事中邱樛劾浙江總兵官盧鏜八罪

四十二年春正月逮治免歸鏜有將畧倭難初興諸將望風敗

潰鏗與湯克寬獨敢戰名亞俞戚 御史凌儒請重貪墨之罰
革虛冒之兵搜遺逸之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吳獄吳悌帝惡
其市恩杖六十除名 析廣東潮陽縣地置普寧縣又析海陽
縣地置澄海縣以揭陽饒平二縣地益之改平遠縣屬潮州府
還武平上杭安遠三縣割地 戊申俺答犯宣府滴水崖南掠
隆慶劉漢拒卻之 以福建倭患劇再起復譚綸討之巡撫福
建都御史游震得請浙江兵剿賊詔發義烏精兵一萬令戚繼
光將以往仍諭趙炳然協剿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由將吏
撫馭無術民變爲兵兵變爲盜耳今又驅浙兵以赴閩急竊懼
浙之復爲閩也請令一意團練土著使人各爲用家自爲守急
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所歸卽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

土後鄰壤庶無釀禍本報可倭畱興化兩月劉顯以兵少逼城未敢戰二月賊徒屯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賊以間破平海衛據之尋罷震得聽勘卽以綸代 三月析湖廣麻城縣地置黃安縣以黃岡黃陂二縣地益之 初武定女土官瞿氏老鳳詔妻索林代索林失事姑禮瞿氏大恚收異姓子繼祖入鳳氏宗令詣闕告索林囚禁已繼祖歸詐稱受朝命襲職驅目兵偪奪府印索林抱印走雲南撫按官諭解之令歸視事而聽繼祖畱瞿氏所索林謀誅繼祖事洩繼祖大發兵圍府劫和曲祿勸諸州縣殺傷調至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復走雲南巡撫都御史曹汴收其印逮其左右鄭茲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復貸繼祖責其自新 郭朴遭父喪禮部尙書嚴訥代自嚴

嵩當國吏道汙雜嵩敗朴典銓猶未能盡變訥雅意自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以禮部郎中陸光祖賢調之驗封改考功又改文選務抑奔競振淹滯又以資格太拘人才不能盡倣先朝三途並用法州縣吏政績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 夏四月庚申新倭犯福清欲與平海賊合劉顯及總兵官俞大猷合擊於遮浪盡殲之平海倭陷政和壽寧各扼海道欲遁譚綸環柵斷路令把總許朝光邀敗之賊不得去乃盡焚其舟退還舊屯戚繼光亦至丁卯綸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進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大破賊斬二千二百級還被掠者三千人遂復興化府及二縣繼光以先登受上賞 五月古北口守將遣哨卒出塞

朵顏衛掠其四人未幾朵顏部長通漢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漢子懼擁所掠哨卒至牆下請以易其父楊選以通漢爲辛愛妻義父欲爲牽制辛愛計乃拘繫通漢要其諸子更迭爲質馳疏以聞自謂方畧自是三衛咸怨

趙炳然條上海防八事中言蘇松浙江水師皆統於總兵駐定海陸師皆統於副總兵駐金山衛並受總督節制今督府旣革則已判爲二鎮彼此牽制不得調發請畫地分轄俱兼理水陸軍務從之 給事中陳瓚劾文選郎中南軒請錄建言廢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 六月福建殘倭流入浙江官軍迎戰於連嶼陡橋石坪斬首百餘級新倭復犯石坪將士乘勝殲之土蠻數犯遼東秋八月乙亥總兵官楊照襲之於廣寧塞外力

戰死 初龔可佩由陶仲文進通曉道家神明故實諸大臣撰
青詞者俱愛之帝命入西宮教宮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寺少卿
爲中官所惡誣以嗜酒帝使使偵之報可佩醉刑部員外郎邵
駿所九月執下錦衣獄并逮駿俱杖六十可佩遂死棄其屍駿
亦奪官駿與可佩故無交無敢白其枉者 嚴嵩之歸也至南
昌值萬壽節使藍田王建醮鐵柱宮田王善召鶴嵩因取其符
籙并己祈鶴文上之帝優詔褒答世蕃戍雷州畱家不赴羅龍
文亦自戍所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嵩遂上言臣
年八十有四乞移世蕃鵠便地就養終臣餘年帝不許 江北
倭未平冬十月廷議設總兵官於狼山統制大江南北改劉顯
任之 先是闡化諸王請封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爲使序

班朱廷對監之至中途大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
禮官請自後封番王卽以誥敕付番使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
齋賜從之封諸藏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諜者言寇將窺牆
子嶺楊博檄楊選等嚴待之三衛爲寇導者聲言欲犯遼東選
遽帥師東博手書止之三往選不從博捫几曰敗矣丁卯辛愛
把都兒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帝方祠釐博不敢奏謀之徐
階急檄宣府總兵馬芳宣大總督江東入援寇直抵通州京師
戒嚴芳兵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又請重東權俾統諸
道兵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顧寰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選
及巡撫都御史徐紳懼得罪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
帝歎曰庚戌事又見矣諭階曰朕東見火光此賊去京不遠其

令兵部諭諸軍并力勦逐戊辰選以寇東遁聞爲將士所賞帝疑以問階對曰寇營尙在平谷選等往通州矣謂追殺者妄也帝銜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圍諸將傳津等於鄭官屯選遣胡鎮偕總兵官孫臚游擊趙溱擊之臚溱戰沒鎮力戰得脫諸鎮援兵盡集見敵勢盛不敢發一矢內侍家薊西者譁言通漢父子實召寇帝入其言益怒寇畱內地八日不退給事中李瑜劾選紳東及副使盧鑑參將馮詔胡粲游擊嚴瞻大同總兵姜應熊保定總兵祝福等帝降敕嚴責東應熊福而逮選等下錦衣獄寇掠香河階請亟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乙亥應熊禦寇密雲頗有斬獲寇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參將郭琬伏兵敗其後軍得其所掠人畜輜重十一月丁丑寇北去京

師解嚴帝怏怏諭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階言博雖以祠釐禁不敢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若選則非尾寇乃送之出境耳邱曄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曄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爲民餘謫邊方雜職法司坐選紳詔守備不設律斬鑑等戍帝諭掌錦衣衛都督朱希孝坐以縱通漢句賊罪復下選錦衣獄選不承止承質通漢父子事且言事已上聞希孝錄其詞上刑部如帝指論選死卽戮於市梟其首妻子流二千里紳論死繫獄詔及鑑等並戍邊帝急兵事以兵部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諭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參政李鑑代時大理寺少卿萬恭代汝楠恭

列上選兵練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 譚綸言福建舊設五水砦扼海口法甚周悉宜復舊以烽火門南日浯嶼三砦爲正兵銅山小瑄二砦爲游兵寨設把總分汛地明斥堠嚴會哨改三路參將爲守備分新募浙江兵爲二班各九千人春秋番上各縣民壯皆補用精悍每府領以武職一人兵備使者以時閱視從之

四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土蠻黑石炭寇薊鎮總兵官胡鎮參將白文智禦卻之已復入遼東巡撫都御史劉燾上諸將守禦功言海水暴漲敵騎多沒者帝曰海若效靈下有司祭告燾等皆有賞 伊王典模怙惡久結掖庭中官嚴嵩父子內外應援所奏請立下爪牙率礦盜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指必構之去旣去

復折辱之御史行部過北邙山外典檠要笞之搢紳往來率紆途取他境經郭外者府中人輒追輓其車詈其不入朝入朝者復辱以非禮府牆壞請更築乃奪取民舍以廣其宮郎中陳大壯與邸鄰索其居不與使數十人從大壯臥起奪其飲食竟至餓死所爲宮崇臺連城擬帝闕有錦衣官校之陝西經洛陽典檠忽召官屬迎詔鼓吹擁錦衣入捧一黃卷入宮眾請開讀曰密詔也遂趣錦衣去其夜大張樂至曙府中皆呼千歲詐謂天子特親我也閉河南府城大選民間子女七百餘畱其姝麗者九十人不中選者令以金贖都御史張永明御史林潤給事中邱岳相繼言其罪狀再遣使往勘革祿三之二令壞所僭造宮城歸民間女執羣小付有司典檠不奉詔部牒促之布政使持

牒入見典樸曰牒何爲者可用障櫺耳時嵩父子已敗顏鯨爲
巡按乃與參政耿隨卿謀奏記徐階說諸大瑞絕其援盡捕其
偵事飛騎託言防寇檄諸府兵分屯要害地二月會巡撫都御
史胡堯臣劾典樸抗旨矯敕僭擬淫虐十大罪帝震怒下禮部
會三法司議請廢爲庶人錮之高牆沒其貲削除世封詔從其
議與其子褒儼俱安置開封護衛及諸亡命不敢動兩河人鼓
舞相慶 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游戊午譚綸及總兵官
戚繼光大破之城下繼光又追破賊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
墜崖谷死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
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掠漁舟出海去福建倭平 閏月丙
申盜據漳平知縣魏文瑞死之 潮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

犄角諸峒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間福建則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俞大猷以威名懾羣盜單騎入紹祿營督使歸峒因令驅道輝歸惠州參將謝敕與伍端溫七戰失利以俞家軍至恐之端乃驅諸酋以歸會詔以總河都御史吳桂芳爲兵部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大猷爲總兵官大猷至七被禽端自縛乞殺倭自效桂芳乃與大猷先討倭使端先驅官軍繼之三月己未圍倭鄒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有奇帝令桂芳與南贛提督吳百朋乘勝滅賊而福建倭爲戚繼光所敗流入境桂芳百朋會調漢土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大破之海豐倭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於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 沈束妻張氏言臣夫繫獄

十六年矣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爲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畱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爲請帝不許 夏四月乙亥免畿內被災稅糧 譚綸請復行服許之 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時陶仲文已死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思飾詐以娛帝乙卯夜帝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降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立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

天眷非常手詔褒答 海豐倭食盡欲走六月辛卯副將湯克
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大潰提督
侍郎吳桂芳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夷市舶
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專禦倭寇 魯迷國貢獅
子 秋七月俞大猷移師潮州以次降藍松三葉丹樓遂使招
降吳平居之梅嶺 給事中辛自修劾罷戎政都御史李鐸請
擇素知兵者代之眾將推萬恭恭引疾乃推趙炳然詔以爲兵
部尚書協理戎政恭起視事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辯
部議調恭詔勿問 八月前贊善羅洪先卒 冬十月姜儆王
大任還朝上所得法祕數千冊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做大
任擢翰林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 楚雄叛蠻阿方等攻

易門所流劫嶠峨昆陽新化各州縣僭稱王約土官王一心王行道爲援一心後悔詣軍門請討賊自效巡撫都御史呂光洵許之招降數百人官軍分道進禽獲賊黨乘勝攻大小木址二塞克之斬阿方首餘黨悉平 俺答犯陝西大掠板橋響聞兒諸處 嚴世蕃益大治園亭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爲起會林潤巡視江防與諫臣謀悉發其罪十一月馳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之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帝大怒卽詔潤逮捕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

至世蕃猝不及行乃械赴京師 十二月給事中張岳陳時政
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又
今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黃印韓承慶等非庸卽
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
徐階當國爲講學會而楊博在兵部岳意蓋指二人也博奏辯
乞罷帝慰畱之博自是惡岳 廣東田坑賊梁國相旣降復叛
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西福建王化寄妻子會昌身帥鄉
兵往擊賊連敗乃縱反間會昌言化已沒化妻計氏慟哭自刎
化怒追賊益急獲國相於石子嶺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計
被旌官爲立祠 南韶賊起守備賀鐸指揮蔡允元被執死之
俺答犯山西游擊梁平守備祁謀戰死 古田獐韋銀豹黃

朝猛反自永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庫殺署事參政黎民衷絕城而去官軍追不及

四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景王載圳薨帝語徐階曰此子素謀奪嫡今死矣賜諡曰恭無子歸葬西山妃妾皆還居京邸封除階奏以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民大悅 寧夏巡撫都御史王崇古喜談兵具知諸邊阨塞身歷行陳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擣巢寇屢殘他鎮寧夏獨完 諸王之議宗祿也南陵王睦模首陳七事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科選以勵人才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制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已而武岡王顯槐亦請設宗學擇立宗正宗表督課王以下子弟十歲入學月餼米一石三載督學使者考績

中程式者全祿之五試不中課則黜之給本祿三之二庶人及妻女月餼六石庶女勿加恩於是諸藩稍稍陳說利弊二月禮部尙書李春芳集眾說考故事爲書上之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爲之制帝嘉之賜名宗藩條例頒行之諸王先後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能自存矣 三月己未袁煒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諡文榮煒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成帝畜一貓死煒爲醮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其詭詞媚上多類此旣枋用貴倨甚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之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橐竄改殆盡不讓階諸學士不平階第曰任之而已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輒詆誚館閣士出其門者斥辱尤不

堪與李春芳嚴訥郭朴並號青詞宰相 嚴世蕃羅龍文捕至
刑部尙書黃光昇等盡按諸不法事且及冤殺楊繼盛沈鍊狀
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光昇等以讞詞曰徐階階曰諸
公欲生之乎死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夫楊沈之獄嵩皆巧
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
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龍文與汪直姻舊爲交通賄
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
王者又結庶人典樸陰伺非常多聚亡命龍文招直餘黨五百
人謀爲世蕃外投日本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
棄伍北走誘致外兵共相響應卽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
聞詫曰死矣辛酉詔誅世蕃及龍文於市黜嵩及諸孫皆爲民

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爲奸臣籍其家
得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
萬世蕃臨刑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
爵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慟哭而去鄒
應龍亦始自安萬寀匿嚴氏銀八萬兩鄔懋卿給得其二萬事
露先後戍邊嵩竟寄食墓舍以死 土蠻犯遼東寧前小團山
參將線補袞游擊將軍楊維藩戰死 徐階獨當國屢請增閣
臣且乞骸骨夏四月庚辰命嚴訥李春芳並以本官兼武英殿
大學士預機務工部尙書董份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
爲人貪狡無行階慮其代訥急言於帝起郭朴故官改份禮部
朴固請終制不許訥兼掌銓政以待之份尋爲給事中歐陽一

敬劾罷帝手書問階疾諄懇如家人階益恭謹帝或有所委通
夕不假寐應制之文未嘗踰頃刻期帝日益愛階階采輿論利
便者白而行之先是南北用兵邊鎮大臣小不當帝指輒逮下
獄誅竄閣臣復竊顏色爲威福階當國後緹騎省減詔獄漸虛
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終於是論者翕然推階爲名相 四川龍
川宣撫薛兆乾與副使李蕃相仇訐帥眾殺蕃父子撫按檄僉
事趙教勘其事兆乾糾白草番眾閉關拒命絕松潘饗道脅僉
事王華不從屠其家焚掠居民無算官軍進討兆乾敗求救於
上下十八族番蠻皆不應帥家屬奔至石壩官軍追禽之 壬
午俺答犯肅州總兵官劉承業禦卻之 倭自浙江犯福寧戚
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賊擊馘三百有奇

吳平復叛造戰艦數百聚眾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濱海諸郡
縣初胡大順緣陶仲文進供事靈濟宮以奸欺斥回籍乃僞
撰呂祖萬壽全書因藍田玉羅萬象及中官趙楹獻之田玉又
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矯旨召大順大順至帝語徐階曰自藍
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今大順能扶乩可復用乎階言扶乩之
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久似非道
行所致帝悟以田玉進水銀藥及詐徵大順事語階階言水銀
不可服食詐傳詔旨罪尤重倘置不問羣小互相朋結致釀大
患五月命執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等下錦衣獄獄上帝欲寬之
階力言不可楹伺間密奏爲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禮拷訊具
得其交通狀遂與大順等並論死先是章奏有前後朝之說前

朝所奏者諸司章疏也他方士雜流有所陳請則從後朝入前朝官不與聞故無人摘發至是帝漸悟其妄階亦力爲執奏諸奸得正法焉 六月甲戌芝生睿宗廟柱告廟受賀遂建玉芝宮 自賈魯河淤河流忽東忽西靡有定向分多勢弱淺者僅二尺識者以爲必淤秋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塞全河分爲十數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陂達於徐州浩渺無際改南京刑部尙書朱衡工部尙書往治之 戚繼光襲吳平平遁保南澳八月入犯福建把總朱璣等戰沒於海中 俺答子黃台吉帥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散掠內地把總姜汝棟以銳卒二百伏暗莊堡猝遇寇搏之黃台吉墮馬爲所部奪去越日始甦 壬午獲仙藥於御座告廟

陸光祖之爲考功也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挂吏議力
雪之及爲文選益務汲引人才嚴訥推心任之超擢廉能吏王
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
士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會侍郎銜光祖者有後言九月
御史孫丕揚劾光祖專擅光祖已遷太常寺少卿坐落職閒住
浙江巡按御史黃廷聘劾總兵官劉顯居官不守法度革任
候勘巡撫都御史劉畿薦其將畧命充爲事官鎮守如故 山
西濱河州縣患套寇東掠歲鑿冰以防巡撫都御史萬恭爲築
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車法民大利之 胡宗憲以萬壽
節獻祕術十四帝大悅將復用矣會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
上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嚴世蕃者冬十月

逮下錦衣獄宗憲自敘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訐汝正受贓事帝終憐之並下汝正獄宗憲瘐死 黃廷聘按浙歸道湘潭慢知縣陳安安發其裝得所攜金銀貨幣廷聘皇恐謝乃還之十一月都御史張永明劾之削其籍浙江參政劉應箕先爲廷聘論罷見廷聘敗撫其陰事自辨永明惡其人劾之亦削籍 嚴訥晨出理部事暮宿西苑直廬供奉青詞遂成疾久不愈癸卯致仕 戊申奉安獻皇帝后神主於玉芝宮 朱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畱城故址尙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河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不合衡持益堅使河南

副使梁夢龍董其役 十二月四川大足縣民蔡伯貫作亂陷
七城詔改陝西都御史譚綸巡撫其地 俞大猷將水兵戚繼
光將陸兵夾擊吳平於南澳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饒州鳳
凰山繼光畱南澳擊平餘孽之未下者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
等躡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

四十五年春正月福建廣東巡按御史交章論大猷奪其職克
寬已擢狼山副總兵命畱討賊 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於
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之 二月癸亥朔戶部主事海瑞言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
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陛下天姿英斷遠過漢文帝然銳精未
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

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

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或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愧。諸臣之罪大矣。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順受其正。未聞有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桃必采而復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

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夫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

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諸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黃錦侍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畱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曰再三爲感動太息畱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疾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厲耶遂逮瑞下錦衣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畱中 浙江民苦徭役巡按御史龐尙鵬爲舉行一條鞭法按治鄉官呂希周嚴杰茅坤

潘仲驂子弟僮奴請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爲民尙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擊豪強吏民震懾帝疾甚忽欲幸興都徐階力爭乃止朱衡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効罷曹濮副使柴涑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廣東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猖獗吳桂芳請畱俞大猷討之徵兵十萬會南贛巡撫吳百朋江西參政李佑郭應聘分五哨進大猷使間攜賊黨而親擣其巢生禽亞元俘斬一萬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降賊王西橋復叛掠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禽斬之浙江江西礦賊陷婺源總督宣大山西都御史趙炳然言新平平遠保平三堡

密邇宣府而屬大同天成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隔崇山寇騎時出沒請添設參將別爲一營報可 三月顏鯨言錦衣帥受諸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爲民害列侯使王府道路騷王府內官進奉駕龍舟所過恣橫請校尉缺從兵部補冊封改文臣王府進奉遣屬吏詔冊親王及妃遣列侯餘皆如鯨議 給事中胡應嘉劾侍郎黃養蒙李登雲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職皆罷之登雲高拱之姻也 己未吏部尙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尙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何起鳴還言舊河難復新河開鑿費省且可絕後來潰決之患宜用朱衡議開新河而兼采潘季馴言不全棄舊河廷議從之帝意乃決 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湯克寬敗吳平於陽江烏豬洋平窘

奔安南吳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協勦克寬以舟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焚其舟賊死無算禽斬三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溺死福建巡撫都御史汪道昆以聞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平竟遠竄以免 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核逃役朱希孝以句軍劾之下部議顏鯨言希孝亂法世儒等按籍召行戶非句禁軍此乃禁軍子弟家人倚城社冒禁衛名致吏不敢問富人得抗詔而貧者爲溝中瘠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詆誣勦臣貶安仁典史 丙戌俺答犯遼東 故事京官考滿皆報名都察院修庭謁禮而翰林官獨否已而吏部諸郎效之張濂廢報名陸光祖廢廷謁張永明榜令遵故事列儀節奏聞詔諸司遵守五月郎中羅良當

考滿先詣永明邸約免報名庭謁乃過院永明怒疏言此事行百年非臣所能損益良輕薄無狀當罷又卿貳大臣考滿詣吏部與堂官相見訖卽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揖亦非禮當改正良疏辨奪俸詔禮部會禮科議之奏言永明議是自今吏部郎當承舊制九卿翰林官揖四司當罷詔可 參政凌雲翼請專設御史督蘇松水利詔巡鹽御史兼之 六月大雨黃水驟發決馬家橋壞新築東西二堤議者紛然謂新河功不可成何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交章請罷朱衡 丙子京師旱帝親禱雨於凝道雷軒越三日大雨羣臣表賀 吳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李佑等敗之廷議設參將戍守南澳吳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卽

據以叛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柘林便從之 秋七月辛愛以
十萬騎入宣府西路馬芳迎之馬蓮堡堡圯眾請塞之不可請
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旂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
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起乘
城指示眾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李同下獄
辭服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眾倡亂
伏誅 順天巡撫都御史耿隨卿請行海運從之尋以御史劉
翹疏沮而罷 初和平賊李文彪據岑岡龍南謝允樟據高沙
賴清規據下厯號三巢朝廷以倭患棘不討且十年文彪死子
珍及江月照繼之益猖獗八月南贛都御史吳百朋言三巢僭
號稱王旋撫旋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贛

食過半不亟討禍不勝言三巢中惟清規跨江廣六縣最逆命
用兵必自下厯始帝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守備蔡汝蘭討禽
清規於苦竹嶂羣賊震懾 九月新河成長一百九十四里漕
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朱衡以聞帝大喜賦詩四章志喜以
示在直諸臣遂詔畱衡與潘季馴議開上源築長堤之便 兩
廣舊以勲臣總兵與總督同鎮梧州帝用歐陽一敬議召恭順
侯吳繼爵還予廣西總兵官俞大猷平蠻將軍印而以劉顯鎮
廣東兩廣並置大帥自此始 韋銀豹等攻陷洛容縣據古田
分其地爲上下六里銀豹出掠挾下六里人以行吳桂芳因其
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撫諭之諸獍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勢
孤請降 吏部尙書胡松言撫按舉劾每舉數十人虛譽浮詞

往往失實所劾犯贓僅擬降調罷輒貪殘僅擬改教賞罰不當人何所激勸且巡撫歲終例有冊第屬吏賢否今皆寢閣乞申飭其欺玩者帝嘉納之松潔己好修富經術鬱然有聲望長吏部僅半載以振拔淹滯爲己任冬十月病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丁卯俺答犯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癸酉犯偏頭關致仕南京參贊尙書李遂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遂博學多智長於用兵然亦善逢迎數進符瑞由此益眷遇 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沈束在獄一日鵠譟於前諷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戶部司務何以尙上疏請釋海瑞帝大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鎮撫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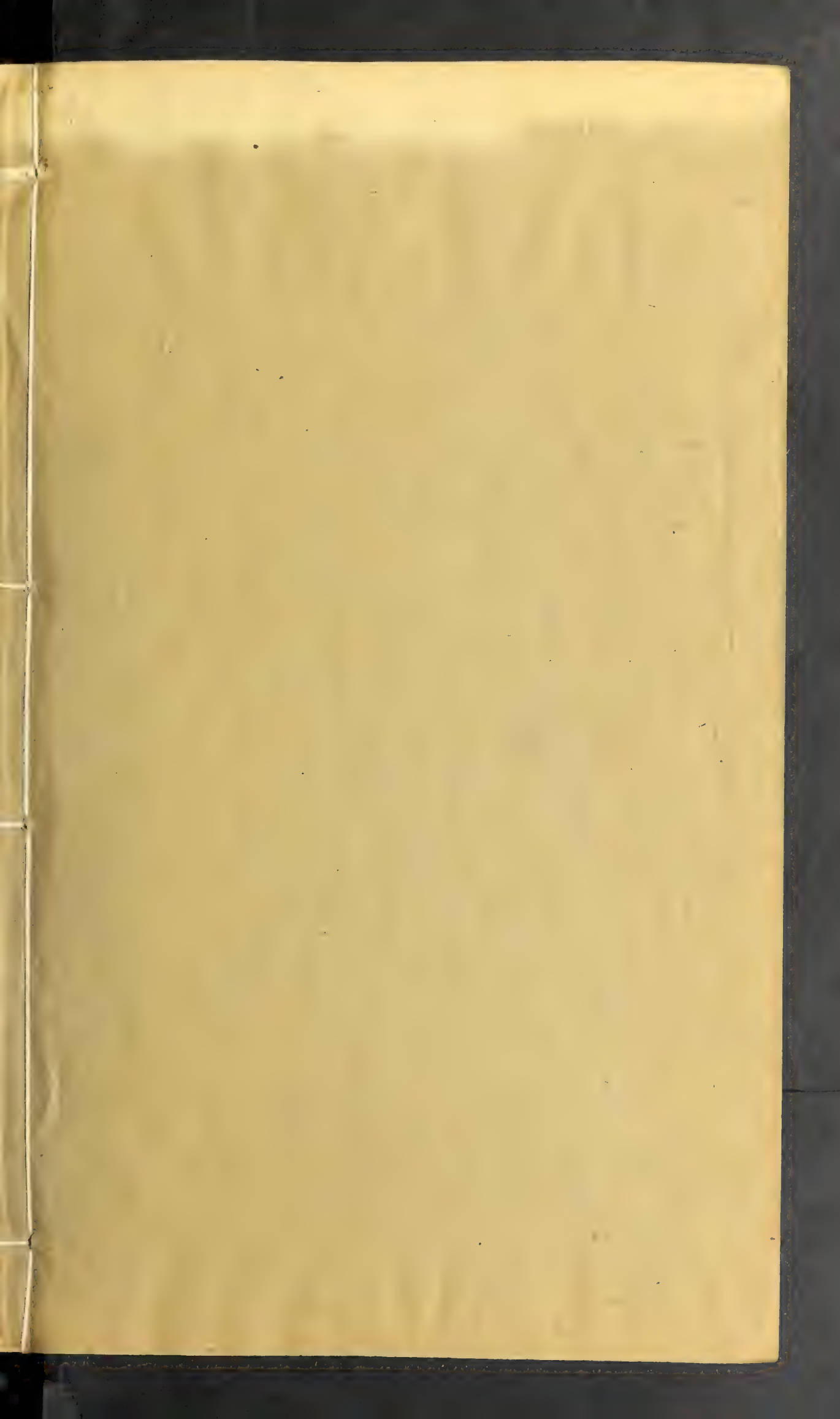
獄晝夜拷訊而釋束還其家束歸父已前卒束枕塊飲水陽狂
自廢 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尙書黃光昇言內官季永以訴事
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人王相私闖良民者三本無生
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其妄言命編氓口外 肅王紳
堵薨無子輔國將軍縉熾以屬近宜嗣禮官言縉熾懷王從父
不宜襲詔以本職理府事上册寶罷諸官屬 閏月巡按陝西
御史方新言黃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間陸地爲
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
之洛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情卒驕寇至輒巽懦觀望而寧武
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舜
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洛水三苗不足爲累者以堯舜兢業於

上而禹皋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曰獻禎祥而疆場之臣惟冒首功隱喪敗爲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外患可弭也疏入斥爲民 呂光洵遣鄭竑復業鳳繼祖執而殺之糾眾攻新城臨安殺百戶李鼂土舍王德隆執僉事張澤千戶劉裕已而被圍殺澤走四川會理州詔雲南四川會兵進剿賊帥者色斬繼祖詣土舍祿紹先降姚縣土官高繼先禽其餘黨高欽高鈞謀主趙士傑等皆伏誅 甲辰俺答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樊皮嶺及子大朝大賓俱戰死 十一月己未帝不豫 初徐階甚親高拱引入直拱驟貴負氣頗忤階胡應嘉旣劾李登雲而懼慮拱害己遂并劾拱言拱輔政初卽以直廬爲隘移家西

安門外夤夜潛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卽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不知其何心帝病亟勿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憾之 十二月改四川龍川宣撫司爲龍安府割保寧之江油成都之石泉二縣隸之分福建龍溪縣地置海澄縣以漳浦縣地益之又分龍巖縣地置寧洋縣以大田永安二縣地益之 庚子帝大漸自西苑還乾清宮是日崩年六十徐階草遺詔凡政令不便者悉改之起用大禮大獄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治罪罷一切齋醮工作及例外采買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爲帝始終盛事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其謀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 壬子裕王卽位大赦天下免明年田賦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通賦 大行之初崩也

提牢主事以海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疑當赴西市恣飲噉
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
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甲寅詔
釋瑞及何以尙復其官 禮部尙書高儀以大行皇帝服制未
除請遵弘治十八年例歲暮大祫孟春時享皆遣官攝事樂設
而不作帝卽喪次致齋陪祀官亦在二十七日之內宜令暫免
從之

明紀卷第三十六終



明紀卷第三十七

遷吉出身工部候補事虞衡司行走陳鶴養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

穆宗紀一

起隆慶元年丁卯訖隆慶三年己巳凡三年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宏孝莊皇帝隆慶元年春正月胡應嘉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召訪諸卿顧問侍從令科臣隨事議駁帝納焉復前通政使樊深給事中邱橐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垣吳時來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御史何維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寺正卅德純等三十三人官卹直諫諸臣以楊繼盛爲首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沈鍊楊允繩竝光祿寺少卿

楊最右副都御史諡忠節王思右諭德薛宗鎧何光裕曾翀太常寺少卿裴紹宗張原浦鉉葉經周天佐仵瑜臧應奎殷承敘光祿寺少卿各任一子官贈唐胄右都御史楊慎楊名光祿寺少卿王元正修撰羅洪先光祿寺少卿諡文莊徐文華右僉都御史劉濟太常寺少卿馬錄太僕寺少卿劉琦盧瓊程啓充王宗茂光祿寺少卿熊浹少保諡恭肅楊爵光祿寺卿任一子李璋豐熙張翀張侃余翺陳讓桑喬包節方一桂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郭希顏章鑰竝贈卹如制 高儀遵遺詔會廷臣議郊社及配享祔廟諸禮言天地分祀不必改旣祭先農不當復祈穀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祭當廢孝潔皇后當祔廟孝烈皇后別祀宏孝殿從之 吏部

侍郎陳以勤條上謹始十事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
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攬權聽言尤切帝嘉其忠懇 癸亥
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給事中魏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
疏切諫 戊辰復鄭王厚烷爵增祿四百石厚烷還邸載堦始
入宮 論王金陶世恩死奪陶仲文邵元節顧可學盛端明朱
隆禧等官及贈諡奪姜儆王大任官 丁丑追尊母康妃杜氏
爲孝恪皇太后祀神霄殿 吏部尙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
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無下考者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
鄉里頗有所申救侍郎吳嶽詣內閣抗聲曰科臣敢畱考察罷
黜官有故事乎博亦乞休帝以應嘉實佐察責其牴牾下閣臣
議罰郭朴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徐階旁睨高拱見拱

方怒勉從之言路譁然謂拱以私怨脅階斥應嘉歐陽一敬爲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竝疏爭階乃調應嘉建寧府推官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拱欲階擬杖階從容譬解終不遣言者拱益怒與階忿爭閣中 二月戊子祭大社大稷 庚寅封杜繼宗爲慶都伯李銘德平伯陳景行固安伯繼宗孝恪皇太后之弟銘帝元妃父景行妃父也 乙未立妃陳氏爲皇后 陳以勤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侍郎張居正改吏部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畏憚

之異於他相 初匠役徐杲以營造躐官工部尙書修廬溝橋所侵盜萬計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帝卽位削其官內官監太監李芳復劾之下獄遣戍盡汰其所冒冗員 追諡元妃李氏爲孝懿皇后 三月給事中王治言獻皇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爲武宗叔實嘗北面事武宗今與祖宗諸帝竝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帝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又言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又請勤朝講親輔

弼疏入報聞 吏部以吳百朋積苦兵閒稍遷大理卿歐陽一敬等請開百朋討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聽撫從之 壬申葬肅皇帝於永陵廟曰世宗 乙酉土蠻犯遼陽指揮王承德戰歿 先是司禮中官及藩邸近侍廕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御史周宏祖方督屯田馬政馳疏請止資金幣或停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埽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嚙笑則彼無亂政之階而聖德嫺太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廕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尙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炳然居澤位不能効澤忠無所逃罪報聞 夏四月丙戌朔享太廟 高儀

請召對大臣報可 丙午禁屬國毋獻珍禽異獸 丁未御經

筵 戶部尚書葛守禮言畿輔山東流移日眾以有司變法亂
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尙不
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
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
戶部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
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爲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
不問石數吏書黃緣爲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於收解乃又
變爲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
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
而爲一是爲挪移者地也願敕所司酌復舊規從之 甲寅贈

前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謚文成周尙文太傅謚武襄 朱衡開
廣秦溝自魚臺南陽抵沛縣畱城百四十餘里而濬舊河自畱
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餘里與黃河會又築馬家橋堤三萬
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過河之出飛雲橋者趨秦溝以
入洪五月己未工成自是黃水不東侵沛流遂斷運道大通
太常寺卿鄒應龍等省牲北郊東廡太監馮保傳呼至道者引
入正面焚香儼若天子應龍大駭劾保僭肆保深銜之 辛酉
祀地於北郊 復前大學士楊廷和等官謚廷和文忠蔣冕文
定喬宇莊簡汪俊文莊王廷相肅敏林俊貞肅梁材端肅何孟
春文簡翁萬達襄毅吳廷舉清惠徐問莊裕聶豹貞襄孫繼魯
清愍楊守謙恪愍鄒守益文莊鄭曉端簡彭澤襄毅陶諧莊敏

劉玉端毅商大節端愍張經襄愍吳瑞文肅皆贈官任一子改
石珪諡文介 葛守禮奏定國計簿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
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納備錄簿中自
府州縣達布政司送戶部稽考以清隱漏挪移侵欺之弊又以
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
時令天下歲以文冊報部乃請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
巖分行天下董其事覃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冒宜乘給賞
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乃以賈怨耶議乃止 御史齊康劾
徐階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階疏辨乞休諸給事御史
以康受高拱指羣集闕下詈而唾之歐陽一敬首劾康康亦劾
一敬互指爲黨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譽階南京科道拾遺亦及

拱尙寶司丞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拱康竟黜去拱不自安丁丑乞養病歸郭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畱之拱以舊學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頗快恩怨以故不安其位 六月鮎魚口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朱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 京師雨潦壞廬舍兵部郎中鄧洪震言入夏以來淫雨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作白日無光大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疊見傳聞後宮遊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

習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奸宄
潛生寇戎軼犯其何以待之帝納其言 戊戌詔修省素服避
殿御皇極門視事都御史王廷督諸御史分行振卹 御史張
價請易皇極諸殿名盡復其舊高儀持不可乃已 南京振武
營兵屢譁徐階欲汰之慮其據孝陵不可攻秋七月令操江都
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駐陵旁而令兵部罷振武營以其卒分
隸二教場及神機營 辛巳招撫山東河南被災流民復五年
八月癸未朔釋奠於先師孔子禮部侍郎趙貞吉講大禹謨
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逾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
注意焉 詔翰林官撰中秋宴致語徐階言先帝未徹几筵不
可宴樂帝爲罷宴 太常寺少卿周怡陳新政五事語多刺中

貴時近習方導上宴遊怡疏上忤旨出爲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岑用賓爲怡訟不納 追贈夏良勝申良等官時先朝直節諸臣卹錄殆徧獨馬從謙爲中官所沮王治龐尙鵬力爭帝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不許 九月命中官分督團營徐階力陳不可乃止 乙卯俺答帥眾數萬分三道入井坪朔州老營偏頭關諸處詔嚴戰守寇長驅攻岢嵐及汾州宣大總督都御史王之誥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元月黑雲龍四營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天門關遏其東歸山西巡撫都御史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維岳不敢前癸亥寇陷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屠其民復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殺男女數萬所過無孑遺歷

十有四日乃去事聞維岳世威寶論死繼洛成邊吳落職之誥以還守南山止貶二秩 帝臨朝拱默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愠目懾之本猶刺刺語帝不悅而罷魏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 壬申土蠻犯薊鎮掠昌黎盧龍遊騎至灤河詔王之誥還駐懷來巡撫都御史曹亨駐兵通州 龐尙鵬及同官凌儒等攻郭朴不已朴三疏乞歸甲戌致仕朴爲人長者兩典銓衡以廉著以高拱故不容於朝時頗有惜之者 乙亥總兵官李世忠援永平與土蠻戰於撫寧京師戒嚴遼東巡撫都御史魏學會入駐山海關冬十月王治歐陽一敬等劾兵部尙書郭乾

侍郎遲鳳翔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丙戌寇退京師解嚴學
曾檄諸將王治道等追寇至義院口大霧寇迷失道諸將莫敢
戰游擊將軍張臣帥所部千人擐甲直馳呼聲震山谷寇以數
騎嘗奮前斬之追至棒槌崖斬首百十餘級墜崖死傷者無算
巡按畿輔御史郝杰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
臣而弛於武弁及於主帥而畧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又劾
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觀望不戰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又奪
遼東將士棒槌崖戰績竝論副使沈應乾游擊李信周寯罪帝
皆從之黜應乾下信寃獄敕燾隨卿還籍聽勘 吳時來薦譚
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徵調從之
給事中陳瓚請誅奸黨之殺沈鍊者鍊子襄亦上書言楊順路

楷殺人媚奸狀詔下順楷獄論死 甲辰諭羣臣議邊防事宜

總督三邊侍郎王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
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奇雷龍等河套部著力免行牧河
東龍潛出興武塞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 十一
月癸亥祀天於南郊給事中舒化聞帝咳聲推論陰陽妬復之
漸請帝法天養微陽詞甚切直 改隆慶州曰延慶州衛曰延
慶衛延慶右衛 王治請追諡何塘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
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其鍛成言及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十二月
復言大學士諡文愍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訟銑志在立
功身罹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部尙書諡襄愍 工
部主事楊時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朝講爲

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爲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爲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曰土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焉 朝覲天下官王廷請嚴禁饋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從之 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 廣東賊大起

二年春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高儀偕僚屬諫徐階等亦以爲言乃親祀如禮 李芳奏革上林苑監增設阜隸減光祿歲增

米鹽及工部料物司禮諸中官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鼇山燈導帝爲長夜飲芳數切諫帝不悅先是真人張永緒死無子吏部主事郭諫臣上章請奪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議巡撫都御史任士憑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號改授上清觀提點秩五品以其宗人國祥爲之己卯給事中石星言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臣竊見陛下入春以來爲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逆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因陳六事一曰養聖躬二曰講聖學三曰勤視朝四曰速俞允五曰廣聽納六曰察譏諂疏入帝怒以爲惡言訕上命廷杖六十斥爲民滕祥監杖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

星妻鄭氏誤聞星已斃遽觸柱死聞者哀之 二月南京刑部
侍郎吳悌卒 建楊繼盛祠於保定賜名旌忠 丁酉寇犯柴
溝堡守備韓尙忠戰死 己亥耕藉田 丁未帝如天壽山謁
長陵永陵庚戌還宮免所過田租有差 帝登極詔書蠲天下
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戶部
尙書馬森鉤校搜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
節儉帝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
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
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
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
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

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鉤銖不過紆目前之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眾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 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僉都御史龐尙鵬分理九邊屯鹽 三月詔遣中官李佑督蘇杭織造雷禮等執奏不從郝杰言登極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內臣專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 辛酉立子翊鈞爲皇太子詔赦天下太子方六歲性岐嶷帝嘗馳馬宮中諫曰陛下天下主獨騎而騁寧無銜蹶憂帝喜下馬勞之陳皇后病居別宮太子隨生母李貴妃每晨候起居后聞履聲輒喜爲強

起取經書問之無不響答貴妃亦喜由是宮闈甚和 初吳平
餘黨曾一本突海豐惠來間廣東總兵官湯克寬倡議撫之令
居潮陽下澮地未幾激民變一本亦反賊大起執澄海知縣敗
官軍守備李茂材中礮死乙丑詔俞大猷暫督廣東兵協討
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王治帥同官諫徐階楊博
郝杰等竝阻止皆不聽丙子幸南海子命京營諸軍盡從比至
荒莽沮溼帝甚悔之 戊寅京師地震命百官修省 周宏祖
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旗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
黑豆此皆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
道邊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庭輒見撓阻如閱馬核庫詔出
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核

之疏畱中內臣爵賞謝辭溫旨遠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絕無者疏入不報 總督薊遼保定侍郎譚綸言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眾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饟歲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戚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爲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尙嚴而燕趙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

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
令總兵參游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
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
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
濟緩急三年後邊兵旣練遣還夏五月命繼光以都督同知總
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餘如綸
所請仍令議分立三營事宜 六月庚辰遣使兩畿錄囚 己
酉曾一本寇廣州殺知縣劉師顏詔切責總督張瀚停總兵官
俞大猷郭成俸 移程番府入貴州布政司城與宣慰司同治
譚綸言薊鎮鍊兵踰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
實也今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

閒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議論不能有爲故綸疏及之而巡撫都御史劉應節果異議巡按御史劉翹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帝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論應節等無撓綸相度邊隘衝緩道理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犄角節制詳明異時調陝西河間眞定兵防秋至是悉罷 秋七月己酉賊入廉州 中官許義挾刃脅人財爲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笞羣小璫伺學道早朝邀擊之左腋門外王廷將糾之徐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廷疏上分別逮治論戍有差 魏時亮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饟不支也公

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
祿萬石者歲蠲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一千石者二十之一
以贍貧宗立爲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
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
計也邊饑莫要於屯鹽近邊大臣龐尙鵬鄒應龍凌儒經理事
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河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
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
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尙鵬等三人分任塞下
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
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
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

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多
議行 曾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 徐階所持諍
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皆側目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
賈人金事稍泄陰求階子璠居間璠謝不見齊恨撫齊康疏語
論階階請歸丙寅許致仕賜馳驛以李春芳請給夫廩璠書褒
美行人導行如故事舉朝皆疏留報聞而已春芳代爲首輔益
務以安靜稱帝意張居正視之蔑如春芳嘗歎曰徐公尙以人
言罷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
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 王廷發張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
軍宣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爲言卹邊商革餘鹽數事爲大
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迹頗露齊懼得罪乃借攻階冀

自掩遂下齊錦衣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戍詔釋爲民 兩廣
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總督都御史張瀚請如三邊例乃悉
聽節制 九月逮湯克寬訊治 召鄒應龍等還命龐尙鵬兼
領九邊屯務尙鵬疏列鹽政二十事鹺利大興 工部尙書雷
禮言中官滕祥傳造器物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
萬工部存畱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罪
祥令禮致仕 冬十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振淮徐饑 初
遼王憲爚以奉道爲世宗所寵賜號真人予金印張居正家荆
州與憲爚有隙帝卽位御史陳省劾憲爚諸不法事詔奪真人
號及印已而巡按御史邵光先復劾其大罪十三命刑部侍郎
洪朝選往勘湖廣副使施篤臣憾憲爚甚朝選至篤臣詐爲憲

燾書饋朝選因劫持之憲燾建白燾曰訟冤之燾篤臣驚曰王
反矣使卒五百圍憲燾宮朝選具得憲燾淫虐潛擬諸狀還朝
實其罪不言反帝以憲燾宜誅念宗親免死己亥廢爲庶人錮
高牆遼國除諸宗隸楚藩以廣元王術堦爲宗理 甲辰免畿
內河南被災秋糧 十一月壬子宣府總兵官馬芳帥參將劉
潭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襲俺答帳於長水海子敗之還至塞
追者及又大敗之鞍子山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
數出師擣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蓄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
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
輿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 辛酉免江西被災稅糧 滕祥
等媒孽李芳帝怒勒閒住已復杖八十下刑部監禁待決毛愷

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
錮祥等益橫己巳命廣東福建督撫將領會剿曾一本南
贛萬羊山跨湖廣福建廣東境故盜藪四方商民種藍其間至
是盜出劫巡撫都御史張紳遣守備董龍剿之龍聲言搜山諸
藍戶大恐盜因煽之嘯聚千餘人兵部令紳會江西巡撫都御
史劉光濟協議撫剿之宜久乃定十二月山西靜樂民李良
雨化爲女御史宋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
挽氣運帝嘉納之魏時亮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
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卽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
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
望竣則召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不行庚寅世

宗神主祔太廟 丁酉限勦戚莊田 貴州總兵官石邦憲卒
邦憲生長黔土熟苗情善用兵大小數十百戰無不摧破所得
俸賜悉以饗士家無贏資爲總兵官十七年威震蠻中與四川
何卿廣西沈希儀竝稱名將 帝詔戶部購寶珠馬森執奏魏
時亮及御史賀一桂等繼爭皆不聽御史詹仰庇言頃言官諫
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
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
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
之端漸啓弼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
況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之
財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餼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倒

置乎不報 木邦土舍罕拔告捷有司索賂不爲請拔怒集兵梗往來道已而食鹽乏乞於緬緬以五千簞饋拔德緬往投之潞江宣撫線貴聞之亦入緬莽瑞體自以起孤微有兵眾謀內侵命貴召隴川土官多士寧士寧言中國廣大誠勿妄動瑞體稍稍寢

三年春正月壬子大同總兵官趙尙敗俺答於宏賜堡 戚繼光言薊鎮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弊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陳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

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

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贅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從之而浙兵止弗調 馬芳乞寢己廕子贖田世威劉寶罪爲御史所劾敕戒諭之 析廣東歸善縣地置長寧永安二縣以英德翁源二縣地益長寧長樂縣地益永安

帝頗耽聲色陳皇后微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莫敢言御史詹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卽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訟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疾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卻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旨下中外驚喜仰庇益感奮二月庚辰免陝西被災秋糧譚綸之至薊鎮也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呼吸者

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乃議起居庸至山海築敵臺三千控守要害與戚繼光圖上方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未強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議上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 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郝杰等劾其違制遂削職 三月改程番府名貴陽府析江西龍南縣地置定南縣以安遠信豐二縣地益之 復丁汝夔等六人官 戊辰曾一本復犯廣東陷碣石衛裨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以叛亡入賊中 沐

朝弼素驕事母嫂不如禮奪兄田宅匿罪人蔣旭等用調兵火符遣人訶京師廷議遣大臣有威望者鎮之乃改鄒應龍兵部侍郎巡撫雲南罷朝弼令其子昌祚以都督僉事總兵鎮守

夏四月遼東寇張擺失等屯塞下夾河山城副總兵李成梁迎擊斬百六十級餘眾遠徙遂空其地 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

戶部尙書劉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又言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卽存庫之數亦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給事中李己楊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

交章乞如體乾言李春芳等皆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吉
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子城己丑雷龍等出花馬池長
城關與戰大敗之開湖廣竹筒河以洩漢江周雲翔等屯
平山大安峒將寇海豐五月庚戌廣東總兵官郭成偕南贛軍
夾擊之斬首千三百餘級獲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生
繫雲翔誅之甲寅巡視十庫御史詹仰庇疏言內官監歲入
租稅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內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數
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內官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
歸朝宁乞備覈宜畱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
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
則盡以創鰲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因

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故事諸司文移教令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中官素恨仰庇因摘其語爲大不敬帝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罷給事御史之巡視庫藏者楊博爭之不聽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亦不納仰庇爲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六月致仕兵部尙書趙炳然卒謚恭襄海瑞爲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鳳繼祖之敗也守臣請改設流官而以索林支屬鳳思堯爲經歷奉鳳氏祀思堯父厯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

亂知府劉宗寅遣諭之不聽聚眾稱思堯知府夜襲武定城城中嚴備不能克退屯魯墟閏月宗寅夜出兵斫其營賊潰追至馬刺山禽厯伏誅 秋七月壬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至徐州壞田廬無算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進 乙酉詔天下有司實修積穀備荒之政 壬辰遣使振沿河被災州縣 致仕禮部侍郎瞿景淳卒贈尚書諡文懿 曾一本橫行閩廣間俞大猷將赴廣西總督兩廣都御史劉燾令會閩師夾擊一本至閩總兵官李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捷賊循馬耳澳復戰會郭成帥參將王詔等以師會次萊蕪澳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八月癸丑燬其舟詔生禽一本及其妻誅之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是役

錫功最鉅加署都督同知 魏學曾請設戰車營於廣寧從之
壬戌禮部尙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貞吉入謝
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
丁卯振南畿浙江山東水災 九月總河都御史翁大立言臣
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境山入地濱溝直趨馬家橋上
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避秦溝濁河之險工部尙書朱
衡同其議帝命卽行之未幾黃落漕通議遂寢時黃河旣決淮
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禮信
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
水從沂州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
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

東南財賦區而江水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
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賊騎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
靈雨旣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內地可慮三也江海間颶風鼓
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
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
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畱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 廣東潮
州諸屬邑賊巢以百數郭明據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
據馬湖剽劫二十載郭成督諸軍擊殺明等俘斬千三百有奇
帝嘗問九邊軍饗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納之數劉體乾言祖
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又繼以
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鎮防守有主兵

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眾各鎮芻饟有屯田其後加民糧加鹽加京運而橫費滋多因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 丙子俺答犯大同總督陳其學恐擾畿輔令趙奇扼紫荆關寇乃縱掠山陰應州懷仁渾源諸處而去其學以捷聞御史燕如宦發奇等失事狀趙貞吉欲置重罰兵部尙書霍冀議貶奇三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不許 辛卯大閱 冬十月辛丑朔彗星見天市垣東北指至二十日滅 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十一月駱問禮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

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
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
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
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
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
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
其言令匹夫皆得自效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
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
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
論是非不徇好惡眾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
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

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敕諸臣奮厲於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畧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輯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官復從中搆之謫楚雄府知事 庚辰京師地震有聲敕修省 韋銀豹數反覆廷議大征擢江西按察使殷正茂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十二月己亥朔詔以災眚浚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廠衛密察舒化等言廠衛徼巡輦下惟詰奸宄禁盜賊耳駕馭百官乃天子權而糾察非法則責在臺諫豈廠衛所得干今命之刺訪將必開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

善類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爲治且廠衛非能自廉察必屬之
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害
帝竝不從諸大臣皆待罪求去亦不允已而事竟寢 龐尙鵬
權旣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
欲攻去之河東巡鹽御史邵永春劾尙鵬行事乖違楊博議畱
之中官方惡博激帝怒譙讓罷博落尙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
劉體乾等交章請畱博不聽 劉體乾言國家歲入不足供所
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革者刊勒成書
報可 趙貞吉易視張居正呼爲張子語朝事輒曰非少年所
知居正與所善司禮太監謀起高拱以扼貞吉庚申召拱以大
學士兼掌吏部事郝杰嘗論拱非宰相器爲所嫉及是請急去

乙丑尙寶司丞鄭履淳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
鳴地震災害洊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飢寒迫身易爲衣
食嗷嗷赤子聖王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
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
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年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
納一諫士以其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
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
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
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閹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
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眾惶惶皆謂羣小侮常
明良疎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

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蠶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商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於此疏入帝大怒廷杖之百繫刑部獄履淳曉之子也 山西巡撫都御史靳學顏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曆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詘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卽以詘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

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饗不減新饗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畱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骨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蓄安得不匱而其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學雜職則丞貳判簿爲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爲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饗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贖亦變通一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鎮

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爲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飢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其貴出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饑本民不

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爲財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賢士大夫爲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資宗祿官俸軍饗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偶有所激則不愛其死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卹農以繫

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卽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倣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

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之
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
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 免兩畿山東浙江河
南湖廣稅糧 是年陝西賊起

明紀卷第三十七終

明紀卷第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候補事虞衡司尋陳鶴簞卹贈府銜給壽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穆宗紀二

起隆慶四年庚午訖隆慶六年壬申凡三年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辛未避殿修省禮部尙書殷士儋以正月朔望日月俱食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內外臣工講求民瘼報聞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劉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海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接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飭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怒賣屈者又

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舒化
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溫詔獎瑞 倭
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督劉燾以戰卻聞給事中溫純
劾燾欺罔時方召燾督京營遂置不問 改陝西總督王崇古
於宣大山西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
檄番漢陷寇軍民帥眾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
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 左都御史王廷致仕
二月刑部尙書毛愷致仕時高拱再相廷恐其修郅愷亦徐階
所引故先後乞休 趙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
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
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霍冀前與貞吉議

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罷總督武臣以文臣爲總理帝報可而以京營事重更協理爲閱視令付大臣知兵者召南京右都御史曹邦輔爲左都御史任之給事中楊鏊劾冀貪庸帝已畱冀冀以鏊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畱貞吉褫冀官給事中戴鳳翔劾海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其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高拱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應猝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

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選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爲令 貴州宣慰安國亨淫虐以事殺其從父信信兄智告國亨反巡撫都御史王諍遽請發兵誅國亨智爲總兵官安大朝畫策且約輸兵糧數萬及師至陸廣河智糧不至諍乃令人諭國亨止大朝毋進兵兵已渡河爲國亨所敗 乙丑分設三大營文武提督六人以恭順侯吳繼爵典五軍都督袁正典神樞焦澤典神機繼爵恥與正等同列三月上疏固辭帝爲罷正澤盡易以助臣溫純請廣求將才毋拘世爵不納繼爵瑾之曾

孫也 廣西忠州土官黃賢相等作亂永康典史李材計擒之
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朱衡議停新造但責
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 海瑞將履新任高拱素銜瑞并其職
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 詔市綿二萬五千斤劉體乾請俟
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李己言三月非用綿時不宜重擾商戶
體乾亦復爭乃命止進萬斤 夏四月戊戌朔京師地震 陝
西賊流入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巡撫都御史嚴清縱寇趙
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卽有罪當罪守土官不宜專責巡
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己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
清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
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旣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皆

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爲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
不出 俺答寇大同宣府轉犯威遠幾破陳其學帥胡鎮等往
救馬芳軍郅至相拒十餘日寇走別部千餘騎攻靖鹵巡撫都
御史方逢時伏兵卻之芳謂諸將曰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間一
牆耳寇不時至非大創之不可乃將兵出右衛戰威寧海子破
之 高拱言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
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爲制以亂
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稍通 舒化偕同官以熱審屆期請宥
鄭履淳及李芳詔釋履淳爲民芳充南京淨軍 操江都御史
吳時來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
劾其濫舉高拱雅不喜時來五月貶雲南副使復爲給事中韓

楫所劾落職閒住時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楫及宋之韓程文涂夢桂等並拱門生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御史汪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 劉體乾數有執爭李己輒助之以是積失帝意會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體乾已執奏不從己復偕同官陳吾德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谷監局以缺乏爲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卽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疏入帝震怒癸酉杖己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

命南京兵部侍郎李遷總督兩廣給事中光懋言兩廣嚮設提督事權畫一今兩巡撫相牽掣不便乃改遷提督兼巡撫廣東而特命殷正茂爲廣西巡撫後遂爲定制 六月陳以勤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酌久任治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惡所言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贓吏一事 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擢翁大立兵部侍郎 給事中賈三近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泰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卹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豪釐不可得形格勢禁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

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
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
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
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
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
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良材宜令勉就是途因
行激勸詔皆俞允 秋七月己巳禁章奏浮冗命撫按官嚴禁
有司酷刑 戶部尙書劉體乾清勁有執帝內供日多數下部
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每疏爭積忤帝意奪
官閒住給事御史光懋凌琯等交章請畱不聽 高拱與趙貞
吉相軋張居正復從中搆之陳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居

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爲解恐終不爲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
戊子許致仕命其子編修于陞侍行 海鹽縣海塘成 乙未

免四川被災稅糧 八月庚戌宣大告警飭邊備 時寒暑皆

罷講殷士儋請如故事四時毋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
觀政要帝嘉納之 舒化偕同官請釋李已刑部尙書葛守禮

等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已及內犯張恩等十
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苟殃死狂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
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眾翕然稱
帝神明 高拱盡反徐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
贈卹者一切報罷九月上疏極論曰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
事之臣假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褻顯將使獻皇在廟之

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乎帝深然之法司坐王金子弑父律拱復上疏曰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爲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帝復然拱言拱再出專與階修郅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帝仁柔弗之竟也 言官追論陸炳罪詔削秩籍其產子都督繹弟太常少卿煒並奪官坐贓數十萬繫繹等追償之 癸酉陝西水災蠲振有差 甲戌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進起潘季馴故官再理河道 壬午免北畿湖廣被災稅糧 癸未俺答犯大同副總兵錢棟

戰死 戊子辛愛寇錦州總兵官王治道參將郎得功以十餘
騎入敵死 葛守禮等議王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
術左道惑眾應坐爲從律編戊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爲天下平
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卹後世議
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爲從孰爲首將以陶仲文爲首則仲文
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何賴哉疏入報聞 京營設六提督後
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溫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甲午罷
之仍置總督協理大臣二人 縉熾之以將軍攝肅府事也定
王如吳氏言聖祖刈羣雄定天下報功之典有隆無替臣祖莊
王受封邊境操練征戍屏衛天家不幸太宗中絕反拘於昭穆
之次不及勲武繼絕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藩衛也章下禮部

高儀爲尚書執不可縉熾重賄中官孟冲屬延長王眞境等再請期必得殷士儋代儀亦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鎮之冬十月許縉熾襲封肅王士儋言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且請別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毋遂私請壞條例帝不聽士儋乃請封爲郡王諸宗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 初邱富死趙全尊俺答爲帝爲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日夜教俺答爲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遊騎薄平陽靈石潞安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卽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那吉恚聞王崇

古方納降癸卯率妻子十餘人來歸方逢時告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帥騎五百往受之崇古畱之大同慰藉甚至乃合詞上疏曰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論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眾繼降者處之塞下卽令把漢那吉統領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辛愛有其眾因加把漢那吉名號令收集餘眾自爲一部辛

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
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
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
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
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尙賢葉夢熊皆言敵
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穀事爲喻兵部尙書郭乾不
能決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丁未授把漢那吉指揮使賜緋
衣一襲黜夢熊爲邵陽縣丞以息異議 高拱以私憾欲考察
科道趙貞吉掌都察院與同事上言頃因葉夢熊言事忤旨陛
下嚴論考覈言官并及陞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
懷忠報主謇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

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
貞吉得其情憾甚壬戌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
所厚以解乃斥溫純舒化劉東星岑用賓及太僕寺少卿張檟
魏時亮大理寺丞耿定向提學副使周宏祖等二十七人皆拱
所惡也 俺答方掠西番聞把漢那吉降急歸令辛愛將二萬
騎入宏賜堡兒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帥眾犯平虜城方逢時
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
時以示俺答俺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一克哈
屯思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俺答
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
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趣之死也俺答疑把漢那吉已死及

聞言心動使使詞之王崇古令把漢那吉緋袍金帶見使者俺
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全等旦至把漢那吉夕返俺答大喜
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
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卽不幸死我孫當襲
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
官并請互市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把漢那吉箭
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弟鐵背台
吉故物也我來求把漢那吉今旣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遣
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
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
名辛愛大慙復遣使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使

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爲者俺答乃召辛愛遣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趙奇過之復由大同北去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十一月丁丑俺答遣使定約崇古以聞帝悉報可己卯祀天於南郊故事郊畢舉慶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禮久廢殷士儋始考定舊儀舉行之高拱猶憾趙貞吉喉韓楫劾貞吉庸橫考察時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眾黨乙酉允貞吉

去拱掌吏部如故貞吉學博才高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九列大
臣或名呼之拱及張居正名輩在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好勝
不相下遂齟齬而去 己丑殷士儋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士儋與高拱等同爲裕邸講官拱善吏部侍郎張四維
欲引共政且惡士儋不親己不爲援士儋遂藉中官陳洪力取
中旨得之 趙貞吉旣去高拱益張修徐階故怨李春芳從容
爲階解拱不悅 俺答夜召趙全等計事卽帳中縛全及李自
馨等數人十二月丁酉來獻王崇古以帝命遣把漢那吉歸厚
賜之感泣再拜而去 旌舉人馮行可孝行 左都御史葛守
禮言畿內地勢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爲壑請倣古井田
之制濬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所司 總督薊遼保定侍郎

劉應節請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許之 乙卯受俘磔趙全等
於市時俺答雖款塞而插漢部長土蠻與從父黑石炭弟委正
從弟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從子黃台吉勢方强泰寧部長速
把亥炒花朵顏部董狐狸長昂佐之東則王杲王兀堂清佳努
楊吉砮之屬時窺塞下遼東總兵官李成梁大修戎備甄備將
校收召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爲選鋒軍聲始振 初施州衛
金峒安撫土舍覃璧爭印相殺傷官軍撫按請治失事諸臣罪
兵部言本衛孤懸境外事起倉卒宜從寬貰以責後功帝然之
命所司相機勦撫

五年春正月璧平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懋言荊州去施州衛遠
不便巡歷夷門西有國初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衛僅五百

餘里請移巴東之石砮司巡檢於野三關本衛之州門驛於河水鋪三會驛於古夷鋪俾閭井聯絡而於百里荒及東卜壠創建哨堡分兵戍守從之 四川都掌蠻爲亂命郭成移鎮討之成尋被劾罷歸 李春芳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卽今春和乞舉行如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二月甲午命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遼東巡撫李秋免高拱欲用副使張學顏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倜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會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會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把漢那吉旣歸俺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令要土蠻昆都力哈

吉能等皆入貢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念土蠻勢孤薊
昌可無患命將士勿燒荒擣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譁
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敕崇古無邀
近功忽遠慮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
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往怯
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
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
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
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
秋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瓢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
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

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旣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把漢那吉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免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也先以減剋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因條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 汪文輝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略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搆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

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弊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尋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鬩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卽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謂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

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專斷卽有闕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所司高拱惡其刺己甫三日出爲寧夏僉事 己未封皇子翊鏐爲潞王 先是韋銀豹數反覆偕其黨黃朝猛等作亂廷議大征高拱欲用殷正茂曰是雖貪可以集事吾捐百萬金予之縱乾沒者半獐可立平也正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與李遷調土漢兵十四萬集眾議時八寨助逆眾請先之敕書亦有先平八寨徐圖古田語正茂獨不謂然先給榜諭八寨八寨聽命乃分兵七哨以總兵俞大猷統之副總兵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黃

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游擊丁山各領一哨復分土兵爲二隊更番清道必先清數里而後行大猷先奪牛河三厄險諸軍繼進連克東山鳳凰等數十寨賊保潮水巢極巔合營攻之十餘日未下大猷陽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世科乘雨登山設伏黎明礮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賊盡死馬浪諸巢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廖元誘獠人生致朝猛梟於軍銀豹窮蹙擇肖己者斬首獻三月捷聞改古田縣爲永寧州設副使參將鎮守并八寨與龍哈哱咳爲十寨立長官司聽守禦調度 廷議俺答封貢事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維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尙書張守直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尙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悉上眾

議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己卯封俺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哈辛愛等授都督同知等官有差封把漢那吉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兵部采王崇古議定市令河套部長吉能亦如約請命下陝西總督王之誥議 夏四月甲午河復決邳州王家口自靈璧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口損漕船運軍千計沒糧四十萬餘石匙頭灣以下八十里正河悉淤 張四維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部承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及王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乞去高拱力護之溫詔慰畱他御史復劾四維拱四維疑出殷士儋指益相搆五月壬戌朔敘古田平寇功 李春芳度高拱輩終不容己兩

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春芳求去益力戊寅聽致仕春芳歸父母並無恙晨夕置酒食爲樂鄉里豔之土蠻犯盤山驛指揮蘇成勛擊走之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敕修省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張齊事謂王廷毛愷阿徐階意羅織不辜刑部尙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廷愷屈法徇私詔奪愷職廷斥爲民宥齊補通州判官王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內犯方許封貢王崇古復上疏曰俺答吉能親爲叔姪首尾相應令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俺答必呼吉能之眾就市河東宣大商販不能給而吉能糾俺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然其言甲辰授吉能都督同知廣西僉事金柱捕得韋銀豹并其子扶枝膠殷正茂送

之京師因自劾詔磔銀豹置正茂不問 俺答旣得封帥諸部
受詔甚恭甲寅使使貢馬帝爲告廟受賀丙辰俺答執趙全餘
黨十三人來獻帝嘉其誠賜之金幣又雜采王崇古及廷臣議
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京 高拱言國初舉人
躋八座爲名臣者甚眾後乃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極
矣請自授官以後惟考政績不問出身從之 大理寺丞孫丕
揚嘗劾高拱秋七月給事中程文誣劾之落職聽勘汪文輝抗
言曰毛舉細故齟齬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爲諸君亦
不可爲也未幾文先得罪去丕揚始獲免 高拱以邊境稍寧
恐將士惰玩請敕邊臣及時間暇嚴爲整頓仍時遣大臣閱視
又言鹽政馬政之官名爲卿爲使而實以閒局視之失人廢事

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爲難宜銓注近地
以卹其私詔皆從之 八月癸卯許河食部互市 潘季馴役
夫五萬盡塞決河十一口濬匙頭灣築縷堤三萬餘丈故道復
通會帝以漕運遲遣給事中雒遵往勘季馴坐漕船行新濬中
多漂沒與總漕都御史陳爌並罷 薊昌臺工成譚綸益募浙
兵九千餘守之戚繼光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
方陳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
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篋筩
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
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
諸邊冠 九月故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廷 癸未三鎮互市

千

成王崇古廣招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
輻輳塞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
馬各有數崇古仍歲詣宏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
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
用兵革歲省費什三 巡撫山東都御史梁夢龍極論海運之
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
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年
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雖風可依視元時
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柔此時出海可保無虞命
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夢龍行之 安國亨之敗官兵也
阮文中代王諍爲巡撫臨行高拱語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

激變也國亨懼大誅冬十月遣使哀辭乞降朝廷未之許 己亥河南山東大水申飭河防 御史趙應龍劾殷士儋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他御史劾張四維四維引去韓楫復揚言脅士儋士儋疑出高拱指故事給事中朔望當入閣會揖士儋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自可耳毋爲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儋勃然起訴拱曰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爲四維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居正從旁解亦諍而對御史侯居良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十一月己巳致仕 沐朝弼旣廢怏怏益放縱葬母至南京都御史請畱之詔許還滇毋得預鎮事朝弼恚欲殺昌祚撫按交章言狀並發其殺人通番諸不法事逮繫詔獄論

死援功錮之南京昌祚嗣公爵 十二月土蠻大入遼東李成
梁遇之卓山麾副將趙完等夾擊斷其首尾乘勝抵巢賊部長
二人斬首五百八十餘級遼鎮邊長二千餘里城砦一百二十
所三面臨敵官軍七萬二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
冬春給料月折銀一錢八分卽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三十
七年大饑士馬逃故者三之二前巡撫王之誥魏學會相繼撫
輯未復全盛之半繼以荒旱餓莩枕藉張學顏首請振卹實軍
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黜懦將數人創平陽堡以通
兩河移游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戰守具悉就經畫成梁敢力
戰深入而學顏則以收保爲完策敵至無所亡失敵退備如初
公私力完漸復其舊 時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

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所納馬又皆不足用議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百四十四萬兵部尙書楊博持不可詔折其半馬政始變 雖遵之効潘季馴也言廷臣可使無出朱衡右者

六年春正月詔衡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工給事中劉伯燮亦薦萬恭異才乃命以侍郎總理河道辛未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凡三百七十里 二月以廣西定祿洞地設新寧州屬南寧府 俺答之封貢也昆都力哈辛愛陰持兩端助其主土蠻爲患宣府巡撫都御史吳兌有智計操縱馴伏之嘗偵俺答離營獵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愕控弦從騎呵之曰太師來犒軍耳皆拜跪迎導且獻酪兌遍

閱廬帳抵暮還市者或潛盜所鬻馬兌使人梃擊之曰後復盜
卽閉關停市諸部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辛愛復擾邊俺答
曰宣大我市場也戒勿動然辛愛猶桀驁俺答常以己馬代入
貢旣得賞賜抵地不肯受宣鎮保塞屬有車夷與史夷雜居辛
愛掠之以其長革固去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兌以史車脣
齒車被掠史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辛愛令還革固而勒
其比妓遠邊辛愛誘比妓五蘭且沁威兀慎歲盜葛峪堡器甲
牛羊兌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盛寵於俺答辛愛嫉妬數
詛詈之三娘子入貢宿兌軍中懇其事兌贈以八寶冠百鳳雲
衣紅骨朵雲裙三娘子以此爲兌盡力昆都力哈嘗求封王會
病死其子青把都擁兵至塞多所要挾兌諭以禍福而耀武震

之青把都懼貢如初辛愛後改名乞慶哈 閏月丁卯帝御皇

極殿門疾作遽還宮 乙亥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廣東

僉事李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還婦女三

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

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擊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

賊渠許恩於陽江材遂之子也 三月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

沐條上海運便宜七事 安慶兵變巡撫應天都御史張佳胤

坐勘獄辭不合調南京鴻臚寺卿 尙寶司卿劉奮庸言陛下

踐祚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

百僚方引領以睹厲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氣漸不逮初臣念

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

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慾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僚建白閣臣擬旨特畱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三慎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

下畱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
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効忠矣五用忠
直邇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
所利而爲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
交章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誠
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尠疏入報聞 給事
中曹大埜疏劾高拱不忠十罪先是東宮出閣召張四維充侍
班官大埜因言四維賄拱得召帝責其妄言命斥之外夏四月
給事中涂夢桂言劉奎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動搖國是程文
言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奎庸與大埜潛搆奸謀傾陷元輔罪
不可勝誅章並下吏部拱陽爲二臣祈寬帝不許謫大埜乾州

判官奮庸興國知州 戊辰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詔輟東宮講讀給事中陸樹德言自四月迄八月爲時甚遙請
非盛暑仍御經筵不許 五月壬辰免廣東用兵諸郡逋賦
海運米抵天津王宗沐梁夢龍並敘功未幾南京給事中張煥
言比聞入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
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
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 初高拱爲祭酒張居正爲
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及拱爲首輔性直而倣同列多不
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徐階之去也令三子事居
正謹而拱銜階甚嫉言路追論不已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
知府蔡國熙爲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階賓客皆避匿獨陸

光祖爲排解拱欲中階危禍楊博造拱力解居正亦從容爲階
言拱稍心動或搆於拱言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拱無子居正多
子戲謂居正造物胡不均居正曰多子甚爲衣食憂拱曰君有
徐氏金何憂也居正色變指天誓辭甚苦拱謝不審給事中宋
之韓具疏且論居正居正知之盛氣謁拱曰公不念香火盟忍
逐我拱錯愕問得其故晨入部出之韓參政以自白馮保次當
掌司禮印拱薦用陳洪洪罷復薦孟冲保與居正深相結謀去
拱居正亦欲專柄兩人交甚固帝得疾保密屬居正豫草遺詔
爲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
赤謝過拱與居正交雖離而惡保欲逐之己酉帝大漸召拱居
正高儀受顧命庚戌帝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六拱於閣中大

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言於皇后貴妃斥冲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又譖拱謂拱斥太子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皇后貴妃皆大驚太子亦色變陸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於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甲子太子卽位詔赦天下祀建文朝盡節諸臣於鄉有苗裔者卹錄尋建表忠祠於南京祀徐輝祖方孝孺等保自登極日升立寶座旁不下又兼督東廠勢益張拱以帝幼冲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又諷給事御史程文劉良弼等交章數保奸雠遵言保一中官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耶抑拜中官耶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拱

意疏下卽擬旨逐保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魏學會遺居正書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居正怒保訴於后妃謂拱擅權不可容后妃領之庚午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驛車出宣武門學會大言曰上踐阼伊始奈何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不明示天下要諸大臣詣居正邸爭之自是益忤出爲南京右都御史給事中宗宏遲希指爭之乃命歸聽調居正與儀請畱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倉皇出國門歎曰南充哲人也諸門生皆避匿中書舍人秦柱獨追送百里外居正遂代拱爲首輔 丁丑高儀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儀性簡靜寡嗜

愍室無妾媵舊廬燬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王
午禮部尙書呂調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帝御平臺召
張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虛
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勸
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帝
稱善徐邳河堤工竣召朱衡還衡疏言國家治河不過濬淺
築堤二策濬淺之法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
人力勝者然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無水不淺蓋
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
衝沙而通水力蓋居七八非專用人力也築堤則有截水縷水
之異截水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湍悍挾川潦之

勢何堅不瑕安可以一堤當之縷水則兩岸築堤不使旁潰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爲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一年爲永賴焉清河之淺應視茶城遇黃河漲落時輒挑河演導淮水衝刷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無足慮也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宜於黃水盛發時嚴閉各閘毋使沙淤若海口則自隆慶三年海嘯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瀦難洩宜時加疏濬毋使積塞至築黃河兩岸堤第當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疏上報聞而已 衡又言徐邳爲糧運正道旣多方築堤請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鋪四鋪一老人巡視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午堤願攜家口者聽詔如其議又言沛縣之密子頭至秦溝口應築堤七

十里徐邳之間堤逼河身宜於新堤外別築遙堤詔使萬恭營之 秋七月丁亥初通漕運於密雲從劉應節之議也 庚寅察京官斥諸不職及附麗高拱者己亥召羣臣於廷詔曰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刊敝詆老成爲無用矜便佞爲有才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報復之資用是薄示懲戒餘皆曲貸諸臣宜祓除前愆共維新政若溺於故習背公徇私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制下百僚皆惕息 帝當尊崇兩宮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並稱皇太后而別加徽號以爲別焉保欲媚貴妃風張居正並加徽號居正不敢違庚子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居正請慈聖太后視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宮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教帝頗嚴帝或不讀書卽召使長跪

每御講筵入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
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爲盥面挈之登輦以出起譚綸兵
部尙書雒遵劾綸而薦海瑞吏部尙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
疏遂寢八月詔議祧廟陸樹德言宣宗於大行皇帝僅五世
請仍奉睿宗於世廟而宣宗勿祧疏下禮部部議宣宗世次尙
近祧之未安因言古者以一世爲一廟今自宣宗至大行凡六
世上合二祖僅八世可以無祧但於寢殿左右各增一室則尊
祖敬宗並行不悖矣帝命如舊敕行遂祧宣宗戊午祀大社
大稷九月甲午葬莊皇帝於昭陵廟曰穆宗建州都督王
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
部爲寇總兵趙完責汝翼啓釁張學顏言汝翼卻杲饋遺懲其

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謂宜
喻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剿殺毋事姑息以蓄禍完懼饋學
顏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顏策時戶部簿
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尙書王
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自弘治來十三司以
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
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
饟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敕邊臣核實
且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
給事中李己言陛下初基弊端盡去傳奉一事豈可尙踵故
常內臣卽有勤勞當優以金帛名器所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

冬十月妖星見慈慶宮後延燒連房御史胡濬乞徧察掖庭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卹優遇其餘無論老少一概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則天爲虐語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爲誰張居正對曰濬言雖狂悖心無他帝未釋嚴旨譙讓濬皇恐請意罪斥爲民李己首論救修撰張元忭繼言之皆不聽己未侍郎王遴吳百朋汪道昆分閱邊防土蠻六百騎營舊遼陽北河去邊二百餘里俟眾集大舉李成梁擊走之遼東奸民闌出海上踞三十六島汪道昆議緝捕張學顏謂緝捕非便命成梁按兵海上示將加誅別遣使詔諭不半載招還四千四百餘口初府江猺攻圍荔浦永安劫知州楊惟執指揮胡潮張居正奏假廣西巡撫都御史郭應聘便宜與之書曰炎荒瘴癘區役數

萬眾不宜淹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徵兵六萬令參將
錢鳳翔王世科指揮王承恩董龍各將一軍以副使鄭茂金柱
都僉事夏道南監之總兵官李錫居中節制未行而懷遠猺殺
知縣馬希武反懷遠古牂牁地界湖廣靖黎諸州猺獠狔狔環
居之猺尤獷悍侵據縣治久吏民率寓府治官軍之征古田也
諸猺懼而聽命希武之官繕城塹程役過嚴猺殺之及經歷等
五人遂反應聘與殷正茂議先征府江破賊巢數十斬馘五千
有奇獠酋楊錢甫等悉授首三閱月府江悉定 十一月乙未
河工成 建州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王杲懼十二月
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張學顏因而撫之 辛酉振榆林延
綏饑 甲戌以大行未期罷明年元夕燈火及宮中宴 禮部

尙書陸樹聲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章省奏牘慎賞賚防壅蔽
納讜言崇儉德擢魁柄別忠邪詔皆嘉納北部要增錢幣兵部
將許之樹聲力爭初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必
先舉之惟恐其不至張居正當國以得樹聲爲重用後進禮先
往謁樹聲對之漠然居正失望樹聲以公事詣政府席稍偏熟
視不坐居正趣爲正席其介介如此 帝冲年卽位馮保朝夕
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卽以聞慈聖太后太后訓帝嚴
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保時與
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居正喜建樹能以
智數御下人多樂爲之盡其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
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已定制覈驛遞省冗官清

庠序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
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有司不及格
者罰奉行不便者相率爲怨言居正不卹也慈聖太后性嚴明
委任居正甚至同列呂調陽莫敢異同萬曆初政綜覈名實幾
於富强太后力爲多 高拱之去也馮保憾猶未釋

明紀卷第三十八終

明紀卷第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吏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養贈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興家參訂

神宗紀一

起萬曆元年癸酉訖萬曆五年丁丑凡五年

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萬曆元年春正月有王大臣者偽爲內侍服入乾清宮保欲緣此族拱與張居正謀令家人辛儒飲食大臣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事下錦衣衛吏部尙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爲解居正憤曰二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等會鞠博陰爲畫計使校尉怵大臣吐實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守禮又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大臣茫

然莫辨希孝懼不敢鞫而罷居正亦迫眾議微諷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矣 郭應聘檄李錫討懷遠錫進次長安鎮天大雨雪無功而還 二月癸丑御經筵 初四川都掌蠻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僭稱王剽遠近其山脩廣而四隅峭仄東北則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峰三岡峻壁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峰爲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巡撫都御史曾省吾請討之詔移貴州總兵官劉顯鎮其地屬以軍事起故將郭成安大朝爲佐調永寧土司奢效忠等合官兵凡十四萬人三月畢集叙州誘執阿苟攻拔凌霄進逼都都寨阿大等遣其黨阿墨固守官軍頓匝月鑿灘以通漕擊斬阿墨拔其寨 丙申詔內

外官舉將材 朵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謀入犯馳喜峰口
索賞不得則肆殺掠獵旁塞以誘官軍戚繼光掩擊之幾獲狐
狸 先是高寶諸河夏秋汎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萬恭請復
儀真江都高郵寶應山陽平水閘二十三以時蓄洩專令濬湖
不復增堤又請建天妃廟口石閘俾漕船直達清河又請復境
山舊閘以制茶城黃家閘之淺朱衡並覆行之遂爲運道永利
初惠潮賊首藍一清等據險結砦連地八百餘里黨數萬人
殷正茂議大征諸賊懼曾廷鳳曾萬璋並遣子入學馬祖昌葉
景清亦陽乞降正茂知其詐徵兵四萬令參將沈誠立沈思學
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將之總兵官張元勳居中節制監司陳奎
唐九德顧養謙吳一介監其軍數道並進賊敗乃憑險自守官

軍徧搜深箐邃谷間元勳偕九德追亡至南嶺一日夜馳至養謙所擊破李坑生得卓子望等進破烏禽嶂廷鳳阻高山夏四月乙丑元勳陽飲酒高會忽進兵擊禽之先後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巢七百餘所禽斬一萬二千有奇潮惠賊平帝爲宣捷告郊廟元勳復討斬餘賊千三百有奇撫定降者巨寇皆靖 庚午旱諭百官修省 五月甲申詔內外官慎刑獄 六月壬申振淮安水災 李錫益徵浙東烏銃手湖廣永順鉤刀手及狼兵十萬人令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楊照戚繼美故參將亦孔昭魯國賢六道並進監以副使沈子木錫自統水師次羅江獨當其衝郭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杲黃土大梅青淇獬獬以孤賊勢賊屯板江大洲累石樹柵潛

以舟襲錫軍錫伏舟敗之水陸並進鳳翔等亦至賊悉舟西遁
錫追擊連破數巢賊據楓木大山前阻隄澗鼓譟出諸軍奮擊
而別以奇兵繞其後賊大奔保天鵝嶺錫以水軍截潯江督諸
將攻斬渠魁二人乘勝復破數巢直抵清州界賊奔大巢亘數
里崖壁峭絕爲重柵拒官軍鏢弩矢石雨下婦人裸體揚箕擲
牛羊犬首爲厭勝諸軍大呼直上四面舉火賊盡殲先後破巢
一百四十獻馘三千五百有奇俘獲撫降者無算錫之行也以
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
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
亦定永福永寧柳城並以賊告洛容殲殺主簿行縣事謝漳錫
令王瑞討永寧楊照討柳城參將門崇文討永福亦孔昭討洛

容己帥舟師屯理定江節制諸軍甫二旬四道並捷斬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賊首陶浪金等俱伏誅廣西巡按御史唐鍊言錫一年內破賊二百一十四巢獲首功一萬二千餘級宜久其任帝可之先是海運至卽墨颶風大作覆七舟漂米數千石溺軍丁五十人賈三近及御史鮑希顏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罷不行董狐狸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秋七月河決徐州房村築隄窪子頭至秦溝口禮部主事朱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張居正屬尙書譚綸劾罷之已而誣漸白給事中陳吾德遂劾儒亦出之外時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請吾德獨不往及是益嫌之九月癸

未振荊州承天及濟南災 王國光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
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贏銀百萬
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
患今一邁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
科則謂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
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
悉以新令從事從之 召王崇古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
行賄營遷詔責其妄言已帝問誰可代崇古者張居正以方逢
時對乃起逢時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逢時與崇古共決大
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信兩人
首尾其濟邊境遂安初逢時分巡口北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

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修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鄰敵勢極孤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尙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吳兌經營修築設兵戍守 劉顯被劾罷曾省吾奏畱之阿大守雞冠嶺顯令人誘以官而分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無備夜半腰絙上斬關入丙戌諸將畢至阿二方三走保牡豬寨郭成及指揮使劉綎先登生繫阿大諸軍攻牡豬禽方三阿二走追獲於貴

州大盤山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爲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鼓山巔羣蠻畢集今已矣初成父爲蠻殺成乃以所斬首級及生禽諸蠻置父墓前剖心致祭顯等討餘孽復俘斬千一百有奇縋顯之子也 癸卯停刑 吏部尙書楊博致仕廷推代者首葛守禮次朱衡次南京工部尙書張瀚張居正惡守禮慙厭衡驕遂召瀚代博瀚資望淺忽見擢舉朝益趨事居正瀚至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卽出己意輿論多不協爲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瀚厚不行 海寇突閭峽澳俞大猷坐失利奪職復以署都督僉事僉書後府領軍營訓練 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

希孝賄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張居正主之驗封郎中陳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沒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卽希忠祖父輔亦言之後竟贈非制且希忠無勛伐豈宜濫寵左侍郎劉光濟署部事受指居正爲刪易其稟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懌有年卽日謝疾去遂贈希忠定襄王諡恭靖兩都言官諫不納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冬十一月庚辰張居正言近年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請申成憲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註銷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庶名必中實事可責成從之 己亥

慈寧宮後室災陳吾德復力爭朱希忠贈王事張居正怒出吾
德爲饒州知府 十二月己未振遼東饑 中官不樂禮部尙
書陸樹聲屢宣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趨至則曹司常事
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張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行相平
泉矣平泉樹聲號也樹聲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
揆席耶且虛拘何益請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
多切中報聞而已居正就邸舍與別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
爓比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翛然
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不及一紀 曾省吾言前
參議謝廷瀝隱居三十年家徒壁立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
勵士林詔卽家進太僕少卿 姚安鐵索箐蠻羅思有幻術造

僞印稱亂殺郡守巡撫都御史鄒應龍及沐昌祚發土漢兵討之破向寧鮮摩等十餘寨犁其巢盡得思及其黨 初遼陽東二百餘里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靉陽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佃以時紬不果及汪道昆閱邊李成梁獻議請移孤山堡於張其哈刺佃險山堡於寬佃沿江新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於朝報可邊人苦遠役出怨言會王杲犯邊殺游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張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卽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 復置南直隸青浦縣改廣東東莞守禦所爲新

安縣

二年春正月甲午召見朝覲廉能官浙江左右布政使謝鵬舉等
二十人於皇極門面加獎厲賜銀幣酒饌從張居正之請也
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與董狐狸共逼長禿令入寇戚繼光逐
得之以歸長禿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二寇乃帥部長親族
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禿繼光及總督
都御史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峰口受其降皆羅
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 二月甲
寅振四川被寇諸縣 譚綸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
顯劾綸衰病張居正素善綸而馮保欲緣是爲雒遵罪傳旨詰
嵩必顯欲用何人代綸令會遵推舉遵等惶懼不敢承俱貶三

秩調外

改四川戎縣爲興文縣

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

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漸淤於是邳州淺房村決徐呂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海口之沙乃日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所之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濬川爬法命河臣勘奏從其所言 潮州賊林道乾之黨諸良寶旣撫復叛襲殺官軍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陽江敗走乃據潮故巢居高山巔不出戰三月官軍營淤泥中副將李誠立挑戰墜馬傷足死者二百人賊出掠而敗走巢固守張元勳積草土與賊壘平用火攻之斬千百餘級遺孽魏朝義等四巢亦降元勳尋與胡守仁共平良寶

黨林鳳惠潮逐無賊 禮部尙書萬士和條上崇儉數事又以

災祲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慝直汰冗員抑干請多犯時忌俺答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毋徇邊臣額外請從之 慈聖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朱衡與科臣俱執奏不聽給事中趙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驚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 給事中張楚城請令諸司久任府州縣以厯俸六年爲率間有才不宜於官官不宜於地者聽撫按官量行更易其布按二司參政參議等官陞遷約以三年在內科道部曹約以六年下吏部議行之夏四月丙寅詔內外官行久任法 張居正獻白燕白蓮頌南京給事中

余懋學以帝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居正顧獻瑞
非大臣誼抗疏論之 五月辛丑穆宗神主祔太廟 工部尙
書朱衡性强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所喜給事中林景暘劾
衡剛愎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未幾大雨壞昭陵
陵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太子太保 南京中官張進醉辱給事
中王頤鄭岳及同官楊節交章論未報趙參魯言進乃守備中
官申信黨不并治無以厭人心張居正以信方結馮保遂奪岳
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以悅保己而徐說保裁抑其黨毋與六
部事其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誚之其黨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
保信尋爲余懋學劾罷 秋八月己巳振山西災庚午振淮揚
徐水災 世宗末年崇奉眞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審

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歲一審決從之冬十月甲寅決囚時承平久羣盜蠭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卽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繫或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爲衰止居正用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刑部員外郎艾穆錄囚陝西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比穆還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 丁卯視朝閱銓選 王杲復大舉入邊李成梁檄副將楊騰游擊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參將曹簠挑戰諸軍四面起敵大奔盡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溝堅壘以自固

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先登
諸將繼之杲走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
千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杲大創不能軍張學顏命盩勒精
騎往大破之追奔至紅力砦杲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
有奸僧僞稱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撫
治鄖陽都御史王世貞曰宗藩不得出城而壽張如此必僞也
捕訊之服辜 閏十二月庚寅詔罷明年元夕燈火 吏部侍
郎陶大臨卒贈尚書諡文僖大臨諸之孫也爲人寬然長者而
內持貞介不以勢利易 倭陷銅鼓石雙魚城張元勳大破之
儒峒俘斬八百餘級 俺答之內附也其子賓兔居松山丙兔
居西海並桀驁俺答老佞佛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

其教丙免乃以焚修爲名請建寺青海爲久居計又脅番人使
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乞令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
俺荅言丙免止因甘肅不許開市寧夏及道遠艱難雖有禁令
不能盡制方逢時亦言開市便乃許丙免市於甘肅賓免市於
莊浪歲一次旣而寺成賜額仰華

三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廟 遼東六堡成斥地二百餘里於是
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 二月戊寅祀大社大稷 辛
巳詔南京職務清簡官不必備革六部侍郎以下官 編修張
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
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
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宜日分

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爲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奏行其議丙申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 總河都御史傅希摯請開泃河以避黃險命給事中侯于趙往會希摯及巡漕御史劉光國確議以聞己而議竟寢希摯又請濬梁山以下與茶城互用淤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而挑新築壩斷流常通其一以備不虞詔從所請 三月高家堰決高郵寶應興化鹽城並爲巨浸黃水躡淮逼鳳陽泗州命建泗陵護城石堤二百餘丈 土蠻犯長勇堡李成梁擊敗之 夏四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旣壬申書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謹出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十二事於座右以自警

改河南鈞州曰禹州避帝名也 雲南巡撫都御史鄒應龍

致仕應龍有才氣以劾嚴嵩得重名驟致通顯及是馮保修卻因京察自陳遂罷之臨安土官普崇明崇新兄弟構爭崇明引廣南儂兵爲助崇新則召交兵已交兵退儂兵尙畱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勦守廉掠村聚殺人儂賊乘之再敗官軍人以咎應龍應龍聞罷官不俟代徑歸代者王凝欲自以爲功力排應龍給事中裴應章遂劾應龍僨事巡按御史郭如梧雅不善應龍勘如凝言應龍遂削籍 初錦衣指揮周世臣者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隆慶末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姦弑其主獄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決會尙書王之誥乞假送母

侍郎翁大立署部事憤荷花兒弑主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
乃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同讞竟無所平反置極刑 五月庚
子准揚大水詔察二府有司貪酷老疾者罷之 六月戊辰浙
江海溢 戊寅命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
蘇松常鎮大水 給事中徐貞明上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
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强
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
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
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
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
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

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
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於猫兒一灣其欲不氾濫
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
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畱以瀦水稍高者皆
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
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
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
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
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
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
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

班曰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句軍離其骨肉而軍壯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饗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譚綸言句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尙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議遂寢

左都御史葛守禮致仕 秋七月安南遣使賀卽位且補累年所缺之貢時莫氏漸衰黎氏復興互相構兵其國益多故張四維家素封歲時饋問張居正不絕又結武清伯李偉爲援復召掌詹事府是春居正請增閣臣因薦四維馮保亦與善秋八月丙子進四維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政事一

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
恂恂若屬吏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 丁丑河決碭山及邵家
口曹家莊韓登家口時高家堰尙未修築徐邳淮南北漂沒千
里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數年 戊子免淮揚鳳徐
被水田租 余懋學疏陳崇惇大親謇諤慎名器戒紛更防佞
諛五事張居正方務綜覈以懋學爲刺己斥爲民永不敘錄萬
士和言直臣不當斥不聽 王之誥踰時不至被劾九月之誥
請終養許之改王崇古爲刑部尙書 禮部尙書萬士和積忤
張居正方士倚馮保求官士和又持不可給事中朱南雍承風
劾之遂謝病去吏部侍郎馬自强代禮官所掌宗藩事最多先
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爲奸利自强擇其當者俾僚吏遵

字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
行止吏無所牟利 戊午京師地震冬十月丁卯再震敕羣臣
修省 戊辰停刑 十一月乙巳祀天於南郊張居正等輯郊
祀新舊圖考進呈舊禮者太祖所定新禮世宗所定也 十二
月辛未詔罷明年元夕燈火 御史傅應禎陳重君德蘇民困
開言路三事言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
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拙分中使本非舊
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
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
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畱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卹耶此
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

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
上軫卹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
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
撫聽糾府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
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
吏乾沒並曠然除之民困旣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
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爲典
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
煥等封書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
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己大怒
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

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獄護視亦坐謫 炒花大會黑石炭黃

台吉卜言台周以兒鄧煖免拱免堵刺兒等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掠副總兵曹簋馳擊之敵轉掠瀋陽見城外列營乃據西北高墩李成梁邀戰發火器敵大潰棄輜重走追至河溝乘勝渡河擊斬以千計 初林鳳屯錢澳求撫殷正茂不許遂自澎湖奔東番魍港爲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及是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沈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澍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 改廣西養利州爲流官 張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救其長加考察遼東巡按御史劉臺

誤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臺抗章論居正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監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卽有擅作威福者尙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卽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旣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旣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

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無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堪身後託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賊穢狼藉及驟躡銓衡唯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官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

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遲延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

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噉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齟齬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讎視正士祖宗之法若是乎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鼐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官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

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卽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卽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惻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辨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傳應楨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楨同邑厚善實有所主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於臣且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

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爲降御座手掖之慰畱再三居正強諾猶不出視事吏部侍郎何維柏倡九卿奏畱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錦衣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九卿之奏畱張居正也尙寶司卿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略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己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於唐介是也今居正畱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介意乎居正大恚出樵爲南京鴻臚寺卿二月督漕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洪潦奔衝蓋緣海濱汙港久湮入海止雲梯一徑致海壅沙橫河流氾溢而鹽安高寶不可收拾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止治河

而不知沿海請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審度地利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哉又言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開挑新口以迎掃灣之溜而於金城至五港岸築堤束水又言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而安東自眾流滙圍祇文廟縣署僅存椽瓦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帝不欲棄安東而命開草灣如所請 戶部尚書王國光致仕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曆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畱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初京軍支糧通州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又以天下錢穀散隸諸司請歸并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

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自是皆爲永制 析江西安遠縣地置長寧縣以會昌縣地益之

夏四月析廣西平樂富川二縣地置昭平縣 五月戊申祀地

於北郊 馮保同法司錄囚 六月庚辰復遣內臣督蘇杭織

造 秋七月丁酉諭吏戶二部清吏治蠲逋賦有差明年漕糧

折收十之三 巡撫應天都御史宋儀望言三吳水勢東南自

嘉秀沿海而北皆趨松江循黃浦入海西北自常鎮沿江而東

皆趨江陰常熟其中太湖最爲巨浸流注龐山瀆墅澱山三泖

陽城諸湖乃開浦引湖北經常熟七浦白茆諸港入於江東北

經崑山太倉穿劉家河東南通吳淞江黃浦入於海諸水聯絡

四面環護中如仰孟杭嘉湖常鎮勢繞四隅蘇州居中松江爲

諸水所受最居下乞專設水利僉事章下部議壬寅遣御史督
修浙江水利 甲辰修泗州祖陵 辛亥草灣河工成長萬一
千一百餘丈塞決口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 八月壬戌釋奠
於先師孔子 九月河決崔鎮及韋家樓沛縣縷水堤豐曹二
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金鄉魚臺單曹田廬漂溺無算給事中
劉鉉疏議漕河語侵吳桂芳桂芳言草灣之開以高寶水患衝
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
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旣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
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陞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
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
廣東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林鳳平之 冬十月乙亥振

徐州及豐沛等七縣水災蠲租有差 炒蠻入掠古北口立功
總兵官湯克寬偕參將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戰死 起龐尙鵬
故官巡撫福建尙鵬奏蠲逋餽銀推行一條鞭法屬吏咸奉職
黑石炭大委正營大清堡邊外謀錦義李成梁帥選鋒馳二
百里逼其營攻破之殺部長四人 倭犯定海 鳳陽淮安二
府土廣人稀加以水災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灌莽巡按御史
邵陞條上營田九事以爲勞來安集之計

五年春正月己酉詔鳳陽淮安力舉屯田 二月乙丑振廣西
饑 馮保家畿內張居正屬巡撫都御史孫丕揚爲建坊拒不
應知二人必怒遂引疾歸 周藩宗正睦樺舉文行卓異睦樺
幼端穎覃精經學尤邃於易春秋內行修潔事親晨昏不離側

喪三年居外舍有弟五人親爲教督盡推遺產與之爲宗正約
宗生以三六九日講五經盛寒暑不輟嘗以古人經解殘闕放
失乃訪求繕寫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敘而傳之訪購
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邱李氏書萬卷丹鉛厯然論者以方
漢之劉向 夏四月兵部尙書譚綸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綸
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一萬一千五百嘗戰酣刃血漬腕
累沃乃脫與賊繼光其事齊名稱譚戚 廣東德慶州羅旁瑤
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殷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提
督都御史凌雲翼議先鷁勦參將陳璘破九十巢已分十道大
征令張元勳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
二千八百餘人五月癸巳羅旁瑤平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

連城諸處鄰境猺獞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捷聞升瀧水縣爲羅定州又分其地置東安西寧二縣以德慶州及高要新興封川諸縣地益之設監司參將等以守積患頓息 議者爭言貢市利害方逢時方入掌戎政瀕行上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効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俺答罰治卽俯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敵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卽歸何有充斥財貨

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戶部客
饗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
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
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
臣首領不保朝廷爲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
置乖方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
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旣
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
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
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
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

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比至京復奏上款貢圖 土蠻大集諸部犯錦州要求封王張學顏言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効順同賞既取輕諸部亦見笑俺答臣等謹以正言卻之會大雨敵亦引退李成梁掩其巢得利而還 秋八月癸亥河復決崔鎮

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爲河所迫徙而南傅希
摯議塞決口束水歸漕吳桂芳則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
海之路帝令急塞決口俟水勢稍定乃從桂芳言尋以二人意
見不合乃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給事中湯聘尹議導
淮入江以避黃會吳桂芳言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
駛淮遂乘虛湧入清口淮揚水勢漸消乃寢聘尹議管理南
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
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寶邵伯諸湖湖隄盡沒則以淮
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由於清口之淤塞清
口之淤塞由於黃河日高淮水讓河而南徙蓋自高家堰廢壞
而清口內通濟聞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淮泗之力分黃河得以

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旣淤則上流不得
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畢運而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
不能爲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又迫僅完堤工
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
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
年糧運不惜數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爲一勞永逸至
高家堰朱家等口須及時築塞使淮泗并力足以敵黃則淮水
之故道可復興鹽海口堙塞亦宜大加疏濬下河漕諸臣議
閏月乙酉朔日食陰雲不見 錦衣馮邦寧者保從子也道遇
刑部尙書劉應節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悅會雲南參政羅
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之譚禪給事中周良寅疏論之應

節汝芳並罷 九月司禮太監孫得勝傳旨奉聖母諭大婚期
近命閣臣於三覆奏本擬旨免刑張居正言祖宗舊制凡犯死
罪鞫問既明依律棄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齋醮始有暫免
不決或間從御筆所句量行取決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舊制
也臣等詳閱諸囚罪狀皆滅絕天理傷敗彝倫聖母獨見犯罪
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
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氣上干天和所傷必多今不行刑
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乖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
給事中嚴用和等亦以爲言詔許之 己卯張居正丁父憂帝
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
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固畱居正

學士王錫爵侍講張位趙志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修撰
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弗聽中旨令張瀚諭畱居正瀚
心非之以問何維柏維柏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會居正自爲
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陽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
事也何關吏部冬十月戊子彗星見西南蒼白色長數丈氣成
白虹由尾箕越斗牛逼女經月而滅詔百官修省居正復令客
說瀚瀚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恐御
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畱舉朝和之御史趙煥獨不
署名瀚亦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嗾給事中王道
成御史謝思啟摭他事劾瀚勒致仕停維柏俸三月南京大臣
議疏畱居正都御史趙錦工部尙書費三暘不可而尙書潘晟

及諸給事御史之疏竟上中行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訐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聖賢之教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纁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卽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用賢言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効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又竊怪居

正之勲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用先朝楊溥李
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於十
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
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嘵嘵爲輔臣請畱背公議而徇私情
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艾穆
與刑部主事沈思孝言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曾士
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畱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
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畱居正也
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
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
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

可也居正今以例畱腆顏就列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
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
下何以處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昭烈曰
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
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自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未聞
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不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
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
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卽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
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中行之上疏以
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對曰未進不敢白也及用賢
等疏相繼入居正謀於保欲延杖之志皋位孔教懋學及侍講

于慎行張一桂田一儻李長春俱具疏救呂調陽格之不得入
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詣居正求解不納乙巳杖中行用賢各
六十斥爲民卽日驅出都城杖穆思孝各八十加梏梏置詔獄
越三日戍穆涼州思孝神電衛中行氣息已絕錫爵持之大慟
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穆亦絕而復蘇刑部觀政進士鄒
元標憤甚俟四人杖畢上疏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
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州縣入學限以十五
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
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
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汎濫爲
災民有駕篙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

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且夫弼成聖學
輔翼聖志不可謂在廷無人也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
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
常之道然後謂之人否則世以爲喪心且以爲禽豕可謂之非
常人哉丁未廷杖八十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
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之至
鎮遠暴死元標乃免是時五人直聲震天下南京御史朱鴻謨
疏救之亦被斥操江都御史張岳請令居正馳驛奔喪龐尙鵬
陸光祖移書勸居正勿譴言者皆不聽時彗星猶未滅人情洶
洶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
已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江陵代

司喪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帝並許之 初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款其從孫切盡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兵部尙書王崇古每作書止之俺答亦報書謝已番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己往未來事號活佛俺答欲掠瓦剌乃請與三鎮通事約誓西迎活佛寄帑於總督宣大侍郎吳兌畱旗箭爲信擁眾西行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於番族以示恩給事中彭應時劉鉉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徇敵崇古疏辨乞休帝優詔報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崇古崇古力請致仕許之俺答至寧

夏欲取道賀蘭山總兵官張臣不可俺答恚語不遜臣夜決漢唐二渠水道不通復陳兵赤木口俺答乃從山後去至瓦剌戰敗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俺答越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番人益遭蹂躪多竄徙老黃河復塞淮水仍漲溢劉鉉請亟開通海口而簡大臣會同河漕諸臣往治乃裁總河都御史官改李世達他任而命吳桂芳爲工部尙書兼理河漕十一月癸丑以星變考察百官罷南京禮部尙書何維柏魯府審理秦柱貶操江都御史張岳一秩調外謫南京司業張位徐州同知出趙志皋爲廣東副使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馬自強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張國祥重賄馮保求復正乙真人號馬自強

力持不可保遂以中旨許之 初陽武侯薛翰卒無子族人爭襲久之不得請田宅並入官世絕者三十餘年至是乃復封翰族子銀爲陽武侯銀祿之曾孫也 四川番屢犯松潘巡撫都御史王廷瞻令副使楊一桂會劉顯勦之殲其魁羣蠻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踞二十八砦帥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顯討建昌傀儡洗馬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 安國亨降命其子民襲 召張學顏爲戎政侍郎未受代而土蠻約泰寧速把亥分犯遼左開原營劈山

明紀卷第四十

賜進士學士部候補事虞衡司正陳鶴養

卽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

神宗紀二

起萬曆六年戊寅訖萬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六年春正月學顏等禦之李成梁馳至丁字泊敵方分騎繞牆入成梁夜出塞二百里擣破劈山營獲級四百三十馘其長阿丑台等五人學顏遂還部 河漕尙書吳桂芳與淮安知府邵元哲增築山陽長隄自板閘至黃浦互七十里閉通濟閘不用而建興文閘且修新莊諸閘築清江浦南隄創板閘漕隄南北與新舊隄接隄間並修淮揚漕道漸固桂芳尋卒 漕河旣通張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

支十年 二月戊戌免究青登萊所屬逋賦 初慈聖太后以
帝將大婚還居慈寧宮先期敕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
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
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因賜
坐蟒白金綵幣比居正奪情太后疑其不當吉服使人問之對
曰后爲天下母國之大事莫過於斯居正受上恩厚赴湯火不
辭暫卽吉何傷遂充納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涑言其非禮居
正怒出涑爲僉事庚子立皇后王氏時帝顧居正益重嘗賜札
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 三月加上仁聖皇太后尊號
曰貞懿慈聖太后曰宣文 張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
者高拱與己有深隙殷士儋有奧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

與擬薦之自代己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己還當位其下乃請
增置閣臣帝卽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馬自强及所厚吏部
侍郎申時行甲寅自强兼文淵閣大學士時行兼東閣大學士
並預機務自强素迂居正不自意得之人更以是多居正而時
行與張四維皆自昵於居正居正乃安甲子辭朝帝及兩宮賜
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尙寶
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所過有司飭廚傳治道路期
三月葬畢卽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賜帝賚
忠良銀印俾密封言事如楊士奇張孚敬故事戒次輔呂調陽
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調陽遂數移
疾小事四維代擬旨自强雖持正不能有爲守位而已 夏四

月乙未免湖廣四川逋賦

帝漸備六宮用度侈汰丙午詔戶

部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兩

總河都御史潘季馴督漕侍郎江

一麟

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

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日以繕隄爲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鎮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

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既旁潰又歧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必眞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隄乃可固沿河隄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使黃淮力全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彊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隄卽以導河導河卽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厯邳宿桃清至

清口會淮而東入海淮水自洛及鳳厯盱眙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溯淮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爲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河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亟穿支渠詎知草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夫新河闊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旣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旣復

闊者七八里狹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匪惟不
必別鑿他所卽草灣亦可置勿濬矣故爲今計惟修復陳瑄故
蹟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
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南運道無虞堅
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歸故道黃淮旣無旁決並
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
治水之法也若夫爬撈之說僅可行諸閘河前人屢試無功徒
費工料於是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輓正河曰築隄防以杜潰
決曰復壩閘以防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
以節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 遼東
游擊陶承學擊敵長定堡獻馘四百七十有奇帝告謝郊廟因

歸功張居正馳使江陵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遂大行賞
賚呂調陽益內慚堅卧不出累疏乞休 五月南京御史孟一
脈言近上兩宮徽號覃恩內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
郎艾穆沈思考投荒萬里遠絕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
疏入黜爲民 刑部尙書吳百朋卒 張居正言母老不能冒
炎暑請俟秋涼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
章請趣居正亟還朝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
俟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
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
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禮而出過南陽唐王
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璫李

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六月乙未百僚
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人閣仍賜白金綵幣
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 九卿之請召還張居正也禮部侍郎
王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已短益銜之錫
爵遂不出 廣西北三猺譚公柄挾毒弩肆傷行旅每出千百
爲羣殺土吏黃勝聚黨出企鳳山龜鼈塘與河塘韋宋武傍江
結寨義寧永寧永福諸獍羣相殺掠道路不通啼咳猺藍公潺
執土吏黃如金奪其司凌雲翼與巡撫都御史吳文華檄守巡
道吳善陳俊徵永順白山兵及狼兵剿之平河池啼咳北三諸
巢諸猺請還侵地及所擄生口願輸賦爲良民遂班師時諸猺
未爲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慘 張居正之歸葬其親湖廣諸司

畢會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嫌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卽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爌劾應元規避遂除名戶部員外郎王用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爌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爌何不並劾之卽爌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後夤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爌己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爌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

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皋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酌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酌其私可不爲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弗拂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采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

張其欲者是臣所謂逢也今之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矧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眾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權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極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之大理寺卿陸光祖力爲解會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

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用汲歸屏居郊外布衣講授足不踐
城市 戶部尙書殷正茂疏請節用又諫止采買珠寶會張居
正以正茂所饋鵠鴈轉奉慈寧太后爲坐褥李幼孜與爭寵嗾
言官詹沂等劾之正茂遂屢疏致仕秋七月張學顏代爲尙書
學顏精心計居正深倚任之自正嘉虛耗後至萬曆十年間最
稱富庶學顏與有力焉 乙卯呂調陽致仕 丙子詔江北諸
府民年十五以上無田者官給牛一頭田五十畝開墾三年後
起科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給事中李天植言陛下纘服初
年允收馬安等三千二百五十人部覆永不爲例今六載之中
再收數千人倖門日啟覬澤者多乞收回成命報聞 九月庚
午詔蘇州諸府開墾荒田六年後起科 辛未停刑 魏朝奉

張居正之母入都儀從烜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 或言長定堡所殺乃保塞內屬之部陶承譽假犒賚掩襲之給事中光懋因請治承譽殺降罪御史勘如懋言方逢時暨總督巡撫梁夢龍周詠先與承譽同敘功力爲解卒如御史奏盡奪諸臣恩命 冬十月辛卯馬自強卒贈少保諡文莊 前大學士高拱卒張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焉 十一月辛酉祀天於南郊 廣西總兵官李錫卒 十二月速把亥炒花煖免拱免會土蠻黃台吉大小委正卜兒亥慌忽太等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深入至耀州李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躬帥游擊秦得倚等以銳卒出塞二百餘里直擣圖山斬

部長九人餘級八百八十四獲馬千二百匹敵聞之皆倉皇走出塞梁夢龍以聞帝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門宣捷以江南城縣瀘溪巡檢司爲瀘溪縣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會前常州知府施觀民以科斂民財私創書院奪職

七年春正月戊辰詔毀天下書院自應天府以下凡六十四處盡改以爲公廨二月己丑遣使分閭邊防三月甲子免淮

揚逋賦時宮闈用度汰侈多所徵索張學顏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減雲南黃金課一千兩餘多弗能執爭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遂爲定額張居正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畱中夏四月帝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言利不勝費乃止

已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之
五月癸亥祀地於北郊 封李成梁寧遠伯論東昌堡功也

六月辛卯覈兩畿山東陝西勦賊莊田清溢額脫漏詭借諸弊
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牧湖陂八十餘萬頃民困賠累者以其
賦抵之 秋七月壬子振蘇松水災蠲稅糧 給事中顧九思
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
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 戊午京師地震 土蠻數求貢市關
吏不許大恨冬十月以四萬騎自前屯錦川營深入李成梁等
預受張居正方略命諸將堅壁成梁督參將楊栗等遏其衝梁
夢龍帥勁卒二千出山海關爲成梁聲援遣兩參將遮擊復移
戚繼光駐一片石邀之敵引去俄又與速把亥合壁紅土城聲

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錦義成梁踰塞二百餘里直抵紅土城擊敗之獲首功四百七十有奇 張居正服將除帝詔吏部問期日賜白金帶大紅坐蟒盤蟒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使中官引見慈慶慈寧兩宮皆有恩賚 鎖南堅錯戒俺答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鎖南堅錯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丘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諸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鎖南堅錯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自大寶法王以下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供奉活佛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八年春正月考察外吏吏部尙書王國光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註誤者聽從公辨雪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戊子耕

藉田 兩河工成凡築高家堰六十餘里歸仁集隄四十餘里
柳浦灣隄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徐睢邳宿
桃清兩岸遙隄五萬六千餘丈碭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碭縷
隄百四十餘里建崔鎮徐昇李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遷通濟
閘於甘羅城南淮揚間隄壩無不修築費帑金五十六萬有奇
詔資潘季馴江一麟銀幣而遣給事中尹瑾勘實戊戌論功進
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廕一子一麟等遷擢有差 三月辛
亥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免所過田租甲寅還宮 張
居正政尙嚴急又數重譴言事者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奏匡
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論
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

無聲徒撫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隼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卹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効忠於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出世卿爲楚府長史 迺東都督王元堂以六百騎犯黟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從永佃入李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捷聞並錄紅土城功予成梁世襲 俺答東還其從孫火落赤兄子永邵

卜畱居青海

初廣西十寨降副使鄭一龍等請以思古周安

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土官黃九疇羅墨古鉢古憑都
北哱咳立一州屬那馬土官黃暘皆以爲土知州已而布政司
以爲不便乃立八寨爲長官司以兵八千屬黃暘爲長官黃昌
韋富給冠帶爲土舍各引兵二百以守久之十寨復聚黨作亂
據民田產白晝入都市剽掠攻城劫庫戕官民夏閏四月庚申
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統兵大征斬首一萬六千九百有奇會
起郭應聘兵部侍郎代任巡撫應聘與堯誨奏分八寨爲三鎮
各建一城使副總兵李應祥營造之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
能田州黃馮克爲土巡檢畱兵戍守統於思恩參將而以其地
隸於賓州十寨遂安 雨滂薄淮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

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言黃河未漲淮泗間霖雨偶集而清
口已不容洩宜令河臣疏導堵塞潘季馴言黃淮合流東注甚
迅駛泗州岡阜盤旋雨潦不及宣洩因此漲溢欲疏鑿則下流
已深無可疏欲堵塞則上流不可逆堵乃令季馴相度卒聽之
而已 秋七月後府僉事俞大猷卒贈左都督諡武襄大猷負
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
而彌篤所在有大勛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
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
受其爲綸所推重如此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立祠 八月庚申
彗星見東南方每夜漸長縱橫河漢凡七十日有奇 丙兔帥
眾掠番及內地人畜詔絕其市賞俺答聞之馳書切責乃盡還

所掠執獻爲惡者六人自罰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順賚之銀幣卽以牛羊賜其部人爲惡者付之自治仍許貢市 九月省福建懷安縣入侯官縣 王兀堂復犯寬佃副將姚大節擊破之兀堂故通市寬佃以邊將彊抑市價數侵邊及是遂不振冬十月辛丑協理京營兵部尙書楊兆以有詔令本部侍郎帶管疏辭協理張居正因請令吏部核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冗濫者裁之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從之 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十一月丙子下詔行之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張學顏奏列清丈條例豪滑不得欺隱而小戶無虛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居正尙綜覈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

小弓以求田多或培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
先後案溢額田增賦延寧二鎮溢田萬八千頃總督高文薦請
三年後征賦給事中蕭彥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制也況二
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集流傭懷去志乃除前令時度田
各署上中下壤息縣知縣鹿久徵獨以下田報曰度田以紓民
乃病民乎 乾清宮管事牌子孫海客用數誘帝夜遊別宮小
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之帝在西城曲
宴被酒令內侍歌新聲辭不能劍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髮
馮保白慈聖太后太后召帝長跪數其過帝涕泣請改惶懼甚
乃捕海用杖而逐之又令張居正草帝罪己手詔頒示閣臣詞
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正因

上疏勸帝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筆孫德秀溫太及掌兵仗局周海而令諸內侍俱自陳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帝待保甚隆屢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而保益橫肆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以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弗能去也 十二月刑部侍郎徐學謨爲禮部尙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厯其部侍郎學謨與張居正厚徑拜尙書廷臣無敢言者 時災異數見而中外方競頌功德進士魏允中劉廷蘭各上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

行不能用 土蠻數侵邊不得志忿甚益徵諸部兵分犯錦義及右屯大凌河以城堡堅不可克李成梁及薊鎮兵亦集乃引去無何復以二萬餘騎從大鎮堡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周之望王應榮出戰頗有斬獲矢盡皆戰死敵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成梁馳援始出境 張居正恨劉臺不已計必殺之臺之劾居正也巡撫張學顏方以殺降冒功疑臺劾已往臺所乞免臺憤然作色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學顏喜旣而大恨至是學顏長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宗載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第國俱坐罪九年春正月庚午敕邊臣備警 辛丑裁諸司冗官各部員外

主事以下歸并兼管尋復裁直隸應天鳳陽浙江福建江西陝西延綏鄖陽南贛貴州諸處司府州縣以下官凡一百六十餘員覈徭賦推行一條鞭法令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存畱供億土貢方物以及修河修倉站鋪閘淺夫之類悉併爲一條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又汰諸司冒濫冗費 土蠻復與黑石炭大小委正卜言台周腦毛大黃台吉以兒鄧煖免拱免炒戶兒聚兵塞下謀入廣寧癸酉圍錦州游擊周之望敗沒 己卯張居正請命翰林官已四人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從之辛巳裁南京冗官中左二府錦衣衛僉書以下八員 李成梁帥輕騎從大寧堡出去塞四百餘里甲申至襖郎免遇土蠻之

眾大戰自辰迄未敵不支敗走官軍將還敵來追成梁逆擊且戰且行先後斬首三百四十及其長八人 大計京朝官王國光徇張居正意列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五人於察籍錮不復敘南京考功郎中李己亦與尙書何寬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於察典職方員外郎孟秋督視山海關時關政久弛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嚴中流言亦坐貶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尙忠論國光銓選私所親給事中張世則出爲河南僉事亦劾國光鬻官黷貨國光再奏辨帝再慰畱責世則挾私貶儀真縣丞二月張居正請令儒臣編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爲四十類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

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
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
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
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
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
武備曰御戎狄以經筵之暇進講從之 三月丙寅大閱 黑
石炭以兒鄧小歹青卜言免入遼陽副總兵曹簠禦之追至長
安堡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死四百六十匹遂
大掠人畜而去簠等下吏置李成梁不問 夏四月丁酉振山
西被災州縣 帝御文華殿張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
災傷疏聞因請振復言陛下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

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乙卯振蘇松淮鳳徐宿災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通賦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益充 戶部進萬曆會計錄 兵部尙書方逢時致仕帝書盡忠二字賜之 五月張居正以互市饒馬令盡賣民間種馬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凡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入太僕寺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太僕銀驟增至四百餘萬兩而馬政益壞時青把都已服其弟滿五大猶桀驁所部八賴掠塞外史車二部宣府總兵官麻錦禽之巡撫都御史張佳胤命錦縛八賴將斬而身馳救之八賴叩頭誓不犯邊滿五大復令銀錠犯邊佳

盾與總督侍郎鄭洛奏停貢市遣使責俺答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款 初贊善沈鯉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會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俟之及是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 秋八月丁未揚州大水 冬十月土蠻復連速把亥等十餘萬騎攻圍廣寧不克轉掠團山堡盤山驛及十三驛己亥攻義州李成梁禦卻之十一月丙戌振真定順德廣平災免稅糧 四川總兵官劉顯卒 致仕宣府總兵官馬芳卒芳起行伍十餘年爲大帥戰膳房堡朔州登鷹巢鴿子堂龍門萬全右衛東嶺孤山土木乾莊岔道張家堡得勝堡大沙灘大小百十接身被數十創以少擊眾未嘗不大捷禽部長數十人斬馘無算威名震邊陲爲一

時將帥冠

十年春二月癸巳順義王俺答卒 丁酉張居正言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則見年尙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作爲舊欠而新欠益增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昨應天巡按御史孫光祜請蠲蘇松兩府未完帶徵錢糧七十餘萬戶部以國計所關未敢擅議竊謂德惠當出朝廷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天下逋賦一百餘萬悉行蠲免從之 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減月餼三月庚申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構黨大譟縛毆

善言張居正薦兵部侍郎張佳胤才丁卯命兼右僉都御史代
善言巡撫佳胤言河南游擊徐景星謀勇請調浙營許之 丙
子速把亥帥弟炒花子卜言免入犯義州李成梁禦之鎮夷堡
設伏待之速把亥入參將李平胡射中其脅墜馬蒼頭李有名
前斬之寇大奔追馘百餘級炒花等痛哭去速把亥爲遼東患
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詔賜成梁甲第京師世襲錦衣指揮使
己卯倭寇溫州 夏四月戊子朔諭禮部令民及時農桑勿
事游惰 甲午寧夏土軍馬景殺參將許汝繼屠其家巡撫都
御史晉應槐討誅之 庚子以久旱敕修省 丙辰彗星見西
北形如匹練尾指五車厯二十餘日滅 張佳胤甫入境杭民
以行保甲故亦亂佳胤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

膺喜曰速驅之尙可離而二也五月至杭州從數卒問民所苦
下令除之亂者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膺使徐景星諭二
營兵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一乃陽召馬文英劉
廷用予冠帶久之屬景星密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而赦諸
營兵無所問眾皆大安二亂悉定 庚申免先師孔子及宋儒
朱熹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游酢眞德秀劉子翬故大學士
楊榮後裔賦役有差從福建巡撫勞堪請也 庚辰振畿內饑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振太原平陽潞安饑 張居
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
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居正三
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貲爲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

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資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獨戶部主事顧憲成趙南星姜士昌戒勿往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令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其大事並就居正家中平章居正憊甚不能徧閱然尙不使四維等參與遼東大捷進居正太師加歲祿恩廕居正病革乞歸帝復優詔慰畱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尙書潘晟尙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尙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爲黏御屏乙巳晟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有丁自吏部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晟保所從受書彊居正薦之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御史魏允貞雷士禎

給事中王繼光孫瑋牛惟炳張鼎思及巡視畿輔屯田御史王國相繼抗言晟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四維度申時行不肯爲晟下擬旨允之帝卽報可丙午居正卒帝爲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諡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爲政 劉臺至潯州總督都御史郭應聘爲僦居供廩餼未幾飲於成主所歸而暴卒卽居正卒之日也應聘賻斂歸其喪像祀之 曾一本之誅也其黨梁本豪竄海中習水戰遠通西洋且結倭兵爲助殺千戶掠通判以去總督陳瑞與總兵官黃應甲謀分水軍二南駐老萬山備倭東駐虎門備蜚別以兩軍備外海兩軍扼要害水軍沈蜚舟二十生獲本豪諸軍競進大破之石茅洲賊復奔潭洲沙灣聚舟

二百及倭舟十相犄角諸將合追先後俘斬千六百有奇沈其舟二百餘撫降者二千五百他倭寇瓊崖應甲復敗之斬首二百奪其舟 秋七月庚午振平慶延臨鞏饑 初帝過慈寧宮幸宮人王氏有身帝諱之左右無言者已帝侍慈聖太后宴語及之帝不應故事宮中承寵者必有賞資文書房內侍書之內起居注慈聖命取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乃封王氏爲恭如八月皇長子生帝御殿受賀張四維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宏敷惠澤俾四海承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脈之要術也帝

嘉納之九月丙辰詔赦天下甲子加上仁聖皇太后徽號曰康
靜慈聖太后曰明肅 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馮保惡
其言責以黨護謫江山縣丞 冬十月丙申蘇松大水蠲振有
差 初張四維曲事張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
正惡之又與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居正沒馮保猶用事徐爵居
禁中爲閱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結於保潘晟
之罷也保方病起詎曰我小恙遽無我耶四維知中外積苦居
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詔天下上疏論之自是朝政稍變言
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篆等大懼厚結申時行以爲助兩宮徽
號禮成保欲封伯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廢弟姪一人督僉
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

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尙書王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會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怒時行遂擬旨落國光職閒住並謫謙而以梁夢龍代國光四維以帝慰畱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亦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張誠張鯨者東宮舊閹也保害誠寵斥諸外帝使密訶保及居正已而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踰天府帝心動鯨亦乘間陳保過惡請令閒住帝猶畏保曰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入御史江東之首暴爵奸并言夢龍浼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爲子婦御史鄧練趙楷復劾夢龍御史李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執保禁

中十二月壬辰謫奉御南京安置勒夢龍致仕下爵及保弟都督佑從子都督邦寧於獄而貶其黨張大受周海何忠等八人小火者司香孝陵畫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是佑邦寧瘐死爵烟瘴永戍王國亦馳疏極論保罪因發篆省吾表裏結納狀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內正人爲居正所沈抑者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時望頗屬焉保之發南京也慈聖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爲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慈聖以爲言帝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人家其價驟貴慈聖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錦衣都督劉守有與僚屬張昭

龐清馮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隱沒得罪 廷臣交薦吳中行等壬寅南京御史孫繼光請召中行及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等從之併復郭維賢職召元標爲吏科給事中 張居正當國刑部尙書嚴清獨不附麗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饋遺籍獨無清名帝深重焉會吏部尙書缺魏允貞言銓衡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受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帝納其言特用清清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 初南徼有緬甸去雲南遠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番勢遂彊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爲宣撫多士寧記室士寧妻以妹鳳誘士寧往見瑞體潛與子曩烏

酖殺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代土寧爲宣撫
瑞體死子應裏嗣鳳結耿馬賊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參芒市土
舍放正堂與應裏從父猛別弟阿瓦等各帥象兵數十萬攻雷
弄盞達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諸處殺掠無算窺騰越永昌
大理蒙化景東鎮沅元江陷順寧破盞達又令曩烏引緬兵突
猛淋指揮吳繼勳等戰死鄧川土知州何鈺鳳僚壻也使使招
鳳鳳繫獻應裏車三百孟養木邦孟艮孟密蠻莫皆以兵助
賊賊益熾黔國公沐昌祚聞警移駐洱海巡撫都御史劉世曾
亦移楚雄大徵漢土軍數萬令參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
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與監軍副使傅寵
江忻督參將胡大賓等分道進擊免畿內山西被災稅糧

明紀卷第四十終

明紀卷第四十一

賜進士身部候補事虞衡司行走陳鶴巖

贈知府銜繪驕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家壽訂

神宗紀三

起萬曆十一年癸未訖萬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十一年春正月壬戌敕嚴邊備 薊鎮總兵官戚繼光在鎮十

六年邊備修飭自俺答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修

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

大臣閱視繼光課恆最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

李成梁在徐階高拱張居正當國皆倚任之督撫大臣譚綸劉

應節梁夢龍輩亦皆與善動無掣肘及是給事中張鼎思言繼

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起

二月分陝西邠州地置長武縣 閏月甲子俺答子乞慶哈襲

封順義王初三娘子佐俺答主貢市諸部皆受其約束及乞慶哈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帥眾西走乞慶哈自追之貢市久不至鄭洛計三娘子別屬則乞慶哈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乞慶哈貢市惟謹 劉世曾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衝游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於永昌各提兵五千赴緬甸進剿從之 乙丑帝如天壽山謁九陵免所過田租庚午如西山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辛未還宮 乙酉振臨洮平延慶五府旱災免田租 致仕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諡文貞階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當時翕然稱爲名相 馮保旣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張居

正三月甲申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斥其子錦衣衛指揮簡
修爲民所引用者斥削殆盡 魏允貞陳時弊四事言自張居
正竊柄吏兵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
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權
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自
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
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
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
得志自今考選時陛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自俺答通市以
來邊備懈弛三軍月饟旣尅其半以充市賞復尅其半以奉要
人士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於

前生齒則曰減於舊奏報失真遷敘逾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輔臣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大愠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爲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帝並慰畱而責允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乃貶允貞許州判官三才東昌府推官給事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江東之訟劉臺冤効僉都御史王宗載與御史于應昌共陷劉臺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何言曰爲死御史鳴冤問爲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走詔復臺官罷宗載

應昌下所司廉問 夏四月丁巳張四維以憂去 己未吏部
侍郎許國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甲戌承天大
雨江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 劉世曾等與賊大小十餘戰積
級千六百有奇猛別刀落參皆殪莽應裏趣鳳東罕虔渡查理
江合兵犯姚關灣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弟宗材助之鄧子龍急
戰攀枝樹下陳斬宗真虔生獲宗材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
令叔罕老帥蒲人藥弩手五百阻要害官軍以暑瘴退師 廣
東羅定兵變 初遼東長白山之東布庫哩山有天女佛庫倫
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產一男生而
能言體貌奇異及長以愛新覺羅爲姓布庫哩雍順爲名乘小
艇順流至河步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者方構兵或汲於河見

而異之歸語眾往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我等
盍息奉以爲主遂迎昇至家以女百里妻之奉爲貝勒於是布
庫哩雍順居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曰滿城是
爲我

大清開基之始數傳有樊察者國人弗靖遁於野追者將及有
神鵲止其首獲免又數傳至

肇祖原皇帝又傳

興祖直皇帝生

景祖翼皇帝居赫圖阿拉城兄第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
勒生

顯祖宣皇帝妃喜塔喇氏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爲

聰睿貝勒時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地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李成梁攻古埒城主阿泰章京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遂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埒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之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并害

景祖

顯祖焉

太祖聞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乃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日系卷四十一
祖父讐五月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圖倫城尼堪外蘭奔甲版

太祖克圖倫城進征甲版城尼堪外蘭奔鄂勒歡地築城以居
已

太祖進克鄂勒歡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齋薩帥四十人索尼堪外蘭於邊吏斬之而歸遂歲輸
銀幣通和好 六月乙丑振承天漢陽即陽襄陽災 秋七月

吏部尚書嚴清以病免改戶部尚書楊巍代之時部權盡歸內
閣魏素厲清操有時望然年老骭骹多聽申時行指揮 郭惟

賢劾左都御史陳爌希權臣指論罷御史趙燿趙應元不可總
憲紀爌罷去惟賢又薦王錫爵賈三近孫鑰何源孫丕揚耿定

向曾同亨詹仰庇皆獲召 八月丙辰免山西被災稅糧 江
西巡撫都御史曹大埜遼東巡撫都御史李松勘報王宗載等
朋比傾陷劉臺皆有狀刑部以故入論奏宗載等遣戍除名降
黜有差贈臺光祿寺少卿廕一子 張居正之奪情也寧國諸
生吳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告之操江胡櫝以
聞於居正會有僞爲海瑞劾居正疏播之邸抄者宗武意仕期
置之獄榜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訟冤南京御史孫維城
言狀櫝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廣參議皆落職戍邊大理寺少
卿王用汲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
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爲奴財產入
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櫝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

今僅謫戍不知所遵何律也帝欲從用汲言申時行等謂仕期自斃宜減等乃已 御史孟一脈陳五事言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一也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旨脫有不當臺諫得糾駁之今乃不任臣工顓取宸斷明旨一出莫敢犯顏二也士習邪正繫世道隆汙今廉恥日喪營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實行而後才華三也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資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覃恩錫類小大畢霑謁陵犒賜耗費鉅萬鎔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爲麗侈窮

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夫中人得十金卽足供終歲之用今一物而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或刻沈檀鏤犀象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秦鉞漢鑑皆搜求於海內窮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貲取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慾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淳四也邊疆之臣日弛戎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談自取禍敗哉漁夫舍餌以得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帛綺繡爲蕃戎常服雖曰貢市實則媚之邊人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誑君父幸其不來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請明詔樞臣洗心

易慮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庶
乎臂指如意國可無虞五也疏入忤旨謫建昌推官 初王杲
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長子虎兒罕以王台獻其父嘗欲報之
王台死虎兒罕勢衰阿台遂赴北關合攻虎兒罕又數犯孤山
汎河李成梁出塞遇於曹子谷斬首一千有奇獲馬五百阿台
復糾阿海連兵入抵瀋陽城南渾河大掠去成梁從撫順出塞
百餘里火攻古勒塞射死阿台連破阿海寨擊殺之獻馘二千
三百杲部遂滅 改陝西金州爲興安州 九月甲申帝如天
壽山謁陵用徐學謨言卜壽宮於大峪山巡按畿輔御史李植
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偕江東之疏爭不果己丑帝還宮
左副都御史邱橈陳吏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

靡吏治轉污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竿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託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輒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傳翼之虎卽賊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現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在提

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法或累逮而
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
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
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豪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
以勸懲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
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
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
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
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令也
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污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
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

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座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旣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饋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原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 冬十月癸亥停刑 辛未河南水災蠲振有差 給事中鄒元標陳

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 通政司參議梁

子琦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始結張居正繼附申時行詔奪子琦
俸鄒元標復劾學謨乃令致仕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
姻憾之 十一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給事中余懋學請奪朱

希忠王爵從之並削張懋王號 邱橐言故給事中魏時亮周

世選御史張檟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
書被傾宜賜甄錄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
遣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
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蚤緣中式錢岱監湖廣鄉試先期
請張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
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爲顧命大臣朱璉則結馮保爲父游七

爲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紀綱所以不振人心
所以不服臣初入臺誓掃除積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
吏貪殘小民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
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召時亮世選檟復聘汝桂
還削應昌堪一鯤一夔璉籍貶岱三秩 初張居正以洪朝選
輕遼王罪銜之勞堪巡撫福建希居正意諷同安知縣金枝据
撫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捕置之獄絕其飲食三日死禁
勿殮屍腐獄中堪尋召爲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
子都察院檢校競訴冤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削競籍廷杖遣
歸至是給事中孫瑋白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邱橐亦爲訟
朝選妻訴冤競復援胡櫝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戍

鄧子龍餌蒲人以金盡知賊間道乃命裨將鄧勇等提北勝浪
葉諸番兵直擣賊巢而預伏兵山後夾擊夜半上生擒招罕招
色罕老及其黨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撫流移數千人尖
山巢空會劉綎亦至軍軍大振何鈺復開示岳鳳百方與之盟
誓綎子龍等各帥勁師環壁四面鳳懼乃令妻子部曲來降綎
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北關清嘉砮楊吉砮素讐
南關王台沒屢侵台季子猛骨孛羅且藉土蠻煖兔慌忽太兵
侵邊境十二月李松使備禦霍九皋許之貢市清嘉砮楊吉砮
帥二千餘騎詣鎮北關謁松九皋見其兵盛譙讓之則以三百
騎入松先伏甲於旁約二人不受撫則礮舉甲起頃之二人抵
關據鞍不遜松叱之九皋麾使下其徒遽拔刀擊九皋并殺侍

卒十餘人於是軍中礮鳴伏盡起擊斬二人并清嘉砮子兀孫
孛羅楊吉砮子哈兒哈麻盡殲其從騎李成梁聞礮急出塞擊
其畱騎斬首千五百有奇餘眾刑白馬攢刀誓永受約束乃旋
師炒花等以數萬騎入蒲河及大寧堡將士防禦六日始出塞
庚午慈寧宮災敕修省 御史丁此呂請撤鼇山停織造燒

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黨速誅徐爵游七報聞 時
貴妃鄭氏有盛寵而帝耽於酒給事中萬象春以爲言報聞
鄒元標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誠自省果無
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
意培養帝以元標刺己怒降旨譙責謫南京刑部照磨 先是
奉詔蠲除及織造議畱共銀百七十六萬餘兩命於太倉庫補

進戶部尙書王遴言陛下歷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補之資矧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今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庫積非源泉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糧積八百萬石足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三年而止詔許一年

十二年春正月御史范雋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勸懲爲戒時帝邁微疾大臣方問安而雋疏適入帝恚曰嚮未罪鄒元標致雋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鑄秩帝猶怒將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門外水三尺餘帝怒少霽時行等亦力救乃斥爲民 二月丁卯京師地震 己巳御史屠叔明請釋建文諸臣外親謫戍者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

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時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萬象春疏及之會河南巡撫都御史褚鈇請稍減郡王以下歲祿均給貧宗帝遣象春徧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春抵河南方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鈇疏出宗王睦樺意新會王睦樞聚眾千餘人毆之裂其衣冠上書抗詔帝怒廢睦樞爲庶人奪諸宗人歲祿象春復以次詣秦晉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睦樺屢疏引疾乞休詔勉畱之 三月己亥減江西燒造瓷器御史張文熙言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申時行言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

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爲然絀文熙議不用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罪指居正構遼庶人憲熾獄庶人妃因上疏辨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夏四月乙卯帝命司禮太監張誠侍郎邱橐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居正家左都御史趙錦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擅權非有異志其翼戴沖聖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廕贈謚及諸子官職並從褫革已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不納左諭德于慎行與橐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帷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時論踴之

劉綎以送岳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趨沙木籠山據其險而己馳入隴川境鳳度四面皆兵丁已詣軍門降綎復率兵進緬緬將先遁畱少兵隴川綎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綎乃攜鳳父子往攻蠻葛乘勝掩擊賊窘縛緬人及象馬來獻綎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璉生擒其魁 五月甲午京師地震 六月辛亥以雲南用兵免稅糧及逋賦 帝集內豎二千人授以戈甲雜廝養訓練謂之內操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張學顏執不與馬又請停操練皆不聽刑部主事董基抗疏言內廷清嚴之地無故聚三千之眾輕以凶器嘗試竊爲陛下危之陛下以爲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

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
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暍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
千蓄怨之人於肘腋危無逾此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
長此不已殫竭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
謫萬全都司都事郭惟賢首疏救之調南京大理寺評事給事
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復交章救奪俸有差 張誠等未至
荊州守令先期錄張居正家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遯避空室中
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
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
萬金於曾省吾王篆傳作舟等尋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
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尙書潘季馴專疏言居正母逾八

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詔畱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初
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檄河南參政戴光啟爲
鄉會試考官私敬修及其弟嗣修懋修及是丁此呂發其事又
言禮部侍郎何維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而侍郎高啟愚主
南京試至以舜亦以命禹爲題顯爲居正勸進帝手疏示時行
時行曰此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
宜有乃與余有丁許國合疏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
以此爲罪請敕吏部覈官評以議去畱楊巍議黜維文改調應
科檄畱啟愚光啟而言此呂不顧經旨陷啟愚大逆請出之外
遂謫此呂潞安府推官李植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
不平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江東之言時行以二子皆

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巍雖蔽居正實媚時行時行巍並求
去帝欲慰畱時行罷啟愚召還此呂以兩解之有丁國言大臣
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畱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初居正操羣
下如束溼異己者率逐去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爲
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
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諸大臣由時行等起樂其寬多相與厚
善而言路爲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
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植東之及羊可立並
以追論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
孝爲重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時行等尤忌之
國遂上疏力詆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

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中行用賢皆疏辨求去用賢極言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國詞甚峻國避位不出李馴及趙錦王遴工部尚書楊兆副都御史石星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緒鈇大理寺卿溫純給事中御史齊世臣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魏不宜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廷彥蔡時鼎黃師顏等又力攻請畱三臣者之失中行亦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邇者襲請畱居正遺風輔臣辭位羣起奏畱贊德稱功連章累牘此詔訣之極甚可恥也祖宗二百餘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爲吏部劾罷者則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畱三臣

責言者如季馴等指黨論之興遂自此始帝追讐居正甚以大
臣陰相庇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欲驟貴之以風示廷臣時
行等力沮乃止秋七月植劾季馴黨庇居正誣上欺君帝削季
馴籍爲民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尙寶
少卿並添註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復劾啟愚啟愚遂削籍八月
丙辰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榜罪狀示天
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
發戍煙瘴地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初居正女歸刑部侍郎
劉一儒子珠琲紈綺盈箱篋一儒悉扃之別室居正沒親黨皆
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拜南京工部尙書甫半載移疾歸居正
貲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張氏南京御史李一陽請

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赴召卒於家 九
月丙戌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己丑作壽宮辛卯還宮
張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
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
至涼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
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卽還宮中
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
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
城內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
廝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
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

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撓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
疏入宦豎皆切齒爲蜚語中傷帝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顏得
免然亦不能用也 岳鳳之降也本以計誘而劉世曾疏稱陳
禽遂行獻俘禮帝爲告謝郊廟自申時行以下悉敘功進官廕
子改孟密安撫司爲宣撫增設安撫二曰蠻莫曰耿馬長官司
二曰孟璉曰孟養千戶所二一居姚關一居猛淋皆名曰鎮安
命劉綎以副總兵署臨元參將移鎮蠻莫未幾緬人復大舉寇
孟密孟密兵戰敗賊遂圍五章把總高國春帥五百人往援破
賊數萬連摧六營爲西南戰功第一 朵顏長昂導土蠻以四
千騎分掠三山三道溝錦川諸處李松請急勦長昂等朝議不
從僅革其月賞未幾復以千騎犯劉家口官軍禦之殺傷相當

薊鎮千總沈有容夜半帥健卒二十九人迎擊身中二矢斬首
六級寇退乃還 冬十月丁巳停刑 丙寅免湖廣山東被災
稅糧 十一月癸酉朔大統術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同術推不
食已而同術驗給事中侯先春言月食在西而曰戌月食將
既而曰未九分差舛甚矣回同術推算日月交食五星凌犯最
爲精密何妨纂入大統術中以備考驗詔可 己丑余有丁卒
御史詹事請以王守仁從祀孔子廟廷申時行等言守仁言
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
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且言胡居
仁純心篤行眾論所歸並宜從祀帝皆從之追諡居仁文敬獻
章文恭南京戶部郎中唐伯元言守仁不宜祀且請黜陸九淵

而躋有若及周程張朱五子於十哲之列祀羅欽順章懋呂柟
魏校呂懷蔡清羅洪先王艮於鄉疏方下部爲南京給事中鍾
宇淳所駁遂謫伯元爲海州判官終明世得從祀者止薛瑄及
居仁獻章守仁四人 十二月甲辰前禮部侍郎王錫爵爲本
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王家屏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家屏去史官二年卽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許國
次之錫爵至又次之家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
房山縣民史錦奏請開礦下撫按查勘廷臣多力陳其弊癸酉
罷之帝怏怏 戚繼光至廣東踰年卽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
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卒繼光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
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多遵用焉 故事戶部銀專

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濟邊銀九萬兩爲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王遴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爲慈寧宮用遴又力持皆不納遴陳理財七事請崇節儉重農務督逋負懲貪墨廣儲蓄飭貢市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飭所司議行時釋教大盛遴請汰其壯者歸農聚眾修齋者坐左道罪禮部尙書沈鯉請如遴言詔許之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止 初南京給事中馮景隆言遼東巡撫周詠與于應昌共陷劉臺應昌已罷詠尙爲薊遼總督亦宜罷因劾李成梁飾功張學顏亟稱成梁十大捷非妄孫繼先復劾成梁并發學顏陷臺罪御史曾乾亨繼之帝方嚮學顏謫景隆薊州判官繼先臨清州判官乾亨海州判官已給事中黃道瞻復論學顏學顏疏辨求去又請畱

道瞻不聽學顏故爲張居正所厚與成梁共事久物議終以爲黨乾亨同亨弟也 初張居正不樂海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居正卒久之吏部擬用瑞左通政帝雅重瑞命畀以前職

十三年春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瑞年已七十二矣 辛卯四川建武所兵變擊傷總兵沈思學燔其公廨瀘州副使周嘉謨單車諭之乃定 順天府通判周宏禴上疏指斥朝貴言張學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所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讜矣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爲謀

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爲小妻猖狂干紀則恃宏爲內援也鯨宏
既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
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張
居正竊權臺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
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
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尙書王國光遂
錮以王官論者切齒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
聞己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耀
當居正時耀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跡寒蟬今耀官太常邦傑
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尙謂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
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

嚴嵩居正猶不敢明立此條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
顏植歸里出燿邦傑於外屏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
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代州
判官 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
羣不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申時行語司禮監曰內操事繫
禁廷諸人環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旦緩急外廷
不得聞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剝膚患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
乃畱致祥疏而罷內操 二月丁未南京地震 京師自去年
八月不雨至於是月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 刑部尙書舒
化言陛下仁心出天性知府錢若賡知州方復乾以殘酷死戍
請飭大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

撫手加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議已經定議者又加等處斬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災異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凡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苛令特多 泰寧衛速把亥之子把兔兒欲報父怨偕從父炒花姑壻花大糾西部以兒鄧等以數萬騎入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聲犯開原鐵嶺己丑李成梁與李松潛爲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眾逆戰成梁爲疊陳親督前陳擊賊而松以後陳繼之斬首八百有奇 壬辰減杭州織造及尙衣監料銀 徐貞明之謫外也至潞河終以水田議爲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

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淇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栖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

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
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
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
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
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
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
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
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厯塞上久知其必可
行也已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
玉田皆有效貞明已累遷尙寶司丞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
可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王遴亦力贊之帝乃進貞明

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 張學顏入疏乞休許致仕去王遴代爲兵部尙書李成梁賂遺徧輦轂獨不敢至遴門夏四月丙午大雩戊申以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犯及年久禁錮罪宗戊午步禱於南郊面諭大學士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千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蠲天下被災田租一年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沈鯉言使臣往來驛騷恐重困民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詔可 御史李棟言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旣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尙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蔭謚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壞諸

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俸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冤囚則旱李植數爲人言至尊呼我爲兒每觀沒入寶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尙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實由於植又曰植迫欲得吳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兼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猶其小者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尙書謂潘季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孫愈賢繼之江東之發憤上疏曰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及張岳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爲之黨樂從之游今指植與交歡爲黨則植猶未若臣之密願先罷臣官羊可立言奸黨懷馮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不盡

去臣等不止乞罷職章下內閣申時行等請詰可立奸黨誰也
帝仍欲兩爲之解寢閣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諫官言事當顧
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植東之求去不許給事御史
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
何紛爭乃已中行求去章四上乃聽之去 蘇瓚方奉命巡關
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爲患
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秦戲
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
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
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鴻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
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

均民之利而已詔下徐貞明議 五月丙戌雨 南京尙寶司
卿余懋學言諸臣之不容李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
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常保畱張居正而忌吳中行沈思孝
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妬發於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
植等三人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
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
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
難是爲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
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
爲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
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蠹三中外臣僚率探

政府意向而不卹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謂承望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蠹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斥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章爲之申雪是謂欺罔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庇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謂競勝其蠹八佞諛成風日以寢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

言及外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卽因邀賂是謂佞諛其蠹
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
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爲乖戾其蠹十也 南
京禮部郎中馬應圖上疏譏切執政又力詆齊世臣龔懋賢蔡
系周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
旨謫大同典史初國子監博士陳泰來以執政與言路相水火
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應圖與泰來同邑又同年生王致祥
及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連章劾應圖因言泰來爲點定奏章
帝以應圖旣貶不問 給事中張維新請推用譴謫諸臣詔許
量移惟范雎不敘給事中孫世楨御史方萬山等言雎不宜獨
遺坐奪俸 敵犯瀋陽伏精騎塞下誘官軍游擊韓元功追襲

之敗死 六月辛丑慈寧宮成加工部尙書楊兆太子太保諸督工內侍俱廕錦衣已而南京御史王學會論其太濫劾兆諛諂中官兆惶恐引罪帝不問 壬寅建武所亂卒伏誅 初四川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爲吏民患王廷瞻撫蜀時嘗遣副將吳子忠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盡除諸番賞賚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復猖獗是月楊柳番出攻普安堡犯歸水崖石門坎遂入金瓶堡殺守將巡撫都御史雒遵屬總兵官李應祥討之提卒三千人入茂州克一巖番恃險剽如故 秋七月御史龔仲慶劾李植吳中行沈思孝爲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齊世臣及御史顧鈴等連章論救不聽 八月己酉京師地震 作壽宮於大峪山禮部侍郎朱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倣永陵制

賡言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 徐
貞明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
以上戶部尙書畢鏘等力贊之因采貞明議疏爲六事請郡縣
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
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
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
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
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薙草而墾田
則募專工帝悉從之九月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
撓者劾治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 南京吏部侍郎海瑞
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

化不臻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鵬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鵬祚俸 戊子彗星出羽林旁長尺許每夕東行漸小凡四十六日乃滅 雒遵憾趙錦假條奏指錦爲奸臣御史周希旦等不直遵交章論列罷之徐元泰代爲巡撫檄諭叛番使三反不應 初王錫爵以面折張居正爲時所重李植嘗爲庶吉士錫爵爲館師江東之羊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三人念申時行去錫爵必爲首輔而壽宮地有石時行以徐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

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今鑿石以安壽宮與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朧易徙若奕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言車駕初閱時植東之見臣直廬力言形龍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矧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不宜以葬師術責輔臣奪俸半歲三人以明習葬法薦刑部侍郎張岳太常寺卿何源岳源皆疏辭錫爵言恥爲植三人所引義不可畱因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於趙用賢等撓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舍采撫張馮舊事別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大臣如許國楊巍舒化輩曩嘗譽爲正人一言相左日謀剽

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貶植戶部員外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寺評事岳以諸臣紛爭具疏評其賢否頗爲植三人地請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終始於時行國錫爵魏化陸光祖齊世臣吳定孫愈賢皆褒中寓刺而力詆潘季馴龔懋賢蔡系周龔仲慶惟用賢吳中行沈思孝無所譏貶帝責岳頌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國是給事中袁國臣復劾岳岳坐免 王遴之爲戶部尙書也頻執爭爲中官所嫉及改兵部申時行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遴補錦衣僉書遴格不許會帝將重閱壽宮中官持御批索馬遴以爲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發部無徑下部者援故事執奏帝不悅時行乃調旨責遴擅畱御批失敬上體御史因

交章劾遴遴乞休去 閏月戊戌振鳳陽淮安災 帝以李植
言壽宮有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於石上癸
卯復躬往天壽山閱視之終謂大峪吉遂謫植綏德州知州江
東之霍州知州牟可立大名府推官三人自以言事見知未及
三歲而貶錫爵與時行相得甚而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御
史柯挺因自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獲督南畿學政給事中
盧達亦乘風請正植三人罪士論哂之戊申帝還宮 庚申停
刑 土蠻諸部長復犯蒲河殺裨將數人大剽掠西部銀燈亦
窺遼瀋李成梁令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擣破銀燈營
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
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沈鯉諫惟一亦疏

論不聽王學會言麟生牛腹次日卽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水旱老稚流離啼飢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饔飧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斃之麟聞彼爲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卽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謫興國州判官 戚畹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編修史釗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詩維寧荷枷解一桂釗官申時行等爲之解帝益怒奪釗職下詩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讓卒枷詩維寧一月調一桂南京御史蔡時鼎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

徑從中出極言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
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
閣臣治罪時行及王錫爵並在告許國王家屏擬停時鼎俸且
請稍減詩維寧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從責時鼎疑君訕上
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調知發遣冒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孝
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己見聞猜防苟
密縱聽斷精密何補於治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胡可
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是
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國家屏既被責具疏謝執爭如
初帝意稍解竟謫時鼎馬邑縣典史貶思孝三秩視事思孝御
三品服自若被劾調南京太僕寺卿仍貶三秩 南京御史王

藩臣給事中王士美等交章救蔡時鼎王學會帝怒奪俸一級
初陳瑄隄寶應汜光湖蓄水爲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遂
決爲八淺匯爲六潭興鹽諸場皆沒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
人民害漕運正德末楊最請開月河部覆不從嘉靖中屢議行
未果至是工部郎中許應達復以爲言督漕都御史李世達上
其議乃決行之會世達遷南京兵部侍郎王廷瞻代以屬應達
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石隄三千三十六
丈子隄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閱月竣事詔旨
褒嘉賜河名宏濟 冬十二月丁卯汰惜薪司內官冗員 順
義王乞慶哈卒 劉綎將家子性貪御下無法納蠻莫安撫思
順重賄又縱部將謝世祿等淫虐思順怨叛歸緬事聞革綎任

以游擊候調初羅雄知州者濬殺營長奪其妻生子繼榮稍長
卽持刀逐父濬訴之鎮巡官命繼榮迎濬歸繼榮陽事之實加
禁錮及調兵征緬遂弑濬妖僧王道張道言繼榮有異相奉爲
主用符術鍊丁甲煽聚徒黨獨外弟隆有義不從繼榮分黨四
剽攻破陸涼鴨子塘陡坡諸寨築石城於赤龍山據龍潭爲險
廣六十里名所居曰龍樓鳳閣環以羣寨劉世曾檄調漢土軍
屬監司程正誼鄭璧等分禦之會綖解官至霑益世曾喜令與
裨將劉紹桂萬鏊分道進討綖馳赴普鮮營直擣繼榮寨拔之
獲其妻妾數人繼榮逸去綖連克三砦斬王道張道追亾至阿
拜江有義部卒斬繼榮首以獻賊盡平世曾請築城改設流官
以何倭爲知州者繼仁爲巡檢是役也撫降萬七千人首功止

五十餘級論者稱綖不妄殺 蠻莫之叛也緬部目大曩長散
奪帥數千人據其地孟養亦陰附之按察使李材備兵金騰謂
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夷阿
坡居頃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眾殺大曩長逐
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初
孟密數爲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碗及是材資遣還故
土 松茂番窺蒲江關斷歸水崖黃土坎道築牆五哨溝絕東
南聲援見官軍少相顧笑曰如此磨子兵奈我何磨子者謂屢
旋轉而數不增也尋突平夷堡掠良民裂其腸

十四年春正月遂圍蒲江關礮燬雉堞守將朱文達出斬數十
人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徐元泰乃決計大征 南京御史沈汝

梁巡視下江用饋遺爲名盡括所部贖鍰都御史辛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懲貪吏乃命逮治汝涇召自修爲左都御史二月癸未嚴外官饋遺 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申時行帥同列再請建儲沈鯉等亦以爲言皆不聽給事中姜應麟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位亞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諸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眾志也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禮旣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末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

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璫諭曰冊封貴妃初非爲東宮起見科臣柰何誚朕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尋謫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謫如法潮陽典史璟行人司正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鯉復申前請且請宥應麟等忤旨譙讓仍詔諭少俟二三年應麟等之謫也慈聖太后聞之弗善一日帝入侍慈聖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慈聖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都人者內廷謂宮人也自後言者蠶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雖厭苦之終不能奪璟漢之曾孫如法鑪之子也 土蠻部長一克灰正糾把兔兒炒

花花大等約土蠻諸子共馳遼陽挾賞李成梁偵得之卽副將楊燮參將李寧李興孫守廉以輕騎出鎮邊堡晝伏夜行二百餘里至可可毋林大風雷敵不覺旣至風日晴朗敵大驚發矢如雨將士冒死陷陳獲首功九百斬其長二十四人以貴州貴竹長官司地置新貴縣爲貴陽府治省平伐長官司入焉三月又改金筑安撫司爲廣順州以舊程番府地置定番州並屬貴陽府三月戊戌以旱蠲諭廷臣陳時政舒化請信詔令清獄訟速訊讞嚴檢驗禁冤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僉都御史趙煥請恢聖度納忠言謹頌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權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撫有司務求民瘼帝皆嘉納畢鏘以九事上中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

百餘人內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濫
州縣丈田滋弊雲南鼓鑄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
再停請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錦綺歲有餘積何煩
頻織天燈費鉅萬尤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他所
奏並多切要近倖從中撓之不盡行 癸卯刑部員外郎李懋
檜及他部郎劉復初劉志選等各上章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
事帝怒欲加重譴申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
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諸疏遂畱中而懋檜疏
又有保聖躬節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蠲振愼刑罰重舉刺限
田制七事亦寢不行 徐貞明墾田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
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奄人勦戚占閒田爲利者恐水利興

而已失其利爭言不便爲蜚語聞於帝帝惑之會風霾求言申
時行等力陳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遂言水田必不可
行且陳開濬沱河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行等諭令停役時
行等請罷開河專事墾田工部議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
墾田且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
歸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初議時
兵部主事伍袁萃謂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
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
己而竟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 殿試天下舉人顧允成對策
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侍奉冊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
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

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尙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末第允成憲成第也 戊午久旱敕修省 夏四月癸酉京師地震

五月戶部尙書畢鏘致仕 帝屢欲召用海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愆惡寰遂再上疏醜詆瑞瑞亦屢疏乞休慰畱不允觀政進士顧允成彭遵古諸壽賢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污問瑞之風宜媿且死反敢造言逞

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褫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謂褫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璠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罪獨柰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允成等遂廢褫復詆瑞及思考其

言絕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
奸貪寔亦訐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寔寔與鼎思
並謫遂不復振 四川諸路征番兵悉集徐元泰命游擊周于
德將播州兵爲前鋒游擊邊之垣將酉陽兵爲後拒故總兵郭
成將敘馬兵扼其吭參將朱文達將平茶兵擊其脇李應祥居
中節制參議王鳳監之應祥令軍中各樹赤白幟一良民陷賊
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卽免罪番雖
多遇急不相救國師喇麻者狡猾與灣仲占柯等刻木連大小
諸姓歃血詛盟先犯歸化以嘗官軍于德誘禽喇麻灣仲守備
曹希彬復擊斬占柯丟骨人荒沒舌三砦最强于德皆攻克復
連破卜洞王諸砦文達成之垣亦各拔數砦與于德軍合遂攻

破蜈蚣茹兒諸巢初之垣祖輪以指揮討茹兒賊被殺漆其頭
爲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賊屢北窘悉棄輜重
餌官軍官軍不顧斬闕入賊多死河東平尋渡河而西連破西
坡西革歪地乾溝樹底諸巢有小粟谷者首亂覘大軍西不設
備成夜襲之大獲牛尾砦尤險惡六月癸未將士三路夾攻火
其柵斬酋合兒結父子河西亦平諸營得所積稞粟畱十日盡
焚其寨而還其逃窮谷者求偏頭結賽乞降應祥令埋奴設誓
皆反接其奴獻軍前諄天而誓卽牽至要路掘坎埋之露其首
乃許之降凡埋二十三人偏頭結賽者雅善天竺僧僧言歲在
雞犬番行厄偏頭結賽預匿山谷中逸賊以爲神故因之以請
是役也焚碣房千六百有奇生禽賊魁三十餘人俘馘以千餘

計羣番震驚不敢爲患邊人樹碑紀績焉 振直隸河南陝西
及廣西潯柳平樂廣東瓊山等十二縣饑 山西盜起 秋七
月癸卯振江西災 戊申敕戶兵二部撫安災民嚴保甲戶部
尙書宋纁言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請推行天下以紙贖爲
糴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從之 淇縣賊王安
聚眾流劫尋勦平之 緬人驅象陳大舉復讎兩土司告急李
材遣游擊劉天俸帥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
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禽繡衣賊將三人劉世曾沐昌祚
以大捷聞 九月壬辰王家屏以憂去 乙卯停刑 己未發
帑遣使振河南山東直隸陝西遼東淮鳳災 冬十月禮部主
事盧洪春言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

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
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
諸疾皆非所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所
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之所
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卽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
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
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
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
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
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
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官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

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論救帝不從丙寅廷杖六十斥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土蠻七八萬騎犯鎮夷諸堡閱五日始去建昌越嵩諸衛番徠雜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咱與越嵩邛部黑骨夷竝起爲亂徐元泰議討之徵兵萬八千仍以朱文達邊之垣分將李應祥統之副使

周光鎬監其軍十一月光鎬先渡瀘黑骨與大咱已據相嶺焚
三峽橋五咱等亦寇禮州德昌二所時徵兵未集光鎬先設疑
以嘗相嶺賊賊果退據桐槽桐槽者大咱巢穴也已而諸道兵
盡抵越嶲應祥令文達攻五咱之垣攻大咱置黑骨夷弗問文
達夜半走三百里抵禮州賊半渡擊敗之遂渡河擣其巢五咱
據磨旗山挑戰官軍夾擊賊退保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連
大小西番界文達兵大破之五咱西遁與安守合結砦西谿之
垣亦屢破桐槽大咱亡入山峪中御史許守恩劾兵部尚書
張肖甫以營謀得遷御史徐元復劾之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
本太監滕祥奴賄入禁衛往歲營僉書尙書王遴持正爲所中
傷去未幾秀卽躡用物議沸騰於是黜秀十二月肖甫三疏謝

病去 大同巡撫胡來貢請移祀北嶽於渾源州沈鯉等言大明集禮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縣與史俱合渾源之稱北嶽止見州誌碑文經傳無可考仍祀曲陽是從之 初永寧宣撫奢效忠卒妻世統無子妾世續有子崇周年幼世統以嫡欲奪印相攻者十餘年及是崇周始代職久之死 初日本關白信長獵薩摩洲人奴平秀吉臥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有口辨雄健矯捷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漸用事關白者曰本貴官下其王一等秀吉爲畫策奪併二十餘州遂以秀吉爲攝津鎮守大將已參謀阿奇支得罪信長信長命秀吉統兵攻滅之未報而信長爲其下明智所殺秀吉與部將行長等還軍誅明智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眾

明紀卷第四十一終

月已送四十一

三

明紀卷第四十二

賜進士身部候補事虞衡司行走陳鶴養 卹贈知府銜給事中驍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叅訂

神宗紀四

起萬曆十五年丁亥訖萬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十五年春正月壬辰發帑振山西陝西河南山東諸宗室 大計京官申時行欲庇私人而置所不悅者十九人於察典楊巍等依違其間掌河南道御史王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辛自修患政府多私先期上奏請勿以愛憎爲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允登集諸御史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語允登意不回國怒奮前欲毆之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而

十九人賴以免有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眚棄人一舉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亦皆獲免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羣情失望已御史張鳴岡等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工與張誠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訐自修主使與郊及給事中吳之佳助之鳴岡及御史高維崧趙卿左之宜不平劾起鳴飾非詭辨帝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維崧等疏益不悅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舉堪此任者維崧等引罪無他舉帝怒悉出之外張養蒙偕同官論救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驗封主事顧憲成再言之謫桂陽判官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侵嬖倖帝下

之詔獄酷刑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二月自修及起鳴並罷
初乞慶哈死子捨力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
城別居鄭洛恐貢市無主復諭捨力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
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捨力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
洛以聞三月乙卯封捨力克順義王三娘子歷配三王主兵柄
爲中國守邊保塞眾畏服之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
朝廷嘉其功亦封忠順夫人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宣府不得
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竊盜且
無輕遇其部落馳獵者帝嘉納之 土蠻東西部連營入犯
夏四月京師旱大疫 羅雄蠻寇必大反殺者繼仁執何倓參
將蔡兆吉等討定之乃改州曰羅平尋設千戶所曰定雄 六

月戊辰敕禁廷臣奢僭 京師大雨振卹貧民 李應祥偵賊將劫營會所徵鹽井刺馬兵三千至猙獰跳躍類非人形諸番所深畏遂潛移己營令刺馬兵屯其處夜分賊來襲刺馬起擊之伏屍狼籍諸將遂進攻西谿逐北至磨砮七板番連兵圖五咱而令裨將田中科營麥達逼安守已諜言守謀襲中科應祥夜飲材官高逢勝三巨觥令率敢死士三百疾趨七十里抵麥達而伏守至被禽守爲羣寇魁旣殪西南叩竿苴蘭靡莫諸酋皆震懾商山四堡番乞降於邊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於朱文達各埋奴道左呼號頓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勢窮走昌州爲裨將王言所獲土目安四兒者居連昌城中潛剽掠於外至是知禍及帥黨數百人走據虛郎溝諸軍旣滅五咱應祥遣之北

示將討黑骨者四兒遂弛備將士忽還軍襲之獲四兒黑夷酋
阿弓等七人在大孤山爲裨將王之翰所禽王大咱匿所親普
雄酋姑咱所秋七月大軍進討姑咱懼密告之翰搜得大咱建
昌越窩諸番盡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撫降者三千餘人 江北
蝗江南大水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河北大饑富平蒲城同官
民採石爲食戶部侍郎孫丕揚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
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
急務損上益下以培養蒼生大命帝感其言蠲振有差 河決
開封偃師東明長垣申時行言河所決地在三省守臣畫地分
修易推委河道未大壞不必設都御史宜遣風力老成給事中
一人行河乃命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往居敬請修築大社集

東至白茅集長堤百里從之 八月庚申以災沴頻仍敕撫按
官懲貪吏理冤獄蠲租振卹 給事中邵庶論誠意伯劉世延
因刺及建言諸臣李懋檜言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槩絕
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
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
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
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
爲海內盡無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
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卽邇歲馮保張
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畱頌功誦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
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

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
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觀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
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
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尙不敢阻况諸司百執事乎庶
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
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
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
科道當遷一眎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
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帝責其沽名命
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復偕其黨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交
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劉志選言陛下謫懋

檜使人鉗口結舌蒙蔽耳目非國家福也帝怒謫福寧州判官

土蠻七八萬騎犯鎮夷堡 九月丁亥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己丑停刑 冬十月庚申申時行請發畱中章奏 南京右

都御史海瑞卒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
自號剛峯天下稱剛峯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
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尙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知縣以
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以利民居官苦節自厲及
卒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簾有寒士所不堪者小民間
瑞卒皆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
把漢大成糾土蠻十萬騎由鎮夷大清二堡入數日始出
撫治鄖陽都御史李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材又

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宮參將米萬春將赴官聞之怒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直趨軍門挾賞銀四千洵洵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材隱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欲殺之跳而免材遂復劾惟寧激變十一月戊子詔下鈇等吏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申時行庇之置不問初邛部屬夷鳳乃酋撒假與外兄安興木瓜夷白祿雷坡賊楊九乍等數侵掠內地曾省吾議討之會有都掌蠻之役不果乃建六堡益戍兵千二百人而諸酋鴟張如故建昌越嶲興師又藏匿叛人徐元泰令都指揮李猷忠等分勦賊詐降誘執猷忠等三將殺士卒數千人勢益猖獗會李應祥

師旋元泰乃益徵播州酉陽諸土兵合五萬人令應祥督朱文達邊之垣周于德及參將郭成等分三道入于德首敗白祿兵追至馬蝗山懸索以登賊潰乘勢攻木瓜夷射殺白祿追至利濟山雪深數尺于德先登復大敗賊燬其巢撒假與九年帥萬人據山播州兵擊走之 南京吏部尚書袁洪愈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妻子饘粥不繼年七十四卒巡撫周孔教捐金葬之 禮部言唐文初尙靡麗而士趨浮薄宋文初尙鈎棘而人習險譎國初舉業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左傳國語矣又引史記漢書矣史記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佛經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窮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純正典雅

宜選其尤者刊布學宮以爲準則從之時方崇尚新奇厭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爲趨不遵上指也

十六年春沈鯉以三年册立之期已屆執前旨固請不從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帝年號重定景帝實錄勿稱郕戾王沈鯉議從之三月壬辰申時行等言建文年號相傳以爲革除然考成祖實錄仍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實未嘗革除也乃詔改景皇帝實錄去郕戾王號時上下偷惰詔敕多不奉行景泰實錄終明世竟未之改山西陝西湖南南畿浙江並大饑疫潘季馴旣斥中外論薦者不已會常居敬及御史喬璧星皆請復專設總理大臣乃以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理河道初黃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以深河利於運道後漸

徙沛縣飛雲橋及徐州大小溜溝又決邵家口出秦溝運道數
梗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隄岸束水歸漕久之隄日加河身日
高及河決開封督漕都御史楊一魁欲復故道令仍自小浮橋
出且言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宜測河身深淺隨處挑濬而於
黃河分流故道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給事中王士性則請復
老黃河故道力言河隄日高束水益急黃強則灌運河淮縮則
侵祖陵淮安高寶鹽興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丸泥紛紛之
議有欲開顏家灌口永濟三河南贊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總
不如復河故道由三義鎮達葉家衝在清河縣北者河形尙在
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窪下不耕無室廬墳墓之礙復此故
道爲一勞永逸之計帝從常居敬罷老黃河議及季馴抵官又

言茶城之淤雖勢所必至然黃水一落漕卽從之沙隨水去不
濬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但當嚴古洪內華及居敬所建鎮
口閘禁帝從之於是故道之議亦罷未幾水患益甚 夏四月
振江北大名開封諸府饑 雲南巡按御史蘇鄧言遮浪之役
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孟密地尙爲緬據李材等虛張
功伐副使陳巖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削劉世曾籍奪沐昌
祚俸一年材巖之及劉天俸俱逮下詔獄材上章自理不省
朱文達破撒假於大田壩合周于德兵追逐所向皆捷游擊萬
鏊躡擊撒假於鼠固獲其妻子郭成復至三寶山大戰生禽撒
假安興據巢守文達鏊分道入獲其母妻安興擲金於途以緩
追者遂得脫五月李應祥督諸軍深入獲之他夷猥畏威降者

二千餘人悉獻還土田願修職貢凡斬首一千六百九十餘俘獲七百三十有奇蜀中劇寇盡平應祥以功屢加都督同知威名甚著 乙巳以軍儲倉火及各省災傷敕內外官修省 先是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婦女邏者執之爲所毆訴於巡城御史潘士藻牒司禮監治之帝恚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庭發杖兩闔斃其一張鯨方掌東廠怒會火災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意不通宜倣祖制及近時平臺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蠲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對賢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鯨乃激帝怒謫士藻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

救不聽 北關卜寨那林孛羅強盛數與南關互商搆兵李成
梁以南關勢弱乃帥師討北關直搗其巢卜寨走與那林孛羅
合憑城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礮擊之碎其外郭沈有容陷
陳馬再斃再易遂拔二城斬馘五百餘級卜寨等請降誓不復
叛乃班師卜寨清佳砮子那林孛羅楊吉砮子歹商虎兒罕子
也 六月庚申京師地震 甲子以災傷停減蘇杭織造 御
史陳登雲劾鄭貴妃父承憲略言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
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緇黃之流曩陛下重
懲科場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己發用以恐喝勛貴簪鼓朝
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炤卽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
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爲不立東宮之

效于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曰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時廷臣爭言立儲事帝多不省登雲疏入貴妃及承憲皆怒同列亦爲危已竟畱中不下自是言者益多章奏累數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門戶之禍大起御史任養心言李成梁父子

兵權太盛姻親廝養分操兵柄環神京數千里縱橫蟠據不可動搖其次子薊鎮副總兵如柏貪淫跋扈尤甚不早爲計恐生他變帝從之解如柏任成梁上書乞罷并請盡罷子弟官帝慰畱不許秋七月乙卯免山東被災夏稅庚午定邊臣考績法八月乙未詔取太倉銀二十萬充閩陵賞賚九月己未停刑庚申帝如天壽山閱壽宮甲子次石景山觀渾河召申

時行至幄次諭曰朕每聞黃河衝決爲患不常欲觀渾河以知水勢今見河流洶湧如此知黃河經理倍難宜飭所司加慎勿以勞民傷財爲故事至選用務得人吏工二部宜明諭朕意乙丑還宮 庚午甘肅兵變巡撫都御史曹子登罷 俺荅之建寺青海也畱永邵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松套賓兔等屢越甘肅侵擾河湟諸番他部往來者亦取道焉鎮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兔死子眞相進據莽刺川火落赤據捏工川益併吞番族及捨力克嗣王位勢輕不能制龍虎將軍永邵卜者俺荅從子也隨俺荅西迎活佛畱據青海更名瓦剌他不囊首犯西寧副總兵李奎飲方醉躍馬獨出虜眾控鞍欲有所訴奎拔刀斫之遂大譟射奎死奎部卒馳救亦多死守臣

不能討遣使詰責虜還所掠獻首惡事遂已由是益肆侵盜

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寺少卿李棟等讞上
李材等獄當材及劉天俸徒陳巖之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
寺正諸臣俸解典詔獄李登雲等官應天府丞許孚遠上書爲
材訟冤貶二秩出爲廣東僉事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說
詭例坐材天俸斬嚴之除名申時行等數爲解給事中唐堯欽
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報偶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
實掩罪爲功何以罪之設不幸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
帝皆不聽 禮部尚書沈鯉素鯁亮持典禮多所建白藩府有
所奏請中官居間一切格之中官皆大怨數以事間於帝鄭承
憲爲父請卹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駁之秦王誼湣由中尉入

繼而乞封弟爲郡王申時行助爲請鯉不可唐王違制請封妾
子執不從帝並以特旨許之由是數被詰責且奪其俸鯉遂有
去志時行以鯉不附己銜之一日鯉請告還擬旨放歸帝曰沈
尙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畱時行益忌陳與郊爲人求考官
不得怨鯉屬給事中陳尙象劾之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
微言沈尙書不曉人意張誠使人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
敢聞卒引疾去 冬十一月辛酉禁章奏浮冗 中使祠五臺
山還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以申
時行等言而止 張鯨性剛果帝倚任之掌東廠橫肆無憚其
用事司房序班邢尙智招權受賕御史何出光首疏劾鯨尙智
與錦衣都督劉守有相倚爲奸專擅威福罪當死者八帝命鯨

策勵供事削尙智守有職餘黨法司提問給事御史陳尙象吳文梓楊文煥方萬策崔景榮復相繼論列報聞法司奏鯨等贓罪尙智論死鯨被切責給事中張應登再疏論之御史馬象乾并劾申時行阿縱帝皆不聽命下象乾詔獄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給事中李沂甫拜官十二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狼使守門戶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爲陛下富有四海豈受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籍籍遂謂爲真虧損聖德夫豈

淺眇且鯨奸謀旣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唐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爲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鞠時行等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六十斥爲民鯨亦私家閒住御批至閣時行等復欲畱之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尙智給事中李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於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畱而已南京兵部尙書吳文華帥九卿請罪鯨而宥言者不聽 陝西巡撫王璇言故都御史鄒應龍沒

後遺田不及數畝遺址不過數楹卹典未被朝野所恨帝命復應龍官子祭葬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免元旦朝賀嗣是遂以爲常給事中楊其休言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勵諸臣不聽 丁巳太湖宿松賊劉汝國等作亂安慶指揮陳越討之敗死二月丙申吳淞指揮陳懋功討平之 改四川泥溪長官司置屏山縣轄賦乃諸夷地 先是庶子黃洪憲典順天鄉試王錫爵子衡爲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與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尙書朱賡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郎中高桂遂發憤摘可疑者八人並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並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

獨劣擬乙置之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
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畱之且奪桂俸二月衡實有才
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工部主事饒伸言自張居正三子
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舉不足重居然
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
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
爵訐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
援引憊人今又巧護已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
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疏入時行錫爵並杜門求去許國
以典會試入場閣中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
封還帝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畱時行錫爵下伸錦衣衛獄

副都御史詹仰庇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劾伸及桂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謂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罷於是申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

三月丙辰免陞受官面謝 雲南永昌騰衝素號樂土自岳鳳倡亂始議募兵立騰衝姚安兩營劉綎鄧子龍分將之所募多亡命不相能兩軍鬪帝以綎子龍皆有功置不問及劉天俸被逮子龍兼統騰兵每工作輒虐使之而右姚兵會用師隴川子龍故爲低昂椎牛饗士姚兵倍騰兵騰兵大不堪欲散去副使姜忻令他將轄之乃定而姚兵久驕癸亥以給饗稍緩遂作亂 潞王翊鏐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莊遍畿內及之藩衛輝悉以還官遂以內臣司之皇店皇莊自此益侈翊鏐又多請

贍田食鹽無不應者其後福藩遂緣爲故事 敵犯義州復入
太平堡把總朱永壽等一軍盡沒 帝以王家屏服旣闕遣行
人召之夏四月己亥還朝進禮部尙書復入閣 始興妖僧李
圓朗作亂犯南雄有司討誅之 南京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
撫周繼疏發逾月不以白都御史耿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
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
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
罰藩臣吳時來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二月觀政進士薛敷
教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
庶案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
清風憲申時行等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卽日投揭臺長南京

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詹仰庇未及閱疏亦劾敷教排陷大臣煽惑人心淆亂國是給事中許宏綱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又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冀緣倖免一則捃摭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並侵許國時來仰庇帝卒用時行等言勒敷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國連疏力詆敷教麟趾并及饒伸等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旣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又以敷教其

門生而疏語侵己自請罷斥由是公議益不直國時來亦乞休
力詆敷教伸帝慰畱國時來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
亦不問定向己除戶部尙書督倉場力辭求退屢疏乃許 六
月甲申浙江大風海溢 姚安亂卒鼓行至永昌趨大理抵瀾
滄抵會城所過剽掠己丑巡撫都御史蕭彥合土漢兵夾擊之
斬八十四級俘四百餘人脅從皆撫散亂乃靖 乙巳南畿浙
江大旱太湖水涸發帑金八十萬振之 黃水暴漲決獸鬻口
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鎮內河壞田廬沒人民無算
王家屏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帝乃上疏請因聖節御殿受賀畢
發畱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不報 秋八月壬寅嚴匿名
揭之禁 王家屏復偕同官疏請萬壽節臨御從之俄遣中官

諭家屏獎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楊魏亦帥同列以請掌通政司侍郎張孟男言羣臣久不見至尊上書又不省萬幾日隳何以寒災異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令曹世卿枉章並畱中其人繫兵馬司橐餕不繼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居數日爲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九月朵顏等部腦毛大合白洪大長昂三萬騎復犯平虜堡備禦李有年把總馮文昇皆戰死李成梁逐之大敗選鋒沒者八百人敵大掠瀋陽蒲河榆林八日始去冬十月癸未停刑癸卯黃河決口工成張養蒙言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其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

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倣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楊巍等復請帝御殿帝不悅責以沽名帝復召張鯨入宮給事御史陳與郊賈希夷南京吏部尙書陸光祖給事御史徐常吉王以通等力諫皆不報十二月己丑諭諸臣遇事勿得忿爭求勝大理寺評事雒于仁言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尙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

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榜宮女明日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雎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伸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尙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且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昔孟軻有取於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云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宮

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卽鼎鋸何避焉因獻酒色財氣四箴疏入帝震怒畱其疏十日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朔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王家屏曰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能防欲於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緘默取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大矣尙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懌時行等亦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恐外人信以爲眞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卽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召皇長子皇三子出見

時行等拜賀請亟定大計帝俞之又令傳諭責鯨乃退居數日于仁引疾斥爲民鯨寵亦遂衰于仁遵之子也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王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宥故巡撫李材罪不報禮部尙書于慎行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帝詰責之吳時來兩疏劾宋纁纁杜門乞休帝不許文選員外郎趙南星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時來謀代之忌纁聲望連疏排擠吏部侍郎趙煥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詹仰庇力謀代之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尙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先後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眾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

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任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戶部主事姜士昌言洪憲力擠用賢吏部侍郎徐顯卿構陷位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諫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贓吏之罰時來仰庇初皆以直節負盛名及晚節不能自堅頗委蛇執政間故南星士昌劾之陳與郊遂屬給事中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出位妄言帝下其疏禁諸

司舛越職言事而畱南星上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給事中史孟麟力攻春開并侵執政刑部主事吳正志亦劾春開及與郊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畱大臣之非御史赫瀛集同官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爲辭御史萬國欽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之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畱大臣傾善類爲事我不能苟同瀛氣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南星孟麟皆自引去春開亦謝病後以考察罷仰庇稍遷刑部侍郎亦屢疏移疾歸 光祿寺少卿王汝訓言陳與郊今日薦巡撫明日薦監司每疏一出受賄狼籍吳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徼楊巍亦嘗語趙煥謂爲小人乞速罷譴且科道以言爲職乃默

默者顯諤諤者黜直犯乘輿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
官不難於批鱗而難於借劍此何爲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
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正模稜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
存大體是懲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敕吏部
自後還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毋好諛醜正是時巍以政府故方
厚與郊且恚汝訓刺已上言臣未嘗詆與郊汝訓以寺丞攻言
路正決裂政體之大者乃調汝訓南京御史王明復劾與郊巍
詔奪明俸擢與郊大常寺少卿都人爲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
與郊尋以憂去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二月申時行請雖免講
仍進講章自後爲故事講筵遂永罷 卜言台周黃台吉大小
委正結西部又漢塔塔兒五萬餘騎復深入遼瀋海蓋李成梁

潛遣兵出塞襲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乃報首功二百八十

夏四月甲申振湖廣饑置四川寧武縣爲龍安府治後改名

平武五月左都御史吳時來致仕未出都卒贈太子少保諡

忠恪尋爲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諡六月己卯免畿內破

災夏稅河套都督卜失免遣使邀撝力克撝力克遣鄭洛書

以赴仰華爲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

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撝力克遂行甲申火落赤真

相犯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帥三千人禦之敗沒乙酉更定

宗藩事例始聽無爵者得自便王錫爵以旱災自陳乞罷帝

優詔畱之王家屏疏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

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今日況食賊跳梁

於陝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復鴟張虎視於宣大虛內
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
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凌雜祇飾靡文綱維縱弛惕玩之習成
名實混淆僥倖之風啟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
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
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閭此臣
所以中夜徬徨飲食俱廢不能自己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
不報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堵力克已至仰華火落赤
真相益挾爲重再犯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游擊
李芳等皆死自把爾戶外無不助逆關中大震乙丑帝召見申
時行等於皇極門議邊事咨以方略言邊備廢弛督撫乏調度

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饜足時王錫爵主款與時行合許國謂渝盟犯順桀驁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爲政不能奪命羣臣舉將材已已戎政尙書鄭洛經略陝西四鎮及山西宣大邊務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八月癸酉停擢力克市賞 萬國欽言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飾詞欺妄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羌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偵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

將帥歲饋金錢漫無成畫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二人皆時行私黨故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事誣汙大臣謫劍州判官已而友松亦罷命鄭洛兼領總督事禮部侍郎黃鳳翔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親政事以實圖安攘爲今大計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鄒元標直聲勁節銓司特擬召用其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孫如法亦擬量移而疏皆中寢士氣

日摧言路日塞平居祇懷祿養交臨難孰肯捐軀爲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縑二百萬易遼人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爲用兵養士之資今戶部歲進二百萬初非舊額積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營私蓄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熒煌梵刹之供奉齋醮之所禳何一不縻內帑與其邀福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於子遺之赤子帝不能用元標尋起驗封員外郎 鄭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卽勒拒之卜失兔將助逆其母泣阻不從遂攜妻女行由永昌宋家莊穴牆入總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戰於水泉三道溝臣手格殺數人奪其坐纛卜失兔及其黨炒胡兒並中流矢走臣亦被創將士斬級

以百數生獲其愛女及牛馬羊萬八百有奇卜失兔仰天大慟
曰傷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不敢歸巢與宰僧匿西海
莊禿賴後至聞之亦退去時諸部長桀驚甚洛專主款臣以爲
不足恃上書陳八難五要大略云邊薄兵寡饑絀寇驕諸部順
逆難明宜復額兵嚴勾卒足糧饌分敵勢明賞罰且以創重乞
歸帝不許 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
遣官開采申時行等仍執不可 冬十月廷臣交章請冊立御
史何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朝野公論鄭氏禍福懇言於貴
妃俾妃自請且曰若不及今爲身家計吾儕羣擊之悔無及矣
國泰懼亦具疏以請閣臣合疏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
切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爲悖逆離間申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

疏再爭時行王錫爵許國皆杜門乞去于慎行亦乞去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并僚屬皆奪俸閣中獨王家屏一人帝遣鴻臚卽家趣時行等入直時行等陳謝申冊立之請杜門如故家屏亦再請帝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卽於冬間議行否則待皇長子踰十五歲家屏以口敕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卽宣示外廷外廷懽然時行等亦起視事而帝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 戊寅振臨洮被兵軍民 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燿結政府狀謫徐溝縣丞御史郭實復劾燿燿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

鉅萬爲衡州同知沈鈇所發下吏戍邊 南京國子監司業劉
應秋疏論首輔申時行言陛下召對輔臣諮以邊事時行不能
抒誠謀國專事蒙蔽賊大舉入犯旣掠洮岷直逼臨鞏覆軍殺
將頻至喪敗而時行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皆
番地乎輔臣者天子所與託心腹者也輔臣先蒙蔽何責庶寮
故近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不
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內外相蒙恬不
爲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氣運說者謂嘉靖
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爲貪再變於張居
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僨帥多
出門下陽避專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

其向愛憎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語并侵次輔王錫爵南京吏部主事蔡時鼎亦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斁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卽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乎雅量外託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行卽爲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忮刻私僞萌生欲蓋彌

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尙可俾相天下哉因厯數其十失勸之省改南京御史章守誠亦疏論時行並畱中 十二月甲申遣廷臣九人閱邊 土蠻族弟土墨合豬借西部青把都恰不慎及長昂滾兔十萬騎深入海州縱掠十三日而去副將孫守廉不敢戰李成梁亦弗克救巡按山東御史胡克儉劾守廉申時行許國庇之令聽勘 升廣西下雷峒爲州 黃河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逾年眾議遷城改河潘季馴濬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蘇伯湖至小湖口積水乃消 初播州宣慰楊應龍獻大木七十材美賜飛魚服復授都指揮使銜應

龍性猜很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
間出剽州縣變妾田雌鳳用讒殺其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立
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巡撫都御史葉夢熊以聞巡按御
史陳效歷數應龍二十四大罪而四川巡按御史李化龍則以
方防禦松潘調播州兵協守請暫免勘問俾應龍戴罪圖功川
貴互疏辨給事中張希皋等以事屬重大乞令從公會勘無執
成心從之

十九年春正月莽應裏寇永昌騰越 鄭洛梁雲龍入西寧控
扼青海擄力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
人輸罪請歸洛慮諸部約結先遣使趣擄力克北歸別遣雲龍
萬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南牧借塗

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惟所制洮河之役遂爲嚮導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臣鼓舞勞來招回諸番八萬餘人皆陛下盛德所致且具陳收番有六利而固辭總督王錫爵薦魏學會起兵部尙書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火落赤真相聞官軍大集卜失兔又敗於水泉乃乘冰堅渡黃河北走畱其黨可卜列宗塔兒等五百餘人牧莽刺川南山南山卽石門大山口走烏斯藏門戶也屬番以告固原總兵官尤繼先繼先令番以八百人前導而與故總兵劉承嗣游擊原進學吳顯等疾馳七百里直抵南山二月乙酉奮擊大敗之斬首百五十有奇生禽十二人可卜列從子拜巴爾的與焉卽前殺李聯芳者也師旋寇尾至撒川見有備乃夜走他寇犯鎮羌西寧石羊亦俱敗

火落赤遂徙帳西海 葉夢熊等會勘播州事夢熊主議所轄
五司改土歸流悉屬重慶與李化龍意復相左化龍引嫌求斥
會應龍妻叔張時照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變告應龍反夢熊
請發兵剿之四川士大夫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什百數皆資
其彈壓且兵驍勇數征調有功翦除未爲長策朝議命再勘應
龍願赴蜀不赴黔 三月丙辰西北有星如彗長尺餘厯胃室
壁長二尺閏月丙寅朔入婁丁丑以彗星見敕修省 己卯責
給事中御史風聞訕上各奪俸一年 李成梁威望甚著然上
功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旣退始尾襲老弱或乘虛擣零
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爲常會給事中侯先春閱邊成梁
用參將郭夢徵計使副將李寧等出鎮夷堡潛襲板升獲老弱

二百八十餘級以爲功師旋爲別部所遮將士數千人死亡大半遼東巡撫都御史郝杰具疏直陳其故要總督蹇達同奏達匿其疏自爲奏論功胡克儉馳疏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夏四月丙申朔享太廟自是廟祀皆遣代莽應裏復帥兵圍蠻莫思化告急會天暑軍行不前裨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爲疑兵緬人懼而退追敗其眾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言陛下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移故言官嚮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

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材可惜也輔臣不越例與人富貴不爲見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 初楊巍在吏部不能止吏奸遇事輒請命政府及宋纁代爲尙書絕請寄獎廉抑

貪罪黠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選缺員外郎纁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趣之中時行遂擬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頃之以序班盛名昭註官有誤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遷詹事府錄事時行又劾文潤由輸粟進不當任清秩時殿閣中書無不以貲進者時行獨爭一錄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上疏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略言時行庇巡撫秦耀而纁議罷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齟齬纁使不得安其位又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以謝天下帝怒削琯籍纁亦尋卒詔贈太子太保諡莊敏纁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初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久蓄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

羨則侈心生矣或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
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
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
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概置勿問則如
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 以陸光祖爲吏部尙書趙錦爲
刑部尙書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錦時年七
十六矣再辭不許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諡端肅錦始終厲清
操篤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爲本 五月壬午四川威
茂諸處四哨番作亂攻破新橋乘勢圍普安等堡巡撫都御史
李尙忠檄諸路兵進剿巡按御史李化龍言松潘爲蜀屏蔽疊
茂爲松潘咽喉番戎作梗松潘力不能支宜移四川總兵於松

潘以備防禦給事中張棟言河西列鎮正爲隔限番眾自俺逆
畱糧依海爲巢火真渡河蟠踞二川遂與番並巢而處今楊柳
塞諸番無故犯順恐勢與北戎合蔓延未已宜命邊臣慎爲之
備時諸軍並有斬獲番眾亦斬部長以贖罪事遂定 擢力克
觀望不卽歸鄭洛與相羈縻魏學會與洛議不合葉夢熊移撫
陝西亦與洛異議初順義王封貢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會亦
爲高拱言不便至是擢力克助叛學會夢熊欲遂討之上書請
決戰夢熊又調苗兵三千爲選鋒騰書都下詆洛爲秦檜賈似
道王錫爵意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洛亦疏持不可會擢
力克東歸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火落赤真相焚仰
華置戍西寧歸德而還 王錫爵以母老連乞歸六月壬子許

之賜道里費遣官護行 日本平秀吉以兵征服六十六州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郎機諸國皆使奉貢改國王所居山城爲大閣廣築城郭建宮殿其樓閣有至九重者實婦女珍寶其中其用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子壻必誅以故所向無敵遂改元文祿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召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爲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爲導慮琉球洩其情使無入貢同安人陳甲者商於琉球懼爲中國害與琉球長史鄭迴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具以情來告甲又旋福建陳其事於巡撫趙參魯參魯以聞下兵部部移咨朝鮮王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不知其謀已也 胡克儉言臣初劾孫守廉申時行以

書沮臣及劾李寧時行又與許國諭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
邊事兵部尙書王一鶚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置寧罪不議
蹇達置郝杰會稟功罪疏不奏豈杰親臨者不知其罪而達遙
制者乃知其功因厯數李成梁數年以來冒功隱蔽狀又論左
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爲賊帝謂成梁前功皆由巡按
勘報克儉懸度妄議時行等言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
路乃謫克儉蘄水縣丞而成梁等置不問 秋七月癸未許國
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致國是紛紜大臣爭欲
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詔
此後有肆行誣讟者重治 八月丁酉免河南被災田賦 工
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期近上疏請預備儀物帝怒命奪俸三

月更展冊立期一年工部尙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給事中羅大紘復以爲言詔奪俸如有德申時行適在告許國王家屏連署其名上疏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時行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冊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帝喜手詔褒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時行慙懼亟謀之胡汝寧遣使取揭時獨大紘守科使者給取之及往索時行不與大紘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橐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懷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

當與分過况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搖動國本苟自獻其
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
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
所牽繫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自交宮掖之
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苑之計其操
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貶
邊方雜職俄以給事中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中書舍人黃正
賓官以貲進思樹奇節抗疏劾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
下獄拷訊亦斥爲民御史鄒德泳疏繼上時行不自安力求去
國亦五疏求去九月壬申國罷甲戌時行亦罷家屏爲首輔而
冊立竟停家屏以國疏已亦列名不當獨畱再疏乞罷不允乃

上疏力請踐大信以塞口語消宮闈釁亦不報家屏性忠讜好直諫制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德泳守益之孫也申時行之去也薦吏部侍郎趙志皋前禮部侍郎張位自代丁丑特旨以志皋爲禮部尙書位爲吏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陸光祖言輔臣當廷推不當內降帝命後不爲例兵部尙書石星以順義旣東宣大事急請速召鄭洛究款戰之計魏學會言捨力克雖歸陰畱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落赤眞相其說本采諸道路而朝士爭附之帝卒用星議置學會疏不問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于慎行致仕泗州大水州治淦三尺居民沈溺十九浸及祖陵山陽河決邵伯湖亦溢田廬浸傷曾同亨以聞命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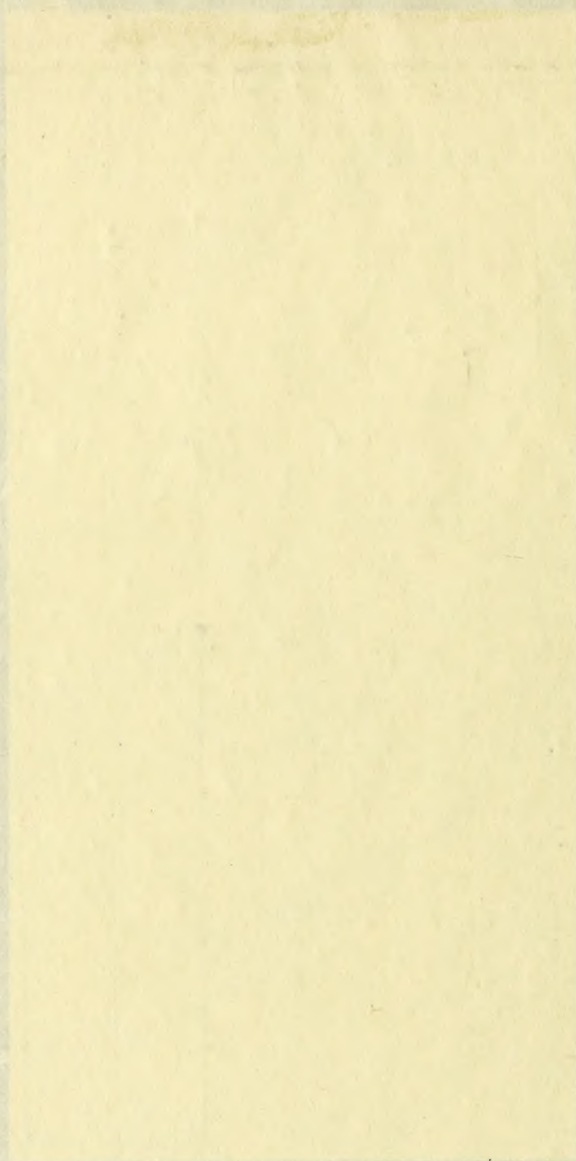
中張貞觀往泗州勘視 初大同土兵歲饗萬二千石兵自徵之民不勝擾閱視少卿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盡汰之因請裁冗員以裕經費京衛諸武臣謂減己月俸也大譁冬十月癸巳伺乾亨兄尙書同亨出朝圍而譟之於長安門王家屏遣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於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諸人乃散出石星言貴臣被辱大傷國體鍾羽正亦言之皆不報家屏密揭力爭乃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璧祿半載而治首事者以法同亨再乞休不許文璧光祚孫也 侯先春還朝詆李成梁尤力帝意頗動成梁再疏辭疾言者亦踵至十一月帝從御史張鶴鳴言解成梁任以寧遠伯奉朝請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武功之盛二百年所未有其始銳意封拜師出

必捷威震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僕隸盡列崇階都榮顯健
兒李平胡李寧李興秦得倚孫守廉輩皆擁專城暮氣難振又
轉相培克士馬蕭耗成梁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
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結納朝士爲
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爲緣飾若敵人內地則以堅壁清
野爲詞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爲功殺良民冒級御史朱應轂給
事中任應徵僉事李琯交章劾之事頗有跡卒賴輿援反詰責
言者比申時行等相繼謝政遂以去位 廣西巡按御史錢一
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專斥申時行而言繼其後者庸駑
偏拗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又言帝宮中
有所惑故不能取人以身至以褒姒驪姬爲比其論國本則謂

帝設爲不許諸司激擾之旨以禦天下言者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陽爲不知以冀遲延有一人言及則以激擾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改遲二三年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時廷臣爭冊立事者眾一本最戇直帝畱其疏而心銜之 朝鮮王李昖言倭酋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來犯詔兵部申飭海防 十二月甲午詔定戚臣莊田 癸丑河套部土昧明安入延綏互市畢要請增賞總兵官杜桐與巡撫賈仁元計先出兵襲之魏學會亦以爲然乃令參將張剛自神木游擊李紹祖自孤山桐自榆林三道並出遇寇力戰大破之斬四百七十餘級馘明安而還延綏自吉能納款塞上息肩二十載自此兵端復開明安子擺言

大聲言復仇號召諸部寇鈔無已時矣 鄭洛至大同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曰搢力克誘罪火落赤真相桀驁之狀已斂且其部落數千里部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青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遼而兀慎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窺莽捏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先今以一人之罪概絕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史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議市賞在我固未爲失策也議遂定尋加洛少保仍召理戎政張棟連疏力詆之乃引病歸 置雲南新平縣屬臨安府 畿內蝗南畿浙江大水蠲振有差 安南黎維潭漸強舉兵攻莫茂治茂治敗奔喜林縣

明紀卷第四十二終



The person charging this material is responsible for its return on or before the **Latest Date** stamped below.

Theft, mutilation, and underlining of books are reasons for disciplinary action and may result in dismissal from th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DEC - 5 1969

L161—O-1096

